
武俠世界
第31年
20
$10.00

編者話

蕭萬貫先生所撰寫的「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之完結篇「鏡花水月」在今期和讀者見面，本故事道出金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松柏如何投機取巧，以小量資金通過銀行按揭，套取巨額貸款，變戲法般閃電發迹，在短短兩三年的時間裏成爲香港首屈一指的幾家財團的巨頭之一，僅一宗地產交易就以十幾億元的天文數字買賣。但轉眼間，在股票大跌，港元狂瀉的風暴中却立不住脚……最後竟至家破人亡，一切變成鏡花水月，故事內容新穎精彩，商場鬥爭風起雲湧，深刻的揭露了財團之間殘酷的商戰搏鬥，人心奸詐，互相傾軋的種種醜陋面貌，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日月星辰」，多宗肥胖女人被殺的案件震動全城，兇手是個變態人嗎？那知殺肥胖女人的兇手，竟又牽涉一個邪教組織，馬獅龍在茫無頭緒之下展開一次難以忘懷的破案歷程。

楊帆先生所著「狂龍伏魔劍」也在下期刊出。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鏡花水月（「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
沈松柏投機取巧，在短短三年間變戲法般發迹，成爲財團巨頭……蕭萬貫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躍馬檀溪（三國演義之十七）◀二▶……徐正 46
古刀風雲（四期完俠情倫理故事）◀四▶
誤會消解　寶刀璧還……揚子江 53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一代天嬌（新派武俠連載故事）
浣花溪薄懲郡主　酒樓上巧遇親人……伴霞樓主 65
刀光千里（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
自忖難敵唯就範　逃亡計策費思量……西門丁 74
法輪九轉（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途上險中伏　花使代解厄……高皐 81
金風細雨樓（「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代爲殺人滅口　引來操刀屠夫……溫瑞安 87
天才小刀（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船上冤家路窄　行刺功敗垂成……辛棄疾 93
乳虎雛龍（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
感恩圖報　事成告退……司空羽 11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東風傳奇（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欲重振邪教聲威　老魔頭招攬人材……東方玉 103
江湖情仇恩斷消（新派武俠長篇）
擬入毒門探秘　橫來小子架樑……逍遙客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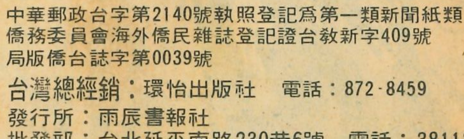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20期
（總號156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世家」商戰黑幕故事／蕭萬貫·文 可飛·圖

鏡花水月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投機取巧　閃電發迹

香港的商場有句俗話，叫「五窮六絕七翻蘇」，說的是五月窮、六月絕、七月翻蘇的生意旺淡循環經，但這老皇曆眼下似乎是不靈了。這時，雖然是猴年六月生意最淡絕的上午十一時，但香港金冠酒樓依然是座無虛席。在桌椅後面，居然是排起了二、三重的輪候茶客來。

沈松柏走進這酒樓來，毫不費事便在這水洩不通的擁擠茶桌中尋出位子，鑽空插隙是他的拿手本領。他喊了壺普洱茶，慢慢地喝着，等着經紀韓的到來。

「厲害，厲害，沈兄！倒像不要錢似的，前後三層的排隊飲茶。」

這時，擠得滿頭是汗的錢經理，猛地發現佔了兩個座位的沈松柏，連忙便跑過來，涎着臉說。「沾光！沾光！」錢經理也不等沈松柏答話，一屁股坐上那空位子去。

「這是經紀韓的。你坐一會倒可以，但頂多半小時，老錢！」沈松柏皺着眉頭說。他雖然滿肚子的不高興，但碰上了這涎口涎臉老實不客氣的錢經理，也沒了法子。

「好說，好說，半個鐘就足夠吃頓飯哩！」錢經理嘻着笑臉說，一面揚手喊侍者寫菜單。

這酒樓的效率倒迅速，片刻工夫便把二菜一湯擺上錢經理的面前來。

「嘖嘖！好味道！這碗鷄燉翅是金冠的拿手好戲。上這兒來不嘗嘗就太對不起自己的肚皮啦。我有位朋友叫矮佬張的，炒金賺了萬多元，上這兒來一叫就是八大碗。他這是當飯嚼哩！哈哈！地產、金市、股市三鼓齊鳴，這當眞是碗仔翅漱口年頭哩。但只怕是好景不長……」

錢經理津津有味地大嚼，一面趁機賣弄他的炒家知識，沈松柏的眉頭卻越擰越緊，鼻樑上的眼鏡架亦給托高，他忍不住便插了一句沒好氣的話。

「嘿嘿！這年頭肯動腦筋就不愁沒錢賺，我看好極了。在香港這多年，我就沒見過像眼下這二年的黃金般年景。你不是眼紅人家發財吧？老錢。」

錢經理往嘴裡塞了最後一塊鷄肉，掏出紙巾仔細地抹着嘴，擺出一副未卜先知的模樣說：「我可不是往你這熱心人潑冷水，沈兄。事實是有點不對勁哩！個把月前我跟你一樣是熱呼呼的，但我是越瞧越心驚。我仔細算過，股市自七八年的四百零五點，一口氣升到眼下八〇年的一千多點，恒指足足升了三倍有多。這與一九七三年三月的股市狂瀉前一天的一千七百七十五點正相當接近。還有，投入股市的資金也非常驚人，半年的光景就比七九年的二百多億元多了二百倍以上。官地價搶高到每方呎二萬多塊的天文數字，但仍在搶。公開拍賣、價高者得。嘿嘿！港府的賣地收入竟達到一百多億！有人說這是好景，但我看這就不大妙哩！這與七三年蕭條前的可怕情景簡直是一模一樣。」

「怎麼說？」

「呵呵！這道理很簡單，官地價高，地產界蓋成的樓宇價錢就更高，炒家入市翻一翻手就更不得了，一層相同的樓子，七零年不過是五、六萬塊，可到了眼下八零年竟要三十多萬塊！我問你，普通市民的薪酬有沒有像樓子一樣增加了五倍？當然沒有。這問題就來了，眼下是有人沒樓住、有樓沒人住的怪現象。表面上就是港府、地產商、炒家滾來滾去，把價錢越滾越高，股市也是這樣被帶起的。可一旦到了有樓沒人買時，那滾起的雪球就馬上崩塌，這情形是積重難返，誰也控制不了，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眼睜睜地瞧着它潰場。」

「照你所說，香港豈非遲早完蛋！」沈松柏狠狠地刺了一句。他此刻正是雄心萬丈的時候，他苦苦地等了十幾廿年，才等到眼下這個黃金般的年景。他斷然相信，自己已交上了當頭的鴻運。所以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錢經理這些喪氣話。相反，他像挨了一棍似地打心眼裡對錢經理憤怒。

錢經理卻丁點不爲所動。他詭秘地笑笑，按着自己的思路，說出一句令沈松柏更反感的話來。

「還有更厲害的哩。你沒聽說麼？眼下許多人對『九七』前途吵嚷得很起勁，我看這上面遲早會鬧出大事情來。這又能比六七年那場大風暴更厲害哩。」

「甚麼風球、風暴的？眼下是風平浪靜，老錢。」

這時，有人在錢經理身後接口說。錢經理扭頭一看，原來是經紀韓到了，錢經理咧了咧嘴，仍想說甚麼，但沈松柏的臉色很難看，就差沒下逐客令了，便把要說的話咽回肚子裡，打了個哈哈，站起來，把位子讓給經紀韓，自己顛着屁股走開去櫃面結賬。

「老錢又放甚麼大炮啦？」

經紀韓望了錢經理那晃着的屁股一眼，坐下，又瞥了瞥虎着臉孔的沈松柏，才說。

「這傢伙盡放臭屁！」沈松柏沒好氣地罵道。他那鼓凸的眼珠轉了轉，立刻換了話題。

「你那四個盤口，我打算全部接下來。」他說。

經紀韓嚇了一跳，幾乎被沈松柏這天大的胃口弄呆了：「我沒聽錯吧？松柏！那是一塊地皮、三幢樓宇，總值六百萬哩。我說乾了口水，才壓到這個價錢，對方是連一個仙也不肯再減啦。不是我不相信你，但實話說，你能拿出這六百萬現金麼？」

「價錢沒問題，就照六百萬。這個價錢我是出高了，但不要緊，只要對



方答應分期付款，例如說半年交割付清款項，首期可以給他們三分之一，這條件對雙方都有好處，你就這麼跟他們扯扯皮，老韓。」

首期三分之一，半年期分期付款，這條件估計他們會考慮。但半年內你如何籌足這四百多萬的尾數？他們一定會盯着這個，我如何跟他們說，這是最要命的。」經紀韓沉吟着說。他自然亦想拚命地促成這宗生意，因爲就算百分之五的經紀佣，六百萬也有三十萬的入息，這對他有足夠的吸引力。

「這個我自然有辦法。在他們面前，你不妨盡量地吹一下，例如我跟東方機構、金鷹機構的關係。這個你吹得越厲害，對方就越會滿意。這些守財奴的心態我最清楚，他們聞了那些超級富豪的氣味，就會舒服得連尾巴也夾起來。」沈松柏說。他瞥了經紀韓一眼，馬上又插了一句：「至於你的佣金，就不必等半年囉，只要一簽好買賣契約，我就馬上付給你。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條件……」沈松柏望了經紀韓一眼，就故意地把話一頓。

經紀韓臉上漸漸有了笑容，但沈松柏這末這一句，又把他的臉皮扯緊了：「是甚麼條件？你是越弄越玄虛啦，松柏。」

沈松柏笑笑，然後很凝重地說：「我早跟你說過，我遲早掛起招牌自己闖世界。這個日子快了。眼下正是黃金季節，這個公司我誠心地邀你合作。所以，你的佣金方面，我打算以這個公司的股份形式付給你。換句話說，你也是這個公司的股東之一。這兩個辦法，對你都是百利而無一害哪，老韓！」

經紀韓的心有點浮蕩了。沈松柏這個創業大計對他着實有吸引力，但他畢竟在生意場上打滾了十幾廿年，在事情有九成把握以前，他是絕不會輕易點頭的。

「這個，看情形再說吧！」他說。

「好，好，這麼個大事情，換了我也得考慮考慮。」沈松柏故意把網口張開了一點，可馬上又在這網口後面加了一道堅固的鐵閘：「反正這兩條件由你選擇，但無論如何得弄妥這四個盤口的交易，否則其他一切就是瞎扯啦，老韓。」

* * *

這些天來，沈松柏突然學起打高爾夫球。今天是星期天放假，沈松柏一大早就穿起藍白相間的運動衣，挺神氣地預備出去了。

「你這是怎麼啦？松柏。快五十的人，竟然迷上這鬼佬的玩意。」李雪梅到底忍不住了，驚疑地望着沈松柏說。

沈松柏詭秘地笑笑，沒回老婆的話，却滴溜溜地原地旋了個圈，神氣活現地說：「雪梅你看，我這身打扮怎麼樣？這是名牌貨哩，值五百多塊一套；還有這根英國製的精鋼球桿，怎麼樣？這比那些老手鬼佬毫不遜色吧？」

李雪梅又好氣又好笑：「你這是臨老學吹打，擺樣子嚇人麼？」

沈松柏笑笑說：「當然，當然，這仍得眞正鑽鑽此道呢！我在這上面着實下了一番功夫，你不信？我念給你聽聽……高爾夫球的歷史，蘇格蘭格洛斯大教堂的彩色玻璃上，有一個玩高爾夫球的圖案，其年代爲一三五零年，最早提到高爾夫球的文件，是一九四七年蘇格蘭國會的禁止法；羅馬的『帕加尼卡』遊戲和高爾夫球類似，可能於公元四百年前傳入英國；馬來樹膠製的球兒一八四八年取代羽毛球，哈斯喀美國人發明的橡膠的球又於一九零二年取代馬來樹膠製品；銅製球桿一九二九年才開始使用。還有我是知道最高、最低、最長的高爾夫球場，你知道麼？美國有個叫弗洛伊德的人，他把整個美國當成一個大球場，從一九六三年九月一直打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從太平洋岸打到大西洋海岸。他一共打了十一萬四千七百三十七桿，在三千三百九十七桿的旅程中，遺失三千五百一十一個球……」

「夠了，你盡跟我說這些鬼玩意數字幹麼。你每晚捧着讀到天亮的，就是這鬼玩意？」

「哈哈！跟喜歡此道的人交往，不懂這個行麼？這叫投其所好。」沈松柏說。

他看一眼手錶，失聲叫了起來。

「哎呀，快八點啦，他快到場了，不跟你瞎扯啦，雪梅。」

說罷，他抄起擺在一旁的精銅製球桿就跑出門去。他這時的模樣，根本不像個四十多的中年人，倒像個活潑頑皮的老頑童。

沈松柏趕到清水灣鄉村俱樂部，雖然擠巴士弄得滿身臭汗，但沈松柏却輕鬆地笑了，因爲他終能趕在他前面早到了一步。

在這時的沈松柏的眼中，清水灣俱樂部的確是一個舒筋活血令人輕鬆的好地方。看，這兒毗連新界西貢半島的布袋澳，三面環水，一旁是清水灣，另一旁是大廟灣，山明水秀，充滿生氣，這俱樂部對寸金尺土的香港來說是大得驚人了，足有一千四百萬平方呎，室內設施有中西式餐廳，壁球室、桌球室、乒乓球室、羽毛球場、健身室、桑那浴室、室內網球場，會議廳、兒童遊戲室，室外有游泳池、全天候網球場，高爾夫球場、遊艇灣、渡假屋。但這俱樂部並非對任何人都敞開大門，光那十多萬元的承購股數入會費，就令普羅大衆望而却步，更何況是須兩位會員的介紹？所以在這兒出入的會員全是那些身家過千萬的有閑情逸致的富翁。如果不是爲了「他」，就算用槍頂着沈松柏，他也不會入這鬼會來。他不但要拿出十多

萬的眞金白銀，而且還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兩位會員爲他介紹。他眼下想起這就恨得牙癢癢的。嘿嘿，這不是俱樂部，乾脆說是部壓榨機，如果不是他喜在這兒泡，十八乘大轎奉迎我也不上這鬼地方，他媽的，這十多萬就算投資吧！沈松柏一面趕去高爾夫球場，一面氣恨恨地在肚子裡叫苦。既想到這是投資，更想到這投資極可能弄回的幾十倍利潤。那付出十多萬眞金白銀的刺痛因而就跑了開去。他鼓凸的眼珠往四週轉了轉，入目的盡是那些紅皮白肉的洋人、富豪。他又昂首挺胸地神氣起來。哈哈！不管怎麼說，我沈某人今時今日總算能上這地方來啦。他得意地想着，步子就邁得更快，一溜小跑地向高爾夫球場衝去。

想不到沈松柏的「獵物」比他到得更早。這時他就站在球場的第七洞處。沈松柏連忙跑過去，脚還未站定，便忙不迭地招呼說：「早晨！約克路先生。你今天可比我來得更早。」

約克路身穿一套短裝運動衣褲，脚踏一對輕便球鞋，手握着一枝塗了白漆的球桿，活像一個高爾夫球場上的健將，他手裡的球桿高高地揚起，狠狠地擊下去，橡膠心球呼地向半空中飛去。他扭頭衝沈松柏笑，便向前跑去。沈松柏連忙跟着。

橡膠心球噗地掉在第八洞不到一碼處的地方，沈松柏的眼珠一直盯着，這時連忙用勁地拍了下大腿，由衷地佩服地說：「棒極了！十八洞最低紀錄五十五桿是你們英國人史密斯創的，我看約克路先生這二桿一洞就比他更了不起！難怪人人都說，高爾夫球沒有人比英國人打得更好！」沈松柏賣弄着他在這上面的知識。他花了七個晚上苦苦泡着的高爾夫球運動知識，眼下是大派用場了。

「你倒是挺在行哪，MR．沈。」約克路心不在焉地說。他把球桿朝橡膠心球輕輕地一撥，球滑入洞中去。約克路忽然扭轉身來，緊望着沈松柏，凝重地說：「前天你說，阿爸臨死前五天，我哥哥曾跟查里士議員見面。這事我問了查里士，他承認了有這回事。但你還知道甚麼呢？MR．沈，我希望你在這事上幫我一個忙。」

沈松柏一聽，心裡一陣狂喜。他斷定：魚兒終於張口吞餌了。他臉上却馬上堆出猶豫不決的樣子，似乎害怕這事惹上禍來。

「你說吧，MR．沈，這事情的一切後果我負責，我會記住，你幫了我這個忙。」

約克路決然地說。這雖然只是簡單的一句話，但眼下出自他的口中却有極重的份量。因爲他的背後已添了那龐大的偉烈銀行。

沈松柏心裡的狂喜越來越厲害地翻湧，臉色却越來越凝重。終於，他像掙脫了一具恐怖枷鎖似地猛地一拍大腿，極認眞地說：「這事我本來强逼自己把它忘記了，因爲我到底是在他那裡打工。現在你約克路先生這樣誠懇地相求，我怎能不說呢？」

「你不必害怕！有甚麼事，你來找我。我總會照應着你。」

「有約先生這句話我就安心啦。這事其實查里士先生也清楚，不過他滑頭不肯說。這事我是從一位泰國來的按摩女郎口中聽到的。查里士議員那天在按摩室跟你哥哥談起你祖父和你阿媽的事。他說你祖父和你阿媽是被人害死的，這事情跟你阿爸有關係，順着這線索分析，相信約先生也能想出眉目來了吧？」

「你是說，約克翰知道祖父和阿媽被害的眞相，就不顧一切地下手了！他這是報仇……」

「這分析的結果，我就不敢插嘴了，約克路先生！」

沈松柏連忙小心地替自己身上加了一層保護網。他斷然地確定，自己絕不能在這事上再多說甚麼，否則這股火便會玩過了頭而燒到自己身上來。

約克路點點頭，他自然猜着了沈松柏的心思。站在他的立場，透露這秘密已經是盡了其量了。他因此非常感激沈松柏，他苦苦追尋了幾個月的兇手的線索終於被他相幫着抓住了。

「謝謝你，MR．沈，這事還有請你幫忙的地方，我會記着你給我的好處。」約克路誠懇地說。他的神色變得很嚴厲，他眼前浮出了幾具可怖的屍體。他捏着的鋼製球桿劇烈地抖顫了。他用脚尖把陷在洞裡的橡膠心球勾出來，雙手緊握着球桿，狠命地揮擊下去：「我發誓，絕不會放過這幕後的殺人兇手！」隨着這一聲厲喝，橡膠心球呼地一聲飛上半空去。

* * *

一連幾天，沈松柏夫婦的心思全花在接待一位極不尋常的客人身上。夫婦倆甚至爲這事兒幾次地爭吵起來。到了今天晚上，距離赴宴還有個把鐘頭的時光，夫婦倆穿衣打扮忙了半天，臨近出門，又不知因了甚麼爭吵起來。

「我跟他可是第一次見面哪，一下子就把這些……」李雪梅氣呼呼地嚷着。她拍了拍挽着的手袋，裡面有幾張女人的照片：「給他端出去，怎好意思！」

沈松柏哈哈一笑，說：「看人貴精不貴多。我雖然只跟他見過二次面，但我是瞧到他骨子裡。別看他掛着個銀行副總裁的牌子，但也是人，是人就總有人的弱點，說穿了，這姓陸的也離不了四個字，錢銀女人。這是他渴望得到的東西。咱們要做的，就是投其所好！有姓陸的這層關係，我幹起事來就得心應手啦。說起來倒眞該多謝約克路。他不但答應在董事局討論我提出的樓宇按揭款項，還把這姓

陸的介紹給我認識。你知道麼，姓陸的背後是馬來西亞最大的豐民銀行。咱們記住這個就夠了，我的好太太！」

李雪梅瞪了丈夫一眼：「你花掉十多萬就是換回這個？」

沈松柏哈哈大笑：「對！對極了。這是投資，投入一塊錢，得到的是一萬塊。這叫甚麼？這叫一本萬利……好啦，時間差不多了，今晚是咱們請客，總不能主人遲到吧？好太太！」

說着，沈松柏扯着李雪梅的手臂，走出門去。

因這位姓陸的客人極不尋常，所以沈松柏盡管心疼，還是選了昂貴的美麗酒店作請客的地方，這兒一桌酒席眼下少說也得二、三千元，換了別的客人，用刀架在脖子上，沈松柏也不會上這兒來。

高級酒樓的接待是按訂酒席的價錢分等級的。沈松柏付出的是一等的價錢，得到的自然是一等的招待，他剛踏上酒樓三樓的貴賓房，侍應馬上鞠着躬把他和李雪梅迎到一張已鋪了粉紅色綢布的酒桌座上，立刻便有另外的侍應給他倆送上凍飲料來。他倆剛喝了兩口凍檸水，侍應就領着一位胖胖的中年男子走進來了。這中年男子肥頭垂耳，甚有福相，沈松柏立刻像壓緊了的彈簧騰地跳了起來。

「啊呵！你大駕光臨啦！陸斯曼先生。請坐，請坐！」沈松柏向陸斯曼恭迎着。他的手腳伴着他的舌頭一道熱情地忙亂着：「啊！對了，我來介紹：陸斯曼先生，大馬豐民銀行總裁。這位是我太太李雪梅。她在香港交遊甚廣，聽說陸先生是第一次來香港，她就嚷着要來見你，說是要一盡地主之誼，有她陪着，陸先生就不愁寂寞啦！」沈松柏替太太賣弄地介紹着。

李雪梅這時是眼睛也會說話了：「哎呀！陸先生初來乍到，說甚麼也不能冷落嘛！但陸先生可別聽他瞎嚷嚷，女人家懂得甚麼，不過是盡點心意吧！」

「幸會！幸會！沈太太。聽說你是李雲鏑先生的堂妹，這就難怪啦！同宗沒犬種哩！李雲鏑收購大豐倉成功的事，我在大馬就聽到了，他可了不起，在大馬也成了新聞人物。」陸斯曼眉開眼笑地說着客套話。

沈松柏心頭一動，馬上接口說：「說起她的堂兄李雲鏑，我最清楚，他極有闖勁！幾跌幾起的，終於有今天的成就。我跟他總算談得來，他也拿自己的遭遇鼓勵我，跟我推心置腹，上月還一下子貸了一百五十萬給我。」

沈松柏臉不紅不心跳，非常認眞地說，似乎李雲鏑眞的對他推心置腹的看重。

沈松柏說着，在意地看着陸斯曼先生的神色。在他的臉上，沈松柏果然瞧出他心析的味道，因而馬上就得體地頓住了，這時，酒菜也送上來了，全是鮑參翅肚的名貴菜式，另加兩支長頸FOV。

三幾杯下肚，陸斯曼的話匣子就打開了，他乾脆脫了西裝，只留了一件米黃色的襯衣，顯得更加紅光滿面。

「在大馬我認識許多有錢的華人，他們老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但到了這兒，咯咯，這句話該改一改啦，該叫上有天堂，下有香港。怪不得有許多歐洲人對我說，香港是購物的天堂，不錯，這丁點點不錯。」

「啊呵！應該加上一句，叫賺錢的天堂。」

「在你們男人的眼中，也是玩耍的天堂吧？嘻嘻！」

李雪梅借着酒意，湊趣地加了一句。

陸斯曼把手掌輕輕地一拍，眉開眼笑地馬上接口說：「哎呀，難得沈太太這樣理解男人的心理。我第一眼就瞧出你不是心胸狹窄的女子。沈先生眞有福氣，起碼不會耳朵受罪，老聽人嚷嚷說在外面找壞女人。哈哈，是麼？沈太太？」

沈松柏哈哈一笑。李雪梅啪的伸手打了沈松柏手臂一下，馬上又瞪圓眼睛說：「我從來就不管他在外面的事，男人嘛總難免沾點這調調，但寧可讓我知，不可讓我見，否則我會扭斷他的耳朵哩。」

陸斯曼朝沈松柏擠眉弄眼地笑，沈松柏瞧了李雪梅一眼，在陸斯曼耳朵邊說：「在這事上，她倒是挺放得開。但有一點，千萬別讓她瞧見了，不然，她發起威來我就受不了啦。哈哈……」

「有甚麼好玩意？你大概是精於此道啦，就替我做做拐杖吧。」陸斯曼涎着臉，企盼地悄聲說。

「早給你弄好啦。聽說你喜歡這個，她找了個在夜總會當大班的朋友，帶了幾幅照片給你，看中了，一個電話，人就來啦。」

「多謝，多謝！難得你們招待這樣周全。有空你來大馬，哈哈！我帶你見識見識哪裡的風光。」

沈松柏和陸斯曼嘀嘀咕咕地說着。李雪梅光瞧臉色便知道他們是說些甚麼。她沒插嘴，十分得體地微笑着。當他們挪開了碰着的頭，李雪梅立刻便知道這是她說話的時候，她把藏了女人照片的手袋朝沈松柏身前一扔，說：「喏，這是你們男人的事，你替陸先生幫着看吧。你不是說，有事跟陸先生談麼？陸先生快人快語，一定樂意幫忙。是麼？陸先生！」

陸斯曼搓着白胖的手掌，呵呵地笑着。

「甚麼事？沈兄。」陸斯曼問。他對沈松柏的稱呼也改變了，「你沒說出來，我怎好答應？但瞧在沈太太面上，甚麼事都好商量嘛。哈哈！」

沈松柏的嘴角抽搐了一下，眼看到了節骨眼上了，他把自己要說的再

次斟酌了一下，接口說：「其實在陸兄的眼裡，這是小事一件。是這樣，我接了三個盤口，是兩幢樓宇加一塊地皮，我打算拿它來作商業發展。現金週轉方面，眼下是有點困難，方便的話，我想請陸兄介紹一下，到豐民銀行駐港分行按揭一段時間，本息我每月分期攤還。」

陸斯曼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了。談到這些，他馬上又轉回他的副總裁身份，毫不含糊地說：「噢？地皮和樓宇在香港倒是挺好的抵押品，你那塊地皮多大，在甚麼地方？如果合適的話，我才好說話。」

沈松柏迅速而準確地說：「香港中區地皮，商業用途的，五百呎。兩幢樓子在深水埗區，是舊樓，但地盤很大，每塊有五百八十呎。以陸兄的眼光看，這值多少錢？」

「如果是中區地王，普通價錢大概值每呎一萬塊吧！」

「對啦，我這塊地皮是名副其實的中區地王位置，而且是可以作商業發展，偉烈銀行董事局主席約克路你是熟識的，我請他評估過，他說值一萬三千多，所以，我打算按揭四百五十萬，這對銀行方面是相當保險的。」

「其他兩幢樓宇呢？你打算按多少？」

「每幢也是這個數字吧，合共按揭一千三百五十萬。這是一千五百呎的地皮，每呎還不到九千塊哩。陸兄你看，這數字銀行方面還可以接受吧？」

沈松柏壓抑着狂跳的心，把他的連環大計其中關鍵的一環端了出來。他的鼓凸的眼珠繞陸斯曼胖墩墩的臉上轉了轉，又落在他那雙搓着的白胖的手上，他恨不得立刻便見到這隻手在按揭審定書上簽字的模樣。

陸斯曼卻狐疑不定地眨着眼睛，半晌，才突然歎了口氣說：「唉，聽沈兄這一說，我就感慨起來了。人家看着我這個大銀行的副總裁，以爲準是身家過億萬啦。但說起來慚愧，我不過是個高級的打工仔。比如說，就跟沈兄你比較起來，錢銀方面你就優越多了，一下子就能拿出一千多萬的物業來按揭。」

對陸斯曼這突然而來的感慨，沈松柏也許是心情太緊張了，一時間竟忘了答話。

他身邊的李雪梅眼睛却一亮，馬上不失時機地說：「啊呀，陸先生太謙了。站在你這個位置，陸先生願意伸手的話，十萬百萬還不是很輕易麼。我知陸先生快人快語，我就直說吧，松柏這筆貸款按揭，我早就對他說，在情在理也該給陸先生一些好處。例如說吧，陸先生來香港渡假，也該多點使用吧？所以，辦妥這筆按揭，給陸先生留個百分之五的回佣也是天公地道的，經紀介紹生意也要收這個折扣哩。松柏，你說是麼？」

李雪梅窺穿了陸斯曼的心曲，但又馬上鬆開了點，把話題兜回丈夫身上，就好像這全是她夫婦倆一場心意似的，不關陸斯曼的事。沈松柏對老婆這一手佩服得五體投地。他正愁着如何把這難題端出來，她却適時地運用她女人的魅力，輕輕鬆鬆地把這難題解決了。如果不是當着陸斯曼的面，他準會摟着她狠狠地親熱，他這時馬上接口說：

「對，對，我也是這個意思，就看陸兄你肯不肯賞面囉，這可是咱倆的一點小小心意。」

陸斯曼眨了眨眼，似乎有瞬間的猶豫，但這百分之五的回佣近百萬的數字的吸引力委實太大。何況這還僅是第一宗的交易。在陸斯曼的眼中，沈松柏夫婦突然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磁鐵，把他臉上的笑容不由自主地吸出來了。

「哈哈！這麼說，我就恭敬不如從命啦。」

陸斯曼打着哈哈說，但馬上又瞧了沈松柏一眼，斷然地補充了一句：「但我只能介紹豐民銀行駐香港分行總經理你認識。有關貸款按揭的一切細則你跟他直接交涉，我不便插嘴，五千萬美元以下的貸款，駐港分行總經理有權決定。」

「當然啦，作爲陸兄的身份不宜直接出面，但駐港總經理大概不會不給副總裁這點面子吧。哈哈！這事就說定了。來，來，陸兄，把這杯乾了！等會是醉人眼裡出西施，越瞧越愛哩。」

沈松柏舉起斟滿了FOV的酒杯說。

陸斯曼嘻嘻一笑，朝李雪梅怪模怪樣地扮了個鬼臉，在沈松柏耳朵邊說：「不啦，不然就是醉佬無福消受美人恩哩！哈哈！」

＊　＊　＊

在啓德機場來往日繁的先進的航機上望下去，高六百英尺、五十二層的康樂大廈，雖然依舊是香港林立高樓大廈的尖端，但已動土興建的高六十二層的合和大廈却即將取代康樂大廈的位置。

隨着合和大廈的迅速上昇，二個月的時間也在香港一片喧囂的市面繁榮聲中過去。

二個月對百多年的香港歷史只是短暫的一霎，但在這香港歷史的一霎中，沈松柏着實幹了幾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

他先是拚命地鼓動經紀韓把那一幅地皮，三幢櫃宇的盤口全部接了下來。這筆總值六百萬的地產交易，他只付了一百八十萬現金首期，便把這四宗物業的業權弄到手，在這場交易中，他拚命炫耀與李雲鏑的關係起了重要的作用。「李雲鏑的堂妹夫」這件皇馬褂，把那些業主的眼都照花了。他們居然願意緩期付款，把業權轉移到沈松柏手上。

沈松柏手握了這批物業，膽色更壯，憑着他與約克路那點特殊的交情，居然破天荒地以私人名義取得了偉烈銀行的物業抵押貸款四百五十萬。而這抵押品只是一幢地盤面積僅五百呎買入價一百二十萬的戰前樓宇。

既然連偉烈銀行也對他另眼相看，那與總行副總裁陸斯曼有神秘關係的豐民銀行香港分行，對沈松柏提出的按揭貸款就更不在話下啦。這分行的總經理在討論沈松柏提出的按揭要求在分行行政會議上說：「偉烈銀行認為可以的，我們當然沒有問題。何況這業權人是我們總行陸副總裁的朋友。」於是，這筆總值一千三百五十萬的按揭抵押貸款，在短短半個月中便到了沈松柏的手上。他那用作抵押的一幅地皮、二幢樓宇的置入價不過是四百五十萬。

在短短的一個月中，不是偷不是搶，但卻是變戲法般，沈松柏在股市中賺到的二百萬現金，一下子便變成接近二千萬港元的現金。

沈松柏的膽氣更壯了。他斷然認為，眼下是自己獨自跑出來闖世界的時候了！很快，一封辭職信便呈上金鷹機構董事局主席約克翰的手中。被產業分配和大豐倉爭奪失敗這兩棍敲得腦袋嗡嗡响的約克翰，這時也無暇理會沈松柏的去向。他象徵式地挽留了幾句，便封了一張五萬元的支票，表示嘉賞，了斷了與沈松柏的賓主關係。

沈松柏捏着這隻裝了五萬元支票的大信封，像一隻出籠鳥雀般跳躍着，跑出了金鷹機構總部。這大信封裡的支票他連第二眼也沒看便塞到袋角裡。在這時候，這區區的五萬元，哪能放在他的眼內？當天晚上，他便把經紀韓邀到家裡，與李雪梅這位能幹的太太一道，籌備成立地產公司的各種細則事項。

時間對沈松柏來說是非常的寶貴，他在爭分奪秒地籌備。公司的寫字樓選在熱鬧的旺角區，並已交了租用的訂金，最令他頭痛的公司組織章程已經基本弄妥，諸如註册地址、董事局及總經理名單，公司營業範圍及目標、公司的資本額及其股份數額、股東有限責任等各項條文，都已經擬就；股東就是三人：經紀韓、沈松柏、李雪梅；註册資本額一百萬，八成股份數額是沈松柏夫婦所有，經紀韓佔二成；董事局執行董事是沈松柏，但總經理的榮銜却讓經紀韓頂了。這時，在即將呈送公司註册署的組織章程總經理的名下，第一次出現了經紀韓的本名：韓紀正。雖然這一切都弄得妥妥當當，但在公司的名稱上，沈松柏却堅持由他自己擬就，所以直到今天還未弄妥。

這時，剛剛在旺角正在裝修的公司寫字樓中轉了一圈的經紀韓——韓紀正，又焦急地跑來沈松柏家裡。這時正在中午吃飯的時候，飯桌前就只有沈松柏夫婦。他們的女兒沈冰冰除了假日，平時就留在大學裡。

韓紀正匆匆地跑了進來，一屁股摔在廳中唯一的那張舊沙發上，呼呼地喘氣。李雪梅很喜歡這位合伙人。她一見他的模樣就忍不住笑起來。她走去厨房，端了一碗湯出來。沈松柏衝經紀韓點點頭，依然一個勁地撥飯。

「西洋菜煲瘦肉，清心火哩，老韓。」

李雪梅把湯水遞給韓紀正一說。

韓紀正咕咚咕咚地一口氣喝乾了，一面便忍不住地說：「松柏！你看，有太太服待就是不同，打光棍的日子可不好過哩。不說這些了，松柏！寫字樓那邊的裝修差不多了，我督着他們，大約十天八天的功夫總可以完工。咱們的章程該送註册署啦，但名堂還未定下，這怎麼成？松柏。」

沈松柏咕嚕的把碗裡最後一堆飯撥進口去，舒服地咂了咂嘴，說：「辛苦賺來舒服食，捱生捱死的，吃飯時總得一口一口撥。你急甚麼，老韓。公司的名堂我早就想好啦，別人成立公司其他事半天吊，首先就要大陣仗地想名堂，我是反其道而行之，其他事一辦妥，瞧，公司的名稱就掛起來，就更有神秘感，更有吸引力。香港人的心態我是摸透了。」

沈松柏把話一頓，詭秘地笑笑，說：「放心！這事我會辦好。送註册署的事花不了幾天，等商業牌照發出來，招牌亮了，你們就會知道這公司的名堂，暫時我就賣個關子，瞞住不說，連雪梅也不知道哩。不信，你問問她。」

「老韓，別理他，神神秘秘的，也不知弄甚麼玄虛！他呀，快變成個魔術大師了。」

李雪梅利落地收拾着飯桌上的碗筷，扭頭嗔怪地說。

沈松柏却開心地大笑，眨着眼說：「對，對，你的公司越神秘，人家對你就越感興趣。在香港眼下做生意，童叟無欺的手法早就過時了。」

半個月後，在旺角一幢商業大廈的門口，一排排恭賀開張誌慶的花牌簇擁中，在到賀賓客的一陣陣恭喜聲中，這幢商業大廈二樓掛出一個鋼架招牌——金成代理人有限公司。

在二樓寫字樓大堂，紅光滿面的沈松柏在賓客中穿梭來往客套着。他的臉上經刻意修刮，臉皮變得更光滑，一道道紅光打這上面透出來。上唇的髯子却特意留下了，一副新換的金邊茶晶眼鏡遮住了鼓凸的眼珠，襯着圓圓的臉膛。他穿了一套英國名牌西裝，打一條藍白粗線條的領呔，裡面是一件米黃色的眞絲名牌高領名貴襯衫，乍然望去，他是徹底地脫胎換骨了。他的身上，散發一股神秘而威嚴的富豪氣。

到賀的賓客，不少人的眼珠繞着沈松柏的身上轉，這上面是滿含在鱷魚潭浮沉的酸、甜、苦、辣的味道，但不少人的目光被那招牌上的名堂吸引住，吱吱咕咕地議論着這名堂的含義。誰也猜不透，甚至連公司的總經理韓紀正，股東身份的李雪梅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有些好奇心重的便忍不住向沈松柏開口發問了。沈松柏對發問的人眨眨眼，卻不說話，直到他斷定他已吸引了幾乎所有人的注意時，才突地大聲說：「這裡不是中西混雜的地方麼？所以，金成是英文再接再勵的意思，你以為是這樣麼？」

沈松柏又詭秘地朝對方眨眨眼，却沒再說下去。

「那沈兄代理的人是誰呢？」對方依然是滿臉疑圈，因為這間突然冒起的大有來頭的新公司，打明是「代理人有限公司」。

「你知道馬來西亞那面的情形麼？」

沈松柏微露形跡、却又漫無邊際地回答說。然後又向發問的人眨眨眼，能引起人的猜測，這就夠了。

* * *

如果說時間對空閑人是一種負累，那對沈松柏來說就是一根抽打他的鞭子，每過去一天他都感到心疼。

在金成代理人有限公司的董事室內，沈松柏向辦公桌上，已經掀過了五十一頁的八一年枱曆瞥了一眼，又忍不住皺眉頭了。他默默地沉思了一會，鼓凸的眼珠在茶晶眼鏡片後又急促地轉了，他的手指忍不住又第三次按响傳呼對講機。

「陳經理麼？麻煩你來一趟。」

陳經理叫陳柏強，是總經理韓紀正介紹來的，對地產、股票市場有兩手。沈松柏考過他感到滿意，便讓他主管地產部。半年來，他幹得蠻不錯。

「沈先生。」陳柏強走進董事室，直挺挺地站着，打了個招呼。中學畢業，便進了一家股票投資公司當雜工，在行上打滾久了，他是精巧多了。他的朋友問他為甚麼辭了金牌大公司不幹，却進了金成這間寂寂無名的小公司。他詭譎地笑着說：「公司不論大小，對打工仔來說有錢便是娘。利多利公司能給我月薪一萬塊麼？再說我瞧這金成大有來頭，說不定我跟着它一鳴驚人哩。」

對這位年輕能幹的經理，沈松柏是越來越喜歡了。他甚至下意識地拿他跟自己年輕時作比較。但他越是喜歡他，對他就越是嚴厲。他似乎拿這事警告他：能幹必須以忠於公司作前提。不過，在錢銀上他又絕不會虧待他。他每做成一筆大生意，月終發薪時照例地又會多添幾百。在沈松柏這種恩威並用的手法下，公司的職員，精巧如陳柏強也給弄得服服貼貼。

但在這十天八天裡，為一宗大事兒焦心着的沈松柏突然對陳柏強有點不滿意了。他不時把他召進董事室來，今天已經是第三次了。所以陳柏強眼下是抑止不住地有點忐忑不安了。

「上午你說出去摸底，那美力置業公司的情況掌握了多少？陳經理。」沈松柏緊緊地瞧住陳柏強說。他平日慣用的「小陳」換成了客氣而不滿的「陳經理」。

陳柏強的心突地跳了一下，很快又鎮靜下來。他迅速而準確地答道：「這公司的資本額及其股份數額，公司的大致營業範圍都弄清楚了。」

沈松柏的眉頭却驀地皺緊，把陳柏強的答話打斷：「美力實業公司是股份上市的公眾有限公司。這些表面資料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司註册署查閱到，我要的不是這些，是這個公司的內部的東西。」

「沈先生是指這個公司的現金形勢和流動比率！」陳柏強迅速的說，他斷然的確認，自己無論如何得表示一點甚麼了，否則他就不配在這行上打滾了將近二十年的光景。

沈松柏點點頭，這是贊賞的表示，但馬上又換了嚴厲的口氣：「這裡面要特別注意查清對方的現金對流動資產的比率，以及現金對流動負債的比率。坦率說吧，在短期內我打算收購這美力置業公司。如果上述比率低於百分之十，那這個公司實際情形就很糟糕，就失去考慮的意義。這個你明白麼？」

沈松柏突然把他這個月來的盤算亮了出來。

陳柏強的心騰地一跳，幾乎有點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聽錯。他早就知道這波士打美力公司的主意，但他以為他不過是在市場上吸納幾手而已，想不到竟然是收購。這豈非獅子張大口麼。他知道，光是美力上市的三成股權數，按眼下的時價便得動用港幣四億多元。這間註册資本僅一百萬的地產公司竟打起收購資產總值七億多元的大型地產公司，簡直有如草花蛇吞噬大笨象。

陳柏強的心裡是烏天黑地地驚疑萬分，但他的腰骨却挺得筆直，嘴上毫不含糊地回答着：「那好，我明天就去查一查。」這時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了。

沈松柏似乎連一個晚上也不能等待。他斷然地說：「不，馬上去弄一弄。你在行上不是有許多這方面的朋友麼？一個晚上就能打聽許多消息。記住，在金成是沒有明天的。」他的口氣嚴厲、甚至有點點嘲諷味道。

陳柏強點點頭。當他轉身走到門邊時，沈松柏却突地把他喊回來。

沈松柏望着陳柏強眨眨眼，詭秘地笑笑說：「我知道你想甚麼！你在懷疑公司的能力，是麼？小陳。」沈松柏又突地換回平日的稱呼，仔細地瞧着陳柏強的反應。「這不要緊，換了我是

你也會這樣想，小小的金成竟敢打收購堂堂美力置業有限公司的主意。」沈松柏詭秘地笑笑，很短促地說，「如果我告訴你，公司跟大馬的財政部長和豐民銀行有某種關係，你還會懷疑麼？」

陳柏强的心突突地跳得更厲害了，眼下他終於證實這間小小的公司是大有來頭了。自己說不定眞會隨着它一鳴驚人。他再往深一層想了想，立刻明白了沈松柏這反問的用意，因而輕鬆地笑了笑，說：「會，我準會更加懷疑。」

「噢，爲甚麼？」

「我準會懷疑這家公司實力雄厚到甚麼地步。」

「對，對極了。瞧，你跟着我沈某人，是越來越聰明了。這個，日後你就大有機會發揮發揮你的口才啦。」

「我明白。一家股票上市的公司越有神秘性，它在金魚缸裡的吸引力就越大。」

「哈哈，你果然是聰明多了，沒說的，跟着我，你將和金成的前途一樣無可限量。好啦，你去忙你的吧，小陳。」

沈松柏笑笑說，他望着陳柏强走出去的腰骨挺直的背影，不禁從心裡承認，這蠱惑仔越來越對他的胃口。

陳柏强走後不久，總經理韓紀正就皺着眉頭，顚着屁股進來了。

「松柏，八〇年七月深水埗那幾幢舊樓付款期到了。但現金都挪去下尖沙咀凱豐大厦的訂金，那幾個小業主整天打電話來詢問，把人都煩死了。」經紀韓屁股剛沾上沙發，就愁眉苦臉地說。

沈松柏大笑，很不以爲然地說：「把他們拖住就是。這一百萬的數目，難道還欠了他們麼，急什麼？」

「不，松柏，我看挪得動，就先打發這幾個催命鬼好了。這幾宗生意是我一手攪的，站在我這方面是難下台哪，反正你也認爲這只是小數目。」韓紀正焦急地說。

沈松柏却斷然地搖頭：「話是這麼說，但這一百萬現金在我手裡，比在他們的用處就大得多。一塊千呎的地皮，訂金也不過是一百萬，但我馬上就可以變成五百萬的現金。光景他們拿了現金也是放在銀行裡收息，這利息咱們照付，而且可以比銀行高一厘。你拿這個辦法去把他們拖住。再說，遲些時間還可以拿出另外一個辦法應付，這辦法他們一定更感興趣。」

韓紀正一聽立刻便明白了，他知道沈松柏正在打美力公司的主意，然後由金成取代它在市場發行股票。他聽了也會跟着他興奮過，但碰上眼下現金周轉困難的時刻，不禁又猶豫起來。

「這個辦法無非是拿公司的股票去代替現金支付。但眼下咱們連一百萬的現金週轉也有困難，敲瓦片去打六億多的美力公司麼？咱們不能不計算清楚呀！尖沙嘴那幢大厦按給銀行頂多是八千萬，這頂不了事呀，松柏。」

「呵呵，尖沙咀凱豐大厦是八千萬，但你別忘了咱們的現金下訂的其他幾宗物業。拿去中華銀行，我有辦法讓他們按揭九千多萬。這加起來就是一億七千多萬。」

「但光是美力上市的三成股權數值便達四億多元。」

「對，關鍵就在這兒啦，老韓。」

沈松柏胸有成竹地笑笑，驀地一拍手掌說：「這就得另外再想辦法，比如說，大馬豐民銀行副總裁陸斯曼，就是一個動腦筋的好對象。以我對收購美力的事是信心十足，起碼也是九成九的把握，把美力收購過來，變成咱們的金成股票，以後的集資就順利多了。我那位堂大舅兄打勝了收購的仗，沈某人大概也不會失敗吧，哈哈。」

韓紀正的精神也被打動了，不得不承認沈松柏這話的份量。他憑着起家的那二千萬元按揭貸款，就會經令他驚奇得目瞪口呆，但也不得不佩服他那種變戲法般的集資手段。

「好吧，松柏，我這就去先把那幾個催命鬼拖住。」韓紀正站起來說，顚着屁股很快地走了出去。

當天晚上八時，沈松柏便搭了夜航機飛去馬來西亞。

* * *

一個月後的一天早上，香港的報章刋出了一段醒目的廣告，金成代理人有限公司宣佈已購得上市的美力置業有限公司的控制性股權，並將其易名爲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繼續上市。

從這一刻開始，金成這寂寂無聞的小小地產公司開始受到香港市民的注意，特別是那些長年累月在金魚缸中打滾的「熟客仔」們，眼珠是睁得滾圓了。他們盯着這冒起的股市新星，在鑽空隙地探尋：這金成置業有限公司到底是什麼來路？一家小小的代理人有限公司，竟能一舉成功地收購資產總值六億八千萬的上市地產公司！

他們似乎很快就尋得了答案，但這答案却使他們更加驚奇。

先是在資深的經紀口中傳出消息說，金成背後有神秘的支持者，財源無限。

「股海老江湖」們對這內幕消息並不滿意，相反，又再添了幾分驚奇：這幕後神秘主持人是誰呢？爲什麼有無限的財源？

很快，他們又得到進一步的答案：金成與馬來西亞的財政部長有很深的交情，甚至整個馬來西亞最大的豐民國家銀行也是金成的後台。

這就更加不得了了！猶如熱水倒進金魚缸裡，連最底層的瞪眉凸眼的「老金魚」也翻騰起來了。一時間，什麼大豐倉爭奪戰，什麼東方、置地的前景預卜，什麼李雲鏑發展大豐倉的

宏偉大計，什麼約氏家族產業激鬥的未了風波，甚至連越來越掛在口邊的香港九七前途問題，全都黯然失色，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立刻令全港矚目。

你不信麼？更多狂熱的崇拜者立刻把你的疑點扯了去。你看，有人見過金成的執行董事沈先生和大馬豐民銀行副總裁吃過飯，有人繪形繪聲地描述大馬財政部長和那位沈先生在吉隆波機場握手言歡的情景。

你還不相信麼？更大堆的嚇人的私人關係例證立刻又堆到你的面前，看看，某月某天，偉烈銀行董事局主席約克路先生和沈先生在清水灣俱樂部是拍着肩膀的老友，還有更實實在在的，風雲人物李雲鏑確是沈先生的堂舅兄，甚至連「堂」字人們亦嫌不夠說服力，乾脆就是嫡親的「大舅兄」。

這麼一來，誰再對金成的雄厚實力存有疑問最好藏住不說出口，否則立刻就有人頂着你的脊骨駡白痴。

在「利」字面前，天才是白痴，白痴也是天才，所以白痴相信了，天才也一樣難以倖免。於是，成千上萬的人立刻把重注一古腦兒押在「金成股」上，甚至連訂婚的戒指也賣掉去買金成股票。

股票的價格由買家的興趣決定，一百人的興趣是十，一千人的興趣就是百。人們崇拜金成點石成金的財源無限，求「利」的興趣自然就凝聚在金成上面，與之所至，腐朽亦化爲神奇。於是，人們又反過來把金成「點石成金」，在短短的個多星期裡，上市的「金成置業」股價便上昇了百分之五十。一紙金成股票，在股海飢民的眼中成了名副其實的耀目的黃金。

這時，因萬事如意而越發雄心勃勃的沈松柏，又在計劃着一頂更驚人的壯舉了。

沈松柏的心思永遠令人捉摸不透。他作出的驚人大計，往往在偶然的靈機一動的突然決定。昨天晚上他在一份晚報上讀了一則大吉英資地產公司有意出售一座叫龍門大厦的消息，他的腦弦便卡地一聲上緊了。今天一早，他就悄悄地一個人跑去中區，在那座龍門大厦的上上下下，周圍各處轉了一圈，然後一個人在鄰近的和平大厦這個著名的老牌金魚缸裡默默地站了個把鐘頭。當他看着「金成置業」在短短的一個鐘頭內又上昇了二個價位時，又靜悄悄地走了出來。

這時已經是下午一時多，沈松柏似乎又變成以前爲兩餐奔波的模樣，渾忘了肚餓。

他經過一家珠寶行，珠寶行門口兩邊的橱窗各擺了一隻鑲滿了鑽石的男女裝情侶錶。他心裡一動，馬上走了進去。他伸手擦了擦汗，也沒坐下，便勾了一下手指頭，指指那對情侶錶，對珠寶行的頭櫃說：「拿來看看。」

這珠寶行的頭櫃日常與那些衣冠楚楚的大客打慣交道，一看沈松柏這副吊兒郎當的樣子，愛理不理地冷冷地說：「這個很貴的啊，光鑽石就三卡。」

沈松柏本來已感到肚子空空的有點餓，可一聽却就被塡滿了一肚子火，但他不露聲色地笑了笑，問道：「很貴麼？要不要一千塊？」

頭櫃皮笑肉不笑地再打量了沈松柏一眼，便哼哼兩聲，說：「一千塊？美金還是英鎊啊？」

「在香港當然是港幣。」

「港幣呀，三、四十個也不夠。」

「你是說港幣三萬？」

「對，不夠四萬，三萬九千九百五。」

沈松柏在衣袋裡掏出一張名片，朝櫃枱上一摔，說：「好吧，你替我送兩隻去。」

「甚麼？兩隻？」

「對，一隻男裝，一隻女裝。」

沈松柏掉頭就走，他就近打了個電話回公司，便回家去。李雪梅正獨自一個人在查閱着新樓出售的廣告，用一枝紅鉛筆這兒一劃，那兒一圈地勾勒。她一見沈松柏走進來，便把鉛筆一扔，站起來說：「我看中了一個地方，在山頂區，住家最合適啦。」

沈松柏笑笑，沒答話，却猛地把李雪梅摟到懷裡，嘖嘖地親了兩下嘴，把李雪梅弄得滿臉通紅。沈松柏哈哈大笑，說：「那些大富豪喜歡清靜，但我偏不，我倒要弄個熱鬧的別墅住住。先別說這個，你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麼？」

「瞧你，越來越喜歡弄玄虛了。我記得，今天是咱倆結婚二十年哩。」李雪梅半喜半嗔地說。結婚二十年了，夫妻倆感情還是這般堅固，她是常常拿這個去跟那些被遺棄的富家少婦炫耀的。

「對，當然是這個。」沈松柏詭秘地笑笑，「但還有一個，這是個更會令人吃驚的計劃，在今天我定了下來。所以我特地選了一雙情侶鑽石錶，作爲這兩事的慶賀。但那個金鋪坐櫃面的竟長了雙狗眼在頭頂，我忍不住讓他吃了點苦頭。」

「怎麼啦？你不是跟人家在鋪面吵起來吧？」

「哈哈，我那會跟他這些人吵……」

沈松柏正要說下去，電話嘟嘟地响了，沈松柏一聽就說：「雪梅，聽，好笑的來啦，你去聽吧。」

李雪梅驚疑地抄起話筒，聽了一半她就忍不住笑，末了，她幾乎笑出了眼淚，她把電話一摔，坐在沙發上直喘氣，沈松柏望着老婆扮了個鬼臉。

「怎麼樣？司徒小姐說什麼東西？」

「哈哈，司徒秘書說，那間珠寶行拿着你的名片果然馬上就把鑽石錶送

來了。而且是珠寶行的經理親自送來的。司徒小姐照你的吩咐點收錶後，就交給經理七萬九千九百九十塊的現款，那經理一看那包錢的紙包，奇大驚人，連忙打開一看，原來全是一塊錢的大袋銀幣，差十塊就是八萬塊，一大堆的，他一看就弄呆了。司徒秘書告訴他：我們老板吩咐的，錢財過手當面數清，過後他可不負責任。這經理明知道是惡作劇，但自己店裡的伙記沒禮貌，怪得誰來？這麼着數呀數呀，足足數了兩個鐘頭才數完，可眞夠他十個指頭消受的。數完了，不但不敢抱怨，還一疊連聲地道歉說：這伙記該死，不認識你就是全港聞名的金成集團首腦，多原諒，原諒。哈哈，司徒小姐描述得維妙維肖，幾乎把我笑死了。我看，這經理回去，不把那名伙記罵個狗血淋頭才怪哩。」

沈松柏大笑：「所以呀，這麼着，不用我開口，那該死的坐櫃面的也夠受了。這個世界我是看透了，你寂寂無名，人家不理你；但你撐開了門面，人家巴結還嫌來不及哩。你的門面撐得越大，人家就越認爲你了不起。」

「但也不能過了頭，凡事應該有個分寸，我就是擔心你太狂了，松柏。」李雪梅說。

她臉上的笑容漸漸收斂，在公司的生意上，她雖然傾力地相幫鑽營，但她比沈松柏來得愼重。特別是公司開張的這八個月的時光，她是驚、喜、疑、慮，百感交集。金成生意業務神話般地迅速發展，她兩夫婦終於在人前徹底地揚眉吐氣，一度令她狂喜；但她對丈夫那似乎要把天吞下的野心，只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的經營手法，那變戲法般的幾乎要把銀行家打倒的套取資金手段，却是越來越感到驚恐。她隱隱地感到，丈夫那套取現金的手段，就好像一圈一圈的繩索，把「金成」扯上半天去，只要其中一個繩圈斷了，那「金成」立刻就會掉下來跌得粉碎！不過，她到底也弄不清那個繩圈會出事，所以她就時時地自己安慰自己：這是女人的敏感，這是幻覺。無論怎樣，她心中的疑慮到底還是撇不開。這時她忍不住補充了一句：「收購美力公司的事還有尾巴未弄妥，你這個時候又打算弄什麼驚人大計？」

「我打算在這幾天把中區的龍門大厦買了，大吉開口要價十億元，按時價來說，這合算極了，轉轉手就可以賺它五、六億元。」

「啊，龍門大厦。你的胃口太大了。我問你，你那來的這十億元現金？收購美力公司已把豐民銀行貸來的七億多挪走了。」

李雪梅不由自主地驚叫起來，如果不是相處了二十年的丈夫，她準以爲她眼前這人是瘋了。

沈松柏却是從容淡定的輕鬆。

「女人，你到底還是女人，雪梅。你忘了麼？美力變成咱們的金成後，它的股價至今已上昇了百分之五十七；這是說，咱們花在收購美力控股權的四億八千萬，眼下已變成了七億六千萬。還有收購美力的幾幢物業，付出的二億二千萬不過是換成了不動產。這就是說，眼下金成的資產總值正超過了十三億。這在那些銀行家眼中就有份量了。你的架子撐得越大，他們就越是信任你。所以，光是拿金成的股票作抵押，我就完全有把握弄它六、七億的現金來。加上美力那幾幢物業的抵押按揭，購入龍門大厦的十億元現金就穩妥啦。」

「以股票抵押，銀行方面肯接納麼？」

「這要看你的腦筋靈不靈光，銀行家也是做生意，有利可圖他們就會不顧一切地幹。我就來個投其所好，把金成股票低於市價售給他們，這對他們就非常有吸引力，不愁他們不接手。我再跟他們協議必須保留這些股票一段時間，才能在市場拋售，這樣，我就能夠以公司的股票換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現金；同時不必擔心短期性的股票跌價，還可以把金成股票的市場縮小。物以稀爲貴，人們就會更狂熱地搶購，金成股票的價值就會迅速昇漲。我手裡的底價四億多的金成股票就十億、二十億地漲上去。弄回現金，使股票增值，拿現金買物業轉手賺錢，這裡頭的好處連我自己也數不清。」

沈松柏是越說越興奮，李雪梅却越聽越惶惑。

「說來說去，你是越攪越玄虛了，這到底是什麼鬼名堂？松柏。」

「哈哈，這叫一箭三鵰哩，雪梅。」

* * *

如果說世上眞有點石成金的神仙，那就是沈松柏和他的金成置業有限公司。

在成功的以七億多元收購美力置業有限公司控股權及其名下物業後，僅僅半個月的光景，金成的又一項驚天動地的壯舉，又向香港市民展示了。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日，香港的各大報章再次登出一則爆炸性的新聞。在頭版頭條的套紅大標題赫然醒目：「金成驚人壯舉揭開本港最大地產交易史，九億九仟八百萬購入中區地王龍門大厦。」

人們的腦袋還沒來得及稍稍平靜，一股熾熱的旋風又刮來了。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一日，在短短的兩個月後，又是一段有關金成壯舉的新聞：金成置業宣佈成功出售龍門大厦，售價爲十六億八千萬，淨賺六億八千萬，再次創下香港地產交易的新紀錄。

金成的發展鑽營手法永遠是如此教人捉摸不透。除了撲朔迷離的股票貸款，金成同時亦是以物業按揭貸款的神奇妙手。它付出最高價，却以緩期付款方式買入物業，而且盡量以金成置業的股票代替現金付款，然後利用物業按揭，套取現金，以按揭得來的部份款項支付到期的欠款。其餘的款項就繼續用來作購入其他物業的訂金，然後又如此循環往復地取得更大量的現金貸款。

金成的發展越是神秘莫測，人們對它的興趣似乎就越加强烈。金成這接連的驚人壯舉，有如氧氣吹入滾熱的熔爐，金魚缸沸騰了！在以後的短短半年中，金成的小股東從四千人激增到四萬，股票上漲了二倍半。沈松柏收購美力的四億八千萬，一轉而成爲金成的十五億。

金成的發展是如此神速，它投資各行各業：航運、保險、旅遊、酒店……它的觸角遍及香港、東南亞、日本、美國。在短短一年半的創業歲月，金成這小小的地產公司資產總值竟達八十多億港元的天文數字。一躍而能與東方、宇宙、金鷹、偉烈等大企業並駕齊驅。這似乎是神話，而這神話却又是現實。這個社會本就光怪陸離，在光怪陸離的社會裡，現實與神話本就不能截然地區分。

這時已經是一九八二年二月中旬，中國農曆狗年的大年初二早上八點，沈松柏還躺在席夢思軟床上。

沈松柏一家在好幾個月前便已搬到灣仔的一幢豪華住宅裡。這幢豪華住宅的環境，算得上是綜合了沈松柏一家三口的主意；李雪梅喜歡清靜，老嚷着要搬到半山區；沈松柏偏要熱鬧，堅稱只有在人多繁華的地方他才有做生意的靈感；他們的女兒沈冰冰却喜歡看海景，說大海的波浪聲使她更容易入睡。這就着實使沈松柏花了不少的心思，最後總算在灣仔這兒找到了落脚點。這幢豪華住宅是沈松柏特別設計的，主建築高三層，是西式的豪華建築，面向繁盛的灣仔旺區，背臨碧波萬頃的維多利亞海港。熱鬧、清靜、大海三種環境揉合爲一體。主樓的左面是一個不大的花園，裡面奇花異卉，品種齊全；右面是一個停車場，光是名貴的勞斯萊斯房車便停了五輛。據說這是全港個人擁有這種富豪汽車的最高數字。

主樓的地下是客廳，陳設豪華。最令人吃驚的是客廳正面懸掛的幾幅昂貴的名畫，諸如一八二一年比利時畫家艾克的「羊的愛慕」，一九〇六年荷蘭畫家雷姆卜蘭特的「磨坊」，意大利拉斐爾的「聖母像」等等。據內行人說這兒的名畫總值達五百萬美元。不過，最名貴的一幅不在這兒，而是懸掛在距這兒不遠的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的新址、金成商業中心大厦沈松柏的董事局主席辦公室裡。有幸見到這幅畫的，準會吃驚得目瞪口呆。

到九點鐘時候，沈松柏總算懶懶地爬起來了。他穿了一套法蘭絨睡衣，便從臥室走到客廳來。李雪梅正張羅着、吩咐着僕役預備招呼前來拜年的人客。

「請柬都送去了麼？雪梅。」沈松柏聳着他唇上已長得很密很濃的兩撇鬍子，半露着雪白的牙齒說。

「早送去了，雲鏑那裡是冰冰送去的，她一早就上李家拜年去了。她呀，父母不打緊，心裝着的就是那小銳哥。」李雪梅嗔怪地說。

「嘻嘻，由她去吧，李家眼下待她是越來越好了，大概他們眼下也對她另眼相看了吧。嘻嘻，想不到我沈某人跟雲鏑也有平起平坐的時刻。」

「不，我看他們待冰冰倒是眞心的。小蘭這堂嫂子還恨不得含在嘴裡地疼愛。」

李雪梅說，沈松柏咧嘴笑笑，沒再答話。他緩緩地踱到客廳正面那些名畫前，鼓凸的眼珠繞那幅「羊的愛慕」轉了一匝，突地扭轉頭神神秘秘地對李雪梅說：「中午的大宴，你猜我請的客人都會來麼？」

「這可說不定，他們全是香港最有頭臉的，碰上這大年年節應酬多，怎知道他們來不來。」

「嘿嘿，我却認爲他們一準會來。不信，你等着瞧，雪梅。」

這頓特別飲宴，沈松柏特地選中了六國飯店，這家全港最古老的大型飯店，距離金成置業中心大厦不遠，在沈松柏心目中有點特別含意的飯店，這時飯店爲一時三十分開始的最著名的豪華大宴作最後的緊張的準備。這一整天中，其他人的普通宴席一概謝絕預訂，十五層高的老牌六國飯店的上下過百員工、經理、部長、老板，幾乎毫無例外地一個心眼撲在這頓豪華大宴上。

一時二十分，沈松柏請來赴宴的貴賓開始到場。第一個到來的是宇宙集團的董事局主席馬玉龍，這位全港著名的「大船王」。接踵而來的是偉烈銀行董事局主席約克路夫婦。稍後，馬來西亞豐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法利亞，金成總經理韓紀正、地產部經理陳柏强相伴着到場。到一時二十五分，李雲鏑和趙小蘭也來了，最後差半分鐘就開席了，到來的是金鷹集團董事局主席約克翰。

沈松柏夫婦從容得體地與這些人物應酬着。令李雪梅驚奇的是，所有被邀請的這些超級經濟强人果然全部駕臨。而且儘管他們在肚子裡衡着對方打太極拳，但瞧在主人家的面上，在這個大年初二的豪華宴上，居然都拱手作揖地客套地說着「恭喜發財」。

一時三十分，這個價值二十萬元港幣的豪華宴會終於開始了。原來這名堂叫「全滿漢席」，按全套規矩要吃上兩日兩夜。但沈松柏別出心裁地要酒店把它濃縮了，改成一個午宴包羅齊全。

六國飯店這第三層富貴廳上，滿鋪紅地毯，張燈結彩，華堂之上擺的用的全是清朝皇宮器皿，連侍役雜差也全換了清朝的宮裝。每上一道菜，旁邊的樂隊便八音齊鳴。

第一道菜送上來了，是嘉禾宮燕、麒麟滾邊、月中丹桂、燒乳豬全體、炒梅花乳鹿、一品婆參。

第二道菜送上來了，是金風霓裳、松江留艷影、碧玉種藍田、乾燒大裙翅、金陵鴨成雙、鶴首松齡、一品龍球、雪蛤。

第三道菜送上來了，是鴛鴦福祿、熊掌鵪鴿、錦綉球璣、如意鴿、重耳雀舌、紅燒果狸、加官晉爵。

第四道菜最後也送了上來，是六香清肚、海紅銀針膽、鹿尾巴、象鼻燉蜆鴨、龍肝鳳髓、口蘑鷄腰、八珍海狗、哈兒巴。

「請！請！」沈松柏紅光滿面，連連地舉筷嚷着。

菜式是越上越名貴，音樂是越來越响亮；鐘、鈴、磬、鼓、琴、瑟、笙、簫高奏，金色的宮燈輝映滿堂；清裝宮女踏着紅地毡殷勤奔走侍候，就彷彿一團團披着霞彩的烟雲，在仙樂聲中，在這蓬萊仙境華宴之上翻湧。

這個豪華宴席，直到傍晚五時才結束。沈松柏送走了客人，又吩咐太太李雪梅先回家去，他自己一個人，卻突然心血來潮，走上金成商業中心大厦，他的董事局主席辦公室裏來，雖然這是放年假。

辦公室的正面，赫然入目的便是那幅令人目瞪口呆的全世界最名貴的洋畫「蒙娜麗莎」。據說價值一億美金。雖然這只是精於仿製的法國畫家安東尼奧．賽的手跡，價錢也只在一百萬美金之間，但這已能令那些一知半解的人吃驚得張大嘴巴。用沈松柏的話說，能引起人們的猜測，這就夠了。

「蒙娜麗莎」下面是一套富麗豪華、有着皇家氣派的「龍鳳寶座」。桌子的正面及兩側雕龍塑鳳，桌面鑲着暗綠色的西班牙眞皮皮革；椅子高高的靠背頂端，雕有活龍活現的「二龍戲珠」。

沈松柏一屁股坐在這「二龍戲珠」辦公椅上，二郎腿翹了起來，忽快忽慢地晃蕩着。突然他跳了起來，幾步奔到辦公室前面的玻璃窗前，一把推開窗子，默默地向窗外凝視。

但見，維多利亞港海面上，大大小小的貨輪、客輪穿梭來往，碧浪蕩湧，傍晚的最後一道陽光投射在海面上，把整個海面，以及海面上的一切染成彩色繽紛。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市面上就是地產商、炒家滾來滾去，把價錢越扯越高，股市也是這樣被帶起的。可是一但到了有樓沒人買時，那滾起的雪球就馬上崩塌……眼下許多人對『九七』前途吵嚷得很起勁，我看這上面遲早會鬧出大事情來！這可能比六七年那場大風暴更厲害哩……」在沈松柏的腦海中，不知爲甚麼突然跳出一年半前那錢經理的話來。

沈松柏咬咬牙，轉眼望着不遠處的一幢幢高聳入雲的商業大厦，那兒已亮了燈，光華燦爛；這金黃色的燈光，這最後的帶點神秘色彩的夕陽，把他的思維扯回那剛才的「全滿漢席」，那裡的夜總會的粉紅色地毡、金黃色的宮燈、碧血的「長頸FOV」，還有，他和陸斯曼摟着的舞女，那醉人的音樂，那雪白的酥胸，那粉紅色的乳罩，那豐腴的大腿……

沈松柏意念複雜地歎氣了，但馬上又斂聲。嘿嘿！甚麼雪球崩塌？想必是這姓錢的亂吹！這期間我沈某人還不是坐上這龍鳳椅麼？新界租約，「九七」前途，那是吃政治飯的事，做生意可犯不着瞧這個。這地方要成功、要搞大事情講的是腦袋、手段！憑我沈某人就可以路路暢通。

夕陽西斜，從這高達三十層的金成商業中心大厦頂樓的窗口射進來，沈松柏鼓漲的腮頰佈滿粉紅色的光。他雙手按着窗台，弓着腰，鼓凸的眼珠在茶色眼鏡片後轉，上唇兩撇蓄得很濃密的鬍子在翹着。這模樣，就好像一頭蹲在高台上機靈而詭秘的野猫子，時刻準備作更狠猛，更兇惡的撲噬。

風雲變幻 頃刻破產

自從入夏以來，熱帶風暴警告便不斷地懸掛出來，雖然每次剛闖入香港四百浬警戒線便很快擦過去，但已足以令人心驚肉跳。

第二天上午，和平大厦香港證券交易所甫一開市，惡劣的消息便馬上像重磅炸彈轟轟轟地傳了進來。

「百年老字號利源金鋪停業，金鋪門外圍滿追討黃金券金錢的人潮。」

「利隆銀行經濟地位不穩，擠提人潮有如怒濤洶湧！」

客戶打來拋售的電話响個不停，滿頭大汗的經紀緊張地出出入入，趨前退後，掀起陣陣惡性拋售，股市行情有如河堤崩缺般狂瀉。到中午十一時，長生指數下挫二十三點！這股下挫的勢頭却似乎漫無止境，一個勁地向下，瀉，瀉，瀉！

在這些驚惶失措的金魚缸客中，就有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韓紀正和地產部經理陳柏强，陳柏强已經是第九次跑去打電話了。他剛轉回來，韓紀正便大汗淋漓走近他。

「松柏他怎麼說？」

「沈先生焦急了！他要我們把手上的金成股票先拋三分之一。他說公司的現金兜不轉了。」陳柏强毫無表情地急促說。

「這怎麼行！」韓紀正額上冒出了

冷汗，「金成的跌勢已經很厲害，這幾千萬股拋出去，還不是把自己當落水狗來打麼。這不行！小陳。」

「沈先生說眼下的處境困難，顧不得那麼多了，渡過這難關再說，他說得斬釘截鐵，要不，你去跟他說吧，韓總經理！」

「好！我馬上去找他！松柏這是病急亂投醫了！你在這裡盯着，有甚麼消息，直接打電話到公司來。」

韓紀正抹了把冷汗，匆匆跑了出去。

這時，在和平大厦對面的麗華酒店的一個貴賓房裡，金鷹機構董事局主席約克翰與帝國地產公司總裁——張仕傑正悠閑地欣賞着貴賓房北面的維多利亞港的碧波蕩漾的景色。突然，他們又扭過頭去，朝東面的和平大厦瞥了一眼，會心地相視一笑。

「在這個地方就是如此！强者生存，弱者毀滅。這就是這裡的法則！姓莊的這傢伙，半路出家，也來搞甚麼銀行，看！看！一有風吹草動，就像河堤般潰塌了！」

約克翰的口氣永遠是這麼自負。

張仕傑打個哈哈，臉上突地泛出一絲輕蔑的笑容。

「還有這個利源金鋪的老板利永生，挾其祖父輩搞金行的名聲，也來弄甚麼珠寶金行生意，甚麼『千足黃金』、『買鑽石生息保值』、『黃金券』等等，可就把姓莊的利隆拖垮了！中國人做生意就是急功近利，這是咎由自取，活該垮台！」

張仕傑輕蔑不屑地說。他的口氣，儼然像一個已脫胎換骨的英國爵士。他瞥了約克翰一眼：「還有，姓李的東方機構前陣子可威風哩！大豐倉他從你手上奪過去，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這反而成了套上他脖子的枷鎖！上月大豐倉的股價就跌了三成！光是銀行的利息就夠他吃飽苦頭了。」

「嘿嘿！對啦！李雲鏑到底要嘗嘗不自量力的苦頭！我看哪，這大豐倉遲早就把他東方機構弄垮。哈哈，他這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約克翰幸災樂禍地說，但他的口氣，畢竟帶了點酸味。

這點，張仕傑立刻便察覺到，但他沒說甚麼，只是不經意地笑笑。他突地話鋒一轉，說：「這幾天，有人又在嚷着要收回香港主權，口氣相當强硬，約先生對這有甚麼看法？」

提到這，約克翰的臉皮立刻繃緊了。好一會，他才咬着牙關說：「說甚麼空話那是他們的自由！哼哼，我說現下該讓他們明白經濟第一，主權第二這個道理。他們明白了這個，還會這麼神氣麼。」

張仕傑笑笑：「他們手裡的外匯，有三分之一靠香港。這個算盤，他們大概還懂得計算吧？嘿嘿！」

「眼下就有那麼一些不知死活的人，跟在他們後面當應聲蟲！爲甚麼不給點厲害他們瞧瞧？光是經濟崩潰這條，就夠他們瞧的啦！」

約克翰略一猶豫，「偉烈眼下約克路是捏死了。他跟我不大咬弦，他老嚷着要追查兇手，雖然查來查去也查不出結果，但對我老是沒好臉色，倒好像我就是殺人兇手。他太豈有此理！所以眼下光是金鷹就很難左右大局。這個我不能不仔細考慮。」

「羊往哪兒走，就全看那隻帶頭的。金鷹決然扯個頭，那後面的大吉、會德、合記自然跟着。怎麼個玩法，這就得看你的囉。況且眼下香港有本事跟你們唱對台戲的，不外是東方、宇宙這兩家，眼下東方的李雲鏑湊巧不在香港，夠份量的就剩下宇宙馬玉龍。這個人我最清楚，沒九成把握，絕不敢妄動。他們兩家眼下的處境也並不見得好過！正好眼下姓李的不在港，大可以在他身上做點手脚。在我們這條綫上的人多得很，他們早就磨拳擦掌哩！」

「嘿嘿！聽到這消息市面就會浮動。我們再趁機放空氣，這幕戲就熱鬧極了！」約克翰興奮地說。他把頭探出窗外，饒有興致地朝對面的和平大厦這金魚缸望去，一絲胸有成竹而又充滿詭秘的笑容浮上他的嘴角。

「你知道明天是甚麼日子麼？MR．張。」

「嘿嘿！聯手收購大豐倉！他們的大日子哩。」

「對，對極了！是該給他們『慶祝』哩！」

約克翰和張仕傑互相望了一眼，會心地笑了。

* * *

第二天上午，不知是從哪兒傳出的消息說，東方機構的李雲鏑對香港前途喪失信心，大量資金滙出海外投資。代表東方機構的經紀在市場上大拋股票。這消息不脛而走，迅速地令香港市民、特別是那些把家財都放在金魚缸裡的狂熱的投資人士極大的震動了。

在彌敦道的利源金鋪門前，在金鐘道的利隆銀行總部，驚慌失措的市民依然擠得水洩不通。

到上午十時，在金魚缸裡有一資深的華資經紀傳出言之鑿鑿的消息，代表外資的經紀正在市場上狂拋股票。更有人連實力雄厚的大豐倉股票也當籮底橙般拋售。大豐倉的股票在短短開市一小時內，竟下挫了百分之二十。其他的蚊股、謠言股就更如洪水崩堤般狂瀉直下。

這端的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場內人心本就因利源金鋪停業、利隆銀行擠提弄得虛怯如驚弓之鳥，如今又何堪承受這鳥槍的轟鳴。一時間，拋風四起，大盤貨作解脫性的拋售。到上午十一時，長生指數已下跌五十九點！

實力强勁如東方置業，也從上日

的每股八元伍角跌到八元；大豐倉從三元一角七仙半跌到三元；金成股票跌幅更慘，從二元一角跌到一元八角；而同屬金成的金成認股權證就簡直形同垃圾，從一個月前的每股一元三角八仙，如急墜懸崖般跌到三角四仙，短短一個月內，跌去百分之八十。

在和平大厦證券交易所提心吊膽地呆到收市前的上午十一時半，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韓紀正已到了再不忍心把手上的金成股票拋售出去的地步。他毅然決定，不管沈松柏如何强硬的指令拋出，他決意必須暫時收手。無論如何要再向他陳述這蠻幹下去的危機。

偏偏那該死的地產部經理陳柏强不知鑽到那哪兒去了，韓紀正不再理會這許多，急如流星地顛顫着肥屁股跑出和平大厦去。

韓紀正跑進沈松柏的董事局主席辦公室時，滿頭冷汗的沈松柏正狠命地摔下一個剛接聽完的電話，立刻，他那鼓凸的眼珠又落在那張雕龍塑鳳的辦公桌上的一叠銀行火急送來的文件，因而就連匆匆跑進來的韓紀正也沒察覺。

「松柏！咱們手裡的金成股票再不能拋出去了。眼下已跌到三角四仙，再把這幾千萬股拋出去，那金成置業股票就完蛋了。」

韓紀正驚慌失措地嚷道。他甚至沒心思去注意沈松柏臉上那僵死般的神色。

沈松柏咬緊牙關，也沒答韓紀正的話，好半晌，才猛地把那叠銀行送來的急件拋到韓紀正的面前，像被人捏着脖子一字一句地艱難地擠出了一句話：「這個，你看看再說，老韓！」

這是與金成置業有限公司有按揭貸款業務的幾家銀行送來的緊急文件，因爲用作抵押品的股票已跌去接近八成，銀行方面急了，限定金成在短期內歸還跌去的貸款數目。這雖然是幾家數目不大的銀行，約莫十八億港元的數字，但最令韓紀正觸目驚心的是，這幾家銀行其中赫然包括偉烈銀行在內。意識到這裡的嚴重後果，韓紀正立刻淌下冷汗來。

「偉烈是香港銀行的馬首。它這一動，其他的很快也會接着來。」沈松柏咬着牙又嚷了一句。

「你和約克路先生的私人關係總算不錯，難道他就不肯通融麼？」韓紀正急道。他也意識到這裡面的危機了。

「說不上甚麼很深的交情，我跟他不過是互相利用，追查其父死因與兇手的事，他現在有點心灰意冷，對我就只是表面的嘻哈應付。況且他偉烈董事局裡的那些人都是精明透頂老銀行骨，眼看金成在市場上兜不轉，追補抵押的文件就馬上飛來了。」

「這幾家銀行追討的數目合計不過是十八億，金成還是有辦法對付。」韓紀正抹了把冷汗，鎮靜地說。

沈松柏嘿嘿地冷笑了。「剛才那個電話是大馬豐民銀行副總裁陸斯曼直接打來的。」

「陸斯曼……」韓紀正不禁倒抽了口冷氣。

「就是他！他說，豐民銀行總裁也聽到了金成在市面不穩的情報，在短期內，會派出核數師來豐民香港分行查數。他暗示我要小心對付。」

「查甚麼？」

「豐民總行方面一是聽到金成經濟不穩，擔心貸款的償還問題；二是懷疑有人循非法途徑向金成貸款。」沈松柏毫無表情地說。

韓紀正差點嚇得彈跳起來。金成內部的情況，他有如對着一個玻璃人般心知肚明。在短短二年時光，金成純粹是靠樓宇按揭、股票抵押貸款，以及利用與豐民銀行的特殊關係，用變戲法般的手法扯上半空去的。對沈松柏這種近乎出神入化的魔術師般的手法，他是既膽戰心驚又佩服得五體投地。令他心驚的是，把金成扯上半空去的繩索並不堅韌，哪怕是其中一個環節崩斷，整條繩索就會連鎖反應地斷裂。他此刻是有一種被沈松柏半引半逼地連帶着扯上危機四伏的半空去的感覺了。最可怕的是，一旦摔跌下來，這下面就是佈滿尖刀利刃的陷坑。他不禁從骨子裡冒出寒氣來，他瞥了沈松柏一眼，却見他出奇地鎮靜。韓紀正不禁又添了點狐疑：莫非他還有未使出來的殺手鐧？他的心思，永遠是這麼地教人捉摸不透！

這時，沈松柏卻發話了。

「眼下最要命的，是偉烈那筆貸款，總數是二億八千萬。偉烈董事局的人，與官方巨頭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惹不起，只好先穩住這一頭再說，否則激怒了他們，這是自討苦吃。其他的，先拖住再說。」

「豐民銀行這方面，不外就是那幾億的數字吧，用來抵押的樓宇、地皮已跌去五成了！他們或遲或早準會追補抵押或是追討貸款來平衡抵押的不足之數。這裡面就是二十五億的閻王賬哪！松柏！」

「嘿嘿！這個我心中有數，碰上眼下這該死的局面，地產、股市活像雪崩，這有甚麼辦法？反正是不能償還的大數目，我就只能作還不了的打算！做生意就總有大上大落的風險，我就不相信眼下的市道會永遠死下去，撐過眼下這艱難局面，事情就有轉機。擦鞋的日子我也嘗過了，我就不信這風浪我熬不過去。」

沈松柏咬牙切齒地說。對時局的憤懣，似乎又把他那種不擇手段拚搏的勁兒鼓了上來，他的臉孔漲紅了，他那有點凌亂但依然甚有型有款的二撇鬍子在劇烈地抖動。

「金成認股證咱們手裡還有多少？」沈松柏突地問。

「八十萬股！但不能再拋出去了。

眼下已跌到三角四仙。我們若再帶頭作賤，眼看就完蛋了。」

「這就慢一步再說。金成普通股不是還站穩二塊麼？你馬上去沽出五千萬股，拿回一億現金再說。」

「這一拋出去，市場就會更浮蕩，這二塊價位馬上就會塌下去。那些金成股票的散戶就慘了。他們眼下說什麼還對金成信任！這點我們不能不考慮呀！松柏！」

韓紀正一聽沈松柏竟然連金成普通股也要大手拋出，連忙緊張地勸阻。他的語音甚至帶了點欲哭無淚的味道。因爲他深知，假如連普通散戶也對金成失去信心，那金成在市場上的地位就當眞有如雪崩了！但沈松柏接下說的，更進一步把他的心往冰窟上扯去。

「眼下管不得這麼多了，老韓！坦白說吧，陸斯曼先生在大馬豐民銀行的地位開始不穩了，例如這次派人來香港分行查數的事，是直接由大馬財政部長下令的，事先連陸斯曼也不知情。這方面往深裡追查下去，不但陸斯曼，就是豐民香港分行的總經理法利亞先生也岌岌可危。所以眼下唯一的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籌足救急的現金，一方面先穩住偉烈這一頭，只要他們暫時穩住，其他的銀行追討就好應付。另外與大馬派來的核數師週旋，也得用錢。這上面的利害關係相信我不說你也清楚！老韓。」

此刻韓紀正是往冰窟裡沉下去了，雖然他拚命地掙扎着試圖爬出來，但一重接着一重的巨大的冰塊鋪天蓋地地把他壓得不能動彈，只剩了唯一的鼻孔在喘氣。他茫然地點了點頭，不知是同意了沈松柏的應急大計，還是替自己的處境悲哀，這麼着緩緩地走了出去。

香港證券交易所下午復市時，韓紀正秘密委托一位經紀把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的五千萬股金成普通股拋了出去。這位在金魚缸裡長年泡浸着的資深經紀恐怖地對韓紀正說：「手上有貨就拋吧！據我所知，代表英資的幾位大經紀在早市開市不到半小時，連金鷹、大吉、合記、會德這些硬梆梆的鐵股也大手大手地狂拋。這個市道眼看是沒什麼希望了！早點拋出去還可以撈回一點，遲了恐怕就變成一堆廢紙了！」

韓紀正伸手抹抹滿額的冷汗，他情不自禁地又有點佩服沈松柏的先見之明。

到這天下午收市時，長生指數暴跌了六十五點！

＊　＊　＊

第二天，香港的輿論對昨天的恐怖情景馬上就作出了强烈的反應。

香港的一份中立報章發表社論評論說：「本港股市跌勢惡化，在過去兩天來的急劇拋售潮下，長生指數狂瀉一百點！市場人士多無話可說，因爲狂瀉的程度不但打破了一切經濟專家的預測，而且無人認爲這樣跌法是一件有可能和有理由的事情，它簡直根本脫離了經濟常軌和市場條件去亂拋股票。前兩天，本港上市公司的總市值爲二千二百億港元，在短短兩天內竟然跌去二成，股票市值貶低五百億……唯一可以解釋的是，狂瀉乃出自一些人的惡意作賤。」

這天是星期天周末，第二天是星期天假期，但這似乎是香港歷史上少見的晦暗的星期天。各種政治、經濟謠言，各種奇談怪論，各種驚惶、絕望、憤慨、懷疑的面孔在香港的大街小巷、酒樓飯館晃動。

第三天是假後股市。金魚缸內人心似乎已虛怯至極，終日响徹「沽售」之聲，「消息內幕派」嚇得雙脚打顫，「圖表走勢派」被「低處未算低」的探油鑽機走勢弄得搖頭歎氣。「緊張大師派」搥胸頓足地驚呼：空軍全面發動攻勢，難道所有有錢佬都劈炮了麼？

十月四日這一天的股市，「情緒衝動，陣脚大亂」是最好的寫照！這一天收市，長生指數又暴跌了接近五十點。在短短的七、八天內，香港的股市像流星墜地般下跌了接近三百點。

這天晚上，港島香雲道李雲鏑的家亦亂成一團了。杜仲謀一反平日「慢郎中」的步態，像鬼趕着似地在客廳中跑出跑進。剛走進來坐下的馬玉龍不時拿出紙巾擦汗，不知是心情緊張還是秋深天氣突然燥熱。李銳一個勁地往電話局搖着電話：「紐約飯店二〇三號房李雲鏑先生！怎麼？還未有線？請盡快！急事哪！」李文坐在一角，冷冷地微笑。李念秋睜着大眼睛，骨碌碌地繞着每個人的臉上轉。丁區泉的屁股下像是長了根刺，一忽兒跟到杜仲謀身邊，一忽兒又坐到馬玉龍的身前。過不了片刻，又跑到李銳身邊，相幫着催促電話公司接線。趙小蘭卻忙着吩咐廚房預備招呼客人的飲料。

這時，剛跑出去不久又轉了回來的杜仲謀走到李銳身邊，焦急地劈頭問道：「你阿爸的電話接通了麼！我剛去電報局催過，他們答應一有回電馬上就送來。」

李銳搖了搖頭：「還沒掛上！電話公司老推沒有線，不知搞什麼鬼！眞要命，偏偏碰上這節骨眼上，就是沒線，沒線！」

杜仲謀無可奈何地托了托眼鏡。他在沉吟，突然像決定了什麼似地很快地走到馬玉龍身前，坐下說：「玉龍，我看不能再等了！這幾天的市道簡直亂了套了，大豐倉從四塊多跌到眼下的二塊多，這情形分明是有人搗鬼！」

李銳也匆匆跑到這邊來，氣憤地嚷道：「這是有人暗地作賤香港的經濟！馬世伯，我們爲什麼還在保持沉默？這樣子下去，不但香港的經濟被這些人弄垮，我們的東方和宇宙也得

身受其害。爲香港大衆、爲自己企業的切身利益，我以爲，我們要勇敢地站出來說話。這些人竟然胡說八道，說東方機構把大批資金調去國外，東方機構對香港前途喪失信心，把手上的股票大手抛售套取現金。這是惡毒地中傷！我說，我們明天就開個記者招待會，澄清眞相。」

「大哥，你能代表阿爸說話麼?」李文忍不住冷冷地插口說。他的話明顯地帶着挖苦的味道。

李銳生氣了。他瞪了李文一眼，正要發話，丁區泉却搶先嚷了出來。

「事急馬行田，管不得那麼多了！銳仔說的，倒是一個辦法。」

「不，老丁，要開記者招待會的話，還是請玉龍他出面好。他說出來才有分量。」杜仲謀緩緩地說，他畢竟是深謀遠慮，他深知，眼下李雲鏑不在港，說話有斤兩的就只有馬玉龍。

馬玉龍立刻緩緩地搖頭了。

「這可不行！老杜。單是我一個人出面說話，頂不了大用。眼下唯一的辦法，是等雲鏑回來，再商量一個萬全之策。」

馬玉龍決然地說。他有他的盤算，那些人在市場肆無忌憚地作踐，他感到窩火，因爲他對香港畢竟有一份深厚的感情，那些人這麼一弄，不但香港的經濟被摧殘，他自己的宇宙企業股票在市場上的損失也非常嚴重。因此他感到有必要尋求一個應付的辦法；不過，他深知這些正在玩把戲的人來頭絕對不簡單。他那種「只做生意、不問政治」的信念，他身上固有的那股穩重的勁兒，又堅決地制止着他去冒與這些人對抗的風險。他來李家之前，便已牢牢地揣着一個算盤：除非有一個萬全策，他寧肯忍受自己經濟上的局部損失，也要暫時保持沉默靜觀其變。所以老杜提出由他出面表態定局面的建議，他不加思索地便斷然拒絕。

＊　＊　＊

第二天傍晚，李雲鏑乘機返港。前來接機的有杜仲謀。當車子駛出海底隧道時，本來閉着眼皮養神的李雲鏑忽地張大眼，扭頭問杜仲謀道：「喜頓酒店大禮堂裝修工程完成了麼?」

「昨天晚上區泉對我說已經完工了，就等着你回來主持開幕典禮。」

「好，明天我準去！你去知會報界一聲，我打算在那兒開一個記者招待會。」

「玉龍這面……」

「這個，我等下會跟他認眞地說說。」

當晚，李雲鏑的書房徹夜亮着燈光。

第二天上午，數十名來自本港各家報章、電台、電視台和雜誌社的記者一早便齊集喜頓酒店的大禮堂。

簡短的開幕典禮後，東方機構集團董事局主席李雲鏑便迅速地走到記者羣前。在他的身旁，左面是宇宙集團董事局主席馬玉龍，右面是東方機構經濟顧問杜仲謀。在杜仲謀身邊是東方機構地產部副總經理李銳。

記者們的目光，手上高舉的攝影機，電台記者的麥克風，電視台記者的長柄錄影機頭，全集聚到李雲鏑身上。他旁邊的馬玉龍就似乎成了配角。由於人數太多，有些記者甚至要在後面叠起椅子，像一羣長頸鹿般伸長了脖子。

李雲鏑向記者點頭，打了個招呼，又神態自若地微笑，然後，開門見山地說：「各位！相信大家都聽到市面上有關東方機構和我本人對香港前途的風言風語，昨天晚上我剛從外地回來，深感這極不尋常，我就決定趁這個機會和大家見見面，澄清有關東方機構和我本人的一些不負責任的謠言！」

「請問：東方機構是否對香港喪失信心，已開始部署撤出香港；或者李先生個人有這個打算呢?」馬上有記者尖銳地提出問題。

李雲鏑斷然地把手一擺，說：「不，這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謠言！東方機構並沒有撤出香港的任何行動。就我本人說，也根本沒有這種打算。我認爲，東方機構是以香港爲基地的公司，這個方向將長期不變。」

「市面上盛傳東方已把大批資金調往海外發展，例如在美國據說東方就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

「這純是謠言！東方在海外的投資總值僅一億三千萬港元，這與在年報上所刊登的數字一樣，並沒有增減。事實上，東方眼下不但沒有把資金撤出香港，相反，是在把資金調回來。例如最近我就把在北美於兩年前購入的物業售出。這些物業出售計劃已簽署了初步協議，估計盈利會達五倍以上。這會給東方帶來除稅後的純利八千萬港元。」

「在過去十八個月來，東方大量減少購入地皮，這是否表示東方對香港的經濟、特別是地產市道悲觀失望?」

「東方近期減少購入地皮這是事實，本人對這點毋庸諱言，但這完全是世界性的經濟不景帶來的影响，東方減少購地可以令公司擁有更多的現金，這對以後的投資有極大的幫助。即使海外有更好的投資機會，東方仍會將資金留在香港發展……」

這時李銳接口說：「東方現在隨時可動用的資金達到二十四億港元。」

記者們的視線馬上集聚在李銳身上了。

「請問：李先生前幾天在電視台上，抨擊眼下的哪條約有效論的發言，是代表了李雲鏑先生的意思嗎?」立刻有記者打蛇隨棍上地發出追問。

李銳挺了挺胸，不管杜仲謀朝他連連打來的制止的眼色，激昂地說：「香港三條約是當年英國殖民帝國强逼

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我相信有良知的香港人都不會承認這是有效的條約！」

數十名記者羣中馬上騰起各種心態的「嘩」聲。

李雲鏑的眉心迅速地跳了一下。在他身邊的馬玉龍臉色微變。杜仲謀倒抽了口冷氣，連忙發話說：「各位，對不起！這問題不在今天說話的範圍。」

記者羣中轉了一下，馬上又有人發問說：「市面盛傳李先生大手抛售東方置業公司的股票。這種說法有根據嗎?或者李先生是有這種意圖?」

李雲鏑的臉肉抽搐了一下，變得有點激動了。

「這是惡意中傷！對此本人打算採取法律行動追究！大家知道，在過去一年，本人放在慈善方面的款項已達二億六千萬元，既然這樣，爲什麼還要抛股票套現呢，這是有人蓄意損害東方置業在市場上的信譽，本人誠懇希望持有東方置業股票的投資者切勿輕信這些惡毒的謠言。」

「但東方置業和大豐倉在股市的跌幅很大，這不但是謠言的因素，是否還有其他的因素呢?」

「這點，我有以下的看法。」這時，杜仲謀接話了。

「雖然目前東方和大豐倉在市場的跌幅很大，這大部分的原因是謠言在作怪。當然，眼下世界性經濟不景令香港地產業處於低潮也是一個因素。但上市公司的負責人是不可能控制股價的，他們所要做的是如何令公司保持雄厚的實力。事實上，東方在十年前上市時只值三元，經過多年的發展，東方的股價已上昇了三倍，加上派送紅股，當時的一股已成了四股，所以實際上東方股價已上昇了十倍以上，這個昇幅絕不會較任何股份遜色。」

「各位！東方機構準備參加競投尖沙咀的最後一幅地王——九龍公園！還有，」李雲鏑說着拉起馬玉龍走前一步，「東方機構準備和宇宙集團合作，預計這上面的資金將投入十五億港元。」

李雲鏑這一宣佈，記者羣又發出一陣「嘩」聲，這次是驚歎的意味居多了，因爲在眼下這敏感時期，敢於一下子投入十五億的龐大投資，這裡面的氣魄和決心就不能不令人驚佩。

「馬先生！請問你是否持有李先生同樣的見解呢?」這時，有記者把注意力轉到馬玉龍身上了。

馬玉龍擺了擺手，緩緩地回答說：「對不起，要說的李先生都說了，我並沒有其他任何補充！謝謝大家！」說完這一句，他略微點點頭，便踱着四平八穩的方步走了開去。

李雲鏑在喜頓酒店的記者招待會剛結束不到半小時，這消息便迅速地傳進和平大厦香港證券交易所裡來。

這時交易所剛開市不久，起初市場內被昨日又跌去五十多點的悲觀氣氛籠罩，股市繼續如山崩般往下傾瀉，在短短一小時內，長生指數即暴跌接近四十點。到中午十一時左右，李雲鏑招待記者闢謠的消息傳了進來，像垂死的病人在奄奄一息的時候突然注入一支强心針，一度哭喪着臉孔的東方置業股票擁護者開顏歡笑了。「東方！」「大豐倉！」「宇宙！」市場上開始響起一片搶購這三隻股票的叫聲！長生指數迅速被扯高了三十點。不過，做淡的人士依然作拚死的掙扎，相持之下，在中午收市時，長生指數比上日依然下挫了接近十點。到下午復市，「信心派」氣勢如虹，全面出擊，長生指數被迅速扯高，東方置業、大豐倉、宇宙航運三隻股票帶頭節節上升；「悲觀派」眼見勢頭不對了，倉忙掉頭補倉，從下午開市到收市，全是「信心派」的天下！長生指數比昨日上升四十一點，與全日最低點比較，竟反彈了七十多點。

交易所裡的情形，李銳很快就獲悉了。他興奮地打了個電話回家，向焦慮的李雲鏑報喜。

在政治、經濟、前途的陰霾中，大半年的時間，又好像閃着光的流星般劃過了香港的歷史時空。

在這段時間裡，中國和英國就香港前途的談判逐漸進入了一個決定性的關鍵時刻，香港市面上的氣氛是越來越緊張了。

這時，李銳正坐在一部駛往灣仔途中的的士上，他手裡揑着一份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的報章，這份報上面有兩則報導吸引着李銳的注意，但驀地，另一宗使他心煩意亂的事又兜上心頭。

金成置業有限公司的情形是越來越嚴重了，這點，就連市面上普通投資人士亦有所警覺，因而金成置業的股票在市場上有如雪崩般傾跌，金成認股證從每股最低的三角四仙再跌到九個仙，與一年前相較，已跌去百分之九十四，金成普通股從一年前三元二角跌到眼下的七角三仙，跌去百分之八十七，李銳幾乎已斷定，金成在市場上的停牌日子迫在眉睫了。更嚴重的是，李銳從沈冰冰的口裡獲悉，金成集團及其有關屬下多家公司，欠銀行和財務機構的債項達幾十億港元，這是本港開埠以來公司欠債的破天荒紀錄！這個天文數字的欠債，就算孫悟空轉世，也難以逃出生天了。

想到這裡，李銳不禁無可奈何地歎了口氣。在幾個月前，因他與沈冰冰的關係，他就曾經三番數次提醒過沈松柏，極力地勸他把一切不切實際的念頭抛開，集中全力挽救迫近眉睫的經濟危機，但每次沈松柏不是隨口敷衍，就是拍着心口挺神氣地表示自己依然有雄厚的實力，甚至嘲笑李銳膽小，沒志氣，每次都把李銳弄得灰溜溜的。如果不是爲了沈冰冰，如果

不是李雪梅對他的撫慰，他甚至懷疑自己到底還有沒有勇氣在沈松柏面前再提起金成公司的事。而此刻，他又上沈松柏在灣仔的家裏了。他已暗地決定了這是最後一次。因而他不惜與沈松柏頂撞，也要把對方的潛在嚴重危機指出來。

的士穿出海底隧道，很快就到了港島灣仔區的沈松柏的別墅。

當李銳走進客廳時，沈松柏穿着一套睡衣，頭髮蓬鬆地在緊張地撥着一個電話，瞧他那模樣，似乎剛從床上掙扎起來就忙着打這個電話。李雪梅睜圓眼珠，緊張地站在沈松柏的身邊，顯然她的心神也被這個電話牽扯着。

「姑丈！姑姐！」

李銳打了個招呼，雖然是隔了幾代的疏親，但李銳自小便這麼叫慣了，並未因他與冰冰的關係有所改變。

沈松柏扭過頭來，佈滿紅筋的鼓凸的眼珠瞥了李銳一眼，點了點頭，依然全神貫注地緊捏着電話筒。李雪梅卻很快向李銳這面走過來。

「坐吧！銳仔，冰冰今天放假，還在上面睡哩，我去叫醒她。」

「不，姑姐，讓她再睡一會兒吧。我有話跟姑丈說說。」

「他呀，剛接了大馬打來的長途電話，就被弄得魂不守舍了，也不知搞甚麼鬼！你先坐坐，吃早餐了麼？我吩咐廚房給你送來。」

李雪梅說着，很快地走了出去，她眼下對李銳是像兒女般疼着了。

李銳在客廳的一角靜靜坐着，往客廳正面的那幾幅名畫掃了幾眼，最後落在那幅義大利名畫家拉斐爾的「聖母像」上：「聖母！聖母瑪利亞！」這凡間祈禱神跡的話語驀地兜上心頭，李銳不禁感慨地歎了口氣。

在電話旁邊的沈松柏，終於把電話撥通了。他緊張地說了一會，最後一句跳進李銳的耳朵裏來：「……他叫伊巴成，是大馬總行來查數的，你馬上跟法利亞先生見面，他會詳細介紹伊巴成的情況。對，他後天下午到達，暫時你甚麼也別管，一分一秒也要盯緊這個伊巴成的動靜，知道麼，小陳！甚麼？錢不夠用？好吧！你再去會計部支取就是啦。」再往下，沈松柏的聲音已壓得很低。

李銳心裡的煩亂，驀地又增添了幾分驚疑。盡管他摸不透沈松柏話裡的全部含意，但其中提到的一個人的名字他是熟悉的，這人就是「法利亞」。他知道法利亞是馬來西亞豐民銀行香港分行的總經理。因此李銳斷定，這事顯然與豐民銀行內部出現的問題有關，而金成最大宗的貸款債權人就是這家豐民銀行，如果這上面出現問題，那就如火山爆發般嚴重了！想到這點，連李銳也倒抽了一口冷氣，他實在不敢再想象下去。

這時，沈松柏擱下電話，向這面走過來。他的步伐很亂，唇上的兩撇髭子亂糟糟的，原來鼓脹的腮幫已明顯地凹陷下去。不過，他那對鼓凸的眼珠依然有一股令人捉摸不透的詭異的魅力。

「小銳！聽冰冰說，你倆不是打算去海洋公園麼？大熱天時，去空曠地方呼吸一下新鮮空氣，是大樂事哩。」

沈松柏在李銳對面坐下，若無其事地說。但李銳卻分明瞧出沈松柏的心境極不平靜。他用勁地思索着如何把他要說的話更婉轉地表達，但他終於略微歎了口氣，把要說的話直截了當的道了出來。

「金成到了這個地步，已無可挽救了。我看，還是面對現實，大膽地申請破產吧！姑丈！這是唯一可以向市民圓滿交代的辦法……」李銳咬緊牙關，拚命地鼓着勇氣說。

「嘿嘿！申請破產？你這是廢話，小銳，說甚麼金成還不致於就走到這個地步！」沈松柏卻猛頭就把李銳的話打斷了。

李銳咬了咬牙，繼續往下說：「不！姑丈，金成的實際情形，你比我當然更清楚，金成股票在市場上已失去回氣的可能，拿着這些股票作抵押貸款，貸款銀行的逼債是勢所必然的！如果是小數目還可以想辦法，但這是幾十億港元哪！眼下的局面把地產市道弄得一塌糊塗，在短期內決不可能復甦，金成手頭的物業按眼下的時值算價，頂多是一、二十億元；況且這已經大部分押在銀行，金成的償付能力已等於零了！」

沈松柏的臉孔扭曲了，他呼呼地喘着粗氣，李銳說的他自己也心知肚明，所以他一時間也找不出話來反駁。但「申請破產」這四字傳入他耳中，就有如尖刀椎心，這比殺了他還更難過！他甚至下意識地對李銳憎恨起來。

李銳仍然不知趣，自管自地說下去。

「所以，我說，與其被銀行向法庭申請宣佈破產，不如自動申請破產。這可以免卻民事和刑事上的責任。只要將剩下的財產拿出來讓債權人瓜分，便可以脫身，不必坐錢債監。何況金成是有限公司，只要你為股東沒有欺詐行為，申請了破產，就不必再負責任，往後還可以東山復出嘛！這些話，我是經過仔細考慮才說的，姑丈。」

「行了！你說夠了沒有？我不想聽！」沈松柏痛苦地吼了起來。

「你說的只是一面之詞，金成是我一手創辦的，它的情形我比你清楚，它還不致於你所想像的這般嚴重！我沈某人甚麼風浪沒見過？眼下還嚇不倒我！你聽着，在我沈某人眼裡，根本沒有不可能的事。大概你是來瞧熱鬧吧？我也沒向你阿爸開口求救，諒他也沒有這個本事，挽救金成，我沈


警員喝令李銳把身份證、車牌拿出來。

某人自有辦法！還用不着你來多嘴！」

沈松柏不管李銳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地難堪，像一頭負創的野狼般怒吼着，發洩着。

「阿爸！」沈松柏的吼叫聲把樓上的沈冰冰引了下來。她望一眼憤怒的父親，以及李銳的難堪，低聲地痛苦地嚷了一聲。

「松柏！你這是怎麼啦？你心裡有事，也不該衝着小銳來發麼！他的性兒你不是不知道，他是出自一番好意為你嘛！銳仔，你別理他，近日你姑丈好像吃了火葯。」

李雪梅在李銳說話時便已走進來，她下意識地也要聽聽李銳到底要向丈夫說甚麼，便沒聲張，靜靜地站在一角。這時，她再忍不住了，連忙走過來，嗔怪地望着沈松柏，護着李銳說。

李銳搖搖頭，苦笑了一下：「沒甚麼，姑姐，碰上眼下的處境，也難怪姑丈心情煩躁。」說完，他就站了起來。

「你們不是去海洋公園麼？駕我的車子吧，小銳！」沈松柏說，似乎拿這來挽回剛才的失態。

＊　＊　＊

「你怪我阿爸麼？」沈冰冰望了李銳一眼，輕聲無慰似地說。

李銳把這部富豪牌房車車盤一扭，房車拐了個彎，他沒作聲。

「阿爸的性子越來越固執了，就算阿媽的話，他也很少理會。現在公司的情形很糟糕，阿爸的脾氣就更暴躁，我擔心遲早會鬧出事來。」

「你阿爸沒對你說金成到底欠多少債務麼？」李銳突然問。

「他從來就不跟我說公司的事，公司欠下巨債的事，是阿媽告訴我的！」

李銳歎了口氣，沒再追問下去。事實上，他也不想再多說甚麼，因為他已斷定，金成如果不申請自動破產，就只有被債權人追究民事和刑事責任這條絕路。而這些，他又怎麼向沈冰冰開口說呢？

在海洋公園，李銳強逼着自己把一切的煩惱事兒全拋開了。在香港仔大樹灣海洋公園的入口處，他拉着沈冰冰，搭上一條世界最長的自動登山電梯。他甚至和冰冰一道計算着上到山頂所需的時間。「二十三分！」兩人一齊嚷出來。

他們來到一個命名為「歷險池」的大型放水池邊。不同年紀的男女老少泳客在池中嬉水玩樂，水池中有一座滑水涕，有水上炮台，有噴泉，有跳水台，最奇特的是一條吊在半空的神仙索，人在低處扯着，神仙索便把你懸空地吊上距離水面很高的半空中，然後突然的把你摔下水去，既緊張又刺激。

「冰冰，換泳衣，下水去！」李銳興奮地叫道。

沈冰冰答應了一聲，但突然又含

羞地笑了笑，側着頭問李銳說：「我穿甚麼款式的冰永好呢？我是說你喜歡的。」

李銳毫不考慮便回答說：「米黃一件頭那套吧。」

沈冰冰偷笑了一下。她心裡很滿意李銳的回答，但又故意地鼓着腮幫說：「一件頭太保守了！你不想讓人家稱贊你的女朋友身材好麼？你喜歡，我就穿那套粉紅的比基尼三點式。」

李銳連忙搖着頭，很認眞地說：「不！不！你穿上那套粉紅三點式，準把那些色迷迷的目光吸來，這我會不高興的，我喜歡的不是一朵牡丹，而是茉莉，美麗、純潔的茉莉。」

沈冰冰得意地笑了。她用手指點了一下李銳的鼻子，說：「你呀！緊張得這個模樣！你要是替我揀那件三點式，我準會罵你哩！」

兩人在歷險池中嬉戲了一會兒，便又跑去玩巨型滑水梯。他倆躺在玻璃纖維造的滑梯上，沿山坡滑下來，轉彎抹角，噗咚一聲滑進水池裡。跟着又去經歷「激流旅程」，他倆伏在一條巨型的充氣塑管上，沿着水槽滑行，水槽高低跌蕩，速度時快時慢，浮游俯衝，最後垂直地栽進水池里。李銳扯着冰冰在水裡探出頭來，你望我，我望你，不禁開心甜蜜地笑了。

從海洋公園出來，他倆去了深水灣，這時已經是傍晚時分。沈冰冰站在海灣畔，面向着已漸隱于大海深處的夕陽，呆呆地凝望着出神。她渾身沐浴在夕陽裏，活像海邊一道五彩繽紛的健美的女神像。李銳慢慢地挨近她的身邊，瞧着沈冰冰的神情，竟也變得傻呆呆的，許久忘了說話。

海畔的夜的脚步來得遲，但却突然。當夕陽的最後一抹餘輝竄進海天深處，夜幕便立刻像茫茫的海浪般淹來，把海灣的巨岩、巨岩後面的鳳凰樹淹沒了。千顆萬顆的星星，像有人按通了電源的小電燈泡嵌滿了天上；鑽石般閃爍着的星星下面，是漫山遍野的木屋東一點西一點射出着幽暗的燈光。更遠處，高聳的巍巍大厦像通體透亮的燈柱，豎立在這黑沉沉的深水灣海旁。

兩人這麼的久久佇立着，相貼得緊緊的。沈冰冰披在肩上的柔軟的長髮在夜風中飄拂着，輕輕地像她的手撫摸着李銳的臉頰，她感覺到他的心跳，噗通的跳得更快了。

李銳陶醉着；他的心像黑夜裡的海水，翻湧着浪，不知從何處來，又往何處去。一句在他心裡久積的話突然衝口而出：「我們結婚吧！冰冰。時間我也選好了，就是在中英簽訂香港前途協議的時候。這好麼？你說？你說？冰冰。」

李銳緊張地說着。這是他倆第一次正式提到這問題。李銳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把冰冰的手揑住了。他是這麼的用力，以至把沈冰冰的手弄痛了，沈冰冰皺了皺眉，但她忍受着，並沒有把手抽回來。沉默了片刻，她突然向海灘那兒走去。李銳驚慌失措地跟隨着，沈冰冰突然停住了脚步，臉向着繁星在碧波中閃爍的夜海，急促地說：「阿爸和阿媽爲公司的事都煩死了，他們哪有心情談論這個？如果公司眞的破產，我眞擔心他們能不能承受了這打擊。」

「就是因爲這，我才提出這個。」

「爲甚麼？」

「因爲我和你結婚了，我對你們的幫助，就不受法庭破產約束令的管束。在破產期內，如果你阿爸沒有浪費和欺詐行爲，就可以申請免除破產令，以後就可以重新做生意。你拿這個回去跟姑丈他說說，我是眞心實意的，我希望他會同意。」

李銳很快地說完。顯然，這個想法他是盤算了許久了。他認定，這是唯一還可以幫助沈家的辦法。

沈冰冰沒再說話，默默地久久地面向着夜海，突然又扭轉頭來，水靈靈的眼睛緊盯着李銳，像賭氣似地說：「這不太委屈你了麼！我家眼看就要變成窮光蛋了，你不怕拖累了你麼？」

李銳搖了搖頭：「到這個時候還說這些幹甚麼？你記得麼？我和你一道砌佛塔的時候，我推跌了二弟的銀行，阿爸罵我，你不是揑着小拳頭護着我跟我阿爸頂撞麼？從那時開始，我就在心裡發誓，我這一輩子都要保護你，不許任何東西傷害你。」

「好呀！原來你在那時候就打着我的壞主意！你以爲我一定會嫁給你麼？」沈冰冰口硬地說，但她的眼睛，却有一點白色的東西閃了一下。她自己知道，這是壓抑不住的湧出來的感動的淚水。

夜漸漸地深了，風更勁了，海浪一波一波地拍上沙灘來，也許是夜深風寒，沈冰冰慢慢地默默地貼緊了李銳。星星眨着眼，瞧着他倆，仿佛在偷偷地笑。

* * *

從深水灣出來，李銳和沈冰冰在酒店吃了晚飯，李銳還喝了幾杯墨西哥鷄尾酒。

走出酒店時，李銳的脚步有點踉蹌，沈冰冰有點擔心：「你不是喝醉了吧？銳哥！這樣子怎麼開車呢？」她說。

李銳不以爲然地笑笑，說：「沒事，這酒入口香醇，不知不覺就喝多了，但三小杯還醉不倒我，放心吧，我開車先送妳回去。」

駕着那部富豪牌房車駛出海底隧道，李銳才發覺，外面正下着陣陣小雨。路面濕滑滑的，視野也變得模糊。李銳扭開了水撥，又把車頭燈的亮光加大了。房車以每秒二十咪左右的速度緩緩地向九龍公主道駛去。

前面不遠處，是公主道與加士居

道、漆咸道立體交滙天橋，接下一段路是斜坡，路面濕滑，房車的速度加快了。突然，沈冰冰見前面有手電筒光向着房車搖晃，她連忙對李銳說：「有人搖手電哩，快停下來，看看怎麼回事。」

「半夜三更搖手電筒，有些歹徒行動，也是用這個方法哩。等你一停下，他們就衝來了！」李銳滿有經驗地說，並沒有把車子停下來，房車繼續沿着斜坡向天橋方向駛去。

突然間，車外似乎有人在大叫「走開！」，隨即，車身撞上了一件金屬物體，發出砰的一聲響，李銳心裡一慌，他想刹車！卻錯踏了加速檔，房車便繼續向天橋上面駛去，砰的一聲，車頭撞上天橋的欄杆，車燈也被撞粉碎。這時，李銳才總算定下心神，把房車刹住了，但房車的引擎依然隆隆地響着。

李銳還沒來得及定下心神，一輛私家車風馳電掣般追上天橋來，三名交通警員霍的跳出車來，立刻把李銳的房車包圍住。其中一名警員用佩槍伸進車窗頂着李銳的鼻子，厲聲喝道：

「你知不知剛才衝警方路障，撞傷警員？」

李銳嚇了一跳，這時才知道剛才在下坡時撞倒的金屬物體是警方設下的檢查車輛的路障，而且聽警員的口氣，似乎還撞傷了守路障的警員。他明白事情嚴重，而且撞傷了人，他感到强烈的不安，連忙打開車門，跳了出來，一疊連聲地追問說：「受傷警員呢？傷得怎麼樣？我，我送他進醫院！」

「滾進去！你想離開作案現場麼！」

有一警員憤怒地用槍頂着李銳的胸口，李銳無奈，只好鑽回車廂內。沈冰冰嚇得哭了，伏在李銳的大腿上，連聲嚷着：「甚麼事，甚麼事，我好驚呀，銳哥！」

「身份證！車牌！」

警員在外面又厲聲呼喝。李銳慌亂地摸了幾個西裝袋，才把身份證及車牌遞出去。警員猛地一手奪過去，立刻便冷笑着說：「哼！李銳！在電視台上我見過你噴口水！」

立刻又有警員說：「他不是李雲鏑的大公子麼！富家子弟哩，怪不得這麼大膽，連警方的路障也敢衝，還撞傷警員。」

「有錢又怎樣，有錢人就大晒麼！只顧住玩女人，人家性命也不顧，撞傷了警員，實告你蓄意行凶！」

「一於釘死佢！玩殘佢！」

幾名警員眼見自己的同事被撞傷，憤怒地嚷着。

這時，一輛吉普車飛速地駛來，在吉普車上跳出一位英籍高級督察，他向在場的警員詢問了幾句後，說：「我看過案發現場，我不是要你們把路障移向衛理道巴士站附近麼？在斜坡上擺設路障，隨時會有危險！」

一名姓梅的警長回答說：「當時我們正收拾雪糕筒路障，見有汽車駛來，便向這汽車打手電示警，但已來不及制止，汽車逕直地向路障衝來，警員阿九走避不及，就被撞傷了！」

高級督察點點頭：「受傷警員傷勢如何？」

「傷勢不清楚，但案發五分鐘後，便由過路的私家車送去伊利莎醫院搶救。」

高級督察走到李銳的車旁，嚴厲地望了李銳一眼，見他神情萎頓，便道：「你需要看醫生麼？」

李銳驚慌失措地點了點頭。

「召救護車，犯人送伊利沙醫院羈留病房，嚴加看管，任何人等不准接近。」

高級督察命令說。片刻後，救護車開來，李銳和沈冰冰被警員用槍頂着脊背，押上救護車去。

半小時後，香雲道李雲鏑府上的電話便急驟響起了。

接電話的是李雲鏑。他剛聽了一半，便氣得臉色鐵青，隨後狠狠地把電話筒摔下。

趙小蘭這時正捧了一杯凍咖啡走到李雲鏑身邊，見狀嚇了一跳，忙問道：「什麼事？公司裡有事麼？」

「不，是李銳出事了。他駕車衝警方路障，還撞傷了警員。電話是差館打來的，人家要告他蓄意行凶，銳仔不知搞什麼鬼，偏在這個多事的時候闖禍！」

趙小蘭手捧的咖啡「砰」的一聲摔在地上碎了。在另一邊的李念秋、李文、杜仲謀也向這邊過來。

「銳仔這麼大個仔從沒碰過這些風波，他怎受得了哇！」趙小蘭痛苦不安地說。

「大哥絕不會幹這種事，準是差佬搞錯了！要不就是栽禍！」李念秋氣呼呼地瞪着圓眼珠嚷道。

「大哥平日駕車倒是小心奕奕的，但今天是和冰冰一道出去，不是喝多酒出事吧？」李文冷冷地說。

李雲鏑被各人紛亂的吵聲弄得直皺眉，他瞥了杜仲謀一眼，杜仲謀緩緩地托了托眼鏡，愼重地說：「醉酒駕車傷人是常有的事，但當事人是警方，這事情就複雜了。我看還是找律師担保銳仔出來問清楚再說。我跟李雄大律師相熟，我馬上去找他。」

李雲鏑點點頭：「那好吧，我在差館等你，你見了李律師，就請他一道上差館來，啊，對了，深更半夜的，阿文，你伴杜叔叔一道去吧。」

「雲鏑，我跟你去差館。」趙小蘭扯住李雲鏑就走。

「阿爸，我也去。他們不會難爲了大哥吧？」李念秋嚷着，跟了出去。

就在李雲鏑他們爲李銳的事弄得團團轉時，港島張仁傑私邸的電話也

嘟嘟地响了起來。

張仁傑披着一襲寬鬆睡衣在睡房裏走出來，後面的睡房裡傳來一個年輕女子作狀撒嬌的嚷叫聲。

「看你，做老板連快活的自由也失去哩。」

張仁傑皺着眉頭，抄起電話，沒好氣地劈頭便說：「什麼事？三更半夜還在鬼叫個不停！什麼？你說清楚了點。」

「是！李銳的行踪我一直監視着，今天他和一位女子先是去了海洋公園，後來又去了深水灣，他駕車經過公主道天橋附近時就出事了。警方設的檢查車輛的路障雪糕筒被他衝倒了一個，一個叫阿九的警員被他的車子撞傷了，眼下他被警方扣在伊利莎羈留病房。」

「簡單一些說，受傷警員的傷勢怎麼樣？坦白說，是否致命的傷勢？」

「警方的高級督察透露說，受傷警員阿九經過搶救，情況已穩定下來，情況良好，基本上沒生命危險。不過由于腦部受了震蕩，現在還處於昏迷狀態……」

對方在電話裡說，張仁傑却突地把他打斷了：「你等等……」

張仁傑嚷了一句，便握着話筒，沉吟着。他那凹陷的臉頰劇烈地抽搐着，眼睛閃爍着陰沉不定的光。驀地，他舉起話筒，緊貼着嘴巴聲音壓得極低地說：「我說，如果這受傷的警員是死亡，這宗案子就轉爲蓄意謀殺……明白我的意思麼……你不必問爲什麼，明白了你就馬上去幹！」

說完這一句，張仁傑便喀地把電話擱下了。他在原地佇立了片刻，一絲冷酷的笑意浮上了嘴角，但迅即又隱去了。他折轉步，走回睡房去。

立刻是剛才那嬌俏作狀的女子的聲音：「喲，我的大議員！急巴巴地把人家衣服全脫光了，自己却跑出去吃電話粥……不是你老婆打來的吧？說不定她突然來捉姦在床哩。」

「嘻嘻！我看過妳在台灣主演的那套片子，那時我就發誓要讓妳乖乖地在我面前脫光衣服……嘻嘻！眼下我倒不心急了，我先說一個笑話給妳聽：如果妳聽說一個老在別人面前扮英雄的人，他的兒子却去蓄意殺人，你會怎麼想？」

「哎呀！如果眞是這樣，那這個人在人家心裡就不是英雄，而是狗熊啦！」

「對，你說得對了，我的寶貝珍珍兒。他是狗熊，哈哈，一個再沒有什麼威力的狗熊……」張仁傑得意地說，他腦裡突然地浮出地鐵列車下面的一條鐵軌，那冷酷的笑意，又霍地重新浮上他的嘴角。

在同一時間內，李銳終於辦妥了保釋回到家裡。

「到底是怎麼回事？銳仔！你說清楚，這事非同小可。我不希望人家說我李雲鎬縱容兒女胡作非爲。如果你眞的蓄意衝撞警方路障傷人，你就去差館自首，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治罪。」

剛走進客廳，李雲鎬根本沒理會李銳極度痛苦與不安的情緒，便生氣地道。

「看你！也該讓銳仔定下心神再說話哪。」趙小蘭挨在李銳的身邊，不安地望了李雲鎬一眼，嗔怪地說。

李雲鎬狠狠地瞪了李銳一眼，一屁股摔坐在沙發上，呼嚇呼嚇地喘着粗氣。

這時，李雄律師在李銳對面的沙發坐下來，讓李銳慢慢地仔細回憶着出事的經過。李雄聽着，默默地沉思着，杜仲謀、李文也挨近來，聽着。李念秋蹲在李銳的身旁，托着腮聽，圓眼睛瞪得大大的，眨也不眨地緊盯李銳。她似乎是拿這來表示她對大哥的絕對的百分之百的同情。

「眼下最關鍵的是受傷警員的傷勢，你能否確定他到底傷得怎麼樣？」

李銳的回憶告一段落時，李雄沉吟着說。

李銳這時稍稍地安靜了點，但心裡的痛苦却更加倍的折磨着他，他痛苦的地嚷道：「我不知道，我根本就不知道在斜坡下面有警方的路障，更不知道我竟然撞傷了警員。他們後來把我圍住，我不知道自己闖出禍了。我駛下斜坡時，冰冰親眼看見前面只有手電光的閃動，她告訴我，我以爲是歹徒作案的手法，就沒理會繼續前駛，後來我聽到砰的一聲，心裡一慌，腦裡就迷迷糊糊的，連剎車掣也踏錯了，踏在加油槽上……後來撞上了天橋欄杆，我才把車剎住了，我眞該死，如果不是喝了那幾杯酒，就能及時把車剎住了。」李銳越說越亂了。

李雄擺擺手，示意李銳不必再說下去，他默默地想了一會，扭頭對李雲鎬說：「按照李銳所說的分析，這可能是一宗意外的交通事故，當事人所需要承担的責任不大，因爲警方設路障按規定必須有足夠的示警設備，而且要選在安全的地方，在坡下設路障而沒有足夠的示警訊號，不管怎麼說也是一個引人犯罪的陷阱。不過，當時的最重要的目擊証人是守路障的警員，如果受傷的警員傷勢嚴重，或者甚至因而死亡，這案子就複雜了。他們一定會控告李銳蓄意謀殺。而且因爲最重要的目擊証人是警方，他們無疑是處於有利的地位。」李雄分析着，他的眼神流露着疑慮、不安。如果案子惡化，就連他這個出了名的「棘手律師」也失了勝訴的把握。

「我跟一位負責搶救受傷警員的主治醫生談過，據他說受傷警員的傷勢普通，經良好治療，完全有把握恢復健康，眼下他的昏迷，只是腦部受了震傷，經過鎮靜治療法，昏迷的情形就會消失。」杜仲謀緩緩地接口說。憑他的經驗，他知道受傷警員傷勢如何

是這宗案子的關鍵，所以他一直非常留意這事，在李雲鎬和李雄他們替李銳辦保釋手續時，他自己就跑去伊利沙醫院找他相熟的醫生了解，當他確信警員的傷勢並不嚴重時，他爲李銳繃着的心才放鬆了點。這時他見李雄在這事上似乎露出猶豫，便連忙插進來說。

「是麼？先讓我回去想想，再答覆你們是否接辦此案。」李雄說，他緩緩地站了起來，告辭走了。

「李律師對這宗案子似乎不大熱心。」李雲鎬的視線從客廳門口收回來，皺着眉頭說。

杜仲謀緩緩地托了托眼鏡，沉吟着：「我看，他是担心這案子的勝數機會不高。他這個人的脾性我知道，沒把握的官司他是不肯打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案子是犯在警方的身上，如果受傷警員不幸去世，那案情就更加嚴重，他是担心有可能與警方作對，如果眞的出現這種情形，就從社會輿論恐怕對咱們也是極不利的，李雄是這方面的高手，他絕不會不考慮這點。」

「你不是說警員的傷勢良好麼？如果恢復健康，這担心是多餘的。要不，就由我們請醫生治療，再不成，還可以由我們負責送他到國外好的醫院。」李雲鎬說。

「這決定權不是在咱們手裡，得看傷者家屬和警方的意思。」

「那你明天就馬上跟傷者的家屬接觸。如果他們同意，這事就馬上進行。」李雲鎬焦慮地說。

這時是凌晨二時多了。

李銳從二樓的睡房緩緩走下來，他的腦袋昏昏糊糊的，他剛才是躺在床上，但却睡不着，他拚命抑制自己，試圖安靜下來，好應付明天上午的提堂，但這一切努力都失敗了，他終於還是無可奈何地從床上挺起來，走出睡房，走下樓來，他的脚步分明是移向客廳門口的花園，但他的腦袋昏然的，不知自己從哪兒來又往何處去。二樓的家人似乎誰也沒睡，父母親的臥室依然有燈光透出來；李念秋的睡房黑沉沉的，但她尖脆的聲音却不時在杜仲謀的客房中傳出來，似乎在和杜叔叔激烈地爭辯着什麼，偶爾還可以聽到二弟李文冷冷的聲音。

「爲什麼？爲什麼偏在這關口碰上這倒霉透了的案子。萬一受傷的警員死去，那自己就完了。那些警員的臉孔是多可怕呀！他們準會不管一切地釘死我。我這雙腿眞該砍去！當時把車子踏掣剎住不就沒事了麼。但我確實不知道那裡有警方路障啊。他們準以爲我是有意衝下去，有意傷他們的人，準會告我蓄意傷人，還有他們的人，這案子自己還能勝訴麼？就連李雄律師也不大想接辦這案子。我註定是完了，完了！但我還有多少事要幹哪！東方機構在眼下正面臨生死考驗，那些人在拚命地作踐香港，許多人都在爲救香港出力。還有，冰冰家裡的事，金成一旦破產，她受得了麼，我還打算盡快跟她結婚，自己眼看要坐牢去，爲什麼？爲什麼？這到底是爲什麼呀？受傷的警員死去麼？會麼？如果傷的不是他，那該多好！爲什麼受傷的不是我李銳呢……」

這無數的複雜的意念，像柄寒光閃閃的利刃，旋轉着、舞着鑽進李銳的胸腔裏，挖着他的心房，他像手術台上的病人般絕望地痛苦地呻吟了，他打了個跟蹌，幸好伸手捉住了偃松的枝條才不致摔倒下去。

在花園裡遍佈的一叢叢葱綠的偃松上面，是滿天的鑽石般閃爍的星星。

意外車禍　李銳入獄

依然是滿天的鑽石般閃爍的星星，下面却是碧波蕩漾的深水灣海面，他的身旁是沈冰冰，他倆緊貼着，天上的星星在看着他們笑……到凌晨六時，李銳總算合上眼皮，立刻又見深水灣的星星、海水和沈冰冰時，一輛急馳而進的警車呼嘯聲，立刻把李家上下全驚醒了。

第一個從二樓走下客廳來的是李雲鎬，司機馬六叔正和客廳的六位便衣探員爭吵着什麼。

「什麼事？」李雲鎬迅速地走到便衣探員面前，「我是這裡的主人李雲鎬！」

「對不起！李先生，我是港島區重案組幫辦，奉命行事，打擾了！」便衣幫辦把一張逮捕令遞給李雲鎬過目，「警方控告李銳蓄意謀殺警員徐方生，我們奉命前來逮捕。」

「李銳犯的不是交通意外傷人案麼？我們通過李雄大律師辦妥保釋手續的。」

「對不起，案情有嚴重變化，受傷警員徐方生今天零晨四時已証實死亡，警方已把該案列爲蓄意謀殺，我們奉命帶李銳落案，請李先生合作。」

「等一等！」這時，杜仲謀已伴着趙小蘭走下樓來。他們後面是李文和李念秋。杜仲謀連忙跑到便衣幫辦面前，驚急地說：「昨天晚上受傷警員的傷勢不是穩定下來，而且証實不是致命傷麼？爲什麼隔了幾個鐘頭就突然死亡，這太突然了！」

「對不起！我不打算回答你這個問題。有什麼話，到堂上再說。」

「但起碼等我們的辯護律師來了再逮人哪。」李雲鎬臉色鐵青地說。

「不，李先生，立刻拘捕李銳，這是上頭的命令，我們只是奉命行事，請合作傳他出來。要不我們就搜屋了。」

便衣警探毫無表情地說，他朝守在四周的便衣探員使了個眼色，便衣探員作勢要往二樓的臥室衝上去。

「不，不必了，要拉要鎖，隨你們的便吧。」

這時，李銳只穿了一套睡衣，從二樓走了下來，到了這個地步，他突然出奇地顯得冷靜，甚至顯得毫無生氣的痳木。

「你就是李銳？這是拘捕令，並非一定要你講話，但你現在所講的將記錄下來，留作呈堂的証供。你簽個字吧！」便衣幫辦循例吟了一句捕人前說的話。

李銳在拘捕令上寫上自己的名字，他突然對便衣幫辦說：「我可以先換一套衣服麼？」

便衣幫辦沉吟一番，終於還是點了點頭：「可以，但你可不要耍花樣。四二九，你去跟住他。」

李銳攤了攤手掌，苦笑着說：「到這個地步的人還會耍什麼花樣。」

這時，一直瞪圓眼睛、驚呆的站在一旁沉默的李念秋，突然哇地大哭起來，她不顧一切地跑到李銳面前，哭喊着，大聲地說：「大哥！我替你拿衣服去！我知道你最喜歡哪一套，怕什麼，穿上最漂亮的衣服給他們瞧，這事情絕不會就這樣完結……」她大哭着，跑去取衣服。片刻後，她捧着李銳出席喜頓酒店記者招待會穿的那套藍色的英國薄絨西裝跑出客廳來。她的淚水一滴一滴地落在手捧的這套西裝上。

李銳的雙手被扣上鍊銬，押着走出去。在被押上囚車的最後一刻，他突然扭過頭來，他的視線與父親接觸了；父親臉上的傷疤漲得紫黑，眼睛裡有點點的白光在閃動，這上面透出他平生第一次對兒女的極深沉的慈愛。極度的痛苦使李銳的身子劇烈地抖了一下，他的脚踩上囚車的踏板，又突然極不甘心地再次扭過頭來，大聲地嚷道：「阿爸！對不起！但我確實沒有做錯什麼！我對得起自己做人的良心！」

囚車呼嘯着向港島奧比利街的域多利監獄開來。

在監獄門口，囚車略停了停，似乎一切早就通傳好了，監獄的黑色大鐵門馬上蕩了開來，裡面走出獄警。

「什麼K史？」獄警照例問了一句。

「押候犯！蓄意謀殺警員……」押送的警員狠狠地嚷了一句，隨即把扣着手銬的李銳推了過去。

「嘿嘿！裡面早知道這宗K史啦。他是李大公子！走吧！」獄警狠狠地推了李銳一把。

走進鐵門，是一個專掌開關大閘的獄吏站崗之所，像一個普通房間大小，再通過一重門戶，是一個小天階，小天階後面便是稱爲「指模房」的監獄處理中心。

李銳剛踏進小天階，押送的獄警暴喝了一聲：「蹲下！」李銳還沒來得及領會對方的意思，膝彎便被獄警在後面狠狠的踢了一脚。他的脚一軟，不由自主地跪低了。

這時，「指模房」的值班獄警虎着臉孔走了出來，斜着眼打量了李銳一下，冷冷地笑了笑，突然雷轟地吼道：「剝光猪，把身上所有衣服除下！」

李銳怔了怔，他的神智給這幾下子弄得有點不清了，一時間弄不懂獄警說了什麼。

「聾了？剝！底衫底褲通剝光！西裝骨骨，叫你來拍拖赴宴？我認得你！媽的，來到這兒還擺什麼款！在電視台噴口水、揸車撞死人你就咁醒目，來到這兒有你受的。脫！媽的！」

獄警凶神惡煞地辱罵，後面的獄警又狠狠地加了一脚，李銳被踢得往前撲下，連嘴唇也給堅硬的石地當堂碰出血來。兩名獄警不由分說，按着李銳，把他的西裝、鞋襪、渾身上下的衣物全剝光了，然後，他被赤條條地押進裡面的指模房。

李銳被帶到「通櫃」處，所謂「通櫃」，是檢查肛門，犯人現已赤條條，把毒品帶進監獄的辦法自然只有在口中或者肛門，通櫃就是檢查肛門到底有沒有藏毒，名義上是這樣，但實際上是獄警對某類犯人執行特別刑辱的手法。

「趴低！」一名執行通櫃的獄警厲聲暴喝。

突然，李銳痛得慘叫一聲，他眼前一黑，昏迷了，他以爲自己已經死去。

李銳甦醒過來，才發覺自己躺在一張上下格的鐵床上。上身是一件過頭藍黃斜衫，下面僅有一條黃色的牛頭短褲，下面火辣辣地痛。李銳伸手摸了一下，牛頭短褲濕了一大片，在昏暗的燈下，他清楚地看清這是已凝結了的血跡。他翻動一下身子，屁股又痛得鑽心。他掙扎了一會兒，才慢慢地爬起來，這時，李銳確信自己依然活着，而且身在獄中。

這是一個專門關押被警方拘捕，案情仍未判決的押候犯的獄倉。獄倉不大，擺了幾十張上下格的鐵床，押候犯人不多，有些鐵床是空着的。犯人或蹲或伏或臥地呆在鐵床上，有的默然地想着心事，有的故作輕鬆地吹口哨喚叫喧嚷。這時是監倉內自五時半開始至晚上九時的一段犯人可以自由活動的時間。監倉的大鐵門緊緊地關上了，外面有獄警值夜把守，偶爾從外面的鐵門小窗探進頭來窺探一下監倉裡的動靜。

李銳的床是在上格，對着一個嵌了粗大鐵條的氣窗。這時，傍晚的夕陽正打氣窗斜斜地射進少許來。李銳把臉貼到氣窗的鐵條上望出去，遠遠的可以望見繁華熱鬧的皇后大道上面的霓虹燈光，再遠一點，便是海天迷蒙的維多利亞海港，這兒附近的一切，李銳是多麼的熟悉啊！他的家，就在這座監獄南面不遠的香雲道上。在平日這個時候，小妹李念秋便準會歡

蹦活跳地從大學裡回家來，小時候，這個時候他準會帶了冰冰和念秋去離家不遠的香港的動植物園，對着那些紅茶花、野蘭、又黃又白的金銀花，朱紅的炮仗花，那調皮的馬騮、黃麖……他耳朵裡，分明是响着冰冰那甜蜜的笑聲，小妹的頑皮的叫鬧聲……他不由自主地挪動了一下身子。他呻吟了，屁股裡像刀割般地疼痛，直到這時，他才確確實實地相信自己是蹲在監獄中了。

「想家麼？七二三！」

這時，在李銳對面上格床的一個年約三十歲左右的青年押犯，目灼灼地盯着李銳，打招呼問。

李銳愕住了，不知他這話是向誰問的，這青年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

「我叫六一三，是我坐監的編號，七二三是你的編號哩！我來這二十幾天了，起初也像你一樣，老當自己依然是在家裡，我一瞧你的模樣便知道你也跟我一樣了，慢慢地你就會習慣了。來到這兒，就放開心，自己折磨自己是最蠢的。」

「六一三」擺出一副過來人的樣子，安慰着李銳。李銳望了他一眼，他似乎對蹲在這兒滿不在乎的，這使李銳感到驚疑，到了這地步，他還有心情說笑！但逐漸地李銳被他吸引住了。

「你犯了甚麼案子？六……六一三。」

「打人囉！我是無牌小販，他們拉人罰錢我無話說，誰叫你犯了法例？但把人拉到差館，碰上那他媽的外籍督察，大概是他倒霉輸光了錢，就把氣往我們這班小販身上發洩，瞪眉凸眼地指着鼻子罵我是街市狗！白添痳煩！我氣不過，瞄準他下了班，在街上揍了他一頓，他們就把我抓到差館，拳打脚踢，最後告我是蓄意行兇，押到這裡來。」

「你就不怕判你坐牢麼？」

「說不怕是假，但怕又怎麼樣？這裡是他的地方，外國人大晒，放個屁也是香的！我是窮光蛋、街市狗，又請不起律師跟他打官司，紅紅白白還不是他們說了算！罵也罵了，打也打了，他的氣還沒消，還要弄我來坐監，判吧，頂多蹲他一年半載，弄不死我，這筆賬總有日子跟他算！」

「六一三」氣得漲紅了臉孔。瞧他這模樣，如果那位英國督察站在他面前，他準會把他宰了。

「不說這些了，」「六一三」突然記起不能自己折磨自己，便轉了話題：「看你的氣色滿好，大概不像我這樣窮光蛋，爲甚麼不請律師擔保你出去？白在這裡受罪。」

李銳搖搖頭，苦笑了一下，沒答話。

「你到底犯了甚麼事？他們對你很厲害哩！這裡許多人過通櫃這關都沒像你流了這大灘的血！」「六一三」說，他大概也留意着李銳那牛頭褲上大片的血跡。

李銳苦笑着，痛苦地搖搖頭，半晌，突然壓抑不住地嚷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犯的到底是甚麼案子！」不過，直到這時，李銳已開始隱隱地感到，自己碰上的，絕非一宗普通的案子，他在這短短的兩天裡所碰上的一切，似乎早就有人替他安排好了。

「可憐！你居然連犯甚麼案子也弄不清就被押來這裡受罪！瞧你肉嫩皮滑的，準是有錢子弟。但到了這地方有錢也沒用，除非你是外籍人士，就不必受中國囚犯的罪。媽的，想不到這皮膚的顏色，到了監倉還可以當作招牌使用。」

「六一三」越說越光火，就連他「不要自己折磨自己」的宗旨也忘了。

＊　＊　＊

第二天凌晨四時半，香港天文台懸掛颱風「愛倫」一號警誡訊號，到五時半，又改掛三號風球，清晨問世的報章均在頭版頭條判出風暴即將來臨的訊號。

天氣異常地酷熱，街道上連一絲微風也沒有。在街上行走的人，拚命地盡其所能剝去多餘的衣服，但依然被瀰漫的熱氣逼得張大嘴巴。

這時，一輛名貴的勞斯萊斯房車正從港島堅道向幾里外的一座華府緩緩地開去。在房車的後座，坐了兩位依然是西裝領帶衣冠楚楚的要人。左面一位是香港帝國地產公司董事局主席張仁傑，右面是香港最老字號的金鷹機構董事局主席約克翰，他們悠閒地交談着甚麼，時而會心地一笑，房車內的冷氣開到最強度，外面逼人的熱氣剛一挨近便給隔熱的車身擋了回去。

「是香港電台播新聞的時間了。」張仁傑向約克翰笑笑，示意司機扭响收音機。

一陣叮叮咚咚的波浪鼓湧的音樂聲過後，播音小姐清脆的聲音便响起了。

「香港電台新聞廣播……香港財政司發表本港年中經濟檢討。財政司指出：港元近期的疲弱主要是因爲投資者對香港前途缺乏信心，只有中國政府對香港前途有明確的表示，才能減低港元所受的政治壓力。財政司表示：雖然很多人提議爲了挽救港元的疲弱，港府應該取消百分之十港元存款利息稅，但港府不會撤消存款利息稅。因爲港府認爲港元疲弱主要是香港政治前途壓力所造成的，經濟措施並不能挽救港元的疲勢。財政司表示：有關撤消港元存款利息稅的動議，在明年財政預算時，才準備再度考慮這個問題。」

「這份年中經濟檢討，早遲不來，卻恰到好處！」張仁傑意味深長的笑笑說。

約克翰的眼睛一亮：「是麼？這麼說港府不打算出面干預外滙市場。」

「不是麼？不干預主義，是港府的一貫態度嘛！哈哈，在這個時候，港府也沒意思加以改變？」

「這樣，港元就會更劇烈地跌下去！這對他們是一種强大的經濟壓力。」

「這是投資者對他的收回香港主權、治權缺乏信心的强烈警告訊號，就像天文台快要掛出的十號風球。比如說，MR．約對他們收回香港沒信心，你當然不會把港元當寶啦，你準會拋出港元去套購美元。這是簡單的道理，他們不是死硬不肯承認麼？那就唱一台好戲給他們瞧瞧看！再說這也是一種生意。」

「對！對，MR．張！一買一賣就是成倍的利潤。」

「哈哈，那是我們生意人的事囉。」

張仁傑打了個哈哈說，以他現下的身份，他覺得已說得夠多了。約克翰興奮地連連地搓着手掌。

房車拐了個彎，擦過香港動植物公園後面的高牆，前面三、四英里處便是那座華府。

「李雲鏑這班人對港人治港這一套挺有信心，他們會聯合向上面施壓力，就連我那糊塗弟弟約克路，也在嚷着挽救香港的經濟！」約克翰驀地半疑半慮生氣地說。

張仁傑陰沉地笑了一笑，他沒答話，却把目光移向北面的域多利監獄方向，半晌，才突地轉過頭來說：「姓李的眼下是魔障重重，哪有心思理會這個，那班人是瞧着他的，他不動，其他的就會乖乖地躺着，有些甚至還會趁機抓上一把。利字對生意人是最好的美餌，我就不相信他們忍得住口不吞下，至於約克路先生方面，他大概是一時糊塗吧？我預料他是替自己的經濟利益着眼，對眼下的局面他也是疑慮重重，香港的地位一旦改變，這對他的偉烈銀行也沒甚麼好處吧！」

就在張仁傑和約克翰的房車駛進那華府時，財政司在「年中經濟檢討」裡宣佈不豁免港元存款利息稅的消息也迅速地在香港市面上傳開來。

這時，那位轉行在金魚缸裡混的出入口經理老錢，正與馬迷矮佬張和肥佬坤在灣仔的一家酒樓飲早茶。酒樓的茶客不多，而且多是那些慳錢縮水的、掌櫃見了他就皺眉頭的一盅兩件客。坐在櫃面的老板苦口苦臉的，大概他一眼就算出今早客人的消費還抵不了酒樓冷氣雜項的開銷，而且近月來從美國入口的各類食品如衝天炮般地飛漲，一瓶美國威士忌竟漲了三成以上。生意越來越難做了。他在擔心，這樣子下去，到底還能不能維持到中秋轉旺季節。

錢經理也是滿臉的緊張，但在緊張中却又透出興奮來。他三日前買下的八點一三美元，在昨晚收市就已漲到八點五〇，一百美元足足賺多了四十七塊港元，而且眼下似乎跳出一個更佳的機會。

「知道麼？財政司說，他決不豁免港幣存款利息稅。他這一宣佈，美元九成九更快地漲上去。」錢經理用手指頭敲着茶桌，興奮地說，手指頭觸桌的聲音，他是當成財政司手揮高爾夫球棒擊落去的喀嗒聲，橡膠球在半空中劃出的曲線，就是外滙市場上的圖表走勢。彈上去的正是美元，跌下去的是倒霉的港幣。他這個堅定的「市場圖表派」今回又總算瞄準了。

「喂！喂，別說我老錢不關照你，有錢你就去買美金吧！我老錢擔保你有賺！」錢經理的聲音壓得極低，唯恐他這自負極珍貴的賺錢秘訣洩露開去。

矮佬張却怪笑了一聲，不大欣賞的說：「哈哈，這算甚麼特別關照？眼下買賣美金有錢賺是誰都知啦，用得着神神秘秘的說麼？」

肥佬坤滿臉的不以爲然：「如果穩賺，那不是人人都可以發達？炒外滙有如炒金，隨時輸到你嘔血，眼下是漲啦，又說不定一個觔斗就跌下去，有錢呀，反正都是賭，倒不如入馬場眞刀明槍地幹有意思。」

錢經理滿肚子的興奮被肥佬坤窒住了，生氣地瞪了肥佬坤一眼：「難怪老張說你頭大無腦，你不會算麼。一個月前七百三十二塊港幣還可以買到一百塊美金，可眼下却要八百五十塊！一個月內美金升了多少？整整一百一十八塊，買一萬元美金淨賺一萬一千八百塊港元。這利錢從哪兒賺到？眼下財政司這一宣佈，我敢擔保，美金準就放炮似地衝上去，人人都知道美金升港元跌，美金存款免稅，而港元存款却要徵百分之十利息稅，誰還瞧得上港元？這分明是給美金一支强心針，給港元的一紙催命符！你去銀行看看，就連師奶老太婆也要排隊買美金哩！」爲證實自己的推算，錢經理拚命的把所有他見到的例子一股腦兒的搬了出來，他興奮得手舞足蹈。

錢經理這神態，便連不大上心的肥佬坤也引出慾火來：「是麼？照你這一說倒是穩賺啦。等一等，我算算看，眼下是八五〇，如升上九〇〇，那一百美金賺多少？」矮佬坤目灼灼的瞄着錢經理，略一頓。

那面矮佬張忍不住跳了起來，嚷道：「賺五十塊！蠢材！哈哈，老錢，別管他，咱們馬上去探路，瞄準了，我矮佬張也入它一、二萬美金，去！去！」

矮佬張猛地朝侍應手上扔了一張百元港幣，扯着錢經理就跑。肥佬坤愣了愣，罵了老張一句，也跟着跑出去。

就在錢經理他們跑進偉烈銀行外滙部時，銀行掛出的港元兌美元滙價，已躍到八六〇這令人目瞪口呆的高峯。但火急流星地跑來銀行買美元的人越來越多，在買賣部的窗口甚至排起幾重長龍來。到錢經理、矮佬張、肥佬坤三人排到買賣部的窗口時，港元兌美元的滙價，竟然躍到八八〇這歷史最高峯。但各種消息依然不斷地傳了進來。有人說：「外滙市場有人大手拋售港元，套購美元！」有人說：「大部份的買盤來自倫敦。」有人更言之鑿鑿的說：「財政司昨天晚上宣佈不豁免港元存款利息稅，今天一早，他就跑上去英國的航機上了，我一位老表在機場上親眼見到他登上飛機。他是給美元狂漲放綠燈哩！」

聽到這傳入來的種種消息，在偉烈銀行外滙部擁擠着的人羣，買到美元的人嘴角偷笑，美元狂漲其勢難停，無論如何也撈回一把！依然在後面捏着港紙排隊買美元的人，盯着前面每隔幾分鐘便跳一次的美元報價板，手心的汗水把港紙沾濕了，眼珠子幾乎便噗的跳出眼窩去。

這時，聞着風聲的宋綺芬，也拖着她的小女兒徐蓉蓉滿頭大汗的跑入中環的一間銀行。這間銀行像所有其他的一樣，在外滙買賣部買美元、日元的人擠得水洩不通。

宋綺芬好不容易在人龍裡佔了個位置，徐蓉蓉大概給那些橫衝直撞的人踏着了小脚板，嗚嗚的哭了出來。

宋綺芬撫慰着小蓉蓉，盯着那噠噠跳升的美元報價板，心裡越來越驚恐了。她禁不住在心裡抱怨起她的丈夫徐振中來：這衰人，一年到晚沒多少天在家，東方紡織廠倒好像是他的命根，眼下又怎麼辦哩？港紙跌得沒了譜，大概不會變成廢紙吧？市面的東西一日升價兩次，這個家又怎麼當啦！這死人就不跑回來看看……宋綺芬抱怨着，不時往報價板上瞄一眼：「呵！又漲了十塊！是八八〇！」哪前後左右的市民在報價板的螢光數字跳動時，發出驚惶的呼叫，偏偏外滙部的銀行職員在今天的辦事效率又特別的緩慢，望着前面那一大排黑壓壓的人頭，宋綺芬幾乎忍不住要哭了。

「喂！喂！大事件了，上千上百人的湧去超級市場哩！大袋小袋地挽出來，活像不要錢。這情形就活像走難，香港不是玩完了吧！」

有人跑出來驚心動魄地嚷着，擠擁着的人羣立刻又是一陣猛烈的騷動。眼看要排近窗口的人死命地往前擠，後一點的人拚命的往前面鑽，最後面眼看輪不着自己，乾脆咒罵起銀行的職員來。宋綺芬給這陣騷動壓迫得更後了，她的女兒哭得更厲害，她的心裡一酸，眼淚便忍不住掉了下來。忽爾後面的人掉頭跑出銀行去了：「買不到美元，便實物也好啦，說不定隔天港元就變了一堆廢紙！」男人們嚷着，推着那嚇得面青唇白的師奶老太婆，像一股洶湧的浪潮，衝出銀行，漫上街道，捲入各處的商場去。

宋綺芬拖着女兒徐蓉蓉，隨人潮挾擁着，跑入就近的佳佳超級市場。這間超級市場在幾日前是掛出「八折酬賓」的招徠顧客的牌子，這時乾脆連這招牌也收起來，全部貨品不但不「八折」，反而立時升價一倍。但湧來的人却越來越多，不要命地在商場內的貨架上八爪魚般地抓取。「阿華田，售清！」「健牌香烟！斷貨！」「金寶什菜湯，最後十罐！」商場內貨品售清的叫聲此起彼落，這些叫聲越響，湧來的人心就更慌，手也抓取得更快，在短短兩個小時內，偌大的一間超級市場的貨品，就連常年躺在一角粘滿灰塵的「大寶牌紙巾」也一掃而空！

宋綺芬提着一袋搶購的食物走出來。徐蓉蓉臉上粘滿了淚水鼻涕。母女倆默默無言的向就近的巴士站走去。「往後的日子怎麼過？銀紙縮水，恐怕會變了一張廢紙！前途、前途、民意、民意！吵得最厲害的那些人，却最不管香港小市民的死活。」宋綺芬的腦子裡，就跟她提着的那搶購來的一大袋食物般亂糟糟的，她因而就連她寶貝女兒徐蓉蓉臉上的淚水鼻涕也忘了揩抹。

巴士站上擠滿了候車的人，工廠工人、地盤工人、下班的銀行、商店職員，酒樓飯店的侍應企堂，人人臉上都好像彈簧般繃緊，人人嘴裡都是那「港元、美元」地亂嚷。

銀行職員成了中心人物。這時，他緊張的瞪圓了眼珠，像說起妖魔鬼怪般地聳然動容！

「今日半日市，你估外滙市場跌了多少？最低做過九百塊港元才買得一百塊美金。比兩年前整整跌了一倍。九九金市場半日暴升四百零九塊，這一周來股市狂瀉二百幾點，你說這可怕麼？」

「媽的！」一位地盤工友忍不住便臉紅脖子粗地詛咒起來：「金升股跌，那是有錢佬的事，港元跌成一張廢紙這叫我們這些人如何過活？都不知那些人在作賤我們這些小市民！媽的，他們有錢，西裝骨骨，官架十足，出入勞斯萊斯，掛着個專家的牌子，指手劃脚，終日口水花噴噴，民意呀、前途呀、主權呀、治權呀，嘿，可他們就瞧不見小市民在升價火海裡如何過活！」地盤工人越罵越起勁，他那粗壯的聲線把許多人的聲音都蓋了過去，因而在巴士站上候車的人，包括宋綺芬、都目灼灼緊盯着他，但卻沒有答話，似乎這些話已說盡了他們的意見，再說甚麼也是多餘。

巴士這時駛來了，有人跳下來，有人鑽上去，這不是宋綺芬要搭的十號巴，她仍得等着。

「綺芬！」有人在後面叫了一聲。

宋綺芬扭頭一看，原來是她的二叔宋宏基，剛剛在巴士上下來。徐蓉

蓉一見他就撲過去，伏在宋宏基的腿上叫：「叔公！」她的調子還帶了哭音。十幾年下來，宋宏基已是臉皮打皺地衰老了，為照應宋綺芬、宋生勤這姐弟倆，他錯過了結婚的青春期，乾脆抱着打光棍的念頭，沒再娶老婆，宋媽媽在二年前去世，宋生勤也去了美國讀書，宋宏基就乾脆從油塘灣那兒搬出來，在中環徐振中的家裡住，雖然宋綺芬夫婦倆老勸他歇着，他依然在工會裡忙着他那份工會理事的職務，宋宏基瞧宋綺芬這模樣，便知她剛從超級市場出來，上午發生的事，他老早便知道了，他抱起徐蓉蓉，笨手笨腳但卻極仔細地用衣袖擦淨她臉上的鼻涕淚水。

「綺芬！回家去吧！慌甚麼，天不會塌下來。」宋宏基雖上了年紀，但說話的口氣依然硬朗，甚至顯得有點冷傲。

宋綺芬迷茫地點了點頭，她也弄不懂二叔說話的含意：「你到哪裡去，二叔？」

「今天下午有個反加價大集會。工會是發起人之一，我得上哪兒應着！那些人不是說尊重香港民意麼？那就讓他聽聽大多數小市民的聲音！」宋宏基說。

宋宏基走後不久，一輛「維園保障民生集會」的宣傳車便從巴士站的東面開來。

「加風狂、加風勁，市民生活無保障！」

「監管公共事業，制止財團發難財！」

「反對財團罔顧民生帶頭加價，大眾市民起來參政打理自己事務！」

「香港人管理香港，為切身利益簽名集會表心聲。」

宣傳車上的擴音筒轟响，在途經的港島中環大街上廻蕩，然後就緩緩地駛向維多利亞公園。

一批批由學生團體組成的「反加價簽名運動」宣傳車向巴士站迎面走來。他們散向各處，向途經的路人解釋着「反加價，港人參政、監管公共事務」的必要，他們的簽名冊上，正寫滿了密密麻麻的香港市民的名字。

有幾個男女學生向巴士站這面跑來，其中有一個女學生遠遠的便叫起來：「徐太！你在這裡正好，來，簽上你的名字。」

宋綺芬身邊的徐蓉蓉正尖叫起來：「阿媽！是念秋姐、冰冰姐！」

宋綺芬見了李念秋，便猛地想起現下許多人談論的李銳撞死警員的事：「啊，是你！李小姐……你大哥的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來，徐太，先簽名再說！」

李念秋咬着牙說，她的眼珠瞪得滾圓，下意識地把她心中翻騰的憤懣全聚在她眼中幹着的這件事上面。

「他，他眼看是完了……他們告他蓄意謀殺哩！」

在李念秋身邊的沈冰冰，忍不住就哀哀地哭了。她的眼睛通紅，如果不是李念秋硬把她拉出來，她是無論如何提不起精神跑上大街來。

宋綺芬毫不猶豫就簽了名，別的甚麼港人管理香港事務她暫時還弄不懂，但財團罔顧民生帶頭加價她是早積着滿肚子的火氣。

李念秋往已經簽滿了名字的册子瞥上一眼，重重地呼出一口氣，大哥李銳的事，已把她壓得不勝負荷，憋了兩日兩夜的一句話終於爆了出來。

「甚麼蓄意謀殺！我看穿了是大哥得罪了甚麼人，他們施毒計陷害！不，這件事沒完，阿爸說，他無論如何也要查明這事的眞相……走！冰冰姐，哭甚麼，哭死了也不會放銳哥，咱們現在就開始學着做一個勇敢的香港人，參加控訴他們的大會去！告訴他們聽聽，香港歸根結底是屬於香港人的。」

李念秋和沈冰冰來到維多利亞公園，這裡已經是人山人海，一幅幅白布黑字的橫額大標語高掛起來，如林般的拳頭呼喊着譴責財團罔顧民生帶頭加價的口號。

李念秋和沈冰冰走到這成千上萬的人海中，李念秋的眼珠瞪得滾圓，她在留意着維多利亞公園裡的一切，各界代表紛紛上台發言，强烈的譴責着那些存心搞亂香港的不良分子，大聲疾呼香港全體市民團結起來，爭取香港人管理香港事務；代表們憤怒的控訴，立刻又獲台下成千上萬鼓掌應和。

這雷一般的轟鳴，在維多利亞公園上下四周震蕩，在這霎間，李念秋甚至連大哥李銳的不幸也忘記了，因為她下意識的興奮地感覺到，她正做着大哥未做完的事。她忘了自己是根本不必為生活擔憂的富家子女，她感覺到自己的心和這成千上萬的市民一道跳動，她和他們一道高擧着手呼喊口號，她只記得她是一個香港人，她要和他們一道去爭取香港人在香港的一切權利。

＊　＊　＊

就在香港的金融股票市場下午復市，股票市場和港元繼續像雪崩般向下崩塌時，颱風「愛倫」也越來越逼近香港，在下午二時三十分，香港皇家天文台終於掛出了颱風迫在眉睫的三號風球警戒訊號。

市區中心雖還感覺不到風聲，但在偏郊的港島香雲道李家這花園，一團團如小黑山般的雲像鬼趕般的層層疊疊地湧壓而來，陣風也越來越强勁，花園裡遍植的偃松被强風碰撞着，嘩嘩啦啦地一陣接一陣地呼號。

這時，一輛私家車頂着强風，從外面駛入花園中的水泥路，車裡是滿臉緊張的杜仲謀。他剛在開市不久的外滙市場轉了一圈，使火急流星般趕回來。「嘎吱！」車子在客廳的大門口

停住。杜仲謀一溜小跑地衝進來，正和譚昭達交談着甚麼的李雲鎬，立刻就騰地跳了起來。

「怎麼樣？老杜！」

「港元跌勢難止，眼下市場已掛出九一〇港元最低紀錄！」

李雲鎬的臉孔一陣劇烈地抽搐。東方機構的資產大部分是以港元計價的，港元從六算水平跌到眼下的九一〇，這就意味着資產總值已跌去接近一半。

「大手買盤從哪處去？」李雲鎬咬着牙關，半晌才擠出一句。

「弄清楚了，外滙市場最大宗的美元買盤來自一家叫多倫多投資金融公司，他們拋出的全是港元。」

「多倫多公司不是代理帝國的金鷹投資？這麼說又是這些人在興風作浪。」

李雲鎬的脖子像被人猛地捏住，艱難地擠出話來說。

「主要是金鷹、帝國、大地他們，但我聽說本地的華資拋出的港元也不少。至於偉烈方面，眼下倒是按兵不動，光景是在觀望，況且他們在這場金融風暴損失也很嚴重，他們的銀行利潤是以港元計算的，所以眼下約克路是在左右為難疑慮重重。」

杜仲謀緩緩地說，他的語氣透出不可壓止的驚惶。

「這情形不對勁呀！雲鎬。港元這一暴跌，股市也跟着崩下去，咱們再不採取應變措施，在資產幣值和股票價這兩方面的損失就更嚴重。我聽香港証券監察處的一位朋友說：金成在這兩方面的夾擊下，上市股票停牌已是三幾天的事了，松柏眼看是走投無路了！」

李雲鎬的心頭猛地一震！金成眼下所處的絕境，固然大部份危機因素來自他的內部，但近月來的金融風暴卻是一根引爆危機的導火索！他因此立刻聯想到自己的東方機構處境來。他正要張嘴說甚麼，驀地譚昭達剛在域多利監獄打探到的一件事又兜上他的心頭。

「眼下這局面，我李某人能够做出甚麼！」

李雲鎬嘿嘿地說，不知是冷笑還是苦笑，就這麼着李雲鎬軟軟的跌坐在沙發上。

「老杜，你知道麼？昭達剛從域多利監獄那面打探到消息，他們是有意整死銳仔哪！」

李雲鎬似乎就看到兒子慘受凌辱的情景，他的心頭禁不住一陣揪痛，他那帶了疤痕的臉孔被憤怒扭曲了。

「這前後的經過，特別是那受傷警員的突然死亡，倒像是有意安排似的。商場如戰場，東方機構這幾十年來發展，難免開罪了人，這裡面大概不是有某種聯繫吧？」

「受傷警員突然死亡這事，我也非常懷疑！醫院醫生不是說他的傷勢情況良好麼，為甚麼隔了幾個鐘頭就突然死去？這一死不打緊，他們馬上就改控蓄意謀殺，連原來的保釋也推翻了，馬上發出拘捕令逮進監獄去。在監獄他們對待李銳那套手段，又好像對他有着深仇大恨似的，這種跡象就令人生疑，這案子是否普通車禍案那樣簡單？」

譚昭達這時插進來說，他那副出了名的轉得快的「鬼腦袋」又滴溜溜地旋起圈圈來。

「這點我已經托了醫院方面的朋友查探！」杜仲謀說。

李雲鎬點點頭。他的臉色很難看，突又記起一件事來。「出庭辯護的事，李雄律師怎麼說？老杜！」李雲鎬望了杜仲謀一眼，「下月就要開庭聆訊了。」

「我跟他通過電話，他說他正在考慮。我看他在這案上仍然沒多大把握！」

「這怎麼行？這樣子拖下去不是辦法。他太狐疑了，我馬上去找他說說。」

李雲鎬驀地站起來，招呼譚昭達和他一道上李雄律師樓去。但忽然又改變了主意，對譚昭達說：「你還是去托一下監獄方面的朋友，在裡面照應一下，大概他們不是打算把銳仔弄死吧？」

譚昭達走了，李雲鎬隨後也跟着出去，但走到客廳門口又折轉身來。

「老杜！市場方面，你就去留意着，看看再說！與約克路的偉烈銀行方面聯絡的事，改天再說吧……嘿嘿，看來那災難不是把矛頭衝着我李某人來吧！」

李雲鎬臉色鐵青地說，然後就腳步凌亂地跑了出去。

杜仲謀望一眼李雲鎬的背影，緩緩地搖了搖頭。

杜仲謀怎麼着也難以判斷這兩者之間的孰輕孰重，因而緩緩地歎了口氣，也跟着跑出客廳去。

偌大的李家客廳空蕩蕩的，就連女主人趙小蘭也為了李銳的事一早就跑了出去。客廳外面的陣風越來越强了，呼嚕！一扇未關上的窗門猛地被撞了一下，沉悶的金屬响聲與客廳外面的呼嘯的風聲混成一片，在這大客廳中迴蕩。

眼下是凌晨一時多了，香港的草根階層大多在港元、股市暴跌物價飛漲的惡夢中呻吟，尖沙咀的一個豪華「的士高」裡的午夜「科騷」新潮舞曲，卻依然在鏗鏘鏗鏘地瘋狂地喧吵。的士高中央的百尺舞池，一個「阿拉伯王子」和兩個披着面紗却光裸着大腿的「後宮佳麗」在演着一幕「性的呼聲」，「阿拉伯王子」似一隻癲猛的狂牛在奔騰跳躍，半裸的「後宮佳麗」像兩隻熱沙中的鴕鳥在發瘋地挺胸扭臀，在重重圍住舞池的數百尋歡客面前，擺出一個又一個撩人姿態。白色的人造烟

霧在彌漫，迷幻的激光在交織，醉人的酒香在飄溢，口哨聲、尖叫聲，怪嘯聲，狂野的舞曲聲在震天地喧囂，活脫的一個惡夢中的紙醉金迷世界！

這時，李文托着一隻酒杯從人羣中一步跳了開來，他血紅的眼珠子轉着，立刻就發覺了對面的錢經理和馬迷矮佬張和肥佬坤。

「哈！是你！」李文托着酒杯，一步跳過去，一仰脖子把酒渴光，「跳！跳！跳！光景是停不了的野性呼聲……錢經理，你老婆沒把你鎖在家裡麼？」

「他呀，要上這些地方，還怕沒借口麼？和朋友談生意！談買賣應酬。他的鬼主意多得是。」矮佬張說。

「怎像我？光棍一條！有錢就賭，就嫖！自由自在，逍遙快活！」肥佬伸說。

「提她幹麼！這地方是從來不興提老婆。嫖賭飲吹這就叫自由生活！盡情享受吧，只怕這日子眼看不長了。哈哈！今朝有酒今朝醉！最好跳到日出，跳到西沉，跳到天崩地裂，這麼一下子全部完蛋……但好戲怎沒上場？不是還有個令人驚喜的節目麼？」

錢經理擠眉弄眼地叫着，把許多站在他旁邊的人的目光吸引過來。人們接着就大喊、怪叫！

「唔够刺激！呼……爲甚麼不來一套眞刀明槍！」

「勁！要勁……嘿！把哪塊布料脫了！」

鏗鏘鏗鏘的狂野舞曲驟然停了，隨即是撩人心魄的軟性音樂，三個菲律賓女郎，身上披了五顏六色的布料，捏着咪頭又歌又舞，五顏六色的布條揚了起來，粉白的肉體若隱若現，不時更作着手勢，向四周拋着色迷迷的眼波飛吻。

突然，四周的探照燈聚在人羣中的一個女郎身上，立刻，有人在咪頭裡傳出聲音來：「各位嘉賓！她是一個脫衣舞娘，假扮觀衆！現在就讓你們任意教訓！」有人把女郎捧了起來，向人羣中拋去，正好就在錢經理、李文他們的身旁。女郎作狀的要逃，矮佬張狂笑着，貼胸便把她抱住。錢經理的手也猛地伸了出來，把女郎的外衣撕裂，四周也伸出了幾十隻手，女郎身上的衣物立刻變成一片片的碎料向四周飛揚，最後是一具光裸粉白的肉體在作狀的嬌笑着，喘息着，在鬼哭神嚎般的怪叫尖嘯聲中翻騰糾纏……

「日落前的盡歡！地獄裡的狂跳！看來這就是末日來臨的景象吧！」李文睜着血紅的眼睛，扯着錢經理，跑去一張卡座，一屁股就摔在沙發，身子軟軟地再提不起勁來。矮佬張，肥佬坤似乎也鬧够了，怪笑着走了過來。香檳、白蘭地立刻又送上抬面來，白蘭地的酒色、香檳的泡沫在迴射着交織的激光，他們一杯接着一杯地痛飲狂笑。

「哈！我說李公子，有錢大富豪都忙着找條退路，你家倒沉得住氣，呆着不動。」錢經理望着李文說。

「我沒錢，錢都在阿爸手裡捏着。他死賴着不動，我跑得哪裡去！」李文的心事被猛地勾了起來，眼下是滿肚子的不自在。

「嘿！你阿爸也太死心眼哩！你大哥口氣挺硬，跟在你阿爸後面跑，嚷甚麼救香港，眼下不是給人家弄到獄裡受罪麼？眼下這樣子鬧下去，哈哈，我看不出一年半載，香港就得滿街用麻包袋裝港幣買東西了！」

錢經理半認眞半嚇唬地怪笑着。

「換了是我呀？早就溜之大吉了。」

「你老錢不是炒美元黃金賺了一筆麼，買一個美國護照不過是一百萬。我矮佬張沒這份福氣，可也弄了一個十萬元的南美護照。」

「你不是也學着人家逃了吧？那裡是黑鬼的天下，你喝慣了香港水，跑去那裏，光那些黑口黑臉就够你瞧啦！我肥佬坤這個還買得起，但我不走！我是有錢就嫖就賭！哈哈，人生在世，來去也是講一個享受！」

李文血紅的眼珠緊望着錢經理。錢經理的話攪動着他的混了酒精的心臟。

「一百萬買美國護照，這是眞的麼？」

「這是市面上的傳謠。其實是美國托管的北瑪利安納羣島首府賽班。他們推出『賽班別墅』的房地產廣告，說這個地方是美國領土，憑投資許可証獲居留美國權。美國領事館是矢口否認有這回事情。要弄一本眞正的美國護照，沒有三幾百萬港元那是做夢！」

「你弄妥了麼？老錢！」

「哈！我老錢哪有李公子家闊氣！我的身家炒起來也不够小半個美國護照？如果再炒順三幾手黃金那又不同，哈，一天漲四百塊！一手百兩賺四萬，十手就是四十萬！一路炒去，弄它一、二千萬，那時候再去美國才像點樣子！」

錢經理滿臉希冀地嚷了一句。李文的心又猛地動了一下。他在「炒金」這點上被粘住了。眼下的金市看來是有漲無跌，而且他口袋裡眼下就有一張簽了「李雲鏑」的二百萬元支票。眞像這姓錢的這般好運，三幾天就是幾千萬！到甚麼地方也可以啦，再犯不着在父親面前死乞白賴地瞧他的冷面孔。

「嘿嘿！想移居美國，明擺着不用花錢的道道哩。」

矮佬張這時眨着眼，詭秘地笑了。這模樣立刻就吸引着錢經理的目光。

「你有甚麼鬼主意？老張！」

「哈哈！鑽洞覓縫你老錢可比不上我矮佬張。美國不是明擺着一條法例，說娶了美國女子，丈夫可以申請去

美國麼，何必白花那幾百萬元呢？但你是不成啦，你有個老婆擺在香港？哈哈，這條心你還是死了吧。」

矮佬張哈哈大笑。錢經理的眼珠却撲閃了一下，似乎像從黑獄裡瞧出一道亮光。

「媽的！盡說這些喪氣話幹麼？能走的早走了，不能走的嚷到天亮還是白噴口水！有酒就喝，有馬就賭，有女人就嫖！哈哈，快活一天勝過愁一年，想那甚麼鬼前途幹麼？有甚麼三長兩短，我肥佬坤也享受够本啦！哈哈！」

肥佬坤瞪着牛樣大的紅眼珠，忽然又莫名其妙的自管自的哈哈大笑，在他眼前，似乎一切盡是醇酒美人高班馬的快活世界。

＊　＊　＊

就在馬迷肥佬坤瘋狂的笑聲中，花花世界外面的天色漸漸大亮了。

這時，李文獨自一個人走了出來。他的臉孔、眼珠血紅，體內殘留的酒精還在燃燒着。他那酷肖其父的眼睛搭拉着，但嘴角卻掛着冷冷的笑意，似乎是決然的打定了某種主意。

他揚手招停了一部的士，跳了上去，「孖沙街！」他低沉地嚷了一聲，酒精在作怪，聲線也變得嘶啞。

的士向海底隧道方向駛去，車近海旁，從維多利亞海港吹來一陣早晨的清風，撲進車廂裡來。李文身體裡的酒精似乎給吹掉了一點。他的心不由自主地狂跳起來。他下意識的伸手壓住了袋裡的那張支票。這張空白支票是他從父親的睡房裡偷弄出來的。「李雲鏑」這三個字的簽名也是他刻意摹仿父親的。讓他發覺，準會把自己吃掉！父親那暴怒的臉孔突地在李文眼前跳了出來，他的心跳得更厲害，幾乎忍不住要司機改駛方向。他的手揚起了，却終於又放了下來。嘿！對他來說這只是小數目，短期內根本就沒辦法察覺！眼下的金價有漲無跌，這一投進去，三幾下功夫一、二千萬就到手了，到時再補存進這二百萬數目，這還不是神不知鬼不覺。打定了這主意，李文又信心十足了，他那種獨特的冷冷的笑容又掛上了他的嘴角，嘿嘿！看來阿爸是死賴在香港不走了，我李文可沒你這樣傻！阿爸啊阿爸，你老了，幹麼不替兒女着想？眼下這情形，呆在這裏還有甚麼意思！

的士駛出了海底隧道，一直向港島上環德輔道中的一條橫街駛來。

這就是孖沙街。外表不見得驚人，內裡也只有些茶莊，出入口行，但這裏却座落了一幢每日成交過億萬的，影响着世界金融的，令千千萬萬人驚心動魄的樓宇。這個著名的「香港金銀貿易場」，一個交織美夢的地方，一個打碎美夢的地方。

李文從裡面走了出來。雖然這場內並非任人出入，但他憑着「李公子」這名號，他在這裏面進出也非難事。

這時他腦子裡盡是那些買賣手風標似地擺動的手勢，那力竭聲嘶的喊叫聲，那如衝天炮响的金價劇漲聲。他已渾忘了一切，甚至他父親那凌厲的臉孔，他只記得他袋裡有張二百萬元的支票，這足可買一百手黃金。一百手就是一萬兩，每兩漲十元就是十萬，漲二百元就是二百萬，一頭半月下來漲它一千幾百就是一千幾百萬！嘿嘿，拚生拚死花盡唇舌做成一宗生意也不過是十萬八萬，怎比得上這輕鬆寫意的買賣。

這麼着他終於跑上一家叫「豐烈」的金號去。

這兒又是另一番景象，這家專門替客人炒金的公司大堂，此刻是人頭湧湧的生意繁忙，在大堂的正中是一塊市場金價的電子報價板，電子報價板前面是一個環形的寫字樓，環形的辦公桌上擺滿了電活，這裡沒有普通寫字樓的安靜，有的只是震耳欲聾的喧囂，「四千！四千零一！四千零五……」職員、經紀盯着報價板，口裡在尖叫，手裡在圖表上作出記號，大客們圍在四周，眼珠幾乎便要打眶裡跳出去。經紀手下的圖表有如一根火箭，向上衝！衝！衝……四周的大客買聲不絕，拍手頓足地跳、叫。人們都是這樣的瘋狂，都彷彿失了理性！

李文表明了來意，經紀們立刻便圍到這大客的身旁。「買！賺梗！」「看！看！你看這圖表，這是多年少見的大升三角走勢！這是金市堅挺的强烈信號！」「沒有現金？支票也行！別人難說，你李公子的大面咱們還信不過麼！來，入它一百手。」

經紀們在李文身邊遞圖表、拍心口、指天點地地喧嚷，他的身上的熱氣，把李文發脹的腦袋弄得更熾熱，終於把那張二百萬元支票摔在桌上，尖聲地大叫：「一百手，炒過夜。」

＊　＊　＊

就在李文在「炒金」公司重鎚出擊的時候，錢經理正在家裡對着他和老婆的結婚照片發呆。

這是二十年前的照片，照片上面的錢經理二十出頭的青年小子，那時他是出入口行的一位行街，在街上大汗小汗勸着客人接受他受顧公司的買賣。那時他是一個只能够租一間天台屋的窮職員。就在這一年，他得到錢太這位舊同學的垂青，結爲夫婦。錢太不算漂亮，但她那種溫柔體貼、那種咬牙苦幹的勤力，却把錢經理引得傾心愛慕。二十年過去了，錢經理是脫胎換骨了，光炒黃金、美元賺到的就有三百多萬。一個人口袋裏的錢漲了，圍在他身邊的女人就會多起來，其中一個，是從美國回香港渡假的表妹，她十年前和香港移民美國的一位美國人結婚，但這位美國人在一年前的一宗車禍喪生，表妹還只是三十五歲的虎狼年華，沒移民美國前，她與錢經理這位風流表哥就有一手，如今

返香港渡假，自然又偷偷的重溫舊夢。這段時間，他留在家裡的時間越來越少，錢太在他眼中卻越來越不順眼。

她老了！臉上皺紋，怎及得上表妹臉皮的光滑。

她遲鈍了，不懂交際，不懂應酬，只會在厨房團團轉，不然就是躺上床去睡大覺。

她沒用，結婚二十年，連隻蛋也沒生下。這樣下去，豈非註定要絕後！

錢經理下意識地搜刮着老婆的不是之處，漸漸地，他的思想都聚到這一焦點上來：表妹是美國籍，攀上她可以申請移民去美國，因而錢太在他眼內的錯處是越來越多了。終於全部聚到一個强烈意識上：和她這般下去，就得困死在香港！香港的局面遲早會玩完，自己也跟着完蛋！自己還是四十出頭的黃金歲月，怎甘心眼睜睜地瞧着眼下這一切快活享受失去！漸漸地，這兩個想法又滙聚到一個上；渡船，絆脚石！搭了這隻船是風光歲月，絆了這塊石頭準會沉到海底去……

這麼地思想着，錢經理就渾身觸電般騰地跳了起來。「……但你是不成啦，你有個老婆擺在香港！哈哈，娶美國籍女子移民美國？這條心你還是死了吧！」矮佬張那半開玩笑半認眞的話又驀地從錢經理的腦殼裡跳出來。

他狠狠地咬着牙，臉孔也扭曲了。在這霎間，他的模樣變得可怖而猙獰。

這時，這個兩房一廳的住家外面的鐵閘傳來開啓聲，把沉思中的錢經理驚醒過來。大門開了，是他的老婆錢太太挽着一袋菜走進來。她一見丈夫呆呆地坐在廳裡，馬上就走到他身邊來。

「怎麼啦，你！不舒服？一整晚沒回來，大概又喝多了酒吧？出外應酬太辛苦，你就少做一兩宗生意吧，累壞了身子可犯不着哪，反正家裡也不是等着錢開飯。」

錢太嘮嘮叨叨地說着，左手挽着大袋餸菜，右手就輕柔地搭上錢經理的額角，仔細小心地瞧他是不是發燒了。然後她似乎鬆了口氣，趕忙把餸菜扔到厨房，斟了一杯凍檸檬水，捧到錢經理的嘴邊來。

「酒喝多了，人家說，檸檬汁解酒，你喝了吧，等一會就舒服了……啊，對了，今早我特意買了一隻鷄，我拿人參燉給你吃，中午你就別出去了，好好地睡一覺，體力就恢復了。」

錢太滿臉疼愛地望着丈夫說。錢經理的心頭止不住地劇跳。他是越來越煩躁，終於，他像無法抵受一股熱流衝擊似地大叫了一聲：「你別說了！我的心很煩……」他抱着頭逃跑似地奔入睡房。

「你怎麼啦？我說錯了麼？」錢太低嚷了一句，傷心地站在廳中發呆。

丈夫這般對她，在近日已非一次，她拚命地責備自己，是不是忽略了對他的照顧？因此他越是對她暴燥，她越是對他溫柔體貼。「女子的柔情能把男子的心綁牢」。少女時她不知從那部電影裡聽到的對白，成了她堅定不移的信條。不過，她這個信條在最近有點動搖了。她驚疑、傷心。她發覺對他越是溫柔體貼，他對她就越是粗暴。

她原以爲，丈夫碰上眼下香港這情形，準是生意上受了甚麼挫折，爲了減輕丈夫的精神壓力，她甚至連家用錢也不向他開口要，花光了，她便悄悄地把結婚時母親送給她的金鍊賣掉。就算這樣，她依然買隻鷄、買幾兩人參回來，給他補身子，一個家庭主婦所能做的，她全都做了。因爲她雖然不曉得丈夫那些生意的奧秘，但她有自己的信念，她相信夫妻倆齊心協力就準能渡過一切難關。但他爲甚麼還這樣對自己呢……錢太越想越傷心了，淚水在她賣金鍊頂家用錢時沒有流出，但這時卻再也壓抑不住地湧了出來……這時，錢經理又抱着頭從睡房裡跑出來，他突然也控制不住地抱住了妻子，他的心如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混作一團，他似乎忍不住要把一切說出來，包括他和表妹的姦情、他的算計。但他到底只是低沉地嚷了一句：「你不要對我太好……行麼？行麼？行麼？」然後，他就有如雪人躲避太陽般跑了出去。

他跑上街，就撥了個電話到表妹的酒店住房去。

到深夜十點，他從表妹的房裡出來，然後便回家去。這是他近月來晚上最早回家的一次。

錢太躺在睡房裡仍在哭着，廳裡却擺了一桌完整未動的飯來，還有那碗人參燉鷄湯。錢經理打開門，便聽到老婆的抽泣聲，又看到客廳的那桌飯菜、那碗人參鷄湯。他禁不住又怔了怔，然後猛地一咬牙，跑入睡房裡來，他的神態突然的變了，變得對妻子這般憐惜，他把她緊緊的抱在懷裡，軟語溫聲地拚命地勸慰着，終於，他總算瞧見她破涕爲笑了。

「你還沒吃飯？」錢經理明知故問了一句。

「我等你……你這樣就跑出去，我還有甚麼意思？」錢太幽怨地望了丈夫一眼，眼裏不禁又湧出淚水。

「算了，算了，是我不好，但這一切都過去了，往後我會好好對你，我會給許多家用，三千？不，就五千吧？我用很多時間在家陪你，往後你就快快活活了。」錢經理把老婆的頭抱在懷裡，一疊連聲地發誓似地說。他的眼裏，却跳蕩着一股陰狠的寒光。

第二天，錢經理對錢太說，他要去澳門和一個朋友談生意。錢太見丈夫已回心轉意，還有甚麼話說？她甚至高高興興地把丈夫送到港澳碼頭，叮囑他不要喝太多的酒，然後才依依

不捨地返家去。

錢經理到了澳門，租了一家五星級酒店房間，然後他就跑去賭場玩了一整天。傍晚時份，他回到酒店用飯，特意要了一支「人頭馬白蘭地」，獨自一人喝了半支。這在平日，這丁點酒量他是臉不紅心不跳，但這時他却面色大變，似乎是喝醉了，抄起剩下的那半樽「人頭馬」便狠狠地摔在地面。酒樽碎了，酒淌了地氈一片。「伙記！再給我取十支白蘭地……」他含糊不清地大嚷大叫，好讓全酒店的人都注意着他。

「先生！你喝醉了。你貴姓？住幾號房？這就送你回房休息！」侍應皺着眉頭，把錢經理扶住。

「不……我沒醉！我姓錢的喝這點酒怎會……醉！拿酒來……送我的二零四房去……」

侍應總算知道這醉酒鬧事的人是住二零四號房、姓錢，他們立刻便把他送進去了。

錢經理和着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侍應後來進房見他已呼呼地睡着，便沒再理他。到深夜十一點，他騰地跳了起來，仔細地替自己化起粧來。片刻後，他已變了一個有鬍子戴茶晶眼鏡的老頭。他靜靜地等待着，直到他確認房間外面沒人走動時，他就閃了出來，像一隻野猫子般地閃進電梯去。

在澳門的一個僻靜的海傍，早有一隻快艇等着他，錢經理走上這隻快艇。

「多少？」錢經理低問了一句。

「蛇頭不是說定了麼？屈蛇費是一萬，外加司機酬勞五千。」快艇上一名駕艇的男子說。

「好吧，一萬五千。來回給你三萬三千。但你得在南丫島東面等我。」錢經理猛地一咬牙，說。

快艇駛了出去，在黑森森的海面上避開了香港水警輪，向香港海岸插去。錢經理坐在艇倉裡，臉色極陰沉，肚子裡一條條的毒虫蠕動着。嘿，這麼着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回家去，幹妥了再神不知鬼不覺地回那二零四房躺着，過幾天再回香港，還有誰知道是我錢某人幹的！酒店的侍應全都知道當晚我在澳門……再過三頭幾月，嘿嘿！說不定我錢某已在美國了……

凌晨二時，錢經理終於潛返家裏來。他咬牙切齒地摸進妻子的房裡去，立刻就扼住了妻子的脖子！錢太奄奄一息了，他又把一樽安眠葯塞進她的嘴裡，用水硬灌了進去。他做着這一切，心裡却指天點地地發誓：莫要怪，莫要怪！我不過是爲錢家，對！爲了錢家的後代！你好好地去，我定替你打七七四十九齋，超度你的亡魂。

幹妥了這一切，他又偷偷地乘快艇潛回澳門。當他推開他租住那間酒店的二零四號房，他那位表妹已半裸地躺在床上等着他。

第二天中午，當他接到香港方面打來的報喪電話，他才堂而皇之的經港澳碼頭返港。在妻子僵冷的遺體面前，錢經理居然還能够掉下傷心的淚水！

鏡花水月　一切成空

第二天凌晨二時，香港皇家天文台掛出八號風球。到上午七時，颱風「愛倫」終於來臨，猛烈的風暴像萬千匹癲馬，飛揚着勢不可擋的鐵蹄，肆無忌憚地踐踏着香港的每一寸土地。

在昏天黑地的狂風暴雨中，繁華大街道兩面林立的商業招牌，燈飾廣告猛烈地搖晃，似乎隨時隨地會倒撞下來。住家、商業大厦四面的花盆、玻璃窗，恍如萬千撞地响炮，從高處傾跌下來，砰隆砰隆地在街道上飛濺。街道上水深及膝，行人絕跡，就連那些終日在街道上向人伸手的乞兒流浪漢，也像寒冬裡的裸蟲不知在那兒蟄伏。無奈駛出來的救護車在被水淹沒了車輪的街上像螞蟻般爬行。車頂上的救護車警號吱吱的淒厲地哀叫着。

狂風挾着暴雨，暴雨助着風威，恍如一尊尊穿着白衣的死神在大街小巷、高樓大厦四周上下奔跑呼號，然後又翻湧着，向港島四周海面捲去。颱風的威力是如此巨大，幾千噸上萬噸的貨輪被它輕輕地一托，便被拉上沙礁巨岩上去，維多利亞港浪濤翻滾，整個海港空蕩蕩的，似乎就連海面下張牙潛伏的鯊魚大鱷也驚惶地躲避竄逃……

颱風「愛倫」在香港整整肆虐了一個白天，到晚上九時，才終於姍姍而去。雖然颱風蹂躪的傷疤印滿了香港各處的大街小巷，但飽經風雨的香港人很快就喘過氣來，推着車子的小販首先走上街來，價錢雖然昂貴點，但被困了一整天的家庭主婦，爲着丈夫和兒女晚飯無需再啃乾面包，咬着牙根也買下一把疏菜、半斤猪肉。街上的來往車子也逐漸响着號爬了上來，兩旁的商店，大多拉起了關了一整天的鐵閘，街道上面沒被吹翻的招牌、燈飾廣告也開始亮了。到晚上十時，港島最繁盛的銅鑼灣、灣仔一帶，便喧喧嚷嚷燈紅火綠地恢復了平日的不夜天景象。

不過，在灣仔的金成置業有限公司所在的金成置業中心大厦的頂樓，金成實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松柏，却分明感覺到一場眞正風暴此刻才刮進這豪華氣派的辦公室裡來，他扭頭看一眼那幅仿製名畫「蒙娜麗莎」，手搭上「二龍戲珠」辦公椅的扶手，腦裡馬上跳出陸斯曼在大馬打來的電話裡的幾句話：「……伊巴咸已在赴港途中，今晚十一點就到達啓德機場……他是上頭直接派來的，連我這個副總

裁事先也不知道，他們對我也產生懷疑……他來港主要是查金成向豐民銀行香港分行貸款事，你提出的那筆四百萬美元救急貸款也是由他來港全權處理。結果怎樣，就得看你如何籌謀了，眼下連我也自身難保，你要好自爲之……」

「查數」、「四百萬美元貸款」光是這兩記重棒便已把沈松柏差點敲昏！金成眼下的危機是如此嚴重，就連沈松柏也開始從腦裡跳出「破產」這兩個恐怖的字眼。地產物業、股票港元暴跌，銀行拚命加息，追討貸款，這一刀又一刀地割來，垂吊着金成的那根繩索噗噗地一股接一股地斷裂，幸而最粗的一股總算勉强地支撐着。但伊巴咸的到臨，似乎是拿着刀子要把這最後的一股割斷！這上面是接近八十億港元的貸款。這最後的一股繩索垂吊着金成的命運，眼下就捏在這伊巴咸的手上……沈松柏甚至已打好了萬一的退路，逼不得已就一走了之吧。

這也是陸斯曼、法利亞他們的主意，一旦伊巴咸來港查出貸款的內幕，連他們也吃不了兜着走。這四百萬美元的貸款就是這最後一條生路的救命錢。每人百多萬美金總可以躲去一些有奶便是娘的非洲小國過上一輩子……伊巴咸啊伊巴咸，頂好你就高抬貴手，否則，彼此也就是死路一條。

這麼盤算的結果，沈松柏就膽氣一壯，嘿嘿地冷笑，沈某人面前沒有絕路。

嘟……

雕龍塑鳳辦公桌上的電話响了。打電話來的是他眼下比韓紀正更倚重的陳柏强，這個似乎無所不能的蠱惑小子！

「伊巴咸到了！我和法利亞先生在機場接到他。」

「你們在甚麼地方？」

「總統酒店！」

「那好，我馬上趕來。」

約莫半小時後，沈松柏便飛車趕到總統酒店。在二樓的一個貴賓餐室，豐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法利亞和陳柏强正等着他。他們的中間，是一個年約四十，戴眼鏡的馬來西亞人。沈松柏一到，法利亞就站起來，說：「來，我替你們介紹介紹，這位是香港著名的大企業家，香港金成置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沈松柏先生。這位是馬來西亞豐民銀行助理總經理伊巴咸先生。啊，對了，你們是第一次見面，咱們副總裁陸斯曼是沈先生的老朋友。一次生兩次熟，你們彼此親熱親熱，以後就是好朋友啦。哈哈！」

「久仰大名！沈先生，我在大馬聽過沈先生的名字！」伊巴咸站起來，禮貌地客氣着，但在禮貌中却透出鎭靜和機警。

「歡迎你到香港來！我沈某人可要好好盡一下地主之誼罷！」沈松柏笑着說。他的鼓凸的眼珠迅速地一轉，從第一眼起，他就覺得這伊巴咸極不好應付。

一輪酒菜後，伊巴咸臉上紅紅的，似乎已有了幾分酒意。沈松柏朝陳柏强打了個眼色，陳柏强眼角撲閃一下，說：「伊巴咸先生這次赴港任務不輕罷？你是大馬豐民總行的幹練，咱們沈先生早在你們陸斯曼副總裁口裡就聽着了，陸先生對伊巴咸先生可是非常看重哩。」

「過獎了！陳先生，我所做的不過是向公司負責。」

「伊巴咸先生這次是奉重命而來，全權處理豐民香港分行的事情，這個法利亞先生早對我說了，金成跟豐民是老交情了，伊巴咸先生往後還得多多關照。」

沈松柏馬上接過話說。他那鼓凸的眼珠看着伊巴咸，嘴裡說得輕鬆，但心裡火燙般地緊張得抽搐。

伊巴咸不着形跡地笑笑，說：「好說，我是奉公司董事局之命來港，只要對公司有利的事情，我會好好考慮。」

「對，對，我也是這個意思。大家都是向總公司負責！」法利亞立刻插進來，不失時機地說：「例如，沈松柏先生透過分行向總公司借貸四百萬美金的事，因爲總行方面陸副總裁已同意了，香港分行就着手辦啦，經過研究，我認爲可以批出貸款。伊巴咸先生既然奉命前來負責處理這筆貸款事，總行陸副總裁的意思你當然知道囉。這裡面就沒有甚麼問題了，改天伊巴咸先生再審理一下，我認爲就可以兌現了。」

伊巴咸的眼睛在眼鏡片後機警地閃了閃，點了點頭說：「這事陸副總裁是和我談過。沈先生有總行方面的批復文件麼？」伊巴咸不動聲色地追問了一句。

沈松柏鼓凸的眼珠迅速地轉了轉，略一猶豫，便把一封信取了出來，遞給伊巴咸。這信的內容是金成向豐民銀行總行借貸一筆四百萬美金的事情。

「這函件是貴總行董事局批復下來的，他們說，伊巴咸先生不日來港專責處理此事，由他簽個字就成啦。這就請伊巴威先生過目。」

伊巴咸接過信函，仔細地瞧了一會。

「這上面沒有總行負責人的簽字。」伊巴咸瞥了沈松柏一眼，鎭靜地說。

「這是貴總行陸副總裁的口頭答應，伊巴咸先生既然清楚這事，大概就沒有甚麼問題吧？」

「這事過幾天我們在銀行裡再談，我剛來到，對分行的情形還不熟悉，況且，敝行董事局的意思，這筆貸款必須與整個貸款情況聯繫考慮，匆忙作出決定，這也不是陸副總裁的意思

吧？不然，爲甚麼他不直接在信函文件上簽字呢？你說是麼，沈先生！」

伊巴咸並不因沈松柏刻意抬出那位陸斯曼有所放軟，他仍然是不緊不慢地極鎭靜地堅持自己要愼重考慮，方可作出決定的意見。看他的口氣，他絕不會屈服於任何壓力。

這點，沈松柏是强烈地感覺到了，他因此馬上把口風一轉，哈哈一笑說：「好！好！伊巴咸先生向公司負責的態度令人佩服，這事就改天再說吧。你還沒找到住處吧？不必住酒店了，就來我家吧，單身一個人在外面，湯呀水呀總得有個人照應着好。」

伊巴咸笑笑：「謝謝！沈先生的好意心領了！但我來香港不是渡假，要做的事很多，半夜三更地出出入入，很不方便；我自己租地方就行了，這是敝總行董事局的規定。反正這是合理開銷，我就不好違反囉。沒甚麼我就先告辭了，改天見面再好好談談。」伊巴咸說着就站起來，禮貌地告辭着走了。

沈松柏三人送出去，然後就折轉貴賓餐室來。沈松柏的臉色很陰沉，他急促地對陳柏强說：「你馬上去盯着他，看看他租下甚麼地方，看準了，就馬上打電話回來，我在家裡等你電話。」

陳柏强點點頭，立刻就走了出去。

「這個人不好對付，好像個大內密探，軟硬不吃，誰也不賣賬。」

「是呀！伊巴咸這人的性子我在大馬就聽說了，是一個出名的難纏人物。這次派他來港查數，上頭大概也是瞧中了他這點。」

「這就壞了！咱們有可能就喪在這人的手上。」

「他是令人討厭，但你不是打算在他身上做甚麼手腳吧？」兩人唧唧咕咕地說了一會，法利亞突然恐怖地瞥了沈松柏一眼，說。他從沈松柏那極陰沉的眼神瞧出有點不妥。這是他極不願出現的後果。

「你害怕？但你別忘了，咱們眼下搭着一條船，如果伊巴咸在貸款事上嗅出甚麼，我、你，還有陸斯曼先生就是大難臨頭。這後果你比我更清楚！」沈松柏冷笑說。他知道，話不必點明，這「嚴重後果」就包含着對方收受大筆貸款非法回佣這種勾當。這是犯了銀行業大忌的，一旦查實，就是蹲牢的商業罪案。當然，這裡面也包含「金成」的徹底塌台。因爲這並非小數目，而是近八十億的龐大貸款。沈松柏也沒打算隱瞞這個。他斷然確定，眼下唯有把三者牢牢地捆作一堆，才能同心協力，渡過即將來臨的厄運。

法利亞身爲豐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他自然明白沈松柏話裡的含義，因此他立刻就冒出冷汗！他咬了咬牙，終於把聲音壓得極低，說：「你打算怎麼幹？」

「一箭三鵰！不惜一切代價把伊巴咸拉過咱們這邊來，把查數的事應付過去，同時把四百萬美元貸款弄到手，爲萬一作好退路。」

「如果他死活不賣賬呢？」

「不會吧？在錢銀女人四字面前，我沉某人不相信世上還有弄不通的事情。他是男人，所以他逃不出這個。萬一他眞不上鈎，那就趕狗入窮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嘿嘿！」

「這是萬一才算吧。但手腳一定要乾淨。絕不能露出任何痕跡。」

「嘿嘿，傻瓜，難道犯得着咱們出面麼？在香港這地方，你只要出得起錢，就算殺老子親娘也有人去幹！」

沈松柏嘿嘿地冷笑着說。他這時的臉色極陰沉，上面透出一絲强烈的冷酷與狠毒，就彷彿一隻負了創又被獵人逼入絕路的野狼。法利亞看着這臉孔，不禁打了個寒顫。

返回港島灣仔的住家，沈松柏的臉色依然陰沉得可怕，但裡面的冷酷與狠毒却跑走了，隨即而來是一種瀕臨絕望的悲哀。他把那部名貴的勞斯萊斯房車駛入停車場，連車門也沒關上，便匆匆地跑進客廳來。他把身子摔在柔軟的沙發椅裏，往客廳的掛鍾瞥了一眼，已是深夜十一時多了，他感覺到身心交疲，眼皮不由自主地合上了，萎頓地躺在沙發椅上。

波……這時外面有汽車的按號聲，隨即是韓紀正滿頭大汗地跑了進來。沈松柏猛地被他驚醒了，他的心似乎被人猛敲了一記，騰地彈了起來。

「甚麼事？老韓。」

沈松柏驚惶地瞧着韓記正，那對鼓凸的眼珠幾乎要跳出來了。此刻他是連最輕微的一點風聲也禁不住心驚肉跳。他唯恐老韓那根吞吐自如的舌頭又跳出甚麼大事情來，他眼下實在感到不勝負荷了。

「沒什麼，沒什麼，你冷靜點，松柏。其實你也知道，那是港元暴跌的事……」

韓紀正被沈松柏這驚慌失措的模樣嚇了一跳。他那根吞吐自如的舌頭近來就不大靈光，此刻更是被嚇得縮了回去。

「嘿嘿！這事情我知道，看來公司的資產更不值錢，銀行更拚命地討貸款，大不了也就是這麼回事。一塊半仙是債，一百幾十億也是債，哈哈！他們來追，推得就推，實在推不了就拖！大債拿命還，反正就是這麼回事！」

「不，這只是其中一個哪，松柏！港元暴跌，黃金美元狂升，眼下是誰都拋股票買美元、黃金，倒好像是末日來臨！長生指數這天就暴跌了二百多點，咱們的金成認股證跌到五個仙；金成普通股只剩三角二仙？眼看是完了，證劵監察處已派人到公司查探

，並露出口風要金成先停牌整頓再上市，這情形又得馬上想辦法解救哪。」

韓紀走驚惶地一口氣嚷道。這些話似乎是被他心裡的驚恐逼擠出來，因此剛說完，他就疲勞得軟軟地癱在椅上。

沈松柏突然哈哈地大笑起來。他突地跑開去，像發了神經似地繞客廳飛走着，一面手舞足蹈地說着一個連他自己也懷疑到底是否笑話的計劃。不過，他的口氣卻是確認必定成功的斬釘截鐵。

「明天你就代表金成董事局向市面宣佈，老韓，鑒於近期地產與股市劇跌，港元貶值，金成置業董事局決定：取消金成置業今年十月八日派發的十二仙中期息，以十股送一紅股代替。同時，發行五億元折股票，每股就作價一塊。你向外面宣佈說，金成現下雖然遭遇困難，但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哈哈，人們不是很喜歡聽這個麼？你就强調咱們的信心百倍。而且公司的實力强大。董事局詳細審查金成置業資產及負債後，深信金成置業股票市值是被低估了。經過這次集資措施，金成一定重振雄風，金成股票很快像火箭般衝上去，買金成股的投資者日後一定賺得盤滿鉢滿。去去，明天你就宣佈去，老韓！」

韓紀正被沈松柏弄得目瞪口呆，他甚至懷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或者對方是急瘋了。

「你不是說笑吧？松柏。眼下可得鎮靜點哪，在這個時候宣佈停止派息，這對投資者的信心是冰窟裡加雪，越發動搖得不可收拾。再宣佈發行新的金成股票，還要作價一塊，這比現下的金成普通股整整高出一大截，誰願意買？這一冷一熱的，可叫投資者怎麼想哪？松柏！」

「對對，這叫一冷一熱。人家不是說金成神神秘秘不摸底因此信心動搖麼？咱們就投其所好，來一個老老實實！一些喜歡老實的人信心恢復了。告訴他們金成是有困難，因此停止派息；但實力仍然强大，信心百倍。這就叫冷冷熱熱、虛虛實實。」

「這，這行麼？」韓紀正的心被沈松柏拍弄得七上八下。他一面認爲沈松柏這計劃是跡近胡鬧；但另一面他又不能不同意這是在絕境中唯一還可行的辦法！因此他是越來越被弄得迷糊了。事實上，韓紀正深知，哪怕自己多生了十隻眼睛，清醒得像千眼神佛，也難以挽救金成眼下的厄運，所以他不能不糊塗。

「行，行，一定行！一膽二力三功夫，這套武俠片子你看過了吧？這說的雖然是打功夫之道，但我說，在這個地方做生意，不也是一靠膽，二靠力，三靠手段。去去！明天你就代表董事局宣佈去，集資五億元，哈哈，到時大概還是有人買的，這叫撈回一把再作打算。」

沈松柏對搖頭走出去的韓紀正的背影瞥一眼，加了一句，然後又獨自一個人哈哈地笑起來，他因自己突然冒出的這個天方夜譚式計劃得意起來；不是麼，在這個地方，越是離奇怪誕的事，就越會引人注意，就越會教人相信……

嘟……

這時，沈松柏久等着的電話終於響了。他連忙一步搶過去，甚至不必問對方，便知打電話來的人是誰。

「小陳麼，怎麼樣？盯着了麼？」

「是，是，我一直跟着！原來他事先已租下一處地方，在薄扶林道九十八號福慧苑××座×樓。」

「同住的還有甚麼人？」

「沒有，就他一個人獨自居住。地方很漂亮，一千八百多呎，光租金每月是二萬多。」

「好，你就跟他多親近親近，找個機會，把那部新車子給他送去。還有，你不是認識許多妞兒麼？你就揀一個最懂得迷人的介紹給他。嘿嘿，我希望他過得快快活活。」

沈松柏喀地擱下話筒，緩緩地走上二樓的睡房去。太太李雪梅和女兒沈冰冰都不在。「準是陪女兒探監去了。」沈松柏在肚子裡咕嚕了一句。「銳仔別的甚麼都好，就是太衝動，他明明是得罪了甚麼人了，我早就料着他沒甚麼好結果。看，他到底是給人家弄去蹲牢去了。」憑着他的經驗，沈松柏立刻就意識到李銳車禍案件潛伏着危機因素，但他眼下根本就無暇去理會這個。

* * *

第二天，當韓紀正代表金成置業有限公司宣佈停派中期息及集資五億元發行新股票時，金魚缸內馬上就作出强烈的反應，當日收市，長生指數跌七十九點。

但過了幾天，幾乎被市場形勢嚇破了膽的韓紀正卻驚奇得張大嘴巴！因爲他接到消息，金成發行的新股居然有人開始認購了。而且，金成股票在市場上竟然出現緩緩回升的勢頭。韓紀正在驚喜中的腦袋是越來越糊塗了。他甚至懷疑，沈松柏到底是不是一個會變戲法的魔術師。

沈松柏卻着實地因自己的傑作得意了好一陣子。他幾乎重新激起像以前一般更狂熱的玩魔術的雄心壯志。但在接到韓紀正好消息的當天晚上，陳柏强和法利亞打來的電話又把他猛地扯回冰窖裡去。

接了這兩個電話，沈松柏片刻也不敢怠慢了。他在董事局主席辦公室裡摔下電話，立刻就飛車趕去中環的一間地下西餐室與陳柏强和法利亞會面，在那兒，他們早在等着他。

「我拿他沒辦法，想不到他倒眞是一條硬漢。送去的車子，還有支票，他馬上就拒絕了，甚至我有意留給他的款子，第二天他就派人全數送了回

來。」陳柏强洩氣地說。這在他這個出了名的蠱惑小子來說，當眞是絕無僅有的事，但法利亞接下去說的消息，更使人膽戰心驚。

「這幾天他把金成向豐民借貸的文件全部拿去審查。如果不是我扣住其中最要命的幾份案據，早就爆出大事情來啦！但這樣拖住不行呀，他是總行董事局受命來的，他向董事局裡一報告，那一切就完了！」

「按你估計，他把弄到的文件審查完畢需要多少時間？我是指他發現問題後向總行報告的時間。」

「大約七天時間吧，或者會更快，伊巴咸是銀行方面賬目核查的高手。」

「那筆美元貸款，看來他是死活不同意啦？」

「眼下這情形，他不但對我有所懷疑，就連陸副總裁身上他也有問號，伊巴咸怎會同意批准這筆貸款呢？我試探過他的口風，他就是那句話：這得與金成的整個貸款情況聯繫考慮。他這次來港顯然是另有目的，大概總行董事局方面對七十多億貸款也產生懷疑了。」

法利亞驚惶地倒抽了口冷氣。

沈松柏的臉孔劇烈地抽搐了，但隨又舒緩下來，他的嘴角甚至有了笑意。

「眼下不是許多人嚷着要穩定香港經濟麼？穩定香港經濟，對極了！伊巴咸既然在香港，他自然就得爲這個作出自我犧牲了。因爲一旦金成倒塌，香港經濟就會大受打擊。你不看看前幾天就因金成的影响，股市暴跌七十多點麼？所以金成不能塌下，所以要把金成推塌的人，就只能成全大局，一個人倒下了。哈哈，你說是麼？法利亞先生。」沈松柏說。他的口氣是如此輕鬆，就好像在街市買一棵菜般的從容。在他的意識裡，世上壓根兒就沒有不可能的事，點石成金，小蛇吞象，水向西流，日打西出，甚至是殺人放火、誨淫誨盜，又或者是擦鞋刮臉、吐一口涎沫，這一切都沒有什麼分別，只要他認爲需要，他就會斷然的確認這是天經地義的事，他就會眼不眨心不跳地決然地去做……

第二天中午十二點時分，伊巴咸接到金成置業有限公司地產部經理陳柏强的電話，說是有特別重要的事情找他相談，在言語中，還隱約地露了一點有關金城向豐民銀行貸款的內幕資料。伊巴咸接了這個電話，略一猶豫，便決定應約赴會，金成與豐民銀行貸款的內幕，正是他此次從大馬赴港的主要目標。

伊巴咸很快就趕到尖沙咀麗華酒店來。在酒店的三樓替旅客登記的櫃面，坐了一位咬着一支呂宋雪茄的領班。

「請問，陳先生是在二〇七房間麼？」

領班瞥了伊巴咸一眼，隨手翻了翻旅客登記簿，說：「是啦，你是伊先生麼？」

「你怎麼知道？」

「沒什麼，二〇七房的陳先生剛出去，臨走他吩咐我說，等會有位姓伊的先生來找他，就請他先到房裡等一會，他很快就回來。喏，這是二〇七房的鎖匙。」領班不以爲意地說。

住客留言接客這是酒店常有的事。伊巴咸一愣，但到底還是接了鎖匙，向二〇七房走去。

這是一個陳設華麗的大套房，甚至還有酒櫃。伊巴咸坐在靠窗的一張沙發上，沉思着，他來港後發生的一切迅速地掠過他的腦海，他越來越對金成向豐民銀行貸款的事感到驚疑，最令他奇怪的是，在八〇年金成向豐民銀行借貸的十億港元，竟然是無任何物業抵押的貸款！他仔細地翻查過這筆貸款的資料文件，手續倒相當清楚，而且是由總行方面批下來，由香港分行發放的；不過，這筆龐大的無抵押貸款到底是由總行誰負責審批簽名的，他偏偏就找不到這份至關重要的文件。而無抵押貸款歷來是犯銀行大忌的，如果這裡面涉及非法交易，那問題就嚴重了……想到這點，伊巴咸更逼切地盼着陳柏强回來。他渴望能在他身上打出一個突破口來。

喀，喀……這時，有人在外面敲門，隨即傳來一個嬌俏甜蜜的女子的聲音。

「柏强！你在麼？」

「他不在，出去了，你等下再來吧。」

「喲！我是專程來找他的，他不是住這二〇七房麼？你是他的朋友吧？讓我進來等他好麼！」

女子似乎執意地賴着不走，伊巴咸無奈，只好把房門拉開了。立刻是一陣撲鼻的名貴的香水味，伊巴咸的心突地跳了一下。這女子是如此的性感迷人，就連伊巴咸這陌生人也不禁對她多溜了幾眼。她的衣著很簡便，一條短裙，一件名廠上衣，短裙極短，整條豐滿的大腿幾乎全裸露出來，上衣也太貼身，把高聳的胸部更凸了出來，她的臉上薄施脂粉，勾魂攝魄的眼波從她那對杏形的俏眼一圈一圈地蕩出來。

「你不是台灣來的那位電影明星伊娃麼？我看過你的片子！」伊巴咸不禁低語了一句。伊娃算得上譽滿東南亞的明星了，伊巴咸想不到她竟然是陳柏强的朋友，而且竟然會跟他上這個雙人套房。

伊娃格格地不絕口地笑着，根本就沒理會伊巴咸的驚疑，自管自地跳上彈簧床去，反手托着頭，望着伊巴咸：「你以爲大明星就不會上這地方麼？告訴你，大明星也是人，她一樣需要朋友！」

伊巴咸又把持不住地心跳了。他也不知因了什麼，在這個女子面前，

心裡總覺得忐忑地不自然。

這時，房門推開了，陳柏强一陣風似地捲了進來，立刻連聲抱歉地說：「對不起！對不起！讓你久等了，伊巴咸先生。」然後又轉過頭去，向伊娃招呼了一聲，「啊！你也來了，來，我替你們介紹：這位是馬來西亞豐民銀行助理總經理伊巴咸先生！這位是伊娃小姐！」

伊娃格格地笑：「伊巴咸先生一見就認出我啦！說起來，我還跟他是同姓哩。我是藝名，他大概是譯音，這也算得上巧合啦。」

「不，這是緣份！」陳柏强朝伊巴咸擠了擠眼，笑着說：「一回生兩回熟，以後你們就是朋友哩！來，來，難得這麼巧合，大家就碰一杯吧！」

「不，不，下午我還有事要辦，你不是說有些事情要跟我說麼？我酒量不成啊，喝多了我怕醉了！」伊巴咸猶豫着。

「啊呀，你是說那貸款的事吧？這個等下再說……」陳柏强說，飛快地朝伊娃打了個眼色。

伊娃從酒櫃裡拿酒，倒了三杯出來，最少的一杯遞給伊巴咸，迷人地嬌笑着：「伊先生，這是人頭馬，很醇，唔，最少的一杯給你，就一口喝了也不怕醉啦。」

伊巴咸被二人半勸半推地逼着，無奈地接過酒杯，事實上，他有幾分是自願，因爲在伊娃這個女子面前，世上似乎沒有多少男子能夠抗拒她那挑逗的眼波。伊巴咸到底是一個血氣正盛的男子，所以他還是一仰脖子喝光了。

陳柏强和伊娃也喝了。伊娃借着這幾分酒意，身子貼得伊巴咸更近了，那光裸的大腿還有意無意地觸碰着伊巴咸的手部，伊巴咸的心又突地一跳，臉漲紅了。

「嘻嘻！伊先生哪，日後我到大馬，可得多多關照囉！」伊娃湊得更近，帶了酒味的口氣直噴到伊巴咸的臉上。

「啊，啊……這個好說……陳先生，你……這小杯酒怎麼這樣厲害……」

伊巴咸突地覺得酒氣上湧，心狂跳，腦袋迷糊，舌頭不受控制地囁嚅不清。他意識到這酒有點古怪，但這念頭剛一閃過，一陣暈眩襲來，覺得迷迷糊糊，竟忘了自己此來幹什麼，身在何處，這華麗的套房在搖晃，這陳柏强，這伊娃……這個迷人的女子，那酒櫃，那彈簧床，那茶桌，那茶桌上面的電話……一切都在猛烈地搖晃，翻轉，終於他軟軟地貼着伊娃光裸的大腿滑跌在地上。

陳柏强和那位叫「伊娃」的女子臉色霍地變了。

「好啦！你的事情完了，你那張十萬元支票明天就會兌現。明天下午你搭飛機馬上離開香港，七天後，我跟你在台北的圓山大飯店見面！」陳柏强急促地說。

「不會出什麼事吧？我害怕哪……你不要撇開我不管！」女子驚惶地嚷道。

「噓，這大聲幹麼！你當你是眞正電影大明星麼！別忘了你只是像樣的冒牌貨，幾十萬美金到手，夠咱倆快活過一輩子啦，去吧，馬上去買一個大皮箱叫店裡的伙記在下午四點半以前送來，知道麼？」

「伊娃」剛走出去，陳柏强便立刻把伊巴咸抱起來，極小心地把他扶上彈簧床上。伊巴咸依依哦哦地含混地說着什麼。陳柏强飛快地撥着豐民銀行香港分行的電話，一面緊張地叫着伊巴咸說：「伊巴咸先生，你聽我說……伊巴咸，你聽我說……錢亨利，錢亨利，錢亨利！」陳柏强像發瘋似地念着豐民銀行香港分行助理總經錢亨利的名字，一面把已撥通的電話筒貼到伊巴咸的嘴巴上。

伊巴咸迷迷糊糊地照着叫：「……錢亨利！」

對方有人接話說：「我是！什麼事？」

陳柏强伸手捂住傳話筒，一面又倉促地引導伊巴咸說下去：「我是伊巴咸……下午四點半金成貸款四百萬美元之事！你請總經理法利亞處理……我同意……」

伊巴咸這時感覺着腦袋極度混亂！他似乎意識到這話絕不能說，眼睛驀地睜開了，僵僵地瞪着陳柏强。

陳柏强猛的打了個寒戰，他連忙飛快地再摸出一粒從日本弄來的迷幻藥丸，捏開伊巴咸的嘴巴，狠命地塞了進去……片刻後，伊巴咸死僵僵地睁着的眼珠瞳孔收縮了，他不由自主地照着陳柏强的話叫了起來。

「……我……伊巴咸……下午四點半金成貸款四百萬美元之事，你請總經理法利亞處理……我同意了……啊……」

伊巴咸說到最後一句，他的潛意識突然衝破了迷幻藥的控制，狠命地一咬舌頭！發出了一聲慘厲的驚叫，但陳柏强的動作比他的潛意識更快，他猛地奪過話筒，擱在話機上，收線了。

伊巴咸收縮了的瞳孔忽大忽小地變幻着，身子也挺了起來，他似乎已意識到自己頻臨死亡的危機。他要拚死地掙扎衝出這死亡陷阱……一個軟軟的物體猛地壓到他的臉上，他感到一陣窒息，就像被人扯到一個烏天黑地的地獄裡，一張張猙獰的臉孔在他面前恐怖地晃動……

在接連的惡夢中呻吟的香港八五年九月，又過去了四天的時光。

距離李銳車禍案件的開庭日期越來越近了。這時，在接到杜仲謀和譚昭達緊急來報的一個消息後，李雲鏑再也按捺不住，火急地第二次去見李雄大律師。

「你知道麼？李律師！受傷的交通警員阿九是在醫院給人家害死的！」

在李雄律師樓，李雲鏑剛在李雄的辦公室裡坐下，馬上又騰地站起來，氣憤地說。

李雄落在桌面上李銳車禍案宗上的目光馬上霍的抬起，李雲鏑帶來的這消息令他非常震驚。

「這消息你是怎樣弄到的？有證據麼？可靠性有多大？請你說清楚一點，李先生！」

「是我派人設法在醫院打聽到的！醫院的醫生透露說，受傷警員的傷勢，在進醫院經過檢查，他們定爲情況普通，就是說，經過治療，痊癒的機會很高，雖然他間中出現昏迷，那是因爲腦部受了輕度震盪所引起的，採用鎮靜療法，昏迷就會消失。第二天，受傷警員却被發現因深度昏迷缺氧死亡。經過檢查，發現死者體內血液含有超量的阿托品。醫院的醫生說，阿托品無疑是抗休克昏迷的藥物，但劑量過大，就會抑制呼吸，使人因缺氧死亡。」

「我明白，這是說，有人借醫治爲名，給傷者注射了超量的阿托品，導致傷者死亡……這情形很嚴重！但你能夠在這方面提出什麼證據？例如說，醫院的醫生能夠提供驗屍化驗報告麼？必要時，是否有醫生出庭作證？」

李雄期待地緊盯着李雲鏑說。他知道，如果能夠在法律的觀點上證明受傷警員是被其他人殺死，那受車傷就只是一個次要的因素，造成車傷的人所負的法律責任只是「造成他人受傷」，作爲一宗車禍，肇事者就可以免除大部分的刑事責任。不過，如果對方所提供的消息準確無誤，而且能提出有力的證據，這個案件就加倍複雜，而且極不尋常！因此，李雄在期待中又跳出擔心來。因爲這裡面有某種危機因素曾經使他一度對是否接辦這宗案件猶豫難決。他是律師，而且是在香港執業，所以他雖然有「棘手律師」的綽號，但也並非說他任何人都敢碰，例如在某種巨礁面前，律師這隻船就必須繞路而航。李雄受其中的教訓太多了，甚至因此曾被律師公會取消牌照。他畢竟是在這社會浮沉，自然就不會完全忽略了這點。

「這很難！因爲這案子的處理居然出奇地迅速。受傷警員剛死，醫院方面正在檢查，法醫官馬上就趕到了，打後的一切就被他們嚴密地控制，連醫院方面的化驗報告，事後也被人弄走了。在這種情形下，醫院的醫生怎敢說話！」李雲鏑憤怒地說。他凌厲地掃了李雄一眼，他極渴望從這臉上瞧出什麼來，哪怕是拒絕接辦此案！他不能再眼睜睜地瞧着這事情半死不活的拖下去，讓李銳在獄裡受那些罪！自接到杜仲謀和譚昭達來報的這消息後，李雲鏑便立刻好像瞧見這宗案件有一隻手在牽扯着，把李銳，把他的整個的李氏家族扯進深淵裡去！他們爲什麼要這麼幹？爲什麼？爲什麼……李雲鏑在心裡憤怒地叫喊，同時又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悲哀：他眼下正受着無情夾擊，就連這出了名的棘手律師看來也在打退堂鼓。

但這時，李雄却噗地掀開案宗，緩緩地用手指頭彈了一下，便猛的把遮住眼眉的頭髮一甩，說：「李先生，你提供的這消息令人震驚，但這只是一個消息，因爲站在法律的角度上看，提不出證據的消息只是空話，這對李銳的案件根本沒有幫助，而且只能使案件更加複雜，所以我認爲這不宜在庭上作呈堂證供提出。」

李雄略一頓，手指頭往案宗上點了點。

「李銳的車禍案件，這段時間我經過詳細的調查和分析，唯一有利的證供只有兩條，一是李銳在駕車前曾喝了酒；二是當時警方的路障雪糕筒上的閃燈是熄滅的。如果能在這兩點上提出有力的證供，確認這是『醉酒駕駛、引致他人死亡』，那『蓄意謀殺』的控罪就可以推翻，要減輕被控的刑事責任，這是唯一可行的辦法。如果李先生認爲沒有問題，這個案件的辯護責任，我願意全力承擔。」

李雲鏑眼睛一亮，內心仍有點不快，便說：「那受傷警員遭暗害的事就輕輕放過了麼？難道咱們不可以反控他們謀殺受傷警員、蓄意栽贓嫁禍麼？我相信在這點追查下去，一定會弄個水落石出。李銳眞的闖禍，我這做父親的沒話好說，但這裡頭顯然是有人在幕後策劃，把事件擴大麼！這裡頭不是使人懷疑有人在耍某種陰謀麼！甚至有可能這是帶有一種不可告人的目的！眼下就有人在報章上故意點出肇事者是東方機構總裁李雲鏑的兒子，這裡面的含意是不言而喻的。」

「不！這案件絕對不可以與任何虛構敏感問題扯上關係，這只會使事情更加惡化！」李雄緊張地說，顯然這正是他最担心的問題，李雲鏑的話就恰恰戳中了這痛處。

「李先生所說的受傷警員被人謀害只是一個沒有根據的空頭消息，但李銳駕車衝路障、撞死交通警員却是擺明在桌上的事實，這是任何人都會相信的，而且警方對這件事非常震怒，他們的行動也異常積極，動用整個警方的力量，人證、物證他們已差不多準備齊全了。這種情形對被控者已非常不利，如果李先生控告有人謀殺受傷警員、蓄意栽贓嫁禍，但又提不出足夠的證據，他們立即就會加控一條誹謗警方罪，這案子就很嚴重了！」

「這事情就算了麼？眼睜睜地吞下這死貓……」李雲鏑說，極不甘心地把還要說的話咕嘟咽回肚子裏！

與李雄律師約好了第二天去域多利監獄進一步聽取李銳事發當晚的口供，李雲鏑就無奈地告辭離開了律師

樓。

* * *

他那部銀灰色的平治房車早由馬六叔停在外面等候。

「小銳哥的案子，李律師有把握麼？」馬六叔問。

「他也只能試着提出減輕刑期的證供。」李雲鏑心事重重地咕嚕了一句，就把身子往車座上一靠，悶聲不語。

嘿嘿！明擺着這是一隻死貓子，可是就得吞下。無可奈何！是誰都對他們顧忌三分……來時滿懷着希望的，替李銳洗脫冤屈的希望消退了，一種被推進陷阱裏但又掙脫不出的意念在刀剜般折磨着他，充塞着他胸腔的盡是悲哀、憤怒與痛苦。

帶着這種心緒的李雲鏑回到家裏，立刻一件令他暴怒的事兒又向他襲來！他剛走進客廳，趙小蘭就滿臉驚惶地向他跑來，喘息着對他說：「李文有電話回來了……他去炒金輸掉了六百萬元！除去按金，還欠下人家四百萬！有人追他還債，電話都打到這兒來了，說是不還錢，就把李文斬死……這可怕哪，雲鏑！你回來就好了！快想辦法救他吧！」

「他哪來二百萬元去做按頭炒金？」

「李文承認，他是僞冒你的簽名，去銀行提取了二百萬！後來他再要提款，銀行方面拒絕，說要通知存款人，他沒辦法就向大耳窿借了四百萬。加上利息，他總共欠下人家四百五十萬。人家把他扣起來了，打電話來喊打喊殺，嘿！不給他們錢，這班人是什麼事都敢做出來的哩！」

「嘿嘿！他好大的胆子，偷我的支票，冒我的簽名？跑去炒金！還欠下大耳窿四百五十萬，三幾天就把六百五十萬敗得精光……這樣的兒子我不要了！要宰要殺隨他們便吧！你答覆那些大耳窿，錢沒得還，最好是狠狠地教訓他一頓再說。大哥在獄中受苦，他却跑去幹這種荒唐事，氣死我了……」

李雲鏑暴怒地咆哮着，一口濃痰湧上來把他嗆住了，他不得不停下來，猛地跌坐在椅上喘氣！趙小蘭嚇壞了，手忙脚亂地替丈夫撫胸捶背，眼圈一紅淚水也湧了出來，驚慌失措地喊着：「你怎麼啦？雲鏑！雲鏑！雲鏑！……馬六叔，你馬上打電話到醫院去……」

和李雲鏑一道進來的司機馬六叔這時已走出客廳老遠，聽到後面女主人這一聲尖叫，連忙跑回來，手忙脚亂地幫着往醫院撥電話。這時，杜仲謀和徐振中一前一後地走進來，一瞧客廳的情形立刻就向這邊跑過來。

「怎麼啦？雲鏑他……小蘭……」

「沒什麼！馬六叔不必打電話去醫院……李文這敗家仔，竟僞冒我的簽名去銀行提款拿去炒金……這樣的兒子我不想管了，你不是跟一位黑社會的大哥有點交情麼？你就托他轉告那些大耳窿一聲，我李雲鏑拜託拜託！狠狠教訓這敗家仔一頓再說……哈哈，一個敗家仔！一個蓄意謀殺的罪犯！是存心讓世人瞧我的難看來了！」

李雲鏑咆哮着，心中交織着悲哀、憤怒、痛苦，此刻被李文這根導火索引燃，終於火山般爆發，傾瀉出來。

杜仲謀無奈的苦笑一下，低聲地和趙小蘭說了幾句什麼，就走去撥了一個電話，然後走回來，在李雲鏑對面的梳化上坐下。他身邊的徐振中却滿臉迷惘，他剛從外地回來，沒回家就逕直地趕來了，根本還來不及弄清這段時間所發生的種種，這時他還迷惑地一個勁地擦他的近視眼鏡片。

在李雲鏑的暴怒下的客廳陷入死一般的靜默。半晌，李雲鏑才緩緩地呼出一口濁氣，扭頭望着趙小蘭。

「那些大耳窿怎麼說？人扣在哪裏？交錢的地方呢？」

「冷靜一點，雲鏑！事情已經發生了，把人救出來再說，我已托人關照住了，估料這些大耳窿不敢把李文怎麼樣，錢銀的事，就等他回來再說吧！」

「最好就把他的手斬了！他就不會幹出這荒唐事……這事就煩你辦一辦吧，老杜。」

李雲鏑猛地搖了搖頭，似乎要狠命的把纏着他的惡夢甩掉。

* * *

幾天後，在香港前途談判的各種消息的喧嚷聲中，在港元、股市繼續下跌的驚濤駭浪聲中，在李銳車禍案件的各種傳謠聲中，香港市面又接連的爆出了幾宗令人目瞪口呆的轟動新聞。

「馬籍男子屍棄蕉林，死者恍如大內密探，來港暗查貸款方式，已擬好報告準備呈交總行，詎料竟客死異鄉！」

「破蕉林棄屍案青衣美景花園捕獲疑兇，疑兇爬窗逃走，墮樓脚斷被捉。」

「突與另一要員被帶返商罪調查科，主席沈松柏被扣，今晨仍留在灣仔警署。」

「金成主席沈松柏及執行董事總經理韓紀正被提堂檢控僞造業務報告，金成負債竟達一百零六億港元天文數字！」

幾天後，被接連的這幾宗轟動新聞弄得眼花撩亂的香港市民還沒來得及弄清到底是怎麼回事，在今天下午，市面上又傳出消息說：「金成兩巨頭已獲保釋，保釋金傳爲五千萬，是本港開埠以來最高額現金保釋。」

這時，在荔枝角羈留所過了八天監獄生活的沈松柏，終於返回他在港島的住家裏。

當替他辦保釋手續的律師告辭走後，沈松柏向太太李雪梅和女兒沈冰

冰說的第一句話是：「太可怕了！我寧願一刀把我殺死，也再不挨那牢獄生活了！」

「唉，你不是終於回家了麼？」李雪梅搖了搖頭，苦笑着說。

「你打哪兒去弄這五千萬保釋金？」

「哈哈，我有私己！對了，還有這個家，這間屋子，那些車子，合起來，不就湊足了麼？在這兒再呆十天半月吧，咱們就要搬回深水埗那窮窩裏去啦，交割期是九月二十八日，過了這天，這裏的一切就不是姓沈的啦，哈哈……」

李雪梅哈哈地笑着。她這笑聲是這般恐怖，使人聽了從骨子裏發毛。

沈冰冰嚇得哭了，她自娘胎也沒聽過這世上竟有如此恐怖、像冰塊塞進心裏的女人的笑聲，她在驚惶、痛苦中禁不住打了個寒戰，然後就像發瘧疾般抖了起來。

沈松柏也跟着哈哈地笑了起來。

「好！好！哈哈，賣得好！這總比受那牢獄苦勝過千萬倍……現在什麼地方也不用去啦，就等着提包袱回那老家去，哈哈，沈某人到底要回老家去了！」

沈松柏狂笑着，像逃難似地跑上二樓的睡房去。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沈松柏照例地若無其事地上他的金成商業中心大樓頂樓的辦公室辦公。他是滿臉的輕鬆鎮靜，甚至還和辦公室外面的職員開着玩笑的說：「金成這名字是我命的名，這意思就是再接再勵，我一定沒事，一定打贏官司！你不信？」沈松柏滿臉笑容地眨眨眼，「好！你就瞧着金成的名字！」

說完，他神秘地再眨一下眼睛，就大步地走進他的董事局辦公室裏。

不過，他每天走進去後，便一整天地不再出來，就連午飯也是着快餐店的伙記送進去。而且，有些心水清的職員暗地察覺，公司的董事兼總經理韓紀正，自獲保釋的第二天傍晚驚鴻一瞥地露了一下，就石沉大海般地消失了，也沒人知道他從哪兒來，往何處去，而地產部經理陳柏强，這個極受董事局主席沈松柏器重，自負一定會隨金成身登龍門而出了名的蠱惑小子，更是失踪了大半個月，根本就沒人知道他的影踪。

第五天的早上，香港的報章又登出了一段轟動的新聞：「債權銀行入稟申請，要將金成置業清盤！」而這天上午九時半，香港證券監察處的大員終於在和平大厦證券交易所宣佈，金成置業所有上市股票停止買賣，但到上午十點鐘，沈松柏却照例地又來辦公，他經過外面的寫字樓大堂，居然還能夠若無其事地向滿臉驚惶的衆多職員點頭微笑，然後才鎮靜地走入他的辦公室裏。

走進辦公室，當那扇厚厚的大門關上後，沈松柏緩緩地極仔細地坐在他那張「二龍吐珠」的辦公椅上，然後便像僵硬了似地一動不動，一個鐘頭接一個鐘頭地這般僵坐着，時間對他來說似乎已失去任何意義，他只是下意識地拚命地要呆在這位子裏。

到下午四時，在辦公桌上的電話響了，沈松柏僵僵的手伸出去，抄起話筒，這是豐民銀行香港分行總經理法利亞的聲音響了起來！

「我剛從警署的一位朋友哪裏弄到消息，陳柏强被捕後，到今天終於向警方作供，殺死伊巴咸是一位叫沈松柏的人指使的，事情完了……怎麼你還不走？你家裏不是還留着一本烏拉圭國的護照麼？這事我已通知大馬的陸斯曼，還有半小時我就要走了，遲了就來不及了……」

法利亞的電話喀嗒擱下了！沈松柏手捏的話筒緩緩滑跌在地上：「走？哈哈，走……我還能走麼？他們是廿四小時也盯着我……我爲什麼要走？哈哈，我爲什麼要走？不！我沈某人這個位子世上誰也奪不去，要把我弄去坐牢嗎？不！不！這太可怕了，我決不會去！我沈某人永遠是金成董事局主席！」沈松柏喃喃地自言自語，最後是歇斯底理地嘶叫了，他自己大概也感覺到這叫聲的慘厲恐怖，因此從僵硬的狀態中最後地震醒過來。他極鎮靜地按了一下傳呼機，向他的秘書說：「我宣佈，金成全體在職員工今天全部提前半小時放工。」

沈松柏這時的聲音是如此威嚴凌厲，以至接了他這個指示的女秘書，直到隔了許多年後，每當夜深人靜這聲音又一次在她耳邊迴响時，她就禁不住的驚跳起來。

當金成商業中心大樓的所有員工，甚至包括負責打掃地方的清潔工都走後，沈松柏就緩緩地踱出來了。他找來一把掃把，極認眞極仔細地把寫字樓的每一寸地方都打掃得乾乾淨淨，把各張寫字枱的凌亂的文件一一擺得整整齊齊，然後再極仔細地檢查了一遍，直到他確認一切都像這中心寫字樓一天辦公般整齊時，才緩緩地踱回他的董事局主席辦公室裏。

這時已經是深夜十時了，在平日這個時間，正是沈松柏跑去夜總會、酒吧、遊樂場、俱樂部與那些他認爲需要的人繁忙地應酬快活的時候。

沈松柏這時的模樣似乎也很快活，因爲他的嘴角甚至露出微笑，他不知從哪兒來的力氣，輕輕地一托，便把那張「二龍吐珠」座椅挽了起來，朝門口走了幾步，又把那幅「蒙娜麗莎」名畫撕下，挾在腋窩裏，走出辦公室門口，穿過寬大、整潔、煥然一新的寫字樓大堂，一直向上面的天台走上去。

他把「二龍吐珠」座椅架在天台的欄桿上，自己就緩緩地坐了上去。他解下身上的一條皮帶，把自己緊緊的

套扣在椅背上，屁股下是那幅名畫。他緩緩地把鼓凸的眼珠轉向天台下面的街道上去，這條全港最繁華的街道依然是平日一般的燈紅酒綠。

沈松柏突地狂笑起來：「……哈哈！我沈某人永遠是金成董事局主席！我沈某人這個位子世上誰也奪不去……」在狂笑聲中，他把身子向前一撲，在狂笑聲中，他連同那張「二龍吐珠」寶座，那幅「蒙娜麗莎」名畫，從這三十層高的金成商業中心大樓最高處，向下面燈紅酒綠的人間仙景墜落下去……

第三天後，當李雪梅在那天深夜目睹沈松柏恐怖的死狀，她替沈松柏收屍入殮搬去殯儀館後，一個人躲在睡房吞掉了一樽安眠藥。

當她的女兒沈冰冰發覺時，李雪梅已是一具僵冷的屍體。

尾聲

今天是李銳案件開庭的日子，在惡夢中呻吟的香港九月的最後一天終於過去了。

現在是十月第一天的凌晨五點鐘。在港島波斯富街與告士打道交界處，有二位少女依偎着，向維多利亞公園緩緩走去。

走在左面的一位是李念秋，右面的一位是沈冰冰。她父母親死後，沈冰冰便一直留在李家，李念秋寸步不離地伴着她，夜深人靜，當沈冰冰躺在床上，眼睜睜地望着天花板陷入無盡無了的痛苦中時，李念秋便爬到她的床上，相擁着她，和她整夜的說話，她甚至還能含着眼淚唱歌給她聽、逗她開心，在李念秋的小腦袋裏，她把自己當作是大哥，她要代他做他不能做的一切事情。明天是開庭的日子了！昨晚她兩人徹夜的難眠。「他會沒事麼？」沈冰冰翻來覆去說的就是這句話。李念秋一直沉默着、思索着，並沒有回答沈冰冰的話，到凌晨四點，李念秋突然跳起來，扯起沈冰冰說：「走，冰冰姐，我帶你去一個地方！反正睡不着了，出去吹吹晨風，會使人清醒的。」她也不管沈冰冰是否願意，就把她扯到這兒來了。

前面是維多利亞公園了，四周迷濛一片，亭樹樓閣、花草樹木全給夜幕掩隱着，公園裏靜得敎人心跳，除了偶爾被什麼驚擾而飛叫的藍鵲，夜幕幾乎把一切會叫會動的生物都攫去了，四周一片悽清黑寂。

「黎明前的黑暗，這當眞是黎明前的黑暗……」

李念秋把冰冰緊緊地抱住，忍不住心跳地喃喃地連聲嚷着。一時間，她倆呆住了，自出娘胎以來，眼下才終於領略到「黎明前黑暗」這種迷惘、惆悵，但又充滿希望的味道。好半晌，她倆才又緊緊地相擁着，向公園的中心亭子走去。李念秋突然扳住沈冰冰的頭，但認眞地說：「冰冰姐！你記得探監那天大哥說的那些話麼？」

「我記得……」

「對，我也記得！他這是從肺腑裏說出來的！」

「你想過裏面的意思麼？」

「想！我一直在想，以後我也會想。」

「但他……他會沒事麼？還有幾個小時他就要上法庭了……」

李念秋那圓而火亮的眼珠突然睜大了，她定定地凝望着遠處黑沉沉的天角，像是回答冰冰，又像是回答自己的疑問似地說：「他會沒事麼？」

「看！冰冰姐！你看，朝陽出來了！黑夜還會長麼？」

李念秋突然往那黑沉沉天角處點着手指，驚喜地嚷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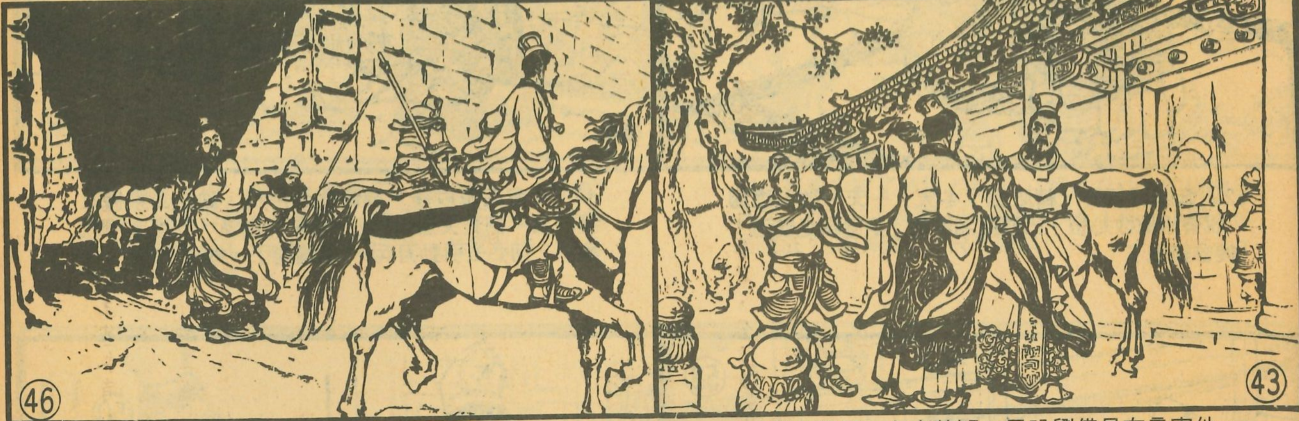
這時，只見東面的黑漆的夜空中，好像一條黑脊背的魚，突然翻過身來，露出了灰白的肚皮，漸漸地肚皮亮了起來，一會，又彷彿有誰在這灰亮的肚皮上抹上一層朱砂，變得粉紅，在粉紅色下面閃着萬千片泛着金光的魚鱗。粉紅色的肚皮越脹越大，周圍魚鱗片射出一道道金色的光。突然間，這萬千金光把粉紅色的肚皮撐了開來，越來越大，越來越漲，彷彿一把遮蓋了半邊天的粉紅色巨傘。「乒乓」一聲，粉紅色巨傘給撐破了，萬道金光伴着一個通紅的火球湧了出來！一霎間，金粉紅的光芒佈滿了半天，天地萬物在萬千道金光中跳動、蕩漾……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十七

馬躍檀溪（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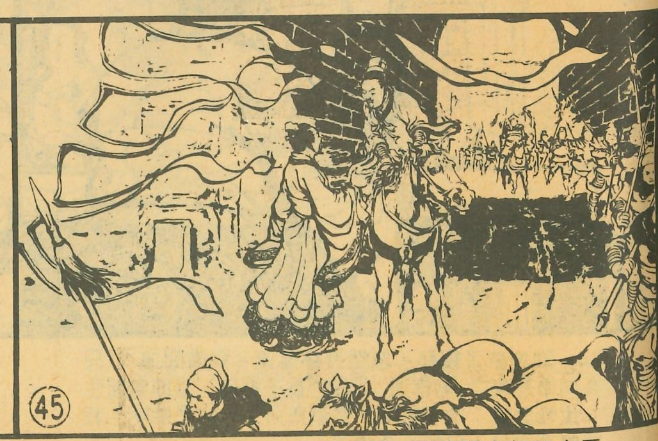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43 劉表聽了，心中猜疑，只恐劉備是有意害他。他騎馬回城，對劉備道：「你送我這匹好馬，很是感激，但是你常要出征，需要好馬，所以決定奉還。」劉備不知其中道理，便把『的盧』馬領受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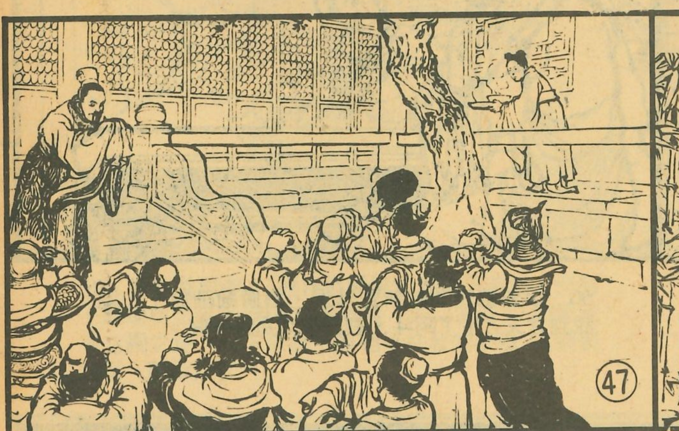


44 劉表想起蔡夫人的說話，主意不定。第二天，便令劉備率領本部人馬，到襄陽境內新野縣去屯紮。



45 劉備辭別劉表，率兵出城。荊州謀士伊籍在馬前長揖道：「將軍的坐騎名叫『的盧』，騎了害主，劉荊州因此還給將軍，將軍不可再坐。」劉備笑道：「人能駕馭馬，馬怎麼能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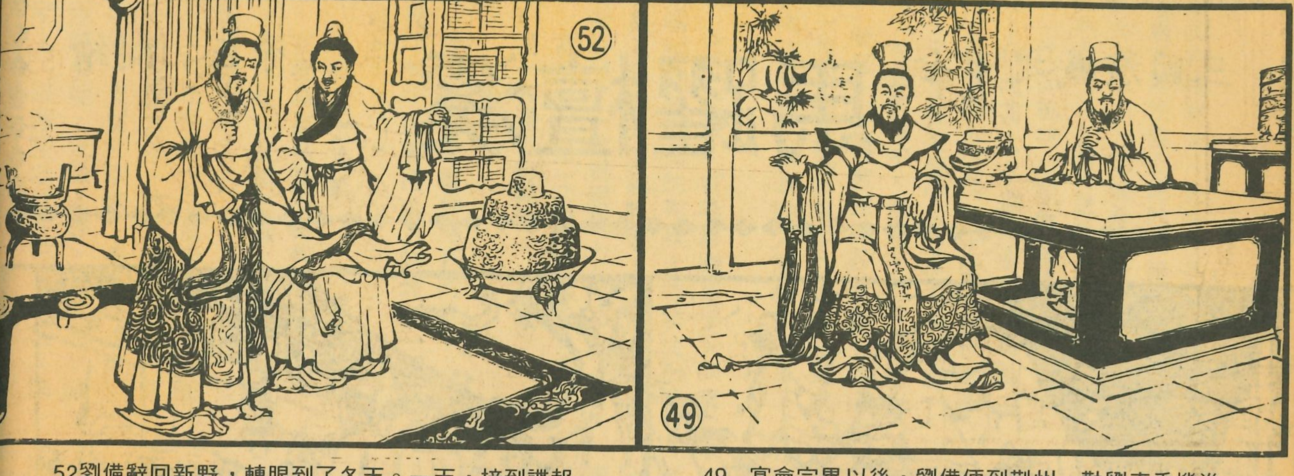
46 劉備說罷，謝了伊籍，策馬走了。伊籍覺得劉備見識高遠，豁達大度，不禁暗暗佩服。



47 劉備自到新野，整頓地方，興利除弊，政治一新。百姓對他十分敬仰。建安十二年春，甘夫人在新野生下阿斗。軍民人等，同來慶賀。



48 劉備正在宴請賓客，忽然細作來報，說曹操親統大軍，北擊烏桓，許昌十分空虛。劉備聽罷，心中暗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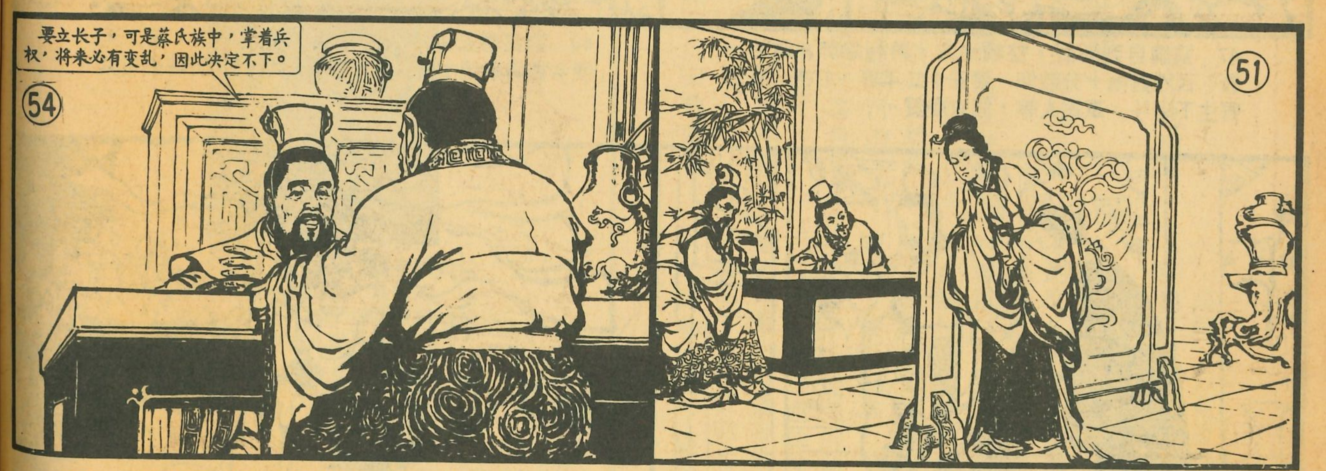
49　宴會完畢以後，劉備便到荆州，勸劉表乘機進襲許昌。劉表笑道：「我只求長保荆襄，安享太平就夠了，何必去引動刀兵。」劉備聽了，做聲不得。

52劉備辭回新野，轉眼到了冬天。一天，接到諜報，說曹操擊敗烏桓，已經回到許昌。劉備頓足嘆道：「機會錯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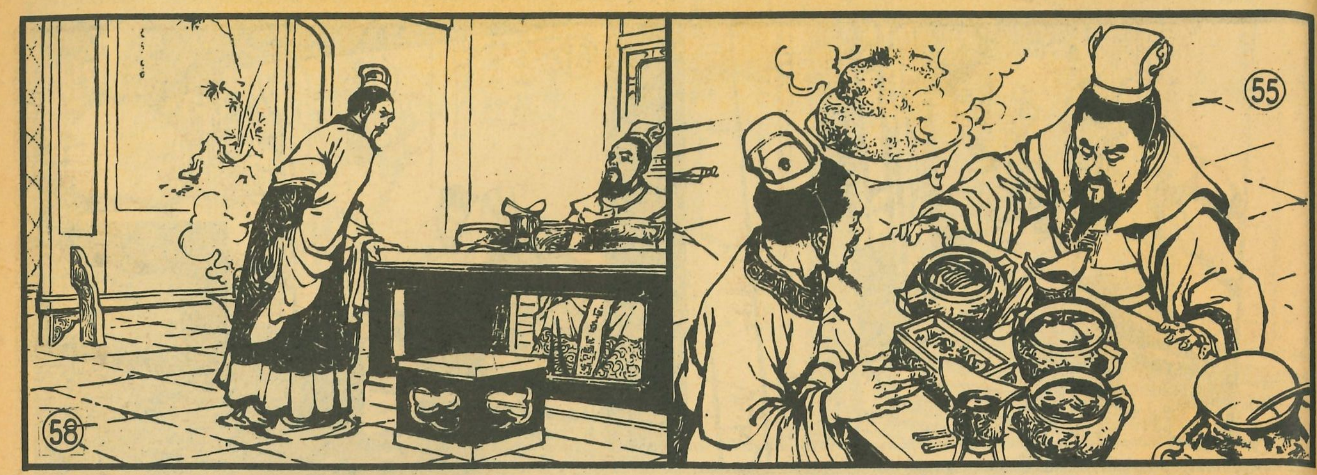
50　接着劉表問起新野情況，劉備細細說了一遍。說到甘夫人生了阿斗，劉表忽然長嘆一聲。

53　過了幾天，劉表把劉備請到荆州，備酒相待。談起曹操兵勢强盛，懊悔當初失了進取機會。劉備勸道：「天下紛爭，機會不少，只要以後留神，不必懊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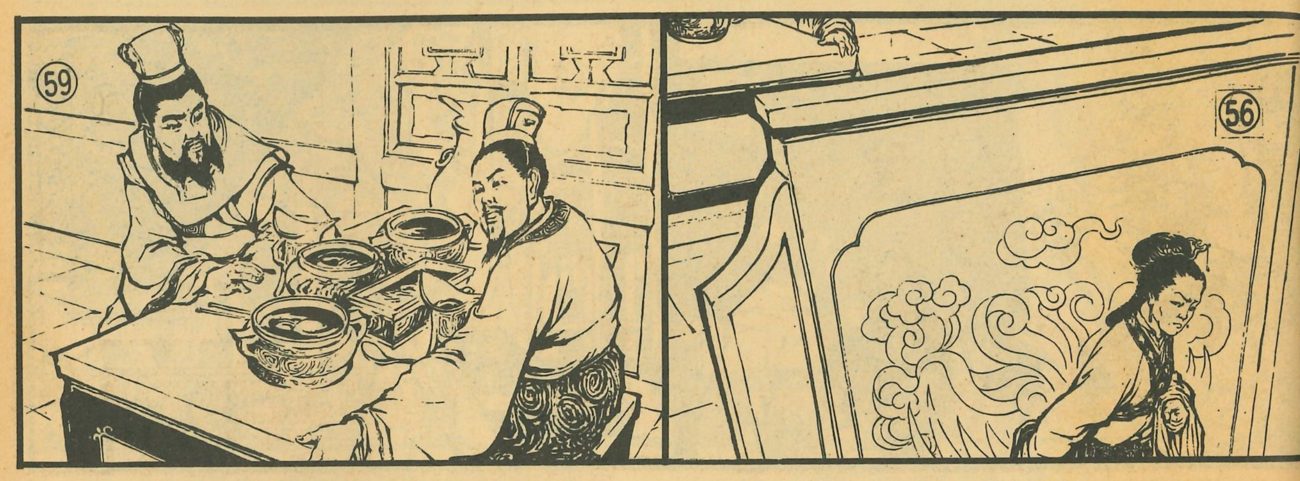
51　劉備問道：「兄長爲什麼長嘆？」劉表道：「我有心事，無人可說。」正在說話，却見蔡夫人立在屛後，便低頭不語。劉備見了，也不便再問。

54　劉表飲了幾杯，忽然停杯落淚。劉備問道：「兄長何事悲傷？」劉備道：「我的長子劉琦，是前妻所生，生性柔懦；次子劉琮，是蔡氏所生，很是聰明。我要廢長立幼，只怕不合禮法⋮⋮」



55　劉備也有了酒意，答道：「廢長立幼，的確禮法不容；若怕蔡氏權重，只須慢慢削去，却不可隨便亂了禮法。」劉表聽了，只是點頭。

58　過了一會，劉備面帶淚痕，回到席上。劉表問他爲了何事悲傷。劉備道：「往日我身不離鞍，髀肉皆失；如今許久不打仗，髀肉又生。時間易過，功業未成，所以傷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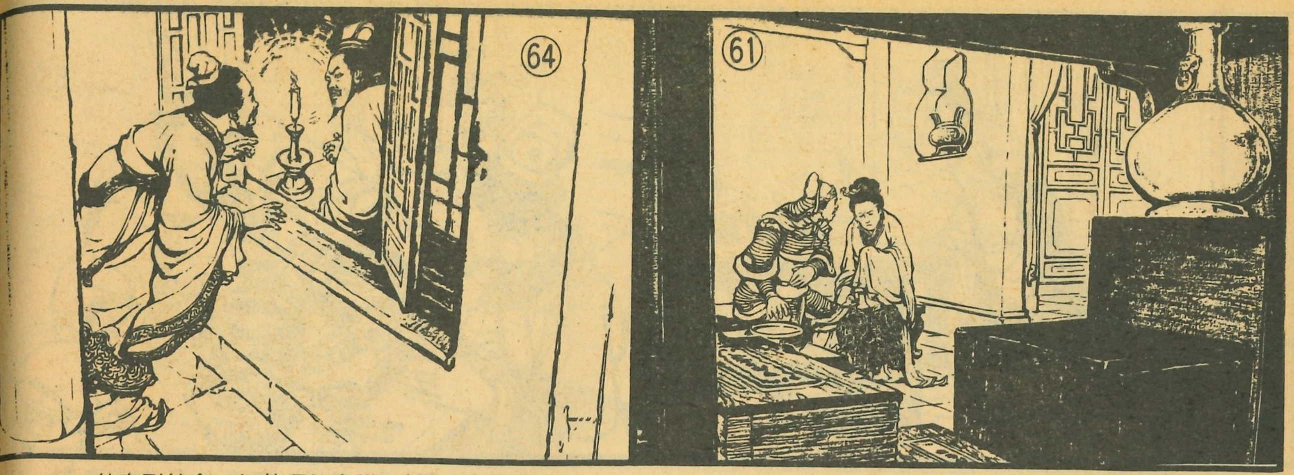
56　原來劉備每次來會劉表，蔡夫人都在屛后竊聽。這次她聽了劉備的話，恨之入骨，暗暗罵道：「賊奴才，我不殺你，你也不知我的厲害！」

59　劉表勸慰道：「曹操曾稱賢弟爲天下英雄，何愁不能建功立業？」劉備乘着酒興，失口答道：「如果我有立脚之地，天下羣雄，原也不在我的眼裡。」劉表聽了，默默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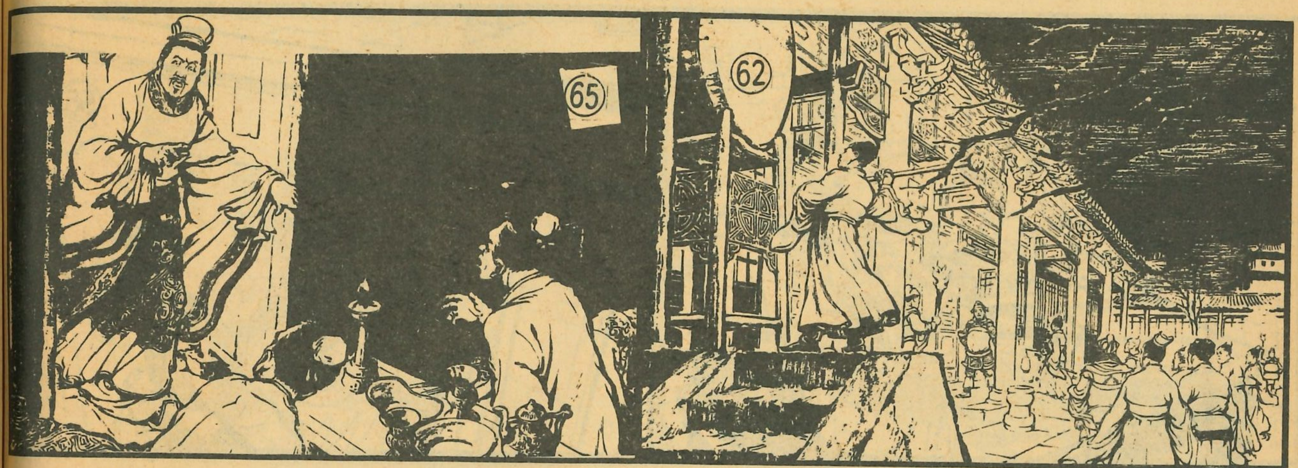
57　劉備看到屛後衣裙一角，頓時驚覺，很是不安，忙起身離席，到厠所裡去了。

60　劉備去後，劉表去到內宅。蔡夫人道：「方才我在屛後聽劉備說話，眼裡無人；不乘現在除了他，將來定必吞併荆州。」劉表一聲不响，只是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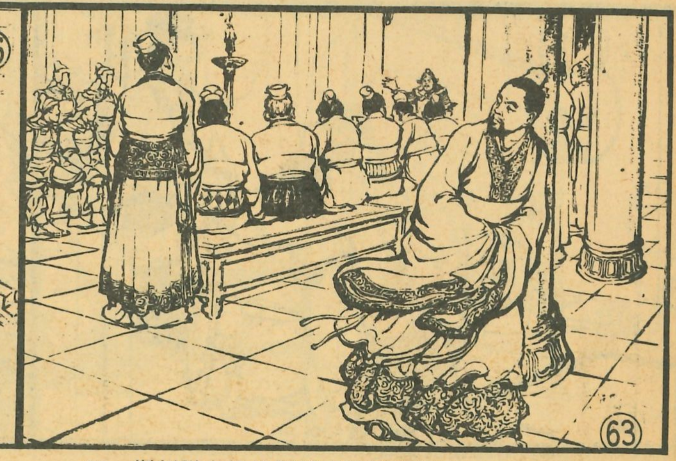
61　蔡夫人見劉表沒有決斷，便悄悄把蔡瑁召來商量。蔡瑁道：「劉備現在館舍，可先把他殺了，然後告訴主公。」蔡夫人沉思了一下，便叫他趕快行事。

64　他奔到館舍，把蔡瑁的密謀，報知劉備，催他趕快動身，逃出荊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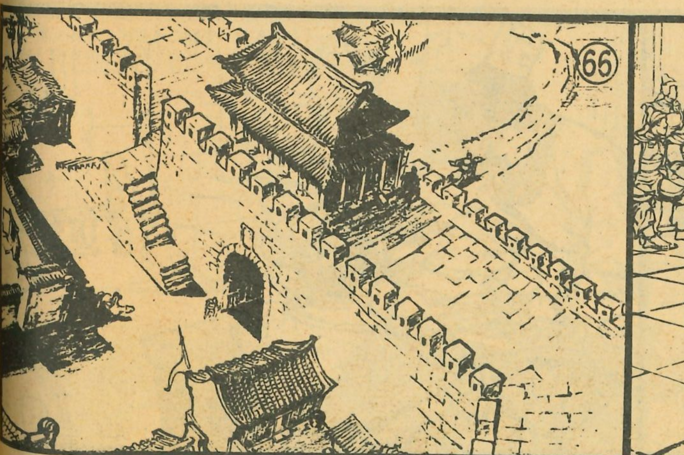


62　蔡瑁出來，傳令擊鼓，召集文武計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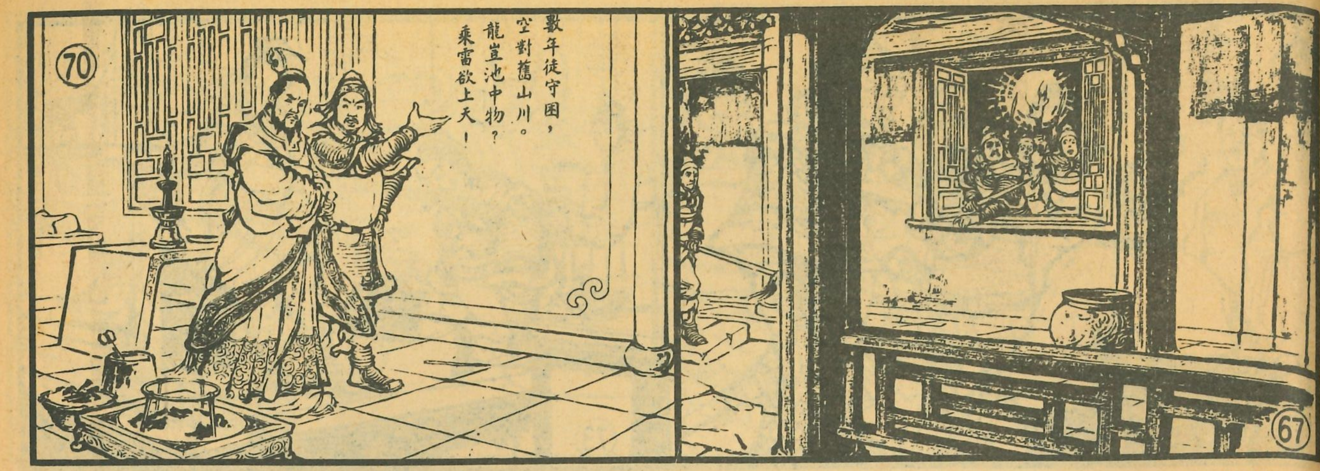
65　劉備大驚，謝了伊籍，慌忙叫起隨從，準備坐騎。



63　荊州謀士伊籍聽蔡瑁要擒殺劉備，吃了一驚，不等議定，便悄悄溜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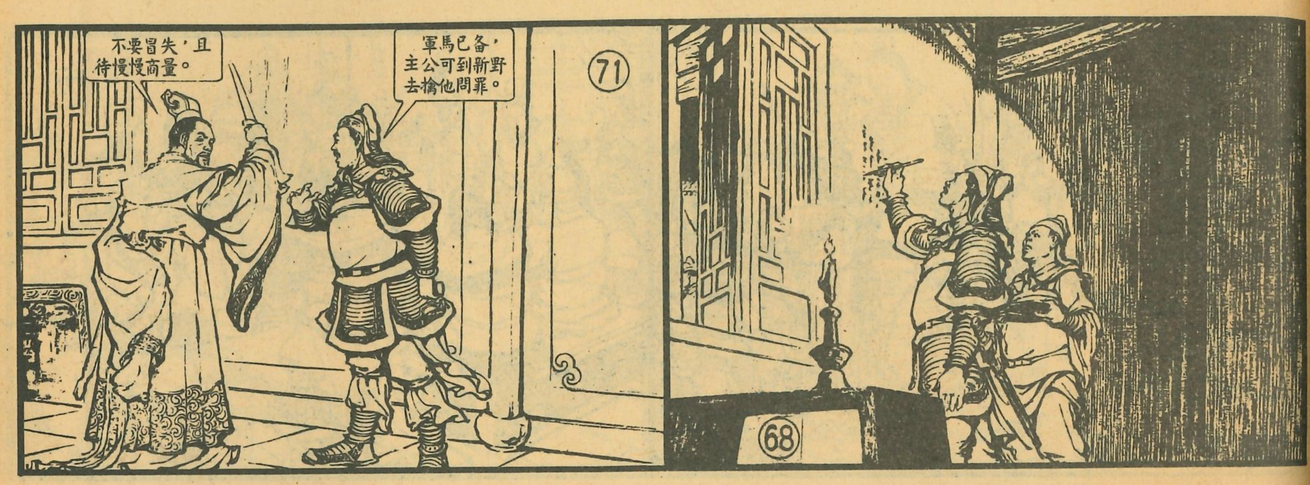


66　他飛身上馬，離了館舍，奔出荊州，直向新野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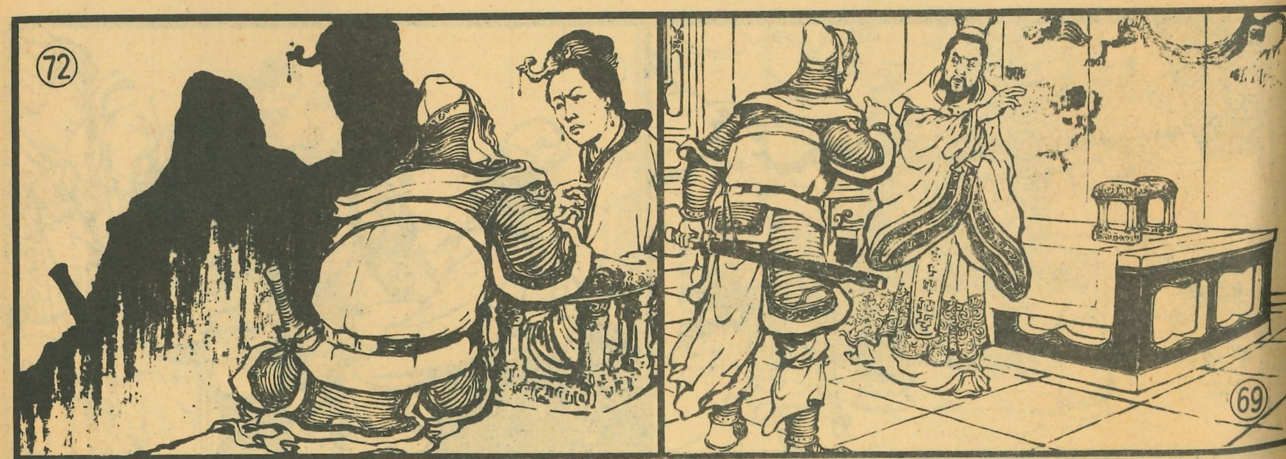
67　不多時，蔡瑁領兵趕到館舍，四處搜索，沒有找到劉備。

70　劉表來到館舍，看了反詩，不禁大怒，拔劍在手，咬牙切齒地罵道：「你這忘恩負義的賊，我必殺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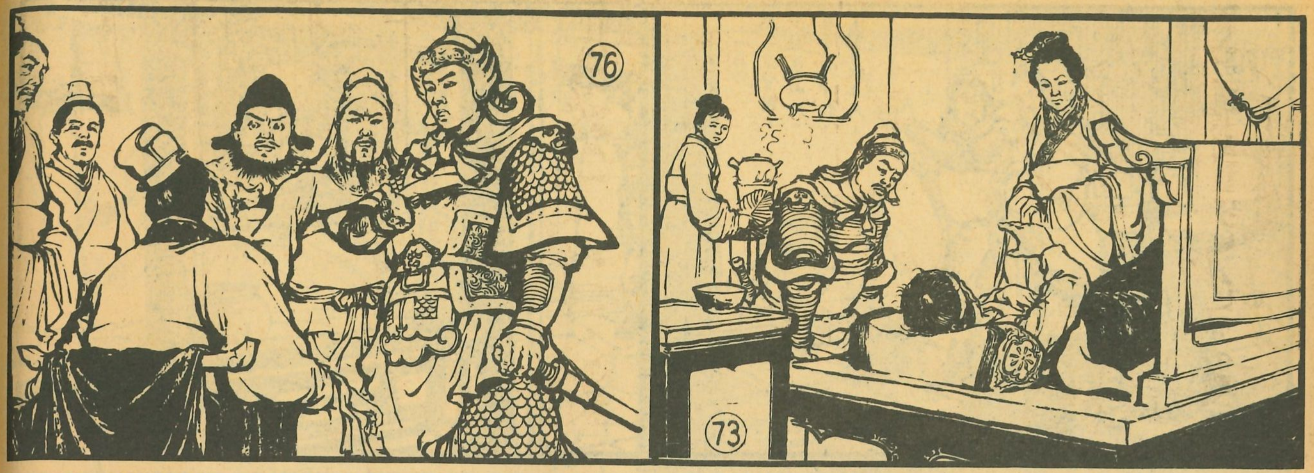
68　蔡瑁知道走漏了消息，憤怒之下，又生一計。他找來筆墨，在牆壁上寫下四句反詩。

71　他走了幾步，忽然想到和劉備相處多時，並沒有見他做詩，如何把反詩題在壁上？定是外人離間之計。想到這裡，便用劍尖鏟去詩句。



69　天亮後，蔡瑁到府，報告劉表，說劉備昨晚不辭而去，又在館舍牆上題下反詩。劉表將信將疑，要親自去看個明白。

72　蔡瑁一計不成，又和蔡夫人商量，決定乘荊州各地官員，慶賀豐收，聚會襄陽的機會，把劉備誘到襄陽，就在會上殺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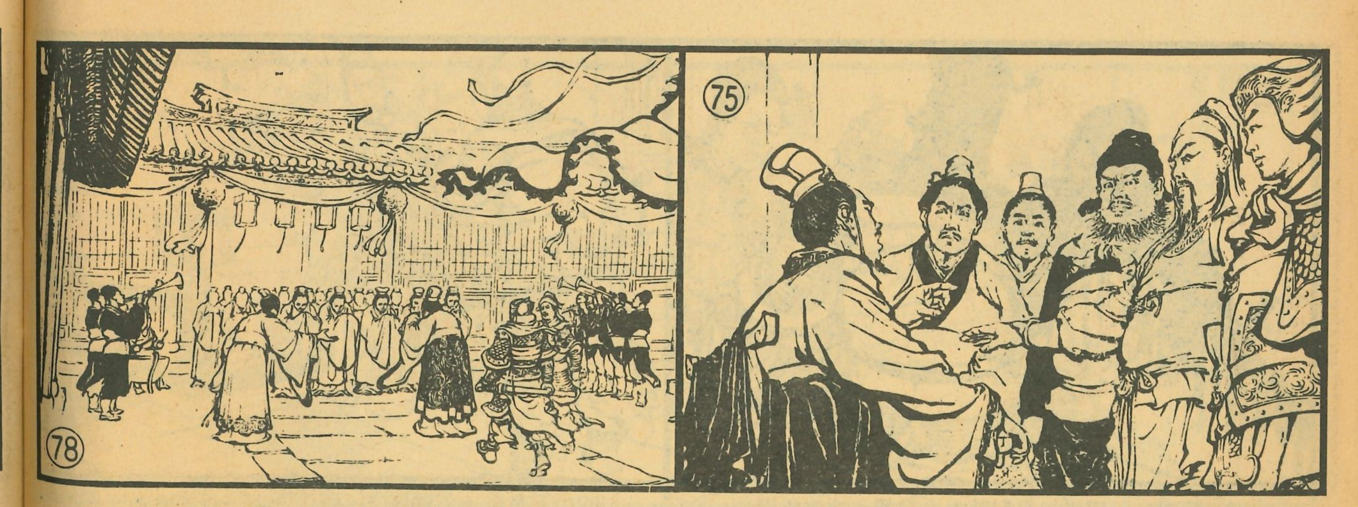
73 過了幾天，蔡瑁探知劉表舊病復發，故意來請他到襄陽去撫慰衆官。劉表道：「我痰喘病發，不能前去，可到新野請劉備代我赴會。」蔡瑁一聽，正中下懷，派人到新野去了。

76 劉備聽了，猶豫不決。趙雲挺身說道：「我引三百人馬同去，保定主公無事。」劉備這才決定赴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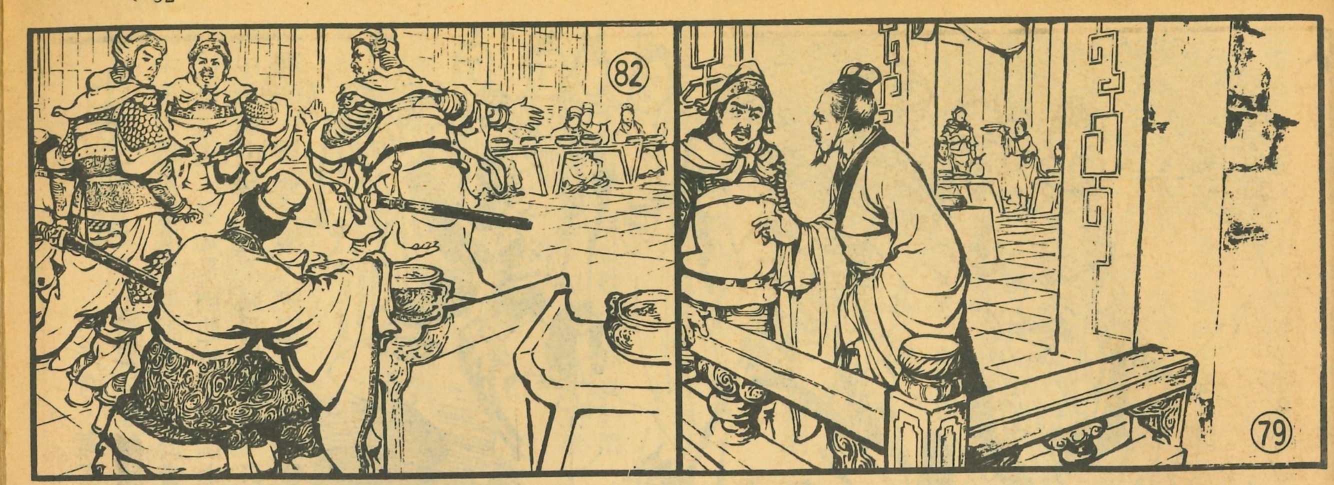
74 使者見了劉備，說了來意。劉備心中疑慮，便召集文武，說了在荊州失言取禍的事，商量要不要去襄陽。孫乾道：「料無好會，還是不去的好。」

77 趙雲挑選三百人馬，保護劉備，來到襄陽。蔡瑁和劉琦、劉琮，出城迎接，十分謙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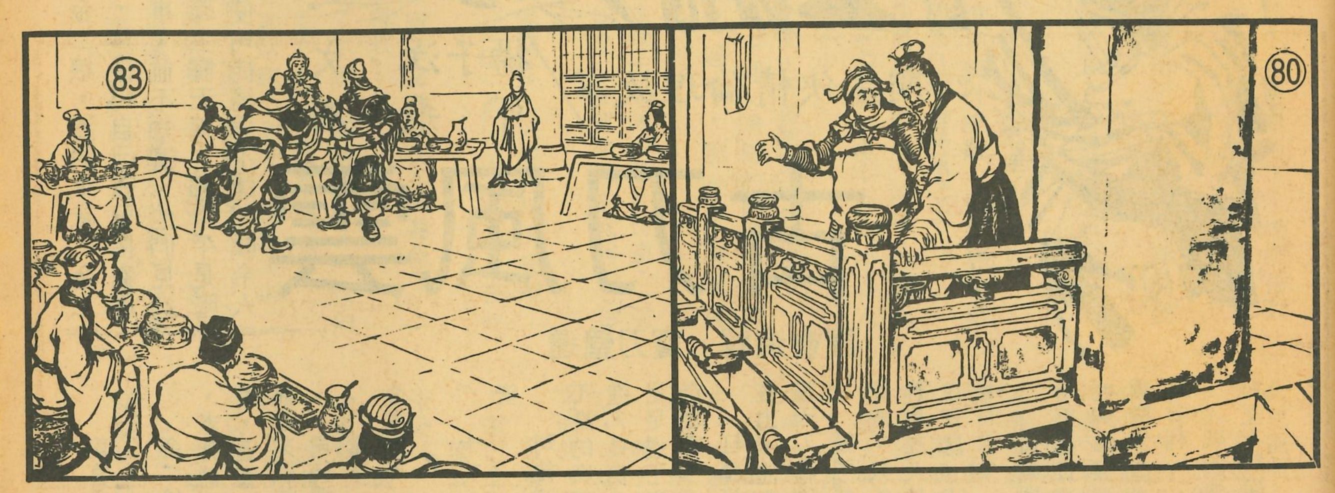
75 關羽道：「劉荊州相待很厚。襄陽離新野不遠，無故不去，反使劉荊州猜疑。」

78 趙雲安頓了軍馬，披甲掛劍，保定劉備，來到衙前，與九郡四十二州的官員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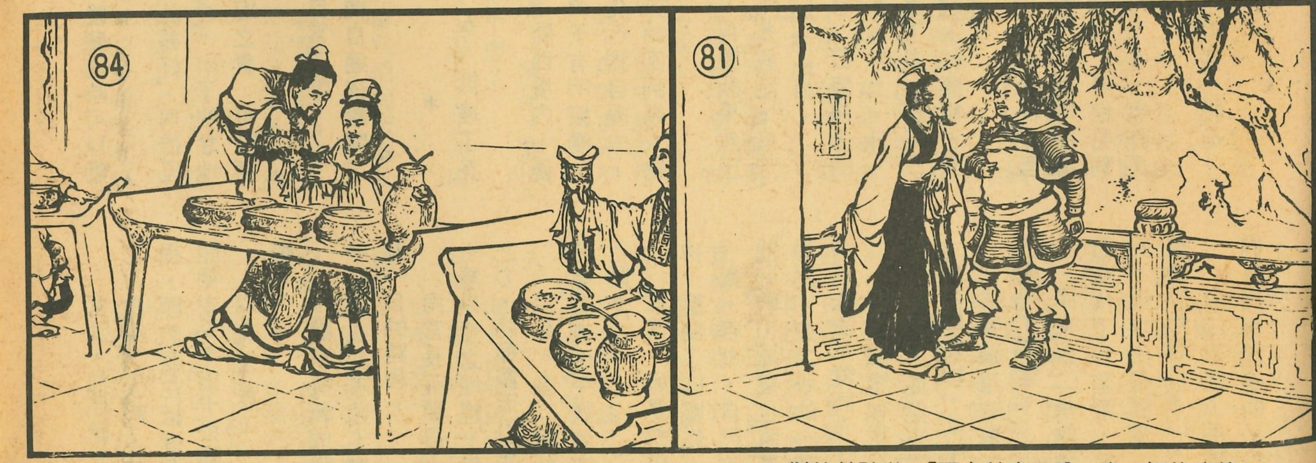
79 蔡瑁一面殺牛宰馬，大張筵席，一面與蒯越商量道：「劉備雄心勃勃，久後必奪荊州，今日就在席上殺了，以免後患。」蒯越道：「劉備深得人心，殺了要防士民不服。」

82 蔡瑁用了蒯越之計，在外廳預備一席，派武將文聘、王威來請趙雲赴席。趙雲推辭不去。



80 蔡瑁說：「這是主公密囑，只能遵令行事。東、南、北三門都已派兵把守，西門外有檀溪阻隔，料他插翅難飛。只是趙雲行坐不離劉備，你看如何下手？」

83 劉備見蔡瑁殷勤招待，又有二位公子在座，早已安心，也催趙雲去赴席。趙雲推辭不過，只得勉強應命。



81 蒯越獻計道：「可在外廳另設一席，招待武將，調開趙雲，然後下手。」

84 酒至三巡，伊籍起來斟酒，斟到劉備面前，看了他一眼，低聲說：「請出去。」 （待續）

上文提要：司徒清、南宮長英見到金二娘，道明來意，金二娘着甘聖歎放走方樂生，然後將自己表兄岳嶽途中被人暗算重傷之事說出，至於寶刀失落之事，並不知情，他們見過岳嶽之後，才知是被他的好友柳中平所傷，奪去震天刀，柳中平是暗中用掌突襲，又不將岳嶽擊斃，只是重傷，使司徒清弄不清，頗令人尋味。經過商議，決定去找祁連雙魔……



四期完俠情倫理故事／揚子江·文　可飛·圖

古刀風雲

誤會消解　寶刀璧還

南宮長英笑道：「晚輩隨時可以動身……」

金二娘笑道：「如此甚好，司徒兄，老身前頭引路，不過，出了陝甘地帶，追查紅塵修士行蹤之責，可就要靠你來設法了。」

司徒清道：「老朽自當效勞……」

當下一行五人，便自連夜離開了金家崖。

* * *

十天之後，一行五人抵達了長安。

司徒清自從踏入了陝西境內，便不斷的與百魔教屬下弟子有所接觸，進入長安。司徒清便先行獨自離去，足足過了半天時光，方始回到幾人約定之處。

紅塵修士的行踪，百魔教果然已查出，他對岳嶽說的不是假話，取了震天刀之後，當眞奔向兩湖地帶。

據司徒清得來消息，紅塵修士的踪迹，只不過比自己等人早上一日，若是五人日夜不停的追下去，應可以在宜昌、江陵之間，趕上紅塵修士柳中平了。

岳嶽與金二娘略一商量，決定暫時不必日夜不停的趕程，只要司徒清能夠掌握到柳中平的動向，等他見到書魔青虛老人之際再行下手，也許更爲有利。

祇因爲這祁連雙魔本身，便是一對互不服輸的寃家。

當晚，他們歇息在長安。

由第二天起，他們忽然加快了脚程，顯然要在抵達洞庭湖前，趕到離開柳中平不出十里範圍。

六天之後，一行五人已過了江陵。

根據百魔教的眼綫，紅塵修士柳中平已在前不遠，雙方距離，業已不及一日的路程。

南宮長英顯得十分焦急，他一心一意只想立即趕上那柳中平，合幾人之力，將那震天刀奪回來。

但是，金二娘却十分愼重，她堅持等到柳中平找到青虛老人之後，再行動手。

敢情，她是想借那青虛老人的武功，壓制了紅塵修士，使其不敢孤注一擲，否則，自己等五人即使聯手與他一戰，結果也將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金二娘的心意說出以後，司徒清首先表示贊同。

岳嶽雖然有些不太願意，但也沒再說甚麼，他似乎隱約的感覺到，金二娘這等安排，其中恐怕另有深意。

岳嶽猜想的事，抵達岳陽時，果眞獲得了答案。

原來金二娘離開金家崖之際，便已交代了甘聖歎，另用飛鴿傳書，通知了武功山飛雲洞，那飛雲洞洞主雷聲隆居然親自下山，趕到洞庭來。

金二娘進了岳陽城門，便領着他們直奔那江邊的岳陽樓，而飛雲洞洞

主雷聲隆已獨自一人，守候在岳陽樓上。

岳嶽發現自己這位表妹夫在隱居多年之後，竟然爲了此事親自下山，心中大爲感激，是以見面之後，岳嶽一迭連聲的向雷聲隆致謝。

南宮長英打量這位名列當代罕見高手的飛雲洞洞主一眼，只見他滿頭白髮披肩，三綹長鬚過胸，面貌清瘦，雙目如電，慈祥的笑意，使人看着飄飄然有那出塵之概。

金二娘大概是夫君在座，故而很少說話，倒是雷聲隆說話特別多，尤其是他對南宮長英，問了不少有關劍神的近況。

司徒清與飛雲洞洞主本是舊識，奇怪的是，雷聲隆對他却是不大假以辭色。

南宮長英、岳嶽都暗中覺得納悶，深覺雷聲隆此舉，似乎顯示了甚麼不平凡之處。

只是，他們並未有問個明白。

衆人的座位，乃是靠窗的一角，俯視下去，可以看見八百里洞庭，遠在天邊，沿江碼頭上的一切動靜，也歷歷在目。

這時，不過是過午不久，碼頭上的人伕，倒也不太擠擁，故而那廂有着甚麼人行動，他們在樓上竟可以看得甚爲清楚。

雷聲隆目光一直盯在碼頭之上，此刻忽然一笑道：「五湖幫在江湖上的名望，已然不在丐幫之下，咱們來到岳陽，老夫不信五湖幫的子弟，竟會不知……」

他突然冒出了這幾句話，畢竟使得幾人同時爲之一呆。

金二娘笑道：「夫君何以想到五湖幫？莫非……」她話音未已，一縷細細的笑聲，突地自遠處傳來。

南宮長英凝神細聽，原來那隱約的笑聲，却來自江邊碼頭之上。

南宮長英劍眉微皺，暗道：「這人居然練就千里傳音功夫，武林中奇人異士，當眞不少。」

沉思之間，那縷笑聲已然消逝。

但他耳中却又清楚的聽得有人笑道：「雷兄過獎，陳長庚慚愧得很……」

南宮長英大大的一震，忖道：「這陳長庚不就是五湖幫的幫主號稱『七海神龍』麼？」

雷聲隆聞言，突地呵呵大笑道：「陳兄，你上樓一叙如何？拙荊也在此處呢！」

陳長庚應聲道：「兄弟遵命……」

語音寂然而逝。

經過了不到一盞茶工夫，一位白髮垂肩的老人，已然在樓上現身。

雷聲隆站起了身子，抱拳笑道：「陳兄，老朽在樓上候駕了半天了！」

陳長庚疾步上前，施禮道：「雷兄好說，兄弟屬下發現雷兄行踪，立即馳報，兄弟就連忙趕來，怠慢之處，尚望雷兄不要見怪……」

雷聲隆大聲道：「不敢……」語音一頓，立即爲陳長庚介紹在座各人。

陳長庚除了司徒清之外，另外的幾人，都曾見過，是以他特別向司徒清表示歉意。

岳陽樓主人，一見五湖幫幫主對這老少幾人如此客氣，不等吩咐，便撤下殘餚，換上一桌酒菜。

陳長庚一一的敬了幾人一杯，這才笑道：「雷兄，嫂夫人竟和岳山主、司徒大俠等同時光臨敝境，莫非武林中又有甚麼大事發生了麼？怎地兄弟彷彿一點也不知道呢？」

雷聲隆笑道：「陳兄身爲五湖幫幫主，享盡江湖威福，按理對江湖上的動靜，應該瞭如指掌才是啊！」

陳長庚訕訕一笑道：「雷兄教訓得好，兄弟果然昏庸得很，尚望雷兄不吝賜教。」

雷聲隆微微一笑道：「陳兄，震天刀業已面世，你可聽說了麼？」

陳長庚搖搖頭道：「這……兄弟尚未聽聞。」

司徒清笑道：「此事只怕尚未傳入中原呢？」

陳長庚皺眉道：「聽雷兄和司徒大俠之言，莫非那口震天刀已落在三湘地帶了？」

雷聲隆笑道：「不錯！」語音一頓，接道：「陳兄幫中子弟極多，近日可曾留意到那祁連雙魔中的琴魔紅塵修士，已然來到了此間？」

陳長庚笑道：「柳中平麼？」

岳嶽大聲答道：「正是他，陳兄，他眼下就在岳陽……」

陳長庚搖頭道：「岳兄，柳中平不在岳陽了！」

岳嶽等人聽得同時一呆，不由得齊齊拿眼光射向司徒清的臉上。

司徒清頓時大感不安，訕訕一笑道：「陳幫主，兄弟接獲敎中屬下報告，柳中平昨日尚在岳陽。」

陳長庚道：「不錯，他昨天果然在此，只是，今晨業已離去了。」

司徒清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原來今晨才走的啊！兄弟的屬下，總算並未欺哄於我……」

顯然他不安之心，已然一掃而空。

岳嶽沉聲道：「陳兄，柳中平本是來此找青虛老人，爲何忽然又要離去？」

陳長庚笑道：「青虛老人不在，他自然不願多留了。」

雷聲隆道：「青虛老人他去了何處？」

陳長庚道：「青虛老人前些天尚在本幫作客，但他爲了別事，却在半月之前，去了金陵。」

岳嶽道：「柳中平呢？」

陳長庚道：「自然也是去了金陵了。」

雷聲隆略一沉吟道：「岳表哥，柳

中平不過今晨方始動身，咱們此刻趕去，也許可在半路上遇到。」

岳嶽答道：「不錯，但願如此。」

他望了陳長庚一眼，道：「陳兄，那柳中平可曾與你碰過頭？」

陳長庚答道：「沒有。不過……」

他微微一笑，又道：「他獲青虛老人前去金陵一事，卻是在本幫一位長老口中探出。」

岳嶽道：「但不知柳中平向那條路走？」

陳長庚笑道：「自然是水路了。」

雷聲隆忽然大聲道：「陳兄，五湖幫在長江之上，可有舟楫行駛？」

陳長庚呵呵一笑道：「雷兄之意，想必是要找一條快舟，以便追上柳中平麼？」

雷聲隆道：「正是如此，陳兄可有辦法？」

陳長庚答道：「有，只等雷兄用過酒菜，咱們就下樓上船如何？」

雷聲隆點點頭道：「就依陳幫主。」

幾人迅速用過了晚飯，便在陳長庚陪伴之下離開了岳陽樓。

五湖幫不愧為當今第一大幫，陳長庚引領着五人下得樓來，剛自走到碼頭，便見那碼頭上匆忙的脚伕等人，竟是停下手中工作，垂手肅立一旁。

緊靠着碼頭旁邊，這時正停着一隻三桅巨帆。

陳長庚伸手肅容笑道：「雷兄請！」

雷聲隆呵呵一笑道：「陳兄領袖三江五湖，果然是雄才大略之士，兄弟隱居這麼多年，沒有聽說過大江一帶有甚麼武林糾紛發生，足見陳兄的名望，是何等受人敬重的了。」

陳長庚大笑道：「雷兄太誇獎了。」

一行人上得船來，不由同時在心中稱讚，敢情這隻巨舫中艙陳設之高雅，大大出人意外。

除了兩側長窗之外，每一處牆壁之上都掛滿了唐宋名家字畫，琳瑯滿目，使人心胸為之一寬。

船中正面，懸了一幅「溪山漁隱圖」，兩側各自掛了一張瑤琴，和一柄寶劍。

八張太師椅，分別擺在三面靠着艙壁之處，每兩張之間，放了一隻柚木茶几。

通往後艙的門戶，被一面長可丈許的珠簾遮住，身入此艙，卻是絲毫感覺不到是人在船上。

岳嶽脫口讚好，司徒清也連連點頭。

陳長庚分別請五人落座，巨舫船身一震，似是已然離岸了。

南宮長英望着窗外的景色，發現舟行之速，簡直可比怒馬狂奔，自信平生之中，乘坐的船隻，不下千次，但能走得這等快速，眞是平生頭一遭的遇上。

最使南宮長英奇怪的，卻是江中舟楫還在數十丈外，眼見這艘巨舫駛來，便自先行讓開航道，是以駕駛此巨舫之人，根本不用擔心會碰撞其他船隻的危險。

南宮長英又那裡知道，五湖幫主的座舟，在駛離碼頭之後，已然插上了一面小小的黃旗，就憑着這面旗幟，凡在三江五湖行走的船隻，都得讓路。

江上行舟，雖然無聊，但他們卻因談論及震天刀的來龍去脈，是以並不覺得寂寞，何況陳長庚準備的酒菜又是特別豐富，故而大家都十分滿意。

這一日，黃昏時分，巨舫已到了安慶江邊。

一路行來，大船並未靠岸，但陳長庚此刻忽然要操舟子弟，將船在安慶的江邊靠了岸。

雷聲隆笑道：「陳兄，咱們可是要上岸一遊麼？」

陳長庚笑答道：「雷兄若是有興，倒是可以上岸，不過，倘若那紅塵修士尚未離去，也許咱們可省卻去金陵了。」

岳嶽大感興趣道：「這倒好，陳兄忽然靠岸，莫非已知紅塵修士正在安慶麼？」

陳長庚道：「不錯，兄弟已接獲屬下報告，那位紅塵修士的快艇，已在此間靠岸。」

司徒清忍不住的笑道：「陳兄身在江中，怎會知曉姓柳的行踪，兄弟根本未曾見到有甚麼人上船來報訊啊！」

南宮長英也正在尋思，陳長庚怎會知道那紅塵修士的行踪呢？司徒清這一問，可正是問得恰到好處了。

陳長庚笑道：「兄弟雖然身在船上，但本幫另有傳遞訊息之法……」

金二娘忽然接口笑道：「陳幫主，老身聽人說過，貴幫有一種傳訊之法，叫做『水上傳書』，陳幫主知道紅塵修士的行踪，想必是貴屬下利用水上傳書之法告知你的了。」

陳長庚笑道：「雷大嫂料得不錯，兄弟的屬下，確是利用水上傳書方法……」

說話間已自懷中掏出一支竹管，從竹管之中，取出一張紙箋，接道：「據他們所說，那紅塵修士已在半個時辰之前抵達，並且在上岸之後，便去了迎江寺，看來今夜似是不會離開了。」

雷聲隆道：「如此甚好，迎江寺的鎮風塔，素有萬塔之王的美稱，兄弟正想上去瞧一瞧，此乃一舉兩得之事，咱們這就上岸去吧。」

陳長庚道：「船已靠岸，諸位請。」

雷聲隆首先踏上岸去。

岳嶽笑道：「迎江寺慈恩和尚，兄弟與他有過數面之緣，咱們何不直接去找他呢？」

雷聲隆道：「那就麻煩表哥上前通名求見便是。」

一行人穿過長街，轉向右首江邊的迎江寺。

那迎江寺的廟宇還不算大，但卻因有一鎮風塔之故，十分聞名，岳嶽來到山門，便取出一張大紅名帖，遞給當值接待的僧侶。

那和尚一看到岳嶽二字，頓時面色大變，連忙堆下笑容道：「老施主快請到客室小坐，貧僧便去告訴方丈大師……」

於是引着七人，來到一間十分雅緻的精舍坐後，便迅快的退去。

小和尚剛自送上了熱茶，只見先前那僧人已然走了回來。雙手合什向各人道：「方丈有請……」

岳嶽道：「帶路。」

那名僧侶倒是十分服從，恭敬的應了一聲是，轉身引導各人，直向寺後而去。

穿過了二重廟宇，到了一座小小的庭園之中，只見一排三個禪房，掩映在花木假山之中，顯得頗為幽靜。

禪房飛簷之下，掛着一塊金匾，寫着：「方丈」兩個斗大的硃字。

那僧人尚未走進方丈室，只見一名白鬚老和尚已然出現在那金匾之下。

南宮長英暗暗忖道：「莫非此僧便是方丈慈恩大師麼？」

尋思之間，那白鬚和尚已然合十，向岳嶽朗聲道：「老施主仙踪駕臨，貧僧失迎了。」

岳嶽呵呵大笑道：「大師，老朽來時匆忙，冒失得很哩！」

那老和尚笑道：「不敢，施主快和這幾位高朋貴友入內……」

岳嶽道：「正要入內一叙。」

諸人在老和尚邀請之下，進了這間方丈室。

岳嶽待得各人坐定後，這才分別介紹雙方認識，果然這位老和尚正是迎江寺方丈慈恩大師。

慈恩大師對這幾位武林高人突然出現，顯然大感意外，神情也為之緊張起來。

雷聲隆目注慈恩大師身邊轉動不停，突然大笑道：「方丈大師，貴寺鎮風塔，素有塔王之稱，在下想往瞻仰一番，不知何時合適？」

慈恩大師笑道：「鎮風塔平日祇是白天開放，但雷洞主要去，自然隨時都可以去了。」

雷聲隆笑道：「大師倒優待得很了。」

慈恩大師道：「施主若是武林高人，本當是例外啊。」

金二娘皺眉道：「夫君，遊塔之事，何不等正事辦完再遊呢？」

雷聲隆答道：「賢妻說得是！」

慈恩大師接口道：「老施主有何見教？」

雷聲隆道：「正有事要向大師請教……」語音一頓，道：「柳中平現在何處？」

慈恩大師臉色大變，但刹那間又恢復原狀，微微一笑道：「紅塵修士柳施主怎會在此？老施主說笑了。」

岳嶽沉聲道：「大師，你與柳中平可是有着甚麼特殊關係麼？」

慈恩大師合十道：「岳施主這般厲色，卻是何意？」

岳嶽道：「那姓柳的明明來到迎江寺，方丈卻說不在，這叫老夫怎能不怒？」

陳長庚這時忽然呵呵一笑道：「大師，你在這迎江寺內當了多少年的方丈了？」

他突然這般相詢，而且語氣也是極不客氣，只把南宮長英聽得呆了一呆，暗道：「看來這位陳幫主狂傲得很！」

他念頭剛轉，只見那慈恩方丈神色有些陰晴不定的冷冷一笑道：「陳幫主，五湖幫雖然在江湖上聲勢浩大，但迎江寺却還不是貴幫屬下，施主說話最好還是客氣點才好！」

陳長庚微微一笑道：「大師說得不錯，不過……」他突然一頓語音，不往下說。

慈恩大師忍不住的問道：「不過甚麼？」

陳長庚道：「不過……兄弟之意，是非常奇怪大師昔年應是與兄弟見過幾次面的，為何今日竟然裝作不識？」他話中有話，雷聲隆等人豈有聽不出來之理。

雷聲隆立即接道：「陳兄，你想必是知道這位方丈的本來身份了？」

他不說本來面目，乃是給慈恩大師留下一點面子。

陳長庚笑道：「不錯，要是兄弟說得不錯，眼前的慈恩大師，應該是長白三魔中的『天煞書生』沈寒松了。」

雷聲隆不禁一呆道：「他是沈寒松？」

司徒清也為之一楞，道：「沈寒松何時落髮出家了？這事倒是出人意外得很！」

岳嶽陡地面色一沉，喝道：「沈寒松，三十年前你在中原立足不住，退出關外，老夫祇道你從此隱居長白，不再踏入中原，不料你改頭換面，竟當起迎江寺的住持方丈來了。而且……」他語音略頓，接道：「十多年來，你與老夫交談多次，却是不曾露出絲毫破綻，足見你用心定然不善的了。」

慈恩大師雙眉一揚，哈哈大笑道：「岳施主好說，沈寒松乃是貧僧當年姓氏，三十年來，貧僧早已忘却，施主何必再提，但願各位只把貧僧當作慈恩便是！」

他已是承認自己是那「天煞書生」沈寒松。

雷聲隆道：「很好，大師既是不願

再提往事，咱們就暫且擱住便是。」

岳嶽却道：「大師，那柳中平何在？怎不請他出來一見？」

慈恩大師搖搖頭道：「老朽無此權威了，幾位如要見他，恐怕只得親自前去了。」

岳嶽道：「他在何處？」

慈恩大師道：「鎭風塔內。」

雷聲隆笑道：「那很好！老夫正要逛逛名塔，那姓柳的已在塔中，倒是省却不少手脚了。」

陳長庚笑道：「沈兄……大師，有勞你引路一行了。」

慈恩方丈苦笑道：「陳幫主，貧僧不便前去。」

陳長庚一怔道：「爲甚麼？」

慈恩大師道：「貧僧自當派人引導各位前去……至於貧僧不便之處，日後諸位便會明白。」

岳嶽見他說得甚爲誠懇，也不再堅持，當下道：「如此有勞大師派人引路前往可也。」

慈恩大師道：「貧僧已然命人在塔底下等候諸位了。」

雷聲隆道：「大師倒似是早就準備好了一般啊。」

慈恩大師道：「施主誇獎了，貧僧知曉諸位到來之後，便已想到與那柳中平施主有關，而且，貧僧也有自知之明，決然無力阻攔各位，是以貧僧才先行派人在塔底相候。」

陳長庚笑道：「大師才智過人，這一番安排，果然甚妥當，至少對雙方都不會得罪……」

慈恩大師突然長嘆了一聲，道：「陳幫主不用譏諷貧僧，迎江寺千名僧侶的性命，貧僧不能不爲他們設想，幫主易地而處，只怕也要這麼做了。」

陳長庚微微一笑，沒有再說甚麼，一行六人在知客僧人引導之下，繞到寺後的鎭風塔下。

鎭風塔的鐵門，此時已然上鎖，但仍有兩名灰衣僧侶，在鐵門之前，打坐誦經。

引路的僧人，向那二僧低語了幾句，其中一僧，便自懷中取出鎖匙，將那鐵門打開，並且引着數人入內。

盤旋而上，到了第三層，那名引路的僧人便合十躬身，自行退去。

金二娘低聲道：「夫君，這和尚爲何不再引路了？」

雷聲隆笑道：「三層以上，如屬禁地，他們就不敢再上一層，那也不足爲怪了。」

說話之間，首先舉步進入門內。

鎭風塔共有七層，三層塔樓，正是由地至頂各半的高度，幾人跨入門內，只見四壁僅有兩盞昏暗油燈，看來情景十分凄切。

岳嶽溜目四望，沉聲道：「這一層之中，不見人影，柳中平八成是在那頂層之上了。」

雷聲隆道：「不錯！」

他忽然向金二娘道：「賢妻，你和岳表哥等人由下而上，循序上去，愚兄却要搶先一步，由塔外飛登塔頂，咱們來個上下夾攻，那姓柳的祇要在這塔內，咱也許可將他擒下了。」

金二娘道：「就依夫君所言行事。」

但陳長庚忽然笑道：「雷兄，兄弟陪你由塔外攀上塔頂……」頓時，分成內外二批行事。

但是，結果却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雙方在第六層塔上會面之後，却是不曾發現一絲人影。

南宮長英第一個念頭，便是想到，慈恩大師沒有說實話，那姓柳的根本不在此塔。

他正要說出這等疑慮之際，司徒清突然大聲笑道：「各位，咱們上當了！」

陳長庚沉聲道：「不錯，那沈寒松果然奸詐如昔。」

岳嶽臉色大變，怒道：「咱們就去找他算帳，看他還有甚麼花樣要出來！」語音未落，人已從窗口向塔外飛躍而去。

雷聲隆、陳長庚等也跟隨着岳嶽跳了下來了。

迎江寺內的燈火，此刻竟然全部熄滅，除了三重大殿之內，各自留下一盞長明燈外，其餘的僧舍，竟然一片漆黑，半點聲息皆無。

岳嶽一馬當先，闖進那方丈禪室。

這座精舍還亮着燈，那慈恩大師也還端坐在禪床之上，與他們剛才離去的光景，並沒有甚麼不同。

岳嶽等闖了進來，尚未開口，慈恩大師已高宣佛號，道：「各位和佛祖有知，請恕貧僧打了一次誑話之罪！」

這可妙得很，他先發制人，自己承認說謊一事，頓時，岳嶽的一胸怒氣，彷彿找不到可出之處，連雷聲隆諸人也不由得愕然起來。

陳長庚移步上前，冷笑道：「沈兄，你說的倒是輕鬆啊，那姓柳的眼下只怕已然不在迎江寺中了吧。」

慈恩大師皺眉的道：「不錯，他已離去了。」

岳嶽只氣得臉色泛白，大喝道：「你爲何幫他哄騙老夫？」

慈恩大師長長的嘆了一聲道：「貧僧是迫於無奈，倘若當時不將各位哄離方丈室，迎江寺數百僧侶性命，必將在十日之內失去。」

金二娘冷哼道：「怎麼會？誰能要了你等性命？」

慈恩大師道：「柳中平便有這等能耐……」

雷聲隆沉吟道：「這麼說，那是姓柳的在暗中迫你作此事的麼？」

慈恩大師道：「可不？各位施主突然駕臨本寺，而且來得甚爲快捷，柳中平便迫令貧僧設法將諸位施主調離方丈室，好讓他有機會脫身……」

岳嶽大怒道：「你爲何答應他？」

慈恩大師長嘆一聲道：「岳施主，貧僧昔年也是魔道出身之人，對於魔道朋友的心態，貧僧尚知一二，若貧僧不答應他，除非諸位能夠立刻置他於萬劫不復之地，否則，貧僧個人也許不怕他傷害，但全寺僧人，恐怕就要無一倖免了。」

金二娘忽然哈哈大笑道：「你就不怕我們報復麼？」

慈恩大師訕訕一笑道：「貧僧深信諸位的爲人，即使此時甚爲憤怒，但怪罪祇會怪罪在貧僧一人身上，決不會遷怒寺中僧侶……」

雷聲隆搖頭長嘆道：「這叫做君子不可以欺其方了……」

司徒清接道：「大師，那姓柳的他去了那裡？」

慈恩大師道：「各位剛自到了寺後，柳施主便飛身出了方丈室，他究竟往何處走，貧僧眞的不知道。」

岳嶽被氣得連連頓足，道：「和尚，你誤了我們的大事了。」

金二娘道：「表哥，此時再埋怨也是於事無補的了，咱們還是趕快去尋找姓柳的去吧。」

岳嶽似是怒極而大聲罵道：「去那裡找？安慶城這麼大，咱們還能挨家逐戶的去調查麼？」

金二娘笑道：「表哥，有陳幫主和司徒堂主在此，老身相信，必能找得到他！」

岳嶽怔了一怔，看了陳長庚和司徒清一眼，大聲道：「不錯，看來只有偏勞司徒兄和陳兄兩位了。」

陳長庚道：「老朽本當効勞！」

陳長庚隨即出外令屬下外出打探消息，司徒清獨自一人而去，直到三更過後，方始回來。

岳嶽甚是焦急，司徒清尚未坐定，便高聲問道：「司徒清兄，可查探到甚麼消息？」

司徒清道：「本敎屬下之人，並未發現紅塵修士，但是，他們却發現另外一人。」

岳嶽急問道：「是甚麼人？莫非是與柳中平有關的？」

司徒清答道：「正有關連……」

陳長庚突然笑道：「司徒兄，可是那青虛老人也在安慶城中露面麼？」

司徒清答道：「正是青虛老人。」

他略一沉吟，又道：「據兄弟接獲報告，那青虛老人乃是和南宮劍神的二公子南宮長雄以及一位二十出頭的少年豪客，在今日黃昏過後抵達。」

南宮長英笑道：「那是舍弟同來此間了。」

金二娘道：「那另外的少年又是甚麼人呢？是青虛老人的弟子麼？」

司徒清搖搖頭道：「不是。」

陳長庚突然笑道：「那位少年豪客，兄弟倒是認識的。」

雷聲隆道：「陳兄請快說。」

陳長庚答道：「此人姓華名雲龍……」

南宮長英道：「九華三聖的傳人麼？」

陳長庚道：「大世兄認得這位華老弟麼？」

南宮長英竟然現出了敵意，搖搖頭道：「不認得。」

陳長庚笑道：「這位老弟既然來了，以他那一身的武功，柳中平決非他的對手。」

南宮長英聽得面色微變，但岳嶽呵呵一笑道：「陳兄見過那少年麼？」

陳長庚道：「不但見過，還盤桓了一段時間，而且……」

他忽然長長一嘆道：「兄弟還與他交過一次手。」

雷聲隆大笑道：「陳兄忽然嘆息，只怕動手之際，你吃了暗虧。」

司徒清顯得甚爲留心傾聽，這時却道：「那位華公子怎能强過五湖幫的幫主啊！雷兄恐怕是料錯了！」

陳長庚大笑道：「司徒兄，華老弟已得三聖眞傳，兄弟不曾佔先，那也算不得丟人了。」

他笑聲一頓，又道：「除了兄弟不說，連那青虛老人在初次見到這位華老弟之時，也吃了暗虧，算起來，兄弟却也無所謂了。」

經他這麼一說，幾位老人家都不禁爲之發呆。

司徒清也不斷的在皺眉頭。

南宮長英覺得有些不安，他擔心護刀之事，又將發生波折了。

皆因那華雲龍果眞武功如此高明，則他若是有了奪刀之心，自己決然無法保存此刀了。

岳嶽這時却道：「司徒兄，他們現在停身何處？」

司徒清道：「據本敎屬下弟子相告，他們在大觀樓用過酒菜之後，便出了集賢門，似是奔往集賢關方向去了。」

岳嶽沉吟道：「莫非那柳中平已然差人通知了青虛老人了？」

雷聲隆接口道：「甚有此可能……咱們何不去那集賢關查看一下！」

慈恩大師這時忽地想起甚麼似的，失聲道：「雷施主料得不錯，那柳施主果然提到過集賢關三個字……」

雷聲隆笑道：「反正此去不遠，以咱們的脚程，頓飯之間，便可往返，便是去看一看那也是無妨。」

陳長庚擊掌道：「兄弟正有此意。」

司徒清看了慈恩大師一眼道：「大師不去麼？」

慈恩大師搖搖頭道：「貧僧發誓再不涉入江湖恩怨，恕貧僧不奉陪了。」

這時，岳嶽已然搶先出了方丈室。

雷聲隆、金二娘等緊緊相隨在後，宛小芬則是走在最後。

出了山門，陳長庚突然向雷聲隆低語了幾句，閃身向一旁黑暗的巷道竄去。

司徒清看得呆了一呆，脫口道：「陳幫主不去麼？」

雷聲隆笑道：「當然要去，不過，陳幫主先去代咱們約兩名幫手……」

司徒清沉吟了一會，却是不再問什麼。

奔行了約莫十里之久，只見陳長庚健步如飛一般，由後面追了上來。

司徒清一見他是僅獨自一人趕來，心中便已料到雷聲隆說的不是眞話，不過，他依然忍不住的問道：「陳幫主約請的幫手，怎的不見同來？」

陳長庚微微一笑道：「他們隨後便到。」

一陣疾奔，不過半刻之間已然抵達了集賢嶺下。

雷聲隆仰頭上望，夜色中只見山上的關隘，一片烏黑，久已頹圮的碉堡，在殘月之下，顯得甚是淒凉。

這時，岳嶽已然飛身直向山上行去。

集賢嶺不足百丈之高，那消眨眼時光，大家業已上了關頭。

七人的身影剛自那破敗的關門之後閃現，突然間，四周燈火暴亮，照得那關內的僅有二十丈不到的荒石地面，有如白天一樣。

南宮長英剎那間大大的嚇了一驚，心想，這怎地好像是有人在此等候我們似的？

但雷聲隆等人却是顯得甚爲鎮定，燈光一亮，他竟首先發出一陣仰天長笑，道：「柳兄，看來你倒是煞費苦心了。」

一縷冷冷的笑聲，自燈光後面的黑暗中傳了過來道：「你們自投羅網，可怪不得柳某心狠手辣了。」

一個人影緩緩的在燈火前出現。

南宮長英凝目望去，只見這人不是別人，赫然竟是那位慈眉善目的慈恩大師。

頓時，南宮長英呆了一呆，但岳嶽與雷聲隆並無什麼驚奇的神色，只聽得岳嶽冷冷一笑道：「柳中平，你的花樣已經要得很多了，一掌之仇、盜刀之恨，岳某即將討回，不過，在動手之前，老夫還先要問你幾句話。」

那慈恩大師在臉上一抹，立即變成一個雙目陰沉，臉色蒼黃的中年人。

南宮長英暗道：「想不到這個魔頭居然這麼年輕的！」但耳中却聞柳中平冷冷一笑道：「岳嶽，柳某手下留情，未曾取你性命，你可知道爲了什麼？」

本是岳嶽有話問他，此刻反倒變成了他反問岳嶽。

岳嶽聳聳肩道：「爲什麼？你倒說說看。」

柳中平冷冷一笑道：「老夫不過是看在你師弟怒劍雷震的面上而已！」

岳嶽一怔道：「雷賢弟與你有什麼關係？」

柳中平道：「柳某的師弟。」

他語音一頓，接道：「老夫一生殺人無數，多殺一人與少殺一人，却也並不在乎，不過，老夫昔日在雷師弟與你結拜之後，也曾親口應允過他，對你們各給一次貸命的機會。」

岳嶽冷笑道：「你口氣忒大啊！」

柳中平大笑道：「老夫的口氣很大麼？岳嶽，你當知道，若非老夫手下留情，你那裡還能站在此處跟我講話？」

岳嶽大怒道：「柳中平，老夫恨不得立即跟你拚上一次你死我活！不過，那迎江寺的數百名僧人的性命，老夫還不能無動於衷，你最好快將解葯取出來，咱們就好早些作個了斷。」

敢情這柳中平果然在迎江寺衆僧人身上做了手脚，而這也正是陳長庚爲何單獨留下的原因之一。

柳中平陰陰的一笑道：「岳嶽，你把柳某人看成什麼人？老夫豈是下毒之人？迎江寺的僧侶，並未中毒，你要那姓沈的方丈放心吧！」

岳嶽完全有些不相信，陳長庚却道：「柳兄，那慈恩大師曾經暗中查過體內眞氣情形，確是中了暗算，你既不曾下毒，那是什麼人做的手脚？」

柳中平道：「老夫不過在暗中點了沈寒松一處穴脈，十二個時辰之後，便可自解，老夫又那來的解葯？」

岳嶽道：「尊駕當眞不會下毒麼？」

柳中平道：「老夫自是不屑爲之……」

雷聲隆高聲問道：「那口震天刀現在何處？」

柳中平淡淡的笑道：「你也想要麼？」

雷聲隆宏聲喝道：「天材地寶，雷某雖不配佔有，但那也不能落在似你這等魔頭的手中！」

柳中平道：「依你看來，甚麼人才配佩用此刀？」

雷聲隆道：「反正不是你……」

南宮長英在旁冷眼靜觀，却見那四週的燈火，正逐漸向衆人迫近，頗似想把衆人四周的空地縮小。

陳長庚臉色微變，低聲向站在身邊的宛小芬姑娘說道：「姑娘，快快告訴令師，對方可能想下那毒手，咱最好分開一些。」

宛小芬應了一聲，果然走到金二娘身邊，兩人接談了幾句，便見金二娘迅快的向那身後手執火把之人行去。

突然，柳中平大喝一聲，道：「雷大嫂子，妳想作什麼？老夫勸妳千萬莫要輕舉妄動。」

金二娘的右手，本已探了出去，柳中平如此一喝，可就把她驚得又縮了回來。

岳嶽瞋目大喝道：「柳中平，寶刀呢？」

敢情，岳嶽這才發現柳中平身上並沒有攜帶什麼寶刀之類的兵刃。

柳中平笑道：「岳兄，寶刀是不會

失落的，只要你們能夠活着離開……」

聽他之意，果然是不善。

雷聲隆又怒喝道：「柳兄，你……好似想一網將老夫等人打盡麼？」

柳中平冷笑道：「是又如何？」

雷聲隆尚未答話，南宮長英忍不住道：「在下南宮長英，有幾句話，想向閣下請教。」

柳中平皺眉道：「你就是南宮逸的大公子，是麼？」

南宮長英不置可否，却道：「震天刀乃是在下鏢局客人託保之物，閣下巧取豪奪而去，不怕天下人耻笑於你嗎？」

柳中平笑道：「你……不夠資格跟老夫說話，最好是退開一些，否則，南宮逸就要試試老年喪子之悲了。」

南宮長英陡然面色一變，大吼道：「還我刀來！」

「刷」的一聲，舉劍直刺了過去。

他忽然動手，大大出了岳嶽意料，正待出聲喝阻，却見柳中平隨手一揮，一股莫大的潛力，山湧而來，南宮長英竟然手中長劍握不牢，脫手飛出丈許之外。

南宮長英自出道以來，兵刃脫手，還是頭一遭遇到，剎那間驚出一身冷汗。

同時，他也明白，柳中平武功之高，似乎高出自己父親南宮逸之上，無怪那岳大叔會吃了大虧。

他此刻心思千迴百轉，只在深思，要不要逞那匹夫之勇，再行與對方拚命。

不等他有所決定，岳嶽已然適時出手了。

究竟是一代名家，柳中平雖輕功極高，但岳嶽一輪狂攻狠拚，迫得他有些手忙脚亂。

這時，陳長庚呵呵的對司徒清笑道：「司徒兄，那青虛老人等一行人，怎麼也不會見到呢？」

司徒清微微一笑道：「陳兄，兄弟也正在奇怪，怎的沒見到他們現身？」

陳長庚怔了一怔，道：「司徒兄，你那屬下三人報告，可是不大正確麼？」

司徒清笑道：「不會吧。」

他語音一頓，又道：「不過，此事只消問柳中平一聲，便可知道了爲什麼。」

陳長庚笑道：「不錯。」

他附耳在雷聲隆耳邊說了幾句話，雷聲隆點了頭道：「是了，老夫險些忘記了這樁子事了。」

他語音一頓，立即大聲道：「岳兄，你們暫時停手，兄弟有一句話要向柳兄查明。」

岳嶽猛攻一拳，雙手後退：「柳中平，反正你逃不了的啦。」

柳中平嘿嘿的冷笑，不曾理會岳嶽，却向雷聲隆問道：「你有什麼話要問老夫？」

雷聲隆問道：「那青虛老人現在何處？」

柳中平陡地的一呆，道：「秦兄來了麼？」

雷聲隆聽得大大一怔，皺眉道：「怎麼你……那青虛老人已抵達此間之事，莫非柳兄並不知曉麼？」

柳中平沉聲道：「甚麼人說青虛兄來了？」

雷聲隆道：「司徒清兄接獲屬下報告，自然是不會有錯的了。」

柳中平目光閃電般掠過司徒清，突然沉聲道：「司徒清，你……爲何欺騙你們同行三人？」

司徒清笑道：「兄弟幾時欺騙了他們？」

柳中平冷笑道：「老夫早在江夏便與青虛兄有過連絡，他們已然去了京城，你却諉稱他們來了集賢關，想必是有着什麼特殊的居心？」

司徒清淡淡的一笑：「是麼？那是老夫屬下的人看錯了人了！」

柳中平這時忽然冷冷的一笑道：「司徒清，你……」他餘音未了，只聽得遠處忽然傳來一陣長笑。

這陣笑聲來得十分飄忽，初聽之時，遠在百丈，但不過眨眼之間，笑聲已到了耳前。

雷聲隆失聲的道：「什麼人輕功如此了得？」

南宮長英接口道：「八成是那袁化風。」他料的不錯，當下一人忽地出現，果然是那袁化風，不過，袁化風的身後，却出現了慈恩大師及丁氏五雄。

司徒清突然飛身一躍，落在袁化風身旁，口中却向慈恩道：「沈堂主，震天刀到了手麼？」

他這聲沈堂主，直把南宮長英聽得大大一驚，不禁心想莫非這位慈恩大師也是百魔教中的一位堂主麼？

慈恩大師微微一笑道：「到手了。」

岳嶽眼見這一下突然的變化，心中已明白了七八分，連柳中平在內，大夥兒都上了百魔教的當了。

雷聲隆白眉一揚，沉聲道：「司徒清，今晚集賢關的一場血戰，想必都是你一手安排的了？」

司徒清仰天哈哈大笑道：「正是老夫一手安排的。」

他笑聲一頓，接道：「可惜的是，你們知道得太遲了一些了！」

岳嶽這時却盯着慈恩大師手上的那口刀，喝道：「沈寒松，你手的刀，可是震天刀？」

慈恩大師道：「正是。」

岳嶽大喝道：「還給老夫！」

閃身上前，探手就抓。

慈恩大師略一側身，司徒清却只抬手一掌，將岳嶽來勢迫退，喝道：「震天刀已到了百魔教手中，誰想奪刀，便是本教的仇家。」

岳嶽怒道：「老夫就要奪刀，看你又把老夫奈何？」

司徒清冷冷的掃了在場諸人一眼，道：「不瞞各位，集賢關今晚不啻是鬼門關，各位如想全身而退，只怕是不大可能了。」

柳中平却是淡淡一笑，道：「司徒清，你好像是十拿九穩，可以置老夫等人於死地了，是麼？」

司徒清道：「不錯，老夫想不出你們還有什麼辦法能夠離去……」他略爲一頓，接道：「但你們如是願意隨同老夫去到百魔教總壇一行，老夫可保證各位毛髮絲毫不損一根。」

陳長庚冷冷道：「司徒兄，你是想把兄弟等人網羅百魔教中麼？」

司徒清大笑道：「老夫正有此心，尚望諸位賞光……」

南宮長英不由高聲道：「司徒前輩，你……一直是在欺騙晚輩麼？」

司徒清道：「兵不厭詐，爲了達到目的，老夫少不得只好欺騙你們了。」

岳嶽這時向雷聲隆看了一眼，兩人突呼哨一聲，分爲兩側向那慈恩大師搶撲而去。

慈恩大師一抖手，寶刀已落在司徒清手中。

袁化風身形一轉，接下了雷聲隆。

司徒清雙目精光四射，突然停在柳中平身上，喝道：「柳兄，你如願意前往百魔教，慕容教主定將請你充任副教主之職。」

柳中平笑道：「是麼，你們很抬舉老夫啊。」

柳中平餘音一落，司徒清立即接道：「柳兄，可是不相信兄弟之言？」

柳中平道：「相信……」

說話之間，金二娘已然暴喝了一聲，揮手向那丁氏五雄攻出三掌四指。

宛小芬、南宮長英同時揮拳進擊。

只有陳長庚不進反退，負起雙手，在旁觀戰。

司徒清四顧了戰局一眼，笑道：「柳兄，你可知道這些手執燈火的僧侶，都是百魔教的門下麼？」

柳中平道：「先前不知，此刻自然明白了，不過……」他突然大笑道：「司徒兄，不用得意，今宵之戰，到底是鹿死誰手，看來你也沒有多大把握。」

司徒清笑道：「柳兄還有什麼援兵在後麼？」

柳中平道：「不一定。」

司徒清突然想起陳長庚，曾說過請兩位幫手之事，當下忍不住看了含笑而立的陳長庚一眼道：「陳幫主，你的幫手呢？爲何尚未抵達？」

柳中平仰天大笑道：「誰說沒有抵達，司徒兄埋伏在四處的毒箭手，眼下只怕早已死光了呢。」

司徒清陡然一驚，說道：「老夫不信。」他一面說不信，一面抖手發出一支信火，有如一縷烟花，飛舞在十丈高空，半晌方始熄滅。

司徒清等了一陣，竟是不見燈火之外有什麼動靜，刹那間，他臉色忽然大變，斷喝一聲道：「袁兄、沈兄，咱們快下殺手。」

但是，他竟遲了一步。

只聽得兩聲龍吟般長笑，由山野中傳來，狂刀林彬和怒劍雷震，有如天神般的凌空而降。

林彬向陳長庚抱拳一笑道：「陳兄，兄弟這一回是眞正的對你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陳長庚道：「林兄好說了，如非兩位即時與本幫長老連絡，兄弟雖有此心，却也找不到像兩位這等武功高强之士，今夜之戰可就不大樂觀了。」

原來這林、雷二人乃是從劍鞘嶺退去之後，正要回轉大青山，忽然接得山中弟子告知，山主已然爲了震天刀之事下山而去，當下二人便要拳怪畢邪回山照應一切，他們兩人一路追踪下來，直到過了江西，方與五湖幫的一位長老駱秋風遇着，得知岳山主到了安慶之事，就在他們趕到安慶之際，認出了陳長庚坐駕舟，恰好陳長庚獨自離開衆人，一來打探慈恩大師爲何庇護柳中平，二來便是想找人在暗中除去對方在集賢嶺可能安排的埋伏，千巧萬巧，林彬、雷震二人一到，便接下這趟差事了。

岳嶽眼見兩位師弟趕來，心中大喜，突然，連攻出三招，把慈恩大師迫得險象環生。

司徒清却是臉色大變，狂吼一聲，道：「沈兄，你再不施煞手，咱們可就上當了。」

慈恩大師這時已被岳嶽迫得連喘息也來不及，那裏還能再施展什麼？

適時，柳中平忽然冷笑一聲，舉手拍出一掌。

司徒清心中一凜，於是揮動手中震天刀，便向柳中平五指劈去。

柳中平雙目陡地寒光暴現，大喝一聲，食中二指駢立如刀，剪在司徒清震天刀之上。

陳長庚只有看得大吃一驚，喝道：「柳兄小心了，那可是震天刀啊。」

柳中平怪笑一聲道：「不妨事……」

但聽卡察一聲，司徒清手中的寶刀，竟被柳中平的指力剪夾而斷了。

震天刀竟會禁不起指力一夾，那還算是什麼神物？在場的高手，沒有一個不呆了。

動手的人，全歇了下來。

但其中有一人沒有停下，他趁着衆人發呆之際，雙肩一搖，便向山下撲去。

怒劍雷震大喝一聲道：「袁化風，你想逃麼？」喝聲未已，人已追了過去，狂刀林彬則行動更快，只見他斜刺裡如飛一躍，便將袁化風的去路擋住。

袁化風狂叫一聲，揮拳便向林彬與雷震兩人狂攻來。

林彬右手一抖，金刀電掠而起，揮劈向袁化風胸前，適時，雷震長劍一揮，袁化風左肩已然挨了一劍。

司徒清却在此際向那化名慈恩大師的沈寒杉道：「沈堂主，震天刀現在何處？」

沈寒杉皺眉道：「司徒兄問我，叫兄弟又去問誰？兄弟一切均照司徒兄安排行事，柳兄身上只此一刀，兄弟遵囑取來，是不是震天刀，那可怪不得兄弟了。」經他這麼一說，眼下的局勢，忽然變得十分明朗了，司徒清才是這一夥人中的首腦，而柳中平的行動，則令人莫測高深。

雷聲隆白眉閃動，沉聲喝道：「司徒清，今晚這集賢關前的一切陷阱，只怕你是自作自受了。」

司徒清目光在柳中平身上一轉，怒道：「柳中平，那震天刀呢？你把它弄到那裡去？」

敢情，此刻任何人都明白，震天刀眼下絕對不會在這集賢關了。

柳中平冷冷的一笑道：「老夫將它丟在長江之中，叫它永遠不會在人間露面！」

岳嶽失聲道：「你怎可如此？」

柳中平道：「爲什麼不可？你可知道，這震天刀眼下已給我們弄來了多少痲煩麼？」

南宮長英大聲道：「老前輩，此刀乃是晚輩的鏢貨，你老將它丟到長江之內，叫晚輩怎生向貨主交代呢？這……豈不壞了？」

柳中平道：「大公子，你最好想想今宵的處境，倘若能活着離開，只怕已是大幸了。」

岳嶽大怒道：「柳中平，你還有什麼花樣可出，難道咱們這些人鬥不過你一個人嗎？」

柳中平大笑道：「岳兄，你以爲今夜想傷害你們的乃是老夫嗎？」

岳嶽道：「除了你還有誰？」

柳中平道：「你錯啦。」

目光轉在司徒清身上，接道：「司徒清，百魔教恐怕不止安排了一些毒弩毒箭吧！」

司徒清冷冷一笑道：「閣下果然才智過人，本教在這集賢關上，確是還有不少埋伏。」他語音一頓，又接道：「但如果諸位衷心相信本教延攬諸位之心，則本教一切埋伏，均將不會發動。」

陳長庚冷冷一笑道：「司徒兄，你最好死了這條心吧，第一個，陳某人就不會答應。」

司徒清大笑道：「很好，陳幫主不願意，百魔教自會安排對付貴幫的方法。」話音一落，却轉而向柳中平道：「柳兄，那震天刀眞的被你丟入長江大江之中了？」

柳中平道：「老夫從來不騙人。」

司徒清哼了一聲，插手入懷，取出一根類似爆竹般的信火，正待發出，却是耳中轉來袁化風一聲慘叫，使他愣了一愣。

雷聲隆身形一動，快得有似一陣輕烟，伸手向那司徒清的右腕抓去。

司徒清面容一變，左手反擊過去，身形向後退了三步，便要躍上破損的牆頭。

但雷聲隆豈容他退走，怒吼一聲，揮拳擊出。

岳嶽却在此時搶撲向柳中平。

但金二娘却嬌叱一聲，道：「表哥，先拿下司徒清。」岳嶽怔得一怔，但他却也甚爲聽話，一閃身，竟向司徒清處撲去。

司徒清對雷聲隆一人，已然十分吃力，此刻再加上岳嶽相助，頓時臉色大變，暴喝道：「沈兄，快下手！」

他喝叫之時，那支信火已然凌空拋了出去。

但他却未料到，陳長庚如飛躍起，追向那支信火，一探臂便撈在手中。

如此一來，司徒清原定計策就行不通了。

沈寒松這時雙手向後一揚，兩股白色烟霧直向那身後手執火把的大漢射去。那大漢右手一伸，火把迎向那白霧，只聽得嗤的一聲，化成一縷輕烟。

金二娘一見，失聲道：「沈寒松，你……」

沈寒松呵呵一笑道：「天煞毒霧，中者無救，你們認命吧！」

那一般白烟，已四下飛散開來。

但沈寒松却未想到，就在白烟正要向四週飛舞之際，陡然一片黑霧凌空落了下來。

沈寒松厲吼一聲，雙手齊出，白霧不斷向四週的火炬發出，只見白烟四起，手執火炬的灰衣僧人，一個一個的倒了下去。

原來天煞書生沈寒松的「天煞毒霧」，乃是用十七種不同的毒物，滲入蠻荒毒瘴之內調製而成。毒性之烈，舉世無雙，試想那些僧侶並無解葯，又復首當其衝，自是無一可以倖免了。

這批僧侶，本是沈寒松的屬下，但在這等關頭之下，沈寒松爲了要置在場大批高手於死地，便連自己的屬下也在所不計，這顯示魔教中人的天性涼薄，只把南宮長英看得搖頭嘆息不已。

此刻那片黑霧却不再向白烟罩去，反而向當中羣雄所立之處移來，黑霧之中，傳來了拳怪畢邪的喝道：「星星峽尹堡主的破毒神幃，只可以護住丈八範圍，各位快快聚在一處。」

司徒清眼見羣雄方面已有護身之物，這時又從衣襟之下，取出一支信火，揚手就待發出。

「紅塵修士」柳中平怒吼一聲，伸手取出袖中一把長僅尺許的鐵骨扇，拉開那宛如魚網般的黑幃，對準司徒

清後心打去。

司徒清手中的信火剛剛擧起，鐵扇便穿心而過，耳中但聞嗤的一聲，司徒清的身軀突然向前一栽，手中信火竟然在他胸前爆炸，血雨夾着衣衫骨肉，刹那間飛洒了一地。

沈寒松大吃了一驚，招呼那尚能行動的丁氏五雄，就要向山下奔去。

但丁氏兄弟不過走了不足丈許，便一個接一個的倒了下去。

沈寒松呆了一呆，大聲道：「你們怎麼了？」

那走在最後的丁忠長嘆一聲道：「沈兄，是你殺了我們……」

敢情他們乃是吸入了「天煞毒霧」而亡！

沈寒松剛自應了一聲：「不妨事，老夫這裡携有解葯。」陡然間一條人影如飛而來，五指迅如轟雷一般，擊中了沈寒松的後心命門大穴，沈寒松口中噴出了一口鮮血，哼都未哼一聲，便已死去，那人左手一滯，却將他屍體抓起，迅快的，便又退回黑幛之中，這不過是眨眨眼之事，直到那人將沈寒松屍體拖入黑幛之中，南宮長英始看出，又是「紅塵修士」柳中平。

柳中平這才呵呵一笑道：「咱們只要有了沈寒松，天煞毒霧便不關緊要了。」

他揮手在沈寒松衣襟中之內摸出了一隻白玉小瓶，又道：「有了這瓶解葯，咱們不必等毒霧散去啦。」

於是每人分了一粒解毒葯丸，畢邪便抖手收起那「破毒神幛」，高聲道：「柳兄，兄弟往日對你雖然尊敬，但並不見得由衷的佩服，今日而後，兄弟對你可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了！」

岳嶽聞言一怔道：「畢兄弟，你這是何意？莫非這一切都是柳兄早就料到的麼？」

畢邪笑道：「可不，否則兄弟又怎麼會趕到星星峽去借來『破毒神幛』呢？」

岳嶽不信的看了看柳中平發呆。

柳中平却微微一笑道：「岳兄，你們也許對司徒清的爲人不太清楚，但是老夫對他，可是明白得很，百魔教想奪取震天神刀之事，老夫是在慕容光華口中得知的，試想這等千古神物，若是被他們得去，那還了得？是以老夫兼程追上南宮大公子，不料他已將神刀交給了你，老夫知道，司徒清一身武功，遠在你老弟之上，所以，不得不另施狡計重傷於你，奪走神刀。」

岳嶽一怔道：「原來……你們做圈套麼？」

畢邪苦笑道：「大哥，兄弟們不過是爲了大哥好。」

岳嶽長嘆了一聲道：「如此說來，柳兄這一掌之仇，我是永遠找不回來了？」

柳中平大笑道：「岳老弟，你如心中有氣，你就現在打我一掌便是。」

岳嶽搖搖頭道：「算了，該是我倒霉，應受一掌之厄吧！不過，那震天刀莫非眞的被你丢入大江之中麼？」

柳中平笑道：「沒有，老夫已差人送到京城，交到維揚鏢局京城分局去了。」

南宮長英忽然如釋重負，雙膝一跪，向柳中平大禮參拜道：「老前輩，你給晚輩恩惠太多了。」

柳中平微微一笑道：「大公子，此刀一入京城，便收藏於大內，强比落在江湖，引起無邊殺劫好得多了，老夫不只爲你，無非是爲武林中貪得之人，消一浩劫而已，你又何必言恩言謝？」

陳長庚呵呵一笑，道：「柳老哥說得不錯，此刀若無有德之士佩用，那就不如由他們藏在帝王之家的好。但柳兄今日弭此大劫功德，眞該是五十年來的第一大事。」

柳中平淡淡一笑，道：「老夫一生，從來不曾做過好事，今兒做了這麼一樁好事，你們又何必讚揚不已？毒霧已消，兇徒已死，咱們也該回山啦！」

一行人踏着殘月，歡笑着大踏步下山而去。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江虹隨着艾芙到迷宮般的竹叢，她們原是爲尋找楊柳岸，曉烟鎖孤舟，找邋遢和尚歸破廟，却遇上白衣相公，這回又遇上青衫客，以前艾芙和他說過：望江樓頭數落花。他果然依約而來，艾芙竟沒有和宋匡見面就走了，金眼鵰找到她們，說來成都是利用動亂探軍情，說畢各自離去。艾芙要捉拿殺官劫庫的小子，跟踪至一古廟，只見宋匡和老僧弈棋，甚是存疑……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一代天嬌

酒樓上巧遇親人　浣花溪薄懲郡主

艾芙道：「不過金眼鵰這名兒，倒令人存疑了。」

江虹竟如不聞一般，兀自想她的心事，說：「姐姐，話說回來，你眞不覺得實在太巧了？」

「甚麼巧了？」

「那書生，怎生這麼巧，天天都見到他？」

「只不過兩次，」艾芙替他辯道：「別忘了，前日是小兄弟，不是我，若不是他對一個骯髒的小要飯的也一見如故，把酒暢飲，那豪邁的胸襟，實是罕有，再又臨別贈金，而且還眞是不少黃金……」

江虹不待她往下說，道：「姐姐打從水邊照過影後不知你再照過沒有，只有你自己，才自以爲是個骯髒小要飯的，其實臉上乾了的汚泥早脫落了大半，你可曉得，在那望江樓頭，驀然見你，喜得忘了說，忘了笑，你自以爲是個小要飯的，任誰一見也知你是淘氣的，而且極美的姑娘。」

艾芙怔了怔，是麼？也許是的，但第二天，在那枇杷門巷，不也當他們是下凡仙姬麼，又何曾有半點兒輕薄佻浮之態，若他有絲毫不敬，他那眼神是假裝，掩藏不了的，她艾芙是甚麼人，哼！

她道：「今而後，不許你再提了，巧與不巧，那又如何。」

江虹見艾芙沉了臉，才不敢再言語，也許女孩子天生敏感些，艾芙面對那何爲的眼神，可是瞞不了他的，說是有情，可還早了些，但由好感而生佩，却是萬確千眞。

是啊，她們有大事要辦，這成都城風雨欲來，一場腥風血雨的大災難，若不能化解，稍有不愼，就會一觸即發，一點星星之火，就會燎原，但她和艾芙又能做些甚麼呢，若有，就是找出那殺官劫庫的小子來，顯然他就是有意挑起這場大災難，令這成都淪於一場浩劫。

不錯，在她們來說，再沒有比找出那小子來，狠狠懲戒他一頓更重要了。

但艾芙她爺爺也找不到，瘋和尚也不知死到那裡去了，這殺千刀的和尚，艾芙想起來就恨，他究竟知不知道那小子是誰呢？

前面一彎流水阻路，春水漾碧波，柳絲在清爽的和風中，把水面劃出一圈圈漣漪。

艾芙道：「這必是浣花溪了，原來我們仍未遠離浣花草堂。」

話聲未落，驀聽鸞鈴聲響，蹄聲才入耳，便似驟雨狂飇，只見三騎駿馬，一白騮，兩黃驃，宛若風捲殘雲般疾馳而來，令人看得眞切，馬上是三個蒙古貴族裝扮的少女，小花帽下的辮子在腦後飛舞。

艾芙道：「快閃開！退去柳樹下。」

那溪邊的道路，不過是少人行走

的小徑，兩人併行已是窄狹了，何況三騎奔馬疾馳而來。

江虹怒道：「爲什麼要閃開，明見我們在路上，仍不鬆韁。」

伸手就扣住了軟鞭，一見是韃子，心頭已火起了，而今竟敢向她們撞來，想來平日在街頭馳馬，亦是不顧人死生的，如何不怒火三千丈。

艾芙忙把江虹的手一按，道：「不可魯莽，你忘了，這是甚麼時候，都得忍，忍！」

說時遲，三匹奔馬已到了面前，艾芙扣着江虹的手腕，倒自脚點地，雙雙倒竄出去，那知尚未落地，一聲銳嘯破空，前面一匹馬上的蒙古姑娘，竟回身一鞭掃到。

艾芙雖是大出意外，但縮頭一拋肩，那鞭兒堪堪從她面上掃過，砭膚生寒，也不由大怒，那江虹却沒躲過，一則身在空中，二來艾芙擋住了視綫，總算她亦身手不凡，向後疾拋頭，但躲過了面上，却躲不過髮髻，不僅髮髻被鞭梢劈散了，而且還掃斷了一撮頭髮，斷髮飛舞空中。

兩人早已落地，這一怒，非同小可，不料那三匹馬已盡皆馳過了，竟然繞了一圈，又兜了回來。

這就不是意外，顯然是衝着二人而來的，何況僅僅那掃來的一鞭，已知這蒙古姑娘不僅有一身功夫，而且不弱。

是可忍孰不可忍，艾芙大怒，江虹更暴怒，把散髮一挽，金絲軟鞭已撤在手中，道：「今天非教訓她不可！」

艾芙一把沒揪住，江虹已斜身飛掠，陽光下，可不是恰似一道橫空的彩虹，迎着兜轉馬頭而來的那蒙古姑娘，脚未點地，金絲軟鞭已化作一道金霞，向她腰間纏去，喝道：「滾下來！」

江虹只道是鞭出擒來，是以落地一挫腕，向懷中一帶，這可是同一瞬間，想想有多少成名露臉的江湖人，也難逃過她這一招玉帶纏腰，因是身在空中，是以變化奇詭，招術似平平，威力却奇大，今日是她暴怒之下，出手即是狠辣絕招，若被纏住，鞭頭刺入那蒙古姑娘身上，她這麼挫腰一帶，還怕不把那蒙古姑娘的肉撕下一大塊來。

不料，那馬一聲長嘶，竟人立而起，馬背上已失去了那位姑娘，江虹的鞭竟掃了空，反而是她挫腕一帶，失了平衡，踣踉後退了一步，才穩住了身形。

艾芙叫道：「小心！」

江虹何等聰慧，就知那蒙古姑娘已落在她身後，向右側一脚滑出，反手一鞭掃了出去，但招却未用老，勁貫右腕，兩脚交錯，已身形連變，招亦隨身變，直似無數條金龍在空中盤旋夭矯，把那蒙古姑娘圈在鞭影之中，待她脚尖點地沉身，鞭招也由虛變實！嘿了一聲，說：「番狗女，教你知我厲害！」

那蒙古姑娘便不輕敵，亦難逃過江虹這一招九龍搶珠，只聽啊呀聲中，彩蝶片片飛舞，還算她應變亦奇快，倒身貼地一連兩個滾翻，竟能從江虹鞭下脫身出去，但身上的衣衫已被江虹鞭頭上的倒鈎撕得片片碎，恰似彩蝶般飛舞空中。

艾芙雖然也怒，到底年長知輕重，三聖一元大會期近，大局爲重，非忍不可，不待江虹撲出去，她已搶到了，斜掠翻腕，扣住了江虹手腕，道：「小妹子，她已受了懲罰，你已教訓她了，且暫饒她這一遭兒。」

那知後面兩匹馬早已兜了回來，馬未停蹄，已飛落下兩個蒙古少女來，手中兩柄彎刀映日生霞，向江虹和艾芙撲到，叫道：「好大膽，敢傷我家郡主！」

艾芙哼了一聲，就勢把江虹一推，連鞭兒也撤出，道：「饒你們不死，快滾！」

脚下一交錯，換位移形，只聽啪啪兩聲，兩個蒙古少女已踣踉跌出。

艾芙連多一眼也不瞧她們，道：「小妹子，咱們走，小不忍則亂大謀，你該懂得是什麼意思。」

江虹有生以來，何曾吃過這樣大虧，頭髮被掃斷雖僅小小一撮，可仍隱隱感到頭皮發痛，那肯甘休！但被艾芙緊緊扯住手腕，動彈不得。

原來那當先那蒙古姑娘是位郡主，不怪這麼蠻橫霸道了，蒙古女人也是從小在馬上長大的，騎術那得不精，却不料連一個郡主也如此驃悍狠霸，艾芙心下可雪亮，江虹先前吃了虧，那是因爲手腕被她扣住了，又身在空中，又被她擋住了視綫，但這蒙古郡主若非那一鞭幾乎傷了江虹，一時輕敵，江虹亦不能一招之下便把她的衣衫撕得片片碎。

却因那郡主的衣衫撕碎了，一隻右臂已幾乎全裸，褲子亦破得現了大腿，便是韃子番女，也知羞恥的，是以雖然也怒極了，却不敢追來。

兩個蒙古少女也返回身去，正忙脫下外衣替那郡主披在身上。

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不由江虹倔強掙扎，拖了就走，是跑。

「小不忍，則亂大謀，」艾芙再又邊跑邊說：「你不想金眼鵰捉你回去，那就乖乖聽話，咱們報仇的日子，多得很，不用多久。」

明知掙扎不脫，江虹跌跌撞撞，順着南河岸邊，往東跑出了一兩里地，艾芙見那三個蒙古少女沒追來，這才緩下步來，在岸邊坡下的一個疏落的樹叢裡坐下。

那料她和喘吁吁的江虹剛坐下，驀聽有人怒道：「好哇！小妞兒，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兩人大驚！駭得跳了起來！

* * *

要知那練武之道，應變快慢，常是決勝之因，任你武功招術如何精絕，反應慢，必然受制於人，已先輸人一籌了。是以手、眼、心、步、法，缺一不能達上乘境界。

艾芙和江虹應變奇快，那話聲才入耳，不容她們去分辨，已各自跳了起來，順勢已把軟鞭撤在手中。倏地一分，但尚未落地，艾芙已聽出是誰來了，氣得落地一跺脚，罵道：「和尚，趁早兒死出來。」

是醉菩提，苦苦尋找，找不到的醉菩提。

艾芙是一半喜，一半兒惱，又一半兒樂，又一半兒恨，不，絕不能給他好顏色，殺千刀的和尚，要找他，你休想找到，他要找你，立即一晃腦袋，就在你面前現身出來，想想啊，有多氣人，想着想着，就不由她不惱，那殺千刀的娘娘腔，可就出了口。

江虹叫道：「姐姐，和尚在你頭上，截住他，休讓他跑了。」

艾芙辨聲，那聲音似左還右，似遠，又似在耳邊，正不知和尚躲在那裡，抬頭一看，啊呀！嚇得艾芙趕緊跳開。

和尚可不是躺在她頭頂的一根橫枝上，好和尚，還在打鞦韆，呔！她氣得肺都快炸了，和尚倒晃呀晃，打鞦韆耍樂！

艾芙這番離開師傅，可眞還未和醉菩提相聚一兩個時辰以上，小時候，甚至走路還有些蹣跚的時候，都能捉得住和尚，揪頭髮，扯耳朵，和尚不告饒，她不放手，現今練就了一身功夫，只道和尚不讓她，她也揪得住和尚的，那料一路之上，吃盡了和尚的苦頭，一再被和尚寃了，一再被戲弄，說眞的，那一半兒，還是眞惱。

且慢，和尚賊滑，休要又上他當吃他的虧，對，截住他，截住他再說。

哎呀！可是她被和尚戲弄多了，嚇破膽了。

江虹叫道：「和尚，你要知道我們雙鞭合招的厲害，不想吃苦頭，就乖乖滾下來。咱們不用鞭子抽你，讓咱們踢你兩脚，出出氣就算數。」

和尚說：「那可不行，讓你們踢兩脚，你們是出了氣，我可沒氣了。」

正鬧間，南河上一隻小舟疾駛而來，已然泊岸，岷江漁隱飄身上岸，道：「和尚，還不下來，多少正經話要說，還和兩個娃兒耍笑。」

艾芙道：「爺爺，和尚欺負我們，你也不幫我們，不抽他幾鞭，我不依。」

和尚說：「別哭，乖芙兒，我這就下來了。」

兩個姑娘已成了驚弓之鳥，嚇得飛身一掠，躲到岷江漁隱背後。

岷江漁隱呵呵道：「別鬧了，你這和尚爲老不尊，專和她們晚輩嬉戲，來來，都來坐地，和尚，可眞是怪事，我竟然仍看不清他的來路。」

和尚竟也會皺了眉頭，道：「那個甚麼郡主，却又爲何和她們過不去？」

岷江漁隱道：「那郡主耶律楚材的孫女，從小得忽必烈喜愛，在大都長大，名耶律可兒，倒有多半生活在宮中，忽必烈封她爲郡主，不過兩日前才由大都南來，自是嬌縱任性。」

和尚道：「我總覺得事有蹊蹺，今天顯然是專找這兩個，不，找芙兒的晦氣而來，小芙兒你們想想看，北來途中，可曾得罪過這郡主？」

艾芙道：「我沒有，小妹子，你呢？」

江虹道：「有！」

都是一怔！江虹却瞪大了眼睛，道：「可是我又不知是也不是，我北來途中，不是安排得好吃好住，還有侍女侍候麼，我初時還以爲是姐姐，後來才知道不是。會不會就是這郡主？」

艾芙皺緊了眉頭，別過臉去，她爺爺和醉菩提知是怎麼回事，無論如何，若說出，總是難以啓齒，令她難爲情的。

岷江漁隱捋鬚而笑。道：「可是你並未得罪甚麼人啊？」

江虹正經肅容，道：「如何沒有，我這軟鞭可從不離身的，不知怎麼，眼不見，竟被一個侍女取去了，說來眞丟人，她送回來，我才知道。」

艾芙恍然大悟，這江虹被人認出是假冒，顯然就是從那鞭兒上。

江虹繼道：「我自是惱怒，但以爲不過是她好奇好玩，只給了她一個嘴巴子，打落了她兩顆牙兒，你們說，這是不是，是不是來報仇。」

醉菩提竟也正經起來，一拍掌，道：「如何不是，不怪那郡主把你一綹頭髮掃落了，這就是報你不知好歹，竟還打落她的侍女兩顆牙兒之仇。」

岷江漁隱道：「和尚，你幾時方正經得起來。」

艾芙可早又怒了道：「好哇，原來爺爺你也和瘋和尚一樣，和我們作對，既知我們找你找得好苦，明見人要和我們爲敵，你們却躲在暗裡。」

岷江漁隱道：「小芙兒，難道暗中生明這道裡你也不懂得。今日休說那郡主，便再加多個王子，又豈能傷得了你一根毫毛，又豈不知目下這芙蓉城卧虎藏龍，危機四伏，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這番雖志不在勝，但要逢凶化吉，使險惡爲祥和，更要先明敵我。」

艾芙道：「我明白了。原來你們把我兩人安排在店中明處，是作了你們的餌。」

醉菩提道：「小芙兒，你別惱，三聖一元大會，能在風不吹，草不動的祥和中順利舉行，將來就記你第一功。」

艾芙又豈是不懂事的，道：「那好啊，瘋和尚，有功必賞，你賞咱們甚麼？」

醉菩提道：「和尚身邊別無長物，只有破葫蘆一個，就賞你如何！」

岷江漁隱忙道：「小芙兒，還不謝過師傅，破葫蘆就是和尚的衣鉢，他要把衣鉢傳給你了。」

艾芙一見爺爺對她使眼色，登時明白了，也忙道：「好啊，今而後，我改口不叫你瘋和尚、賊和尚，叫你瘋師傅、賊師傅。」

醉菩提被尊爲武林三聖，唯有岷江漁隱知道，那無相神功已到了無人相，無我相，無衆生壽者相的無上化境，簡直無招無式，正如和尚唱的；三藏經書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

和尚瘋瘋癲癲，大廟不收，小廟不留，自在峨嵋山九老洞後山，一株參天千年古樹上結廬，却也從不收徒兒，不論和尚是否有意，艾芙聽爺爺一說，如何不喜，不要說傳和尚衣鉢了，便得他指點些兒，還怕她武功不倍增。

岷江漁隱豈僅不以艾芙對和尚不敬爲忤，這倒大笑呵呵，說道：「一個大瘋，一個小瘋，恭喜和尚，有了傳人，不怕你把一身功夫帶到棺材裡去了。其實認眞說來，小芙兒未入南郭先生門下，早已是你半個徒兒了。」

和尚叫起屈來，說：「老漁兒，你嫌她累贅，却將來塞給我。」

艾芙叫道：「你想賴，那可不行，你自己親說的，我也叫過你師傅了，可是還要我給你叩個頭。」

和尚跳了起來，躲過一邊，道：「罷罷，賊師傅只會偷酒，只教你偷酒，可不准你偷人家的靈魂兒，你答應不答應，否則逐你出門牆。」

這是怎說？和尚當了面，背地裡，同一樣的話，這幾日，說過多少遍了？多少遭兒了？

岷江漁隱道：「雖然這也是正經，却不是當務之急，和尚，你也別再讓她們悶在你葫蘆裡了。」

「好！」和尚說，果然正經起來，「都來坐在地上，小虹兒，過來，來坐在我身邊，今而後誰敢再說你沒長大，你不抽他幾鞭，我也會給他老大一個嘴巴子，金眼鵰想把你揪回去，我第一個就不許。」

這一陣工夫，當眞把江虹給冷落了，誰說和尚瘋癲，只知嬉戲。

江虹正不是滋味，這才喜了，過來坐在地上。艾芙那還忍耐得住，道：「瘋師傅，你要老老實實告訴我了，那殺官劫庫，假冒我火鳳凰名兒的，端的是誰，你說小子，那你必然知道。」

和尚可眞正經了，皺起了眉，說：「嘿！我和尚從沒認輸過，今天可栽在那小子手上了。小芙兒，你實在絕頂聰明，你早已知道，除了知他是個小子外，當眞六十老嫗，倒綳了孩兒，他竟兩番從我手底下溜走。他的用心，金眼鵰也已和你說得明白了，不僅你要找出他來，便我和你爺爺，也正要找出他來，不許他再胡鬧下去。」

艾芙好生委屈，原來和尚和爺爺，始終在她們左右，連她們說過些甚麼語兒，全部清清楚楚。於是便道：「眞不信，既是小子，竟能從你手底下溜得走，你竟抓不到他。」

岷江漁隱道：「和尚再有天大本領，可沒分身法兒，既要不離你這兩個女娃娃左右，那小子自也漏網了，這才讓他一再得手，越來越膽大，小芙兒，怨不得和尚越更喜歡你，你對眼前的大勢，韃子的用心，判斷得一些兒也不差。」

和尚說：「只不過你還不知內裡有文章，韃子按兵不動，非出本意，且不問他用心如何，是那霍爾王子即時阻止，才得免這場災難。要知特穆爾雖然大權在握，但這西蜀，霍爾王子却可便宜行事，成都府的韃子當局不敢不聽他號令。」

岷江漁隱浩嘆一聲，道：「誰說戎狄無人，特穆爾雄才偉略，丞相伯顏將材，這霍爾王子年紀輕輕，竟也胸藏韜略，遠矚高瞻，就以眼下來說，忍人之所不能忍，智慧便已高人一等，反觀宋氏君臣昏庸無能……」

和尚道：「這就是雖曰天命，豈非人事，老漁兒，臨淵羨魚，何如退而結網，還是來結咱們的網才是正經，這霍爾王子防止了成都城這一場災劫，是遠矚高瞻，抑或別有情由用心，日後自有分曉，但總算是暫時平息了這場風波，當務之急，除了揪出那小子來，防止他再胡作非爲之外……」

「安撫不請自來的天下武林，曉以大局爲重，忍辱以待時，這不是你把金眼鵰從叙州府請來之敵麼？」艾芙看不見她爺爺在對和尚使眼色，阻止和尚往下說，竟還得意道：「却是我有一事不明……」

當下把今日來了兩撥人，前去客棧投店之事說了，道：「奇怪，金眼鵰怎生未能截住，我疑心！」

岷江漁隱道：「小芙兒。我等既無和韃子對抗之意，又何必去理會客從何處來，這道理你既已明白，又何必去查究，今日你做得很好，不怪和尚越更喜歡你。」

和尚說：「老漁兒，這有何不能說得明，小芙兒智慧過人，但智者千慮，亦必有一失，點醒了她，讓她明白防人之心不可無，可不是壞事。」

艾芙道：「爺爺，和尚，你們說甚麼啊？」

岷江漁隱道：「和尚是指那書生，何者何，爲無爲。」

江虹突然插嘴道：「文不文，武不武，啊，我……我是說他表面看來像個飽學文弱的書生，我懷疑他有一身武功，不過深藏不露，姐姐却不信，原來老爺爺也覺得他可疑了，更可疑的是：眞有那般巧麼？我們去的地方，他總已先在，倒像有先知一般。」

和尚道：「老漁兒，我說如何，這

女娃娃又豈僅天真敦厚，說聰明不輸於芙兒。」

岷江漁隱道：「好好，看來再要恭喜，又多了個徒兒了。」

和尚且不理會，對艾芙道：「這何爲何來，何來歷，何方人氏，又何爲而來，芙兒，你一概不知，倒有了先入爲主之見，你聰明絕頂，又豈可糊塗一時，這不過是提醒你，凡事加多一份小心，總是有益無害的，咱們暫且不去說他了，假以時日必有分曉，却是適才這耶律可兒郡主之來，反倒令我憂心。」

和尚一擺手，道：「別打岔，你們都聽好了，她爲何從大都數千里趕來，又爲何素不相識，又顯然專和你小芙兒作對！

「適才老漁兒一說出她，是耶律可兒郡主，我可明白幾分了。塞外有座天都山，天都峯上有位天都上人，想來你們都聽說過，我只知這天都上人收過一個女弟子，是姓耶律的。」

岷江漁隱一怔，忍不住說道：「這天都上人曾揚言，不服你們一個老學究，一個老道，和你這個瘋和尚，竟以三聖武林稱尊，聲言要和你們較量，聽呀！不錯，三聖一元大會十年之期，他豈有不知的，這耶律可兒郡主若便是天都上人的徒兒，那必是先行一步，天都上人隨即就到了。這魔頭可眞難纏。」

艾芙眉兒一挑，道：「爺爺，當今天下，難道還有强得過三聖的，有甚麼難纏。」

和尚說：「難道你不曾聽你那學究師傅說過，對這天都上人，毫無所知，忽必烈旣封爲蒙古國師，命寵愛的耶律可兒從其習武功……」

艾芙哼了一聲，道：「那又如何，我中原武學博大淵深……」

和尚制止她說下去，面上出現從未見過的肅容，道：「我只說個大概，你就會明白了，出雁門關，過呼和浩特，有個喇嘛廟，這喇嘛教，久已被蒙古封爲國教。喇嘛何來，乃是自西藏傳入，而喇嘛教乃佛教一派，唐時本由天竺傳入西藏，反而在西藏光大起來，而後再由西藏傳入蒙古。」

艾芙仍不服氣，道：「那又如何？」

和尚道：「你可知道西藏密宗功夫，若還不知，我只問你一句，那達摩祖師何來，來自天竺，無達摩又何來少林，無少林，又豈有武當？淵源有自，天外有天，對這天都上人雖止於傳說，所知有限，但旣被封爲國師，豈是徒負虛名。女娃娃，你再想想宋寧宋開禧二年，是爲丙寅，蒙古太祖成吉思汗立國，取燕亡金，侵花剌子模，破俄羅斯聯軍，俄人稱臣，更大破歐羅巴洲聯軍，韃子鐵騎，幾蹂躪了整個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至宋恭帝二年，賊丞相入臨安而宋亡，世祖忽必烈稱帝，是爲蒙古，定國號元。雖說自蒙古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那成吉斯汗滅西夏後，雖然已死，武功反而更益擴張，席捲歐羅巴洲，侵高麗，伐日本，滅大理、降吐蕃，直至宋亡，女娃娃，蒙古人强悍可知，其國師亦不問可知了。」

艾芙道：「原來這耶律楚材是蒙古大功臣，難怪忽必烈籠絡他孫女，封爲郡主了。和尚師傅，難道你也怕了這天都上人？我可不信。」

岷江漁隱道：「你這娃娃的聰明那裡去了，我等目下尚且不願與韃子正面爲敵，試想想，若那天都上人眞個如我們所料，前來糾纏不休，他自爲國師，一旦傷在我們手中，那後果是甚麼？」

艾芙這才不言語了，當眞，若傷了天都上人，也就是滅了韃子威風，也就是動搖了韃子的統治，那還了得，那時便是一場武林浩劫，神州大陸，遍地血雨腥風。

和尚道：「娃娃，你可終於明白了，現在，你也該明白，我和你爺爺爲何迫不及待，現身和你們說個明白了。」

艾芙道：「你是說，若遇上這耶律可兒，必要忍讓，是也不是？」

岷江漁隱道：「若果然那天都上人跟踵而來，也就不會給他可乘的藉口。」

艾芙緊鑽了眉頭，心下想道：「傷了天都上人，那是滅了韃子威風，但若退讓示弱，又豈不滅了三聖威名，打擊中原武林士氣。」

和尚已站了起來，道：「你這兩個娃娃可聽淸了，百忍成金，我和尚要考驗你，能不能做到無人相，無我相，任他大千世界，我自無見無聞。」

艾芙道：「難道那個假冒火鳳凰，唯恐天下不亂的小子，也不聞不問。」

和尚道：「這正是要責成你兩個女娃娃的。」

江虹跳起來叫道：「姐姐，把他揪出來，狠狠教訓他，咱們今而後，再不鞭下留情。」

和尚呵呵笑道：「也休損了金眼鵰的威名，只要不把他打成殘廢，鐵蓮子也顆顆不留情。」

江虹臉兒登時紅透了，直紅到脖子，道：「哎，呀，你們甚麼都知道！」

和尚哈哈呵呵，笑聲更響了，說：「若不是未來先知，和尚還成醉菩提麼。」

艾芙急叫道：「和尚慢走，死……」

死和尚尚未出口，和尚一晃腦袋，兩個姑娘眼前一花，再看時，和尚已和岷江漁隱在江下了。隱隱又傳來和尚的長歌，歌道：

人人都道醉菩提，醉裡菩提性不迷。

三藏經文千萬卷，豈知無字是禪機。

江虹發起呆來，說：「姐姐，這和尚師傅眞是能知過去未來麼？」

惹得艾芙忍不住笑了，說：「難怪和尚說你天眞了，你怎會相信瘋和尚的瘋語言。」

江虹道：「姐姐，這可是你的不是了，醉菩提旣已收你爲徒，豈可再如此不敬，還是滿口瘋和尚，死和尚。」

艾芙笑道：「和尚不也答應收你爲徒麼？你可記好了，你若是也想他收你爲徒，你敬在心裡就是了，可千萬別叫他師傅，你越罵他，他越喜歡你。」

江虹眼兒睜得大大的，說：「姐姐，不會吧，你別哄我？」

艾芙道：「和尚武功莫測高深，世上神仙是沒有，但和尚的武功倒眞到了神化的境界，得他指點一下，已是曠世之緣了，我豈有不喜、不敬他的，但他却又實是個賊和尚，賤和尚，越是和他瘋，越是罵他罵得厲害，他越喜歡你，是和尚說得好，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腸過，是以和尚不來戒律那一套，吃酒也吃肉，同樣道理，你敬在心頭，也和他瘋瘋癲癲，怕他不把功夫傾囊相授，小妹子，你不信，就試試看，你敢恭恭敬敬叫他一聲師傅，看他還收不收你作徒兒。」

艾芙待她像親妹子一樣，江虹那會不信，只不過不信世間竟有這樣的怪和尚，也就樂得手舞足蹈，道：「好呀！咱們就陪他瘋，現下我可明白了，你罵他賊和尚，殺千刀，他倒樂得笑呵呵，今而後，他老瘋大瘋，咱們就是小瘋，那有多好玩兒。」

艾芙也正樂得心中怒放心花，她如何不眉兒眼兒都是樂，心兒也怒放心花，道：「你是個聽話的乖小妹，難怪人人喜歡你，金眼鵰那麼寵你了。」

江虹突然縱身而起，一把摟住她，艾芙不防，被摟得緊緊的。

她道：「放手，你這小瘋子，哎呀，當眞，你和瘋和尚準會投緣，快走吧。」

江虹忽然向適才來路望了望，道：「難道咱們眞饒過那耶律可兒？」

她有生以來，只有被人寵的，何曾吃過這般苦頭，一綹頭髮被硬生生劈斷，雖說只是那麼一小撮，但迄今仍感到頭皮隱隱痛，這口惡氣教她如何嚥得下。

艾芙道：「你可休得胡鬧，至少在目前，三聖一元大會召開之前，不准向她報復。想想連醉菩提也不敢惹那天都上人，避免在大會前與他正面爲敵，你倒去惹他的徒兒，這期間，咱們且暫忍一忍。」

當眞一提起這耶律郡主，不由她不疑惑，醉菩提說是衝着她來的，試把今日相遇的情景想了想，實未阻她去路，究竟是何緣故？

「姐姐。」江虹突然叫道：「咱們初來時，瘋和尚未現身，他說的是甚麼？」

艾芙答道：「記得了，天堂有路你不去，地獄無門你闖進來，你問這個做甚麼？」

江虹道：「這可眞是天堂有路她不去，鞭兒無情她闖過來，姐姐，這是怨我不得。」

艾芙才說得一聲：「你說甚麼……」驀地鸞鈴聲响，急回頭，只見三騎馬上三個女子，正倏地一分，自三面向她們衝來！

艾芙與江虹已來到河邊，已無去路，三騎再自三面疾馳衝來，眼看就要被困！

江虹已在腰間解下金絲軟鞭，艾芙才哼得一聲，却已看清了，來的正是那耶律郡主和兩個侍女。

江虹忙道：「小妹子，記得我剛才說甚麼，暫忍一時之怒。」

江虹怒不可遏，道：「我倒想忍，可是人家不許，姐姐，怨不得我。」

說時遲，那耶律郡主的馬已然衝到，但她一勒馬韁，那馬一聲長嘶，人立而起！

好身手，只見那郡主一手抓住馬鬃，臉兒幾乎貼着了馬頭，那馬前蹄落地，她仍然好端端坐在鞍上，馬也在兩丈外，立定不動，那自兩面抄來的兩騎，亦同樣連聲嘶鳴後，便也在兩丈外不動。

先前若不是艾芙她扣着江虹的手腕，令她不能躲閃，會被這郡主劈落一綹頭髮來，是以這番艾芙再也不敢抓住江虹了，只把身子攔阻住她，低聲急道：「小妹子，聽話，我保證不給她們好顏色。」

艾芙雖不再似先前一般輕敵，但知她是天都上人的弟子又如何，仍不把她放在眼裡。

哼！正要明白爲何衝着她而來，若眞蠻橫不講理，她也顧不得許多。

她要做甚麼！那郡主竟橫過馬頭，上前兩步，兜轉馬頭，又向這面上前兩步，竟上下左右打量起她來。

忽然冷笑一聲，說：「道說甚麼嫦娥下月殿，哼，原來不過是兩個野村姑。」

那郡主皺了鼻頭兒，再又冷哼一聲，却聽一個馬上的侍女道：「郡主有所不知，昨兒她可打扮得妖嬈。」

艾芙可楞住了，甚麼嫦娥下月殿，下……月殿，但急忙喝止道：「若她不知好歹，先動手，咱們再教訓她。」

錯身再錯，就是不容許江虹越前，緊緊攔住她，啊！不好。

那郡主聞言，眉梢兒挑得高高的，手中鞭又揚了起來。

却在這刹那間，驀聽一聲銳嘯掠空而來，敢情是個响鈴，墜落在那郡主馬前。

那郡主立即垂鞭挽轡，一帶馬頭，同時又扭過頭來衝着艾芙笑道：「你敢賣妖嬈，迷惑他，你這嫦娥不奔月，奔的就是鬼門關。今兒有事，暫且饒過你。」

話聲未落，其實已飛馬去遠了，話聲落時，已幾難聽清。

艾芙怔怔地，呆了！江虹怒得直跺脚，道：「便宜她這一次，有朝再遇到我……姐姐，姐姐！你做甚麼？」

「嫦娥下月殿……這是甚麼意思？」

艾芙呆呆的想，江虹眨了眨眼兒，忽然大叫道：「莫非……那何爲是這郡主的甚麼人，這郡主是……是何爲的……」

「何爲！」不錯，這句話，昨日何爲說過，在枇杷門巷，何爲也說過，她是換過了衣衫，就爲了不願那雲肩紫羅衣太惹眼，當眞，莫非，這何爲是郡主的夫婿！不……

不，這郡主還是姑娘打扮，不是韃子婦人妝，那麼，是情郎？

艾芙又在自言自語，爲何一提及這何爲，她就愛自言自語？

江虹的臉兒上，迷惑替代了憤怒，連那兩個侍女也去得遠了，誰說她不是人小鬼大，眼兒中漸露的光亮，又驅散了那迷惑的薄霧。道：「姐姐，我說都不是，那何爲相公乃是漢家郎，這郡主是蒙古刁蠻女。」

艾芙兀自在苦想，目注那郡主飛馬而去的方向，道：「蒙漢通婚已是常見的了，却是：跟我來！」

艾芙一跺腳，疾掠三丈，像才醒語過來一樣，向那郡主與侍女去處飛馳而去，江虹慢了慢，眨眼間，已被艾芙丟在身後老遠了。

又回到浣花溪畔，經過先前初遇那耶律郡主之處，竟不聞蹄聲，奇怪，三匹馬奔在硬泥地上，那是多大的聲响，她把輕功施展開來，却能快過奔馬的，這不是怪事麼？

再又快步走回先前那僮兒改吟麗人行的地方，那還有主僕兩人。所謂草堂，已是將近三百年前的事，三百年前的茅屋了，只不過遺址隱約可尋，有石碑記其事，供人憑吊而已。

艾芙站在那石碑前，溪水潺潺地流，透過在風中搖曳的柳絲，隔溪景色更迷茫，亦不見有遠去的人或馬。

江虹氣喘喘的追到了，却見艾芙連氣也不喘一下，倒像原本已站在那溪邊一樣，氣定神閒，只不過眺遠又查看近處。

江虹立即明白了，道：「姐姐，你退後些，看看，這馬蹄不但亂，而且深，顯然是飛躍過溪去了。」

當眞，溪邊的坭土較鬆，蹄印亂且深，顯是躍馬留下的，不怪失去了三騎的踪跡。

江虹氣喘得緩了些，望望腳下，再望望溪對岸，道：「這裡溪寬不下三丈，就算那郡主是天都上人的弟子，武功不弱，但還有兩個侍女呢？難道也有一身功夫。」

艾芙道：「你忘了，蒙古男女，全是在馬背上長大的，人人會武功，馬術又那得不精，郡主及她的女侍，所乘的馬當然也是最好的了，你找甚麼？」

「那何爲，」江虹說：「爲何不見了？難道也過江去了，啊呀！不對……」

艾芙正解不開心中迷惑，道：「又是甚麼不對了？」

江虹道：「那何爲是個文弱書生，僮兒年紀又幼小，又如何過得溪去？除非……」

「除非甚麼？」

「除非那郡主抱他上馬，兩人共騎，那倒是可能的。」

「不不！」艾芙衝口而出。

如何不，當然有可能，若那何爲眞是與這耶律郡主有關，不是夫婿，是不是情郎，或者……這耶律郡主愛上了他，死纏他……

陡然間，艾芙心中一動，啊呀！若眞是如此，耶律郡主此來，是爲追踪這何爲而來，也許就不會是天都上人的先行。

不，她寧可相信天都上人隨後就到，耶律可兒是上人的影子，却不願相信這郡主是追踪何爲而來。

偏那江虹固執道：「如何不可能，我來自北邊兒，難道還分不出北五省的口音，這郡主與何爲分明……分明是一塊兒長大的。」

當眞，如何不是，看來這小妹子實在聰明，江虹可不是眞聰明，像是看透了艾芙的心事，像是在安慰她，道：「我說啊，那何爲相公又怎會喜歡一個刁蠻的韃子郡主，若眞如所料，亦必是躲避這郡主的糾纏，遠走這西蜀而來的。」

艾芙不知怎地，還眞喜歡她這一句，道：「對，小妹子你說的果然對……呸！那又關咱們甚麼事，走吧。」

江虹這人小鬼大的妞兒，怎會對着她戇笑，笑得艾芙臉兒紅了。

江虹叫道：「姐姐，等等我，咱們那去啊？」

艾芙臉上熱熱的，怕江虹見到，脚下加快，道：「也不見這是甚麼時候了，還用問。」

江虹追上了她，道：「姐姐，依我說，不用回客棧，進入城區，何處沒酒樓。」

爲何她對這何爲總不忘？初相逢，他多英俊豪爽啊！正因此扮成了個小要飯的——她不自知臉上乾了的污泥已剝落，難掩她的玉貌花容，竟還得意地自以爲像個小要飯的。何爲竟然不嫌棄，和她論交，是以倍增好感，枇杷門巷再相逢，初聞吟哦，已驚喜她心中對詩的領悟，說不出來的，却被他道出了，怎不許爲知己，而一個姑娘又那有不愛美的，他的驚艷，那讚美的目光，如何不令她芳心蕩漾，啊呀！仙姬來瑤台，嫦娥下月殿，那不是蜜語甜言，他頭兒也不敢枱，何曾有半點兒虛假，她不是嫦娥，但被讚得飄飄然，眞箇宛若仙姬在雲端裡。

可是眞有緣，又三度再相逢，簡直似心有靈犀，難道姻緣眞有綫可牽？

啊呀！眞不害臊，她怎會想到姻緣了。

江虹叫道：「姐姐，你怎麼走得那麼快啊？」

她怎能不加快腳步，否則又被江虹見到她臉紅了，這番一定更紅得似胭脂滲透，這個鬼精靈，一定是瞞不過她的。

忘了她們扮成了小家碧玉，樸素衣衫，雖不破舊，但江虹的亂髮在頭上草草挽了個髻兒，看來就成了貧窮人家姑娘。

貧窮人家的兩個姑娘，竟向一家大酒樓昂然而入，腳下不是三寸金蓮，又是從小就玩刀使劍的，可就更像野姑娘。

「大姐，」小二哥一攔又說：「外廂有桌子，這是雅座。」

大戶人家的姑娘是小姐，小戶人家的姑娘，當然就是大姐，江虹一瞪眼，圈臂一翻腕，抽打帶推，那小二哥啊呀一聲，跟蹌連退了三數步，只聽嘩啦啦一聲响，小二哥撞在一張桌子邊上，撞得杯碗嘩啦啦，掉在地上，跌得塊塊碎。

更不瞧那小二哥一眼，大剌剌走去正中一張桌子，兩人打橫坐了。

艾芙可不是初次經歷過，心說：「這是小二哥自找晦氣，她沒用鞭兒抽他，算他幸運，老的一把銅壺煮三江，小的眼看要大鬧芙蓉城。」

她和江虹相同，今兒可都蹩了一肚氣，正沒處發洩。早見那爬起身來的小二哥大怒，聞聲而來的，又是一個更年輕的，那車、船、店、脚、衙，敬的是羅衣，更何況是兩個窮家的野丫頭。

兩個小二哥紅了眼，跌倒爬起來的一個自是寃有頭，奔江虹那個年輕的也就有了主；奔艾芙，那模樣正是要揪住兩個姑娘的衣領，扔出店去。

艾芙一使眼色，兩個姑娘鳳點頭，連身子兒也不挪一下，各伸一脚，只那麼連勾帶踢，啊呀呀！兩個小二哥跌了一雙。

那店堂中，中午時刻，人客正多，登時大亂，要知桌子排放得密密的，這麼一跌出，撞不到桌子，也撞着了人客，撞得凳子飛出老遠。

說時遲，早見一人大踏步走來，叱退了爬起身來的小二哥，不怒而驚，攔着跌痛了屁股的小二哥，衝着兩個姑娘一拱手，道：「是他二人無禮，兩位姑娘手下留情，在下這裡謝過了。」

那大堂中本來已大亂，不料這人一站出，登時鴉雀無聲，這人確也大有威儀。

艾芙一看，說：「我認得你，你是……吳桐君。」

那人微微一怔，早見有人搶過來，在那吳桐君耳邊說了兩句。吳桐君登時大喜，呵呵笑道：「一把銅壺煮三江，江三爺威名遠播，人人敬仰，心儀已久，只恨無緣拜識，今日何幸，竟能迎迓江三爺女公子，眞是萬千之幸。」

那中原棧領袖蜀中武林，蜀中英雄，誰不尊敬，吳桐君雖身不在江湖，却仗義疏財，廣結蜀中豪傑，正因爲人慷慨，江湖中人敬而君之，座中豈有不曾作客中原棧的，又豈不認得刁蠻金鞭江上虹的，是以搶出對吳桐君說知。

艾芙那日在五柳莊可巧見過吳桐君，且知他假借祝壽爲名，爲大涼山中反元復宋義軍輸捐錢糧，忙對江虹低聲道：「雖非英雄，亦蓉城大豪傑，更是我輩中人，休得無禮。」

她忙又道：「吳桐君慷慨好客，果然名不虛傳，這位小妹子正是江三爺掌上明珠……」

一言未了，驀見大堂後轉出一人來，叫道：「小虹兒，還不上前拜見吳叔叔。」

竟是金眼鵰，原來作了吳桐君的上賓。

艾芙登時恍然，這芙蓉城乃是吳桐君的地頭，是武林豪俠，江湖中人，除了遠來不知的，誰不到來即要拜會吳桐君，金眼鵰豈有不借助於他的，她該早就想到，只不過不知這酒樓即是吳桐君接待四方豪傑之處。

那吳桐君慌忙道：「豈敢。」

江虹是寵壞了的小妞，可沒那麼多禮數，揚了揚眉兒，道：「那咱們倆免啦，有好吃的，快快替咱們送些來，我和姐姐都餓了。」

吳桐君呵呵一笑，道：「姑娘好爽快！」即忙吩咐人備辦酒菜，金眼鵰嘆了口氣，莫奈伊何，道：「三爺大事在身，這丫頭交給了我，反倒被我寵壞了，吳爺大量，請勿見笑。」

吳桐君忙道：「父是英雄，女亦豪傑，若重虛禮，倒失英豪本色了，却是這位姑娘……」

金眼鵰慌忙對吳桐君使了個眼色，道：「吳爺可聽說過火鳳凰？」

吳桐君大吃一驚，一時不知是驚，是喜，還是駭愕，只瞪大了眼睛，說不出話來。

金眼鵰如何不明白，道：「好教吳爺放心，那殺官劫庫的火鳳凰，却是另有其人，乃是假冒她的名兒，便官面上亦是知道的，是以長街來去，亦無人敢留難。好教吳爺得知，她乃是三聖之一，南郭先生的傳人，別瞧她小小年紀，醉菩提是她忘年之交。」

「金叔叔，你錯啦，」江虹喜孜孜，插咀道：「醉大師，那殺千刀的瘋和尚，已收我們爲徒了。」

金眼鵰大喜道：「此話果眞！」却又連聲道：「不成話，不成話，既已收

你為徒，怎可罵他殺千刀的瘋和尚，該死！」

江虹嘻嘻笑道：「金叔叔你有所不知，是姐姐說的，若不罵他，他就會一腳把你踢出門牆，罵他越厲害，他越更喜歡了，說不定把無相神功也傳給你。」

只把個吳桐君喜得有些手腳無措，對那還上酒菜的小二哥道：「快收回去，這樣的酒菜，如何待得貴客，快請入內廂，請。」

竟衝着兩個姑娘拱了拱手，艾芙敬他凜然正氣，心在國家，身在商賈，却倍敬武林豪傑，尤其是人家對自己那份尊敬，溢於言表，如何不亦生敬，道：「適才實是無禮得很，休怪，喂！老鵰兒，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吳桐君譽滿江湖，人人敬重，你來作客，竟不先知會一聲，替我們引見引見。」

金眼鵰呵呵笑道：「當眞是我的不是，待會兒罰我飲三大杯如何，吳爺，鳳凰不落無寶地，我可眞羨慕你了，我那中原棧，可就沒這份光榮。」

艾芙道：「休想，騙酒喝是眞，老鵰兒，罰你不准喝酒。」

江虹拍掌道：「可騙不了姐姐，今而後要是再欺負我，有姐姐替我出氣。」

吳桐君見三人洒脫形跡，忘年歡笑，好生欣羨，道：「這裡不是待客之所，三位請。」

進得裡廂，深院鎖滿園春色，時花吐艷，綠蔭滿庭，雅潔得全不似商賈人家，那艾芙如何不知吳桐君本是英雄隱屠沽，倒也不以為意，也不避忌，才入得裡間，便問道：「今日我那店中，本不開門做買賣，却闖來兩路人客，老鵰兒，你可知曉？」

金眼鵰道：「鳳凰既已點頭，又何必管他何來，我自坦蕩，怪亦不以為怪了。」

艾芙明白，點了點頭，金眼鵰再向吳桐君一指，又道：「有吳爺傳出話去，誰還敢惹事生非，其實來者莫不遠自千里，莫不對三聖心懷虔誠，這一元大會本為消弭門戶之見，派別之爭，又豈有不體會三聖的苦心，只不過時期非常，不得不加多一份小心吧了，此間事已了，我也該回去了。」

江虹不自覺躲到艾芙身後叫道：「我可是不回去的。」

金眼鵰笑道：「只要鳳凰不嫌棄，又得曠世之緣，醉菩提垂青，强似在我身邊了，我要你回去做甚麼。」

江虹好不喜歡，咄嗟間，那海味山珍，陸繼川流不斷的送了來。

吳桐君拱手道：「且暫告個別，三位好說話。」

才退後一步，艾芙道：「正有話要對你說，有求於你，你倒想躲開去，老鵰兒，看來告個別的應該是咱們。」

吳桐君喜不自勝，道：「若能少效棉力，請儘管吩咐。」（未完・七）

上文提要： 羣豪以嚴氏昆仲要脅嚴敬重打開石門，待脫險後，齊雲高與嚴敬重較量，嚴敬重却趁亂逃脫，齊雲高窮追，余顧南隨後，旋失去師父踪影，尋至一樹林，遇上三鶴擄走其兒時玩伴馮若蘭，余顧南救人心切，亦想替伯父報仇，欲殺三鶴，却被三鶴脅持吳芙蓉逃脫；余顧南辭別西威鏢局等衆，往找師父，途中聽聞與魔會屬下說嚴敬重逃往海州，遂跑往海邊向一麵檔老板打聽……

刀光千里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

西門丁・文　可飛・圖

逃亡計策費思量　自忖難敵唯就範

余顧南只好拉了一張櫈子坐下，將師父、信水君、拓跋齊天和翦仲台四人的相貌描述了一番。「請問老闆，可曾見過他們從此經過？」

那麵攤老闆想了一下，道：「不見！」

余顧南再問：「今日一早，是否有人乘船離港？」

老闆哈哈大笑：「這是漁港，天天都有船出入，小哥這話問得好笑！」余顧南不得要領，只好默默吃麵。忽然發現一個熟悉的目光閃過，抬頭一望，又不見熟人，重新低頭吃麵，仍老是覺得有人盯着自己，心頭詫異不已。

剎那間，他心頭一跳，連忙拋下一塊碎銀走了。走了二三十步，便覺頭暈腿重，那碗麵果然有問題！那麵攤老闆也一定是與魔教的人！只是那個熟悉的目光又是誰，余顧南却想不起來。

事實上，他亦無暇再思索，因為背後已傳來脚步聲，而雙腿却越來越重。剛想停步抽刀跟對方一拚，誰知斜刺裡潑來一盆水，他人登時清醒了一下，再一轉頭，便見到一位唇紅齒白的青年，手上提着一具木盆，余顧南覺得他面龐十分熟悉。

「好小子，吃了那許多東西，丟下那一點錢便想溜，天下間那有此等便宜事！」然後傳來一陣吆喝聲，余顧南拔刀轉身，見三位漁夫打扮的大漢，一人提刀，兩個持木棍，大踏步而來。

余顧南猛吸一口氣，用力舉起玄鐵寶刀，喝道：「不怕死的便過來吧！」

那三個大漢見他吃過了迷魂藥的麵條，不把他放在心上，立即散開撲上前，刀棍齊施。余顧南舉刀一掃，把刀棍擋開。那三名大漢的武功平平無奇，但余顧南居然幾乎連刀也握不穩，一個踉蹌之下，幾失重心。

那持刀漢子嚷道：「並肩子加緊進攻，這羊牯支持不了多久！」三人一齊再上，那唇紅齒白的青年突然抽出柳葉刀來，跳到余顧南身前，替他抵擋。

余顧南頭暈越來越厲害，喘着氣道：「多謝壯士相救，讓一個給我。」

那青年道：「你中了蒙汗藥，還不快逃，逞甚麼英雄？待暈倒之後，誰也救不了你，快跑快跑，莫誤了我！」

余顧南咬咬牙道了聲謝，轉身便跑，他雙腿沉重，每邁一步，都似要用千百斤氣力般，跑了十來步，一對眼皮比鐵還重，恨不得躺到地上去。

忽然，樹後跳出一位小廝來，一把將他拉過去，道：「再忍一會兒。」走了幾步，推開一扇木門，走進一棟草舍裡。

草舍無人，那小廝滿臉汚垢，自懷內掏出幾顆藥丸來，袖管裡露出一截粉藕似的小臂，道：「快張開嘴巴，

把藥吞下去。」

這時候，余顧南神志已開始模糊，小厮捏開其嘴巴，將藥丸拋進其嘴內，道：「快咬碎嚥下。」余顧南才嘴嚼了七八下，他一拍其後背，藥丸登時滑進其喉嚨。

小厮十分緊張，拚力將余顧南拖進房內，塞在床舖下面，又匆匆跑了出去，繞路走回麵檔，麵檔老闆罵道：「你去那裡？」

小厮道：「去解手。」

「哼，不好好地幹，老子要你好看！」

小厮默默地蹲在地上洗碗，雙眼滲出兩滴晶瑩的淚珠。半晌轉頭向遠處望去，却已不見那打鬥的四個人，心頭略爲放心。待他洗好碗，那三個漢子才跑回來，向麵檔老闆打了個眼色。

麵檔老闆交代一位夥計一下，退後幾步，不悅地道：「你們三個，居然讓一頭煮熟的鴨子飛上天去，簡直飯桶，還有臉回來！」

那持刀的漢子道：「孫香主，不是咱們飯桶，實是半路跑出一個程咬金來，擋住咱們，那小子便跑了，後來那程咬金不戰而退，咱們追了一程，找不到他，又見不到那小子，是以回來向你報告。」

「還說不是飯桶！」孫香主怒聲問道：「那程咬金的武功很厲害？早知你們這般飯桶，本座便親自出馬了！」

那位「漁夫」垂着頭，不敢答話，孫香主又喝道：「那小子喝過迷魂湯，絕對跑不了多遠，還不快搜！」三個「漁夫」走後，孫香主對夥記及小厮道：「我去走走，你倆給我看好。」

他走後，小厮快手快脚地抹着碗，一對眼珠子四處亂轉，那夥記忙得不亦樂乎，忽然他放下手上的碗，道：「周大哥，我去方便一下。」

那姓周的夥記怒道：「你今天幹甚麼老要方便？不知道俺一個人忙不過來麼？」

小厮道：「誰不知道姑娘家隔一段時間，便有幾天不方便？」

這話好生奇怪，但周老七居然揮揮手道：「快去快去，倒霉。」小厮應了一聲，往草舍跑去，推門進去，幸見余顧南尚躺在床底下。

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小厮吃了一驚，走至門後，悄悄開了一縫窺望，却見剛才那位唇紅齒白的青年在門外徘徊，忙開門向他招手。

那青年問道：「甚麼事？」

小厮問道：「你是否在找余顧南？他在裡面。」青年猶豫了一下，隨他進內，果見余顧南尚睡在地上，未曾醒來。「快帶他離開，與魔教的人就快搜過來了。」

青年雙眼發光，望着小厮，問道：「你到底是誰？是余顧南的甚麼人？」

小厮一呆，隨即怒道：「你這女人怎地這般不講理？這時候還問這些廢話作甚？連累了余顧南一條命，哼，你可賠不起！」

青年怒道：「難道你不是女人？」

小厮冷笑一聲：「不錯，我也是女人，你呷醋？」

「呷醋？你可知我與他的關係？」

小厮怒道：「莫不成你是他老婆？告訴你，你這丈夫風流得很，外頭的女人多得連我也數不清，你再不帶他走，我可不管。」

青年上下看了她幾眼，道：「原來你是羅敷有夫，嘿嘿，居然敢在家裡藏男人，還敢發橫使性！」

小厮不管他，將余顧南自床底下拖了出來，青年霍地將刀抽了出來，小厮問道：「你作甚？」

「誰知他是不是給你害死了。」

小厮看也不看他一眼，伸手將草牆推開，回頭道：「還不快將他推出去！前面已有人來了。」外面果然傳來人聲，青年連忙收刀，將余顧南推出去。小厮道：「你自己也走吧。」青年連忙鑽出去，小厮恨她不過，在她臀擊了一記，回頭喊道：「來啦。」

青年吃了一驚，俯身抱起余顧南，往外跑去，小厮用棉被遮住草牆的破綻，然後開門出去，只見孫香主和那三名大漢正站在門外，他怯生生地道：「老闆……」

孫香主沉聲道：「你跑回來作甚？」

另一個大漢道：「一定是他暗中搞鬼的。」

小厮道：「我搞甚麼鬼？不信你們進去搜搜。」

孫香主探頭看了一下，道：「快回去洗碗！」小厮應了一聲，快步回去，一顆心至此方定了下來。孫香主回頭對手下道：「快再搜搜。」

持刀漢子道：「咱們這裡只有七八棟房子，已全搜過了，還有甚麼地方好搜的？」

另一個道：「不如到屋後看看，說不定他不藏在屋內，而藏在屋外。」孫香主連聲有理，當下四人分開搜索，到了屋後，見地上有乾稻草，那漢子叫了一聲，「果然有蹺蹊！」

孫香主怒道：「回去跟那臭丫頭算賬！」

當下四人快步回麵檔，却不見一個人，孫香主驚怒地道：「周老七到那裡去了？」話音剛落，方見那周老七自桌底下鑽出來。孫香主忙問：「發生了甚麼事？」

周老七結結巴巴地道：「剛才來了兩位青年，其中一個正是喝了咱們迷魂湯的，把小丫頭帶走了。」

持刀漢子姓鄭，怒道：「想不到讓他來早了一步，快追！」

孫香主到底見識較廣，忙道：「且慢，那小子武功如何？單憑咱們四個，可能濟不了事，快去召集幾位弟兄來。」

不料背後却有人答道：「何須去討救兵，十個兵不如一個將，咱們三個，包保能替你們抓回人來。」

孫香主轉頭望去，認得是嶗山三鶴，喜道：「三位哥哥，怎地到如今才來？想煞小弟了！」原來這孫香主，單名一個元字，早年在嶗山附近幹沒本錢的生意，與嶗山三鶴相熟，後來在那裡混不下去，才跑到這裡來。嶗山三鶴是次南來，正是受孫元之邀，欲加入興魔教，却因得訊太遲，又在路上遇到西威鏢局的人，因此此時才尋到來。

當下魯揚武問道：「老孫，你們要抓甚麼人？」

「咱們懷疑其中一個是齊雲高的嘍囉，另一個丫頭却是幫主抓到的，服了咱們的『化功散』，交給小弟監視，說日後有用，但離開時太過匆促，是以沒有帶走，却讓那小子救走了，另一個……」

夏吉急道：「少說廢話，咱們正愁沒有見面禮，讓咱三兄弟將他們抓回來，也好去見嚴幫主，速速帶路！」

孫元問了周老七那小厮逃走的方向，道：「請三位哥哥跟小弟來。」七個人洒開大步向西南走，走了兩里路，果見前面有三個人，喜道：「便是那三個。」

原來那唇紅齒白的青年剛將余顧南拖走了廿來丈，他因體內解藥化開，已悠悠醒來，盯着青年道：「你是馮小姐若蘭？」

馮若蘭雙頰泛紅，忸怩地弄着衣角，低聲道：「我還以爲你早已忘記……兒時的朋友了。」

「多謝你相救。」

馮若蘭想起受小厮之辱，沒好氣地道：「我只是因利乘便，眞正救你的，是你一位紅顏知己。」

「紅顏知己？」余顧南搔搔頭皮，訝然道：「若蘭姐，我何來甚麼紅顏知己？她人呢？」

「她扮作小厮，在那麵檔洗碗，小雁子，你可眞風流呀，到處留情！」

余顧南道：「那有此事……」忽然心頭一動，脫口道：「咦，莫非是她？快去找她！」他伸手欲拉馮若蘭玉手，却讓她躲開，余顧南一怔，隨即醒覺彼此都已長大，男女有別，何況已分開了好幾年，當下裝作若無其事般，走在前面。

馮若蘭見他對那醜八怪的小厮如此關心，心頭氣苦，正要轉身拂袖而去，又怕愛郎被醜八怪搶去，更嚥不下氣，是以跺一跺脚，還是尾隨其後，向麵檔走去。

到麵檔那裡，小厮見到余顧南，微微一呆，余顧南道：「方姑娘，在下到處找你，你既然認得出我，爲何當面不相認？」

那小厮果然是方菱，只見她鼻子一酸，滾下兩行清淚來，抽抽泣泣地說不出話來，馮若蘭在旁道：「不害羞，這麼大個人還哭鼻子。」

余顧南走前拉着方菱的手，道：「走吧，你師父和師兄也到處在找你。」

周老七喝道：「何方小子，敢來拐帶良家婦女！」言畢伸手向余顧南後肩抓去，余顧南喝了他的迷魂湯，一口氣沒處出，聞聲回身將他手臂撥開，左拳狠狠擊在他小腹上，只痛得周老七蹲下身去，張大了嘴巴，喘不過氣來，余顧南飛起一腿，將他踢翻！

方菱道：「他待我還算不錯，算啦，不要跟這種人計較，咱們快走吧，否則他們來了便麻煩。」

余顧南回身警告周老七：「你若膽敢再阻擋，便不饒你！」言畢一手一個，拉着馮若蘭和方菱向西南方走去。還是馮若蘭面皮薄，讓他拖了五六步，便掙開玉手。余顧南問道：「若蘭姐，你爲何不與吳叔叔他們一道，跑來此處作甚？」

馮若蘭心中暗罵他笨蛋，嘴上却道：「我悶得發慌，是以到處溜溜，不想在此又遇到你。」

方菱抿嘴道：「余大哥，你眞是不解風情，人家馮姐姐是捨不得離開你嘛！」

「胡說！」余顧南輕斥她一聲，再問：「令尊令堂可好？令兄令弟可有同行？」

馮若蘭乾巴巴地道：「家父家母託福粗安，哥哥弟弟他們不是在鏢局的便是另有事辦，我在鏢局內悶得慌，是以央求爹讓我出來散散心。」

方菱道：「若蘭姐，你一定是犯了相思病。」

馮若蘭氣得臉色發青，罵道：「誰像你這般不害羞！」

「我那裡不害羞，你倒說來聽聽！」

馮若蘭冷笑道：「我若與你一般見識，豈不貶低自己的身份？」

「你有甚麼身份？敢看人不起？姑奶奶若不是誤服……咳咳，今日便要教訓教訓你！」

「你們都住口吧，無冤無仇，何事鬥口！」余顧南心頭一動，問道：「方姑娘，你誤服了甚麼東西？咦，爲何你走得這般慢？」

方菱扁着嘴道：「我誤服了甚麼藥也不打緊！」

余顧南沉聲道：「你這是甚麼話？快說你到底誤服了甚麼？好替你找人解救！」

「我讓嚴敬重一名手下落了一顆『化功散』，內力全不能聚，走得快也會氣喘。」

余顧南吃了一驚，急問：「化功散？那你一身的功力，不是化爲烏有了嗎？」

方菱見他這般緊張，芳心甜蜜，微笑道：「所謂化功散，其實只是令內力在一段時間內不能聚集而已，有效期是十日，十日之後若再服藥，當然

仍無法凝聚，否則便會慢慢恢復，算算日子，還有三四天而已，這三四天內，我連個普通的村婦也不如，你可得看緊我，否則師父向你要人，你總不能將若蘭姐代替。」

這話語帶雙關，也是方菱的第一次剖白，余顧南心頭泛起異樣的感覺，分不出是喜是悲是驚還是愛，一言不發，馮若蘭聽在耳內，心頭更加愁苦。她思索了一下，故意提出煞風景的事來：「小雁子，令堂的墳墓仍然保持得很完整，每逢清明重陽、生死忌辰，一干兒時友伴全會去上香拔草，代你之職，以慰伯母在天之靈。聞說你從前流落異域，未能克盡子責，無人怪你，如今你既回國，又藝滿下山，理該親自去墓前上看，嗯，重陽節快到了吧？」

余顧南聞言大感慚愧，赫然道：「小弟若非杭州城近來發生了這許多事，被纏住了，早想去掃墓！若蘭姐，多謝你幾年來代我掃墓……」

馮若蘭從前聽余顧南稱自己為姐姐，心中有種驕傲感，如今不知為何，反而覺得特別刺耳，是以道：「掃墓之事乃我應做的，你若非為了我，也用不着吃這許多苦頭，咱們也不會……咳咳，以後你最好稱我馮姑娘，再叫甚麼姐姐弟弟的，人家不清楚，還以為咱們有甚麼特殊關係！」

余顧南愕然道：「那又有何妨？事實上，咱們是青梅竹馬，姐弟相稱，並無不對。」忽見方菱抿嘴而笑，乃問道：「方姑娘笑甚麼？」

「我知道原委，但我不說出來，否則她會恨死小妹了。」

馮若蘭道：「有人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亦無可奈何。」

「莫以為我害怕你，我是乃念你替余大哥上香掃墓，是以給你留點薄臉。」

余顧南道：「你們兩位別吵！方姑娘，他們似乎看不緊你，你為何不想辦法溜走？」

方菱嗔道：「你又不是瞎子，你不見我走得慢？這裡是與魔教的勢力範圍，輕易跑得了？逃不掉，被抓回去，又不知要再受甚麼罪，最少……要保持完璧，便很難了。」最後那句越說越低。

馮若蘭在旁聽見，「格」地一聲笑了起來，方菱怒道：「你笑甚麼？仗父蔭比人家多幾分嬌生慣養罷了！」

余顧南忽然道：「不好，嶗山三鶴來了！」馮若蘭和方菱回頭望去，果見孫元帶着嶗山三鶴和那個嘍囉追來，都花容失色。

馮若蘭急道：「快跑，咱們對付不了那許多人。」

余顧南道：「若……馮姑娘，你先走吧，快去討救兵。」

馮若蘭想了一下，道：「我知道你不會丟下方姑娘獨自離開！你不走，我也不走，我已經欠你太多了，這次絕不能再讓你一人冒險！」自從余顧南離開西威鏢局之後，馮若蘭方勤練武功，自認已頗有成就，只是缺少臨場經驗而已，因此亦躍躍欲試。

方菱見她如此，對她頓生不少好感：「這丫頭倒還重情，不像那些富家小姐薄情寡義。」因此溫聲道：「若蘭姐，你快走吧，若咱們三人都被擄去，還有誰能救得了咱們。」

馮若蘭見她說得誠懇，不禁有點猶豫起來，但只此躭擱，嶗山三鶴已搶在前面截住了。魯揚武哈哈笑道：「臭小子，這次你可跑不掉了。」

余顧南知道逃不掉，索性豁出了性命，也哈哈大笑起來：「魯老大，你眞善忘，上次逃跑的是你，不是我！」

夏吉怒道：「小子，且讓你口舌佔點便宜，待會兒將你舌頭割下來，你才知道代價。」

鄧森忽在魯揚武耳邊說了幾句話，魯揚武臉色一變，一對眼睛在馮若蘭身上轉個不停，半晌方道：「原是是馮小姐芳駕，魯某幾乎走眼了，嗯，馮小姐是自願送給咱們的嗎？否則怎會這般巧？」言畢三人齊聲大笑起來。

馮若蘭鼓着腮不理他們，余顧南問道：「汝等待怎地？挾弱女威脅其家人，可非英雄行為。」

鄧森哈哈笑道：「你說錯了，所謂兵不厭詐，只要能達到目的，誰管他英雄不英雄。」

魯揚武道：「小子，你到底是甚麼人？為何要與咱們作對？」

「你忘記在下與余亞神的關係？殺我伯伯之仇，怎能不報！」

鄧森道：「你武功與余亞神不一樣，令師是何人？」原來他為人仔細，心想這小子敢追嚴敬重，必有點斤兩，是以耐着性子再問一句。

「提起教在下武功的師父，那就多了，不過業師却是齊雲高，信水君對在下亦不吝指教，再下來還有不愁僧等高人，沒嚇破你的膽吧？」

鄧森等人臉色果然一變，魯揚武喝問道：「小子，胡認師父，可是武林大忌！」

余顧南道：「要胡認，也只需認一個，經已足夠。」

魯揚武與兩位拜把弟弟商量了一下，道：「老大才不理你是誰的徒弟，反正你今日已經逃不了，是準備硬拚，還是要做識時務的俊傑？」

余顧南沉吟道：「選擇俊傑又如何？」

「乖乖跟咱們走。」

余顧南道：「何不爽快一點，把條件全說出來？難道你信得過咱們，不怕咱們在路上溜掉？還有一點，你們要帶咱們去那裡？」

鄧森快口道：「跟咱們去追嚴幫主，上路之前，你們三位都得先服化功散，肯與不肯，任由你們決定。」

余顧南退後兩步，低聲問道：「兩位姑娘認為如何？要戰還是暫時投降

，再伺機逃跑？」

馮若蘭道：「我……以你馬首是瞻。」

方菱道：「但你們可得考慮，是否有機會在嚴敬重掌心逃走。」

余顧南想了一下，道：「目前毫無把握，屆時只能見機行事，咱們也可以在路上留下記號，讓家師他們循跡尋去，尚有一線生機，若此刻跟他們硬拚，只有一條死路，若你身上沒有中了化功散，還有機會，如今……」

方菱輕嘆一聲：「如今也只能依你的辦法，賭賭運氣了！余大哥，一切條件，由你跟他們談吧。」

余顧南踏前兩步，道：「魯老大，咱們願意隨你們去見嚴敬重，不過咱們也有條件。」

話未說畢，夏吉已怒道：「階下之囚，還有條件？簡直異想天開！」

余顧南沉聲道：「你若將咱們當作階下囚，那麼一切條件都免談了！」

鄧森乾咳一聲，道：「少俠稍安勿躁，我三弟向來嘴硬心軟，你別生氣，且將條件開出來，讓咱們參詳參詳。」

「第一，不許當咱們是階下囚，三餐一宿，需安排妥當，須尊重咱們，不得開口辱罵欺凌咱們。」

魯揚武道：「這點簡單得很，魯某答應你，第二件呢？」

「不許動這兩位姑娘之念頭，即使口出輕薄之詞也不行……」

他話還未說畢，夏吉哈哈笑道：「誰不知咱們三兄弟都不好色？這點絕無不允之理。」

余顧南道：「尚有第三點，若咱們無意逃走，你們不准干涉咱們的行動。」

魯揚武想了一下，覺得能抓了齊雲高的徒弟獻給嚴敬重，必是大功，且硬拚之下，己方也可能有損傷，是以考慮了一下，道：「這一點，咱們也答應你，如今該服藥了。」他向孫元打了個眼色，孫元立即自懷內掏出一隻瓷瓶來。

余顧南急道：「且慢，我還有話說。」

魯揚武不悅地道：「今日之形勢對誰有利，你清楚得很，還有第四項條件？」

「有一點須先跟你們說清楚的，假如你們食言，在下寧為玉碎，不作瓦全，你們懂得麼？再說今日家師雖不在場，但事後必能查出眞相，嘿嘿，三位是聰明人，當知後果如何。」

魯揚武三人想起齊雲高的手段，都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魯揚武故作鎮定地道：「咱們自有主張，又非三歲小童，絕不會做出無意義的事來。」

余顧南把手一伸，道：「好，把藥拿來。」魯揚武向孫元打了個眼色，孫元逐一派了一包藥散，余顧南首先把藥傾進口裡。

方菱忙道：「若蘭姐，咱們且等一等。」

魯揚武與孫元齊聲道：「等什麼，你欲食言？」

方菱道：「萬一這不是化功散，而是劇毒之藥，那又如何？咱們總不能自願當羊牯。」

孫元道：「臭丫頭，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身上除了陰陽童子送給某的化功散之外，別無藥物。」

過了半晌，方菱問道：「余大哥，你覺得如何？」

余顧南道：「入口有點酸，但體內至今毫無感覺。」方菱曾經服過此藥，知要三刻方發作，料不是其他毒藥，是以亦跟着服下去，馮若蘭見她如此，亦毫不猶疑，把藥散傾入口中，但覺藥散一入口便化，不由有點忐忑。

魯揚武心中暗道：「這姓余的小子有點氣慨，不愧是齊雲高的徒弟，難得的是那兩個娘兒，也肯為他犧牲。」

鄧森直至此刻方鬆了一口氣，乃道：「好啦，咱們走吧，先到老孫那裡，再作計較。」

方菱道：「孫叔叔，煩你替我買兩套衣服，路上好更換，嗯，要一套羅裙，一套勁裝，褻衣嘛更要三、四套，賬由我工錢上扣。」

孫元怒道：「你有什麼工錢？」

「哎，姑娘替你洗了五、六天碗，難道是白做的？嚴敬重可沒這樣說過。」

馮若蘭拋了一錠銀子給他，道：「我有錢，順便也替我準備幾套。」孫元氣得牙癢癢的，魯揚武揮揮手，衆人便往來路走去，孫元吩咐周老七把麵檔收了，去買些鷄鴨魚蝦和美酒。

鄧森親自送余顧南等三人回那間草舍，警告道：「小子，將你們關在一起，有兩個娘兒陪你，倒便宜了你，乖乖別想逃跑。」

方菱問道：「余大哥，你藥力發作了沒有？」

「好像已有一點點。」

「快趁現在還有氣力，去提幾桶水來，好洗個澡，日後也不知尚有機會否。」

姑娘家天生整潔，馮若蘭聞言亦贊成，當下余顧南拿了兩隻水桶，跟方菱到井邊去，提回草舍，傾進木盆內，道：「若蘭姐，你先洗，咱們在外面等你。」馮若蘭有點猶疑，方菱道：「你怕什麼？趁如今藥力未發作，若有人偷窺，還有大哥保護你。」

馮若蘭這才答允，匆匆洗了澡，余顧南提起木盆，雙腿有點發軟，他知道藥力開始發作，難免有點擔憂。待三人都洗好了澡，體內的內力已點滴全無，連走路快一點也會氣喘。

三人靠在床上，方菱强笑道：「大哥，你一向樂天，今日因何如此，莫非後悔了？」

余顧南嘆息道：「你有所不知，我自小受人欺凌，發誓要學好武功，好不容易拜了師，却又分開，直至幾年

前方能如願，學了武習了內功，如今一切化爲烏有，萬一不能恢復，你說……」

方菱微微一笑：「不能恢復，咱們便找個清靜的地方耕田織布，日子還是過得快快活活的。」話說出口，方驀地發覺有問題，一張臉登時漲紅。

馮若蘭低聲道：「不害羞！人家一定肯跟你一起過活？」

方菱道：「莫不成他會與姐姐一起過日子？」她故意把姐姐兩字說得很重，只氣得馮若蘭粉臉發青。

余顧南煩惱地道：「我只想一個人過活，你倆爭什麼！」一句話傷了兩位姑娘的心，刹那間，三人都不發一言。

幸好不久，周老七拿了幾件衣服進來，道：「咱們遵令買了一大包衣服，另外還給余少俠準備了一套，稍後便開晚飯。」

余顧南急問：「咱們幾時出發？」

周老七沉吟道：「晚上。」

「乘馬車還是走路？」

周老七道：「此去海州，當然是乘船。」余顧南心頭登時一沉，蓋在海上，如何留下記號，讓師父跟踪？過了不久之後，周老七又捧了一大盆麵條進來，另外尚有一碟青菜、一盆鷄肉、一碗肉醬，冷冷地道：「咱們如此服侍，三位都滿意吧？」

方菱道：「還可以，謝謝你了，稍後要下船，請先來通知一下。」待周老七走後，方菱又道：「咱們須趁如今尚未下船，留下記號。」

馮若蘭道：「此處你最熟悉，應由你辦。」方菱想了一會，欣然開門出去。馮若蘭道：「小雁子，我中午尚未吃飯，咱們先吃吧。」

余顧南道：「我不餓，你先吃吧。」他覺得馮若蘭此舉有失風度，語氣也透着幾分不悅。

馮若蘭結結巴巴地道：「那我先換件衣服。」余顧南立即出去，此時已是下午，外面甚少閒人，余顧南信步走了一會，只覺四肢酸軟，軟綿綿的，提不起一絲勁。

俄頃，見方菱走過來，乃問道：「方姑娘，你將記號留在那裡？」

方菱道：「若令師來此，必會去海邊，我在海邊一塊岩石上寫了幾個字：海州、小雁子。料令師若見到，必然會去海州找尋咱們。」她忽然壓低聲音問道：「大哥，你是不是來找我的？」

她前一陣子一直與余顧南嘔氣，現在性情大變，變得婉約溫順，使余顧南心蕩，結結巴巴地道：「我不知道你在這裡……我是隨師父去追嚴敬重的，本打算待此事過後才找你，不想在此遇上……」

方菱輕哼一聲：「原來你根本不將我放在心上，只記得你那位姐姐。」

余顧南急忙分辯：「那有此事？我若記住她，早就去西京找她了。」

方菱道：「你不是不想去，只是抽不出時間！」

方菱轉身向草舍走去。「你就像塊木頭！」余顧南不明其意，抓抓頭皮，隨她走去。馮若蘭已換好女裝，由於有方菱，特意仔細打扮過，更覺明艷動人，方菱忙道：「輪到我更衣了。」

方菱穿上羅裙，與穿勁裝又自不同，嫵媚中透出幾分活潑，與馮若蘭的大家閨秀比較，別具韻味，余顧南厠身兩姝之間，反而不大自然。方菱道：「麵條都冷了，還不快吃，不吃白不吃。」

三人剛吃飽，周老七、孫元和夏吉都來了，「快收拾一下，上船了。」

一艘單桅漁船，在傍晚時分，由港口緩緩駛出去。此刻正有許多漁船回歸，漁船甚是繁忙。馮若蘭嗅到陣陣的魚腥味，胸口作悶，秀眉深鎖。

出了港口，視野廣闊，比較好受一點，但這船本就是漁船，腥味難減，余顧南、馮若蘭和方菱都寧願坐在甲板上吹風。

漁船一路乘風破浪，馮若蘭頗覺暈眩，輕輕靠着余顧南的肩膀，余顧南又聞到她身上那股如蘭似麝的幽香，一顆心怦怦亂跳。方菱冷哼一聲，轉頭望着舷邊，裝作不見。

俄頃，天色漸黑，美麗的大海突然變得神秘起來，把舵的一位老頭姓曹，喚道：「天黑了，無甚好看，回艙休息吧！」

余顧南被馮若蘭斜倚，又受用又難受，一動不動，又恐方菱出言譏笑，連話也不敢說，一頓飯工夫，便覺得腰酸骨痛，他肩膊微微一抖，以此徵詢馮若蘭之意，誰知她星眼半閉，正在陶醉中，絲毫不覺。

方菱笑道：「老丈，你那裡知道，坐在船艙裡，豈有這般舒適合意？人家都在夢中，你老少說兩句，沒的惹人討厭！」

那曹老頭聽不懂她話中之意，却道：「夜裡風大浪急，你們最好往後挪，否則捲落海中，可不是開玩笑的。」

話音未落，船頭已濺起一個巨浪，水珠擊在肌膚上，隱隱生痛，馮若蘭再不能佯裝，只好往後退，余顧南乾咳一聲道：「咱們回艙睡覺吧！」

馮若蘭慢慢站起來，方菱見狀亦不甘後人，長身而起，就在此刻，第二個浪自左舷擊至，馮若蘭立足不穩，整個人倒在余顧南身上，余顧南在百忙中，那裡顧得男女之別，張臂將她抱住。

方菱在旁冷眼旁觀，暗罵一聲：「這小狐狸精，好生狡猾！」當下亦裝作失却重心，向余顧南倒去。

余顧南因服了「化功散」，抱住馮若蘭已甚爲吃力，那堪再被方菱一撞？「咕咚」一聲，三人一齊摔倒在甲板上，曹老頭哈哈大笑：「小哥，你左擁右抱，眞羨煞老漢！」

一句話把馮若蘭窘得滿臉通紅，

幸好在黑暗中，不虞被人發現。方菱雖不如她之難堪，也感雙頰發燒，三人連忙狼狽地自甲板上爬起來，魚貫鑽進船艙。

船艙內點了一盞風燈，周老七、孫元和嶗山三鶴圍在一起賭錢，碗裡叮叮噹噹地响個不停，五個男子十隻眼睛，只盯着碗內的骰子，呼么喝六起來，余顧南三人進艙，竟似絲毫不覺。

船艙本不大，他們又佔了大片地方，是故余顧南三人只好坐在角落，要想睡覺，恐怕非等他們住手之後不可。但他們五人賭頭正興，要他們住手，可不容易。

只聽夏吉怪叫道：「操你娘的，俺已連抛三把么二三，這次還不給我一次四五六！四五六……」他發狂地呼叫着，終於聽不到骰子的响聲，只聽他哈哈大笑：「果然是四五六，老天爺倒也公道。」

鄧森微笑道：「老三今晚的運氣還算不錯。」

夏吉道：「算命的說俺是薑命，越老越辣！老二，好戲還在後頭哩！」

魯揚武道：「咱們也別只顧賭錢，小心他們三個溜了！」

夏吉不以爲然地道：「溜？談何容易！大海茫茫，莫說他們已服了『化功散』，就算他們有三頭六臂，也跑不掉！除非背生雙翅！」魯揚武想想，也覺把弟說得有理，也就放心賭錢了。

那五個男人直玩至半夜，魯揚武方道：「收了吧，反正還有幾天好賭，明天再來。」他是此行人之頭，衆人一則尊重他；二則覺得有理，便依言收起賭具，準備睡覺。

夏吉看了余顧南一眼，道：「這裡地方不大，這姓余的小子，居然跑下來湊熱鬧，眞是不知死活！」余顧南聞言，乖巧地爬上去，方菱和馮若蘭見狀，也跟着上去。

夏吉哈哈笑道：「兩位小娘子可以留下來，陪陪大爺們。」

魯揚武斥道：「老三，你少說兩句，早點睡覺。」

余顧南三人上了甲板，那梢公曹老頭仍在把舵。夜空星光燦爛，測定方位絲毫不差，狀甚悠閑，見到他們三個，又笑道：「你們睡在上面艙裡吧！」

甲板上的船艙更小，三個人擠在裡面，雖然侷促，仍比在下面强，起碼樂得清靜。三人閉目欲睡，但誰也睡不着，良久，馮若蘭才打破悶局。「小余，你眞的要任他們擺佈？」

方菱搶着道：「此刻不任由人擺佈，難道你有辦法逃出生天？」

馮若蘭道：「上了岸之後，必被送去與魔會總舵，屆時豈有逃生之機？要本小姐就這樣死，實在不甘心。」

方菱冷笑道：「誰願意死？問題是『辦法』。光嘮叨不甘心，有個屁用，姑奶奶最看不起這種人。」

馮若蘭怒道：「誰跟你說話？要你插腔！沒讀書沒家教的人，本小姐素來不屑與之爲伍！」

方菱勃然大怒，坐直了身子，斥道：「誰沒家教？剛才倚在男人身上的，可是你不是姑奶奶！滿嘴仁義道德的人，經常都是最不要臉的！」

余顧南煩厭地道：「你倆住口，讓我清靜一下行不行？」

方菱輕哼一聲：「早知你會幫她。」

余顧南甚感委屈，嘆息道：「我的人如何，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這句話似另隱機鋒，方菱呆了一呆，忽爾心腸一軟，連心底也甜蜜起來，暗暗嘴嚼其意，連話也忘記答了。

馮若蘭心中暗道：「小余他……幾年不見，全變啦……想不到他還是個風流種子……這小賤子有何可取之道？大不了比我小一兩歲罷了！我又不是老太婆……哼！憑我馮若蘭的條件，若不是爲了等這小冤家，洛陽多少青年俊彥，不是爭着要娶我……」想至此，她雙頰又發燒了。

剛認識余顧南時，她甚輕視他，偏生余顧南外柔內剛，很有骨氣，吃軟不吃硬，不假詞色，但如此，反而搏取了她的好感，覺得他與衆不同，待至後來年紀漸長，馮若蘭遭金庭樑非禮，余顧南不顧危險，打死了金庭樑，惹來大禍，她更將一縷柔情繫在郎身上，此生此身，非君不嫁，內心更當自己是余家的媳婦。

自從余顧南離家避禍之後，她做了無數次之惡夢，爲他熬了好幾個不眠之夜，爲他流了不少淚，爲他到廟裡進過無數次香，求神明保佑檀郎。

日復一日，她望穿了秋水，不但不見冤家回來，連他的一絲消息也沒有。直至三年前，吳錦新才帶來他尚存人間的消息，她又爲此興奮得幾夜睡不着覺，只道冤家很快會回來，不料三年過後，未有消息，這次方乘父親保暗鏢，哀求他讓她出來闖盪一下，實則是爲了找尋愛郎。

天從人願，讓她在無意中遇到余顧南，不料他並不將自己放在心上，還幫着狐狸精氣自己，想至悲處，禁不住飲泣起來。余顧南忙安慰她：「別怕別怕，所謂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辦法總會想到。」馮若蘭見他毫不了解自己，啜泣更甚。

方菱笑嘻嘻地道：「咦，誰在用力啜田螺？」

余顧南道：「方姑娘，你一向最多鬼主意，你快想個辦法！」

方菱哈地笑了一聲：「甚麼叫做鬼主意？大哥你要我想甚麼辦法？」

余顧南耐着性子道：「你不想死吧？那就得想個能保命的辦法來！」

「只要你不想死，姑奶奶當然也不想死！」方菱依然悠閑地道：「大哥若不想小妹陪你死，你也得想辦法。」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 花無情往三春觀借宿，竟被觀內道姑施襲，花無情遂把觀內第二高手悟潔擊傷，以作懲戒，適時，控制三春觀的赤鱗幫亦至，領頭的正是花無情欲尋的柯查，花無情於是一拼把來者殺掉，餘下的道姑則火焚三春觀，以身殉道；公孫遙仙得到金斧門的協助，逃脫馬育才及神鞭門追捕，路經河南，因替一名被奇門陣法所困的老人破陣而受傷，經服下老人給予的藥丸後，竟發覺功力倍增……



新派脫俗武林恩怨錄

高皋·文
可飛·圖

法輪九轉

途上險中伏　花使代解厄

公孫瑤仙道：「晚輩就此告別。」

灰衣老者道：「別忙，小丫頭，咱們能夠在這兒相見，是緣份，別忙着走，咱們應該好好的聊聊。」

公孫瑤仙道：「對不起，晚輩還有要事待辦，實在不能再躭擱下去了。」

灰衣老者道：「是甚麼事如此着急？說說看，也許老夫能夠幫妳。」

公孫瑤仙道：「這件事，只怕前輩幫不上忙。」

灰衣老者道：「那可不一定，妳說說看。」

公孫瑤仙道：「晚輩與師兄及幾位朋友遭人伏擊，被迫跳進黃河之內，晚輩被人所救，他們却生死莫卜，所以晚輩必須尋找他們。」

灰衣老者道：「黃河兩岸沃野千里，要找人談何容易，我看這樣吧，妳適才服食一粒玉蜂丹，增加了半甲子的功力，今後行走江湖，除了老一輩的絕頂高人，很難找到對手，不過江山代有才人出，咱們不能以此自滿，老夫還想將這四十多年潛修的幾種武功傳授給妳，不知妳意下如何？」

公孫瑤仙這才知道自己的內傷爲甚麼好得這麼快，而且眞力泉湧原因，於是雙拳一抱道：「前輩的厚賜太多了，叫晚輩不知道該如何報答。」

灰衣老者哈哈一笑道：「這沒有甚麼，不是妳，老夫就得難見天日，老死此間，咱們不過扯平罷了。不過老夫年逾七旬，無兒無女，將來兩腿一伸，連一個送終的人都沒有，實在怪可憐的。」

公孫瑤仙冰雪聰明，那能不知道灰衣老者的心意，因而面色一正道：「如果前輩不嫌棄，公孫瑤仙願拜在前輩的膝下。」

灰衣老者大喜道：「此話當眞？」

公孫瑤仙立即跪拜下去道：「瑤兒拜見義父。」

灰衣老者哈哈大笑道：「乖女兒，快起來，坐到這裡，咱們爺兒兩個聊聊。」

原來灰衣老者名暘皓，是當年百毒神君的獨子，因暗戀一名女子朱婉貞，竟被朱女以陣法困於山洞。

他是毒神及玉羅剎的師兄，由於他失踪多年，沒有人知道他仍在人世，如今被公孫瑤仙巧遇，可以說是一種異數。

公孫瑤仙也將自己的一切坦誠相告，然後粉頰一紅道：「我爹已經將我許配給師兄花無情了，義父，他是你老人家的女婿，如今他生死未卜，教女兒如何放得下心來。」

灰衣老者暘皓道：「好，好，義父原想在此地教妳幾項武功，連萬毒眞經也全部傳授給妳，既然如此，只好邊走邊傳了。不過今天時間過晚，義父還要收拾一下。妳到右側的房間去歇息，咱們天一亮就走。」

公孫瑤仙道：「是，義父。」

＊　＊　＊

翌晨天剛破曉，公孫瑤仙就走出房間，只見那半月形的石台之上，盤膝坐着一位青衫老者，雖是白髮蒼蒼，但修飾整潔，而且紅光滿面，毫無蒼老龍鍾之態，他就是公孫瑤仙的義父暘皓，與昨晚相比，簡直判若兩人。

他看到公孫瑤仙，拍拍放置在身旁的包裹道：「義父原以爲今生用它不到了，還好沒有毀掉它。」

公孫瑤仙道：「幾十年前的衣物，竟然沒有損壞，眞是難得。哦，義父，咱們吃點東西再上路吧。」

她將所帶的乾糧食水取出，兩人飽餐了一頓，暘皓取出一白一綠兩個瓷瓶交給公孫瑤仙道：「白瓶之中是一顆玉蜂丹，給妳師兄服用，以增强他的功力，綠瓶中是一百粒金鼎丸，服食一粒一月之內百毒不侵，妳留着以備不時之需。」

公孫瑤仙道：「多謝義父。」

暘皓道：「好啦，咱們走吧。」

出洞之後，公孫瑤仙由樹林中牽出馬匹，待暘皓封好洞門，父女二人才相偕上道。

他們仍然沿着黃河南岸往西行，雖然添購了一匹坐騎，行程仍然十分緩慢，因爲他們既要找人，暘皓還要傳授公孫瑤仙的武功。

暘皓傳授的武功分爲三種，無一不是驚世駭俗之學。鬼王神抓只有一招，威力却不下於降龍神抓，玄奧則尤有過之。旋風十八踢，是身如陀螺，凌空急轉，同時雙腿交踢，能於刹那之間踢出十八腿，放眼天下，還找不出具有如此神奇腿法之人。

最後一項是雷霆九式，它是由道家先天無極玄功演化而來，它是一種掌法，但學習此種掌法之前，必先習得無極玄功，如是常人，縱使一生苦練，不見得就能習會該項絕學，公孫瑤仙可說是得天獨厚，她既已身具家傳紫竹神功，又服食一粒玉蜂丹，平添三十年功力，再加上心靈智巧，日夕苦練，終於練成奇功，將爲未來武林大放異彩。

至於萬毒眞經所載的施毒、袪毒及醫道三種，她最喜愛的是醫道，對袪毒也有研鑽，施毒一項，只是略作涉獵而已。

這天，他們到達鄭州以北的「京水鎭」，此地緊靠黃河南岸，交通及商業均不怎麼發達。

但這並不怎樣繁榮的鎭集却萬人空巷，在鎭口形成一片壯觀的人潮，而且兵刃撞擊之聲，不斷由人羣中傳出，不用說，這是有人在此地了斷過節了。

公孫瑤仙道：「義父，咱們過去瞧瞧，好麼？」

暘皓道：「妳先去，義父就來。」

他們將馬匹拴好，公孫瑤仙返身一躍，首先向人羣中擠了進去。

場中果然是有人在了斷過節，而且是一個十分慘烈的場面。

二十餘名彪形大漢，正圍攻三名年紀輕輕的少女，地上還躺着十幾名死者，到處血漬斑斑，景象凄慘無比。

那二十餘名大漢，公孫瑤仙全不相識，但那三名少女，却與她關係頗深。其中一個是心祺，另二人是令狐飛蟬的丫頭小瑛、白雀。

她們似乎鏖戰頗久，而且是以寡敵衆，雖是毀掉對方十餘人，仍無法扭轉危局。

二十餘名敵人之中，有幾個頗爲高明的人物，尤以一名年約五旬的黃衣老者最爲出色，他使用一柄狹仄的長刀，招式奇詭凌厲，很像傳說中的雲門刀法。

吳江雲門，是刀中之霸，江湖中任何一個使刀的門派，均將吳江雲門視爲刀中霸主，沒有人敢當其鋒芒。

但吳江雲門已有近十年不在江湖上出現，公孫瑤仙只是由那狹長的刀形，及他那詭異凌厲的招式，作如此推斷而已。

另有四名年歲較輕的，與黃衣老者可能是同門，只是功力較差而已。

與黃衣老者及三名神鞭門下搏殺的是心祺，這位有着幾分野性的姑娘，已經受到幾處創傷，她雖是眞力難繼，依然以一敵四，酣戰不休，但公孫瑤仙瞧得出，她這位愛婢，雖是仗着步法神奇，躲過不少險招，却已是强弩之末，不可能再支持下去。

再看小瑛、白雀，她們自然也是以寡敵衆，受到不少創傷，情形的危殆，更甚於心祺。

公孫瑤仙瞧得心頭火起，立即貫內力發出一聲長嘯，她此時的功力何等驚人，這一聲長嘯，勢如九天龍吟，場中每一個人均心神狂震，惡鬥那能不停止下來。

她緩步走進場中，心祺、小瑛、白雀全都精神一振，一起向她奔了過來。

心祺向公孫瑤仙身後瞥了一眼，道：「小姐，公子他們……」

公孫瑤仙道：「此事以後再說，這些人爲甚麼圍攻妳們？」

心祺道：「他們就是將咱們逼下黃河的那兩幫賊人，還怕黃河淹不死咱們，所以沿岸追尋下來。」

公孫瑤仙面色一寒道：「好，妳們在一旁裹傷休息，讓我來收拾他們。」

秀眉一揚，衝着黃衣老者冷冷道：「閣下是吳江雲門的高人？」

黃衣老者道：「姑娘好眼力，老夫雲翬，正是來自雲門，姑娘是公孫瑤仙吧？令師兄呢？莫非黃河裡的魚兒太多……」

公孫瑤仙面色一沉道：「吳江雲門雖是很少行道江湖，也勉强可以列入白道，閣下不知愛惜羽毛，竟然爲虎作倀，實在令人惋惜。」

雲翬怒叱一聲道：「不知死活的東

西，妳敢教訓老夫！」

語音未落，身形暴起，長刀閃着厲烈的光芒，凌空向公孫瑤仙劈來。

吳江雲門不愧爲刀中之霸，這凌空一刀，威勢之强，天下盡多使刀的高手，只怕無人可與比擬。

令人不解的是，他那勁風鼓蕩、騰空而起的身形，竟然一頭栽了下來。

莫非他適才力戰心祺，以致眞力不繼？

還是急怒攻心，岔了眞氣？

場中場外人數何止一百，除了公孫瑤仙的義父暘皓，沒有人知道雲翚栽下來的原因。

更令人震駭的是他這一栽，竟將一身頗爲不凡的武功栽丢了，他全身找不出半點傷痕，却已變爲一個平常之人。

吳江雲門在場的還有四名高手，他們奔過去扶起雲翚，其中一人道：「師叔，你怎麼啦？」

雲翚落寞的嘆息一聲道：「承公孫姑娘手下留情，咱們走吧。」

那人道：「你是怎麼啦？師叔，難道咱們會害怕一個女孩子？」

雲翚道：「人家姑娘遙遙一抓，就廢去師叔數十年苦修的功力，不怕又能如何？聽我的話，咱們回吳江去吧。」

雲門四子弟聞言一呆，他們向公孫瑤仙瞧了一眼，便扶着雲翚匆匆而去。

雲門弟子這一撤走，神鞭門也有了去意，他們這一行之中，功力最高的是雲翚，雲翚都栽了觔斗，他們那還有留下來的勇氣。

他們不想留下，公孫瑤仙却不願放過他們，因爲在陝縣被逼下黃河有神鞭門，如今更沿岸搜捕，趕盡殺絕，如果就這麼放了他們，天地間那還有公理存在。

於是她嬌叱一聲道：「神鞭門的朋友，請慢走一步。」

他們領頭的是一個年約四旬的勁裝大漢，蓬髮短髭，配上一張方形的面孔，在威武中帶有幾分殺氣。

他向公孫瑤仙瞥了一眼，道：「甚麼事？」

公孫瑤仙道：「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希望閣下能夠相告。」

「哦……」

「咱們跟貴門有仇？」

「這個……咳，不知道。」

「我認爲閣下一定知道，否則怎麼會在陝縣將咱們逼入黃河，還要趕盡殺絕。」

「這只怕是一場誤會，事實上，咱們已經死傷十幾名弟兄，姑娘還不讓咱們走，趕盡殺絕的應該是姑娘。」

「哼！你們沿岸搜殺，還以衆凌寡，十餘名傷亡，只怪你們學藝不精，但在我的立場，咱們不能平白受人欺侮，所以要留下你們，除非……」

「除非怎樣？」

「說出誰主使你們神鞭門來的，本姑娘可以從輕發落。」

「姓公孫的，妳太狂了，咱們並不是當眞怕妳。」

「那很好，你們一起上吧。」

在場的神鞭門下，還有二十三人，是一股不可輕估的實力，而且他們的神鞭大陣，在江湖上頗負盛名，公孫瑤仙功力雖高，畢竟人單勢孤，這就是短髭大漢敢說不怕她的原因。

此時，他們已佈好神鞭大陣，心祺、小瑛、白雀也經過一番治療與調息，精神已大致恢復。

她們請求出戰，公孫瑤仙却搖搖頭道：「有我一個人就夠了，妳們還是歇着吧。」

心祺將手中的長劍遞給公孫瑤仙，道：「小姐請用這個。」

公孫瑤仙道：「用不着。」脚下一挪，身如激箭，一閃之間，便已撲入神鞭大陣之中，那份輕靈巧快，簡直就像清風一般。

神鞭大陣是一種威力强大、玄奧莫測的陣法，陷身陣中固然不易脫出，在人影流轉及綿密的鞭網之下，要入陣，同樣有困難。

但公孫瑤仙却輕輕鬆鬆的進入陣中，好像進出無人之境一般，瞧熱鬧的倒不覺得怎樣，神鞭門下却禁不住心頭一懍。

短髭大漢忽然發出一聲急嘯，神鞭大陣立即湧起一片鞭影，二十三條長鞭向中心匯聚，它們像一張漁網，籠罩着陣中每一個空隙。

而這面漁網所帶來的强悍壓力，具有摧山裂石的威勢，不是血肉之軀可以抗拒的。

但那神鞭大陣之內，忽然湧起一股旋流，它帶着一條紫光衝霄而起，在鞭陣的上空，像陀螺似的旋轉着。

同時人體四飛，八方激射，在鬥場之上，造成一片壯觀的奇景。

只是這片奇景太殘酷了一點，因爲它是由十八條人命構成的。

旋風十八踢，公孫瑤仙是第一次使用這項武功，想不到它的威力如此强大，她於刹那之間踢出十八腿，不多不少奪去十八條生命。

神鞭大陣瓦解了，二十三人一擧死了十八個，剩下的五人也口溢鮮血，身負重傷，失去了再戰之力。

公孫瑤仙並非嗜殺之人，但那十八條活生生的大漢却血染黃沙，喪生在她那雙纖纖玉足之下，她十分不忍的向留得命在的五人嘆口氣，道：「咱們原本無仇，可是貴門却一再找碴，唉……」

神鞭門在場的領導者是那位短髭大漢，此人已被踢死，所以公孫瑤仙也不想多問了。

她只是對那五人道：「回去告訴你們門主，是貴門無故找碴，不能怨咱們好殺，你們請吧。」

待五名神鞭門下離去，暘皓才從人羣中走出，同時哈哈一笑道：「女兒，義父的這點玩意，還不賴吧？」

公孫瑤仙道：「太霸道了，女兒想不到，它的威力是這般驚人。」

暘皓道：「不要後悔，女兒，他們幾十個大男人欺負三個女孩子，必然不是甚麼好人，走吧，咱們還得到鎮上花點銀子，請人來收拾這裡的殘局。」

公孫瑤仙道：「是，義父。」

此時，心祺奔上來道：「小姐好凌厲的腿法，是獲得奇遇了？」

公孫瑤仙道：「是的，這是我義父暘老爺子，咱們到鎮上再作詳談。」

他們在鎮上打尖，並找人處理鬥場的善後，有錢就好辦事，何況對江湖仇殺之事也沒有人願意追問，公孫瑤仙雖是殺了人，並沒有惹來甚麼痲煩。

不過飯後，他們還是離開了京水鎮，沿岸既然找不到別的同伴，只好到通都大邑去碰碰運氣。

* * *

大庾嶺，又稱梅嶺或梅關，位於粵贛二省之間，上設關隘，極爲險要，是唐代名臣張九齡所開鑿。

此地兩壁峭立，一線中分，爲粵贛兩省交通的孔道，因嶺上遍佈梅花，故有梅嶺之稱。

梅關南北氣候迥異，故昔人有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

這天凌晨時分，一騎怒馬由南雄縣城北上，沿官道向梅嶺關馳去。

馬上是一名英俊倜儻的青衫少年，雖然他雙目精芒冷冽，必有一身極高的內力，但面頰之上，仍然顯露出幾分疲態。

他是要去梅嶺關，這是過大庾嶺唯一的孔道，但出城不足十里，空中忽然傳來兩聲鷹鳴。

他心頭一動，暗忖：「這兩頭老鷹神俊無比，除了黃蜂谷，天下還找不出這等出衆的鷹兒，牠們飛得如此之低，莫非黃蜂谷要對我不利？」

這是他的疑慮，但並非無此可能。

他曾向狄飛虹挑戰，黃蜂谷與盤龍石府原是一家。

於是他放鬆了繮繩，讓坐騎緩緩前進，他也暗凝功力，作了應變的準備。

他沒有猜錯，轉過一片樹林之後，果然有四名身着勁裝、背負長槍、腰間繫着葫蘆的少女攔住去路。

這位青衫少年自然是花無情了，他勒住坐騎，面無表情的冷冷道：「各位是在等候我麽？」

攔路四女的年歲不大，約莫都在十七八歲之譜，一名鬢角插着一朵紅花的少女道：「是的，我姐妹正是等候公子。」

花無情掂掂手中的馬鞭道：「還等甚麼？四位一起上吧。」

插紅花的少女道：「公子誤會了，我姐妹怎敢如此無禮。」

花無情道：「那妳們是在等幫手了？花某却沒有時間跟妳們耗着。」

插紅花的少女道：「公子對敝谷似乎頗有敵意，難道除了打架，就沒有別的？」

花無情道：「莫非黃蜂谷跟盤龍石府，不是一夥的？」

插紅花的少女道：「是一夥的，但咱們並不是公子的敵人。」

花無情道：「哦，妳們可知道，在下曾在黃蜂谷，向盤龍石府的主人狄飛虹挑戰？」

另一位插黃花的少女道：「如此重大之事，咱們豈能不知。」

花無情道：「妳們自然也知道，我與狄璞拚鬥之時，狄飛虹却出手將我擊傷。」

插黃花的少女道：「咱們知道，當時狄門主如不出手，你們必然兩敗俱傷，狄門主出手實在是迫於無奈。」

花無情哼了一聲道：「迫於無奈？哼！他爲甚麼不向狄璞出手？可見名滿八荒的絕代高人，他的品格並不當眞怎樣高尙。」

插黃花的少女道：「依我看，那是公子的內力比狄璞高，所以才由公子承受狄門主的掌力，如果他當眞要傷害公子，你的傷勢，焉能這麼快就會復元。」

插紅花的少女道：「爲了此事，羅夫人與狄門主幾乎反目，最後盤龍石府與黃蜂谷空羣而出，總算皇天保佑，讓咱們姐妹找到了公子。」

花無情道：「你們這麼作，是爲了甚麼？」

插紅花的少女道：「咱們並無惡意，只是爲了保護公子。」

花無情哈哈一陣狂笑道：「好一篇動人的說詞，可惜在下不領情，也不必你們保護。」

插紅花的少女道：「公子可以不領情，咱們却上命難違，必須保護公子。」

花無情冷冷道：「我要妳們保護，妳們的武功必然很高了，妳們四個一起上吧，我要看看妳們有沒有保護我的資格。」

插紅花的少女道：「公子，你這是爲難咱們了，我姐妹是下人，怎敢跟公子動手。」

花無情道：「如果我要殺妳們呢，難道妳們也不反抗？」

插紅花的少女想不到花無情會提出如此一個意外的問題，不由神色一呆。

花無情哈哈一聲長笑，甩蹬飄身，捷如急箭，身形還在半空，食中指忽然一挺，逕向插紅花少女的一雙秀目點去。

以花無情這身卓越的功力，只要讓他的指風掃中，這位姑娘一雙美麗

的眸子，就不用想要了，她雖是神色數變，但絕無逃避之意，嬌軀迎風挺立，冷靜得像一具石像似的。

這一下，感到意外的倒是花無情了，他凌空一個翻滾，輕飄飄的落在紅花少女的身前，道：「姑娘，爲甚麼？」

紅花少女微微一笑道：「因爲小婢知道，公子生性仁慈。」

花無情長長一吁道：「算妳贏了。」足尖一點地面，身形倒飛而起，像一片落葉一般，回到他自己的馬鞍之上。

得得蹄聲不急不徐的在敲着地面，花無情仍然方向不變，一直奔向梅嶺關，他知道黃蜂四女跟來了，既是趕她們不走，只好由得她們了。

待到達隘道兩丈之外，插紅花的少女忽然嬌呼一聲道：「等一等，公子，其中只怕有詐！」

花無情勒住坐騎道：「妳是說這條隘道？」

插紅花的少女雙腿一磕馬腹，馳到花無情的身側道：「是的，公子，小婢確有此一想法。」

花無情道：「有根據？」

插紅花的少女道：「有。」

花無情道：「說說看。」

插紅花的少女道：「此地是粵贛兩省交通的重要孔道，應該商旅來往頻繁才對，可是除了咱們，再也瞧不到一個行人，公子不覺得有點不合情理？」

花無情道：「這話不錯。」

插紅花的少女道：「那隘道之內，好像被一輛裝滿茅草的大車堵住，此事大有蹊蹺。」

花無情道：「咱們前去瞧瞧。」

插紅花的少女道：「使不得，如果那是一個陷阱，咱們就進退皆難了。」

花無情道：「那怎麼辦？除了這條隘道，咱們就只有退回南雄了。」

插紅花的少女道：「如若這是陷阱，隘道兩側必有賊人潛伏。」

花無情道：「可惜峭壁排天，咱們上不去。」

插紅花的少女道：「咱們是上不去，但難不倒咱們的神鷹蜂兒，二妹三妹，妳們照顧峭壁的左右兩側，四妹去瞧瞧那輛草車，有危險就急速退回，咱們好另作打算。」

此時鬢角插着黃花及紫花的少女，已各自放出黃蜂，在一股奇特的嘯聲之下，兩隻神鷹及數百黃蜂，突然左右一分，以急如狂風的速度，飛上峭壁的頂端。

這一行動果然立竿見影，一片慘嚎之聲，立即隨風飄來。

插白花的少女跟着騰身而起，嬌小的身軀宛如一抹輕烟，一閃之間便已撲進隘道。

她摘下肩頭的長槍，緩緩挑開車上的茅草，目光一瞥，禁不住嬌靨一變。

敢情茅草之下，竟是一車黑色的火葯，如是在峭壁之上拋下火種，燒着茅草，引燃火葯，那將是怎樣一種後果！

這位姑娘知道，這是一個極端毒惡的陷阱，峭壁上的賊人雖是難逃神鷹及黃蜂的掃蕩，但隘道之外，難保沒有賊人潛伏。

她當機立斷，先放黃蜂飛向隘道出口，再雙臂貫勁，將火葯車緩緩推出。

她此項行動，冒着極大的危險，雖然她已放出黃蜂，如若百密一疏，無論是壁頂或隘道之外，只要有人投來星星之火，她這條美麗的生命，就算報銷了。

總算她處理得宜，運氣也還不壞，隘道之外果然有人潛伏，但這些賊人，沒有一個能逃過黃蜂的攻擊。

障礙掃除了，插紅花的少女道：「三妹四妹開道，公子請。」

待走出隘道，花無情不得不由衷的感激道：「今天如果不是四位姑娘，這隘道就是在下的葬身之地了，花某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四位的芳名。」

插紅花的少女道：「公子不必客氣，這是咱們應該作的。」一頓接道：「小婢紅菊，二妹黃菊，三妹紫菊，四妹白菊，江湖上稱咱們姐妹爲黃蜂四花使。」

花無情道：「原來是黃蜂四花使，勿怪各位姑娘的武功如此之高，今日相助之情，花某當圖後報，各位姑娘請。」

紅菊一怔道：「不要攆咱們，公子，除非羅夫人另有吩咐，咱們是不會離開你的。」

花無情嘆口氣道：「四位姑娘，妳們這是何苦？」

黃菊道：「咱們姐妹是心甘情願侍候公子的，再說，這也是上命差遣，公子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花無情道：「各位盛意拳拳，在下十分感激，只是圖謀在下的人十分之多，咱們素昧平生，怎能讓各位跟着在下冒險？」

白菊櫻唇一噘道：「這麼說，公子是瞧不起人了！黃蜂四花使雖是微不足道，但咱們闖蕩江湖多年，還沒有人能夠將咱們怎樣。」

這位姑娘在黃蜂四花使中年歲最輕，約莫十五芳齡，臉上稚氣未脫，說起話來竟然老氣橫秋。

花無情忍不住哈哈一笑道：「說的是，姑娘今年貴庚了？」

白菊嬌靨一紅道：「這……咳，公子你是怎麼啦？闖江湖麼，靠的是武功和機智，與年齡大小有甚麼相干？哼，眞是的。」

這位姑娘雖是年歲不大，但粉滴酥搓，嬌艷無比，在花無情所認識的女子之中，當以此姝爲羣芳之冠。

尤以此時她那掀眉瞪眼，噘嘴跺腳的模樣，當眞是七情上臉，神韻欲

流，花無情心地坦蕩，原本沒有絲毫不正當的念頭，竟也爲之心神一震。

她是一個天生尤物，足使英雄氣短、人君傾國，如果說她是妖孽，並不爲過。

這一股意念雖然像電光石火一般，在花無情的腦海中一掠而過，他的神色，却令人瞧出有一些不太自然的感覺。

紅菊向白菊瞪了一眼道：「四妹，以後對公子說話，不得無禮！」

白菊向花無情瞥了一眼，道：「好嘛，人家又怎樣了。」

花無情微微一笑道：「這沒有甚麼，各位姑娘不必介意，前面是大庾縣城吧？看來咱們今晚是趕不到了。」

黃菊道：「是趕不到了，不過前面不遠有一間野店，既賣飲食，也有房間供客人住宿，只是設備十分簡陋，公子可能不會習慣。」

花無情道：「不要緊，行走江湖，只好隨遇而安了。」

紅菊道：「二妹，咱們先走一步。」

黃菊道了一聲好，兩人一磕馬腹，並轡急馳而去，待花無情與紫白二女到達野店，飲食及房間均已準備妥當了。

野店的食堂是草篷，裡面也只有三張食桌，除了一張有兩人在用膳，餘下兩張是空桌，可見野店的生意並不怎樣理想。

紅菊爲花無情準備的是四菜一湯，當她們請他就座之際，他却有點不解的道：「姑娘，爲甚麼只有一副碗筷？」

紅菊道：「公子請先用，咱們姐妹稍待一會。」

花無情道：「別這樣，姑娘，咱們是朋友，不是主僕，快來一起吃，否則我就不要妳們跟着了。」

在花無情的堅持之下，她們只好一起進餐，紅菊忽然以傳音詢問道：「公子，你看鄰桌那兩人是甚麼來路？」

花無情適才已瞧到那兩人，因爲他們是一副行商打扮，好像跑單幫的旅客，所以並未在意。

此時仔細一瞧，不由大爲讚許道：「這兩人太陽穴高高隆起，雙目中隱藏殺機，他們不只是武林中人，還可能是咱們的仇家，姑娘一眼便已瞧出，當得是心細如髮。」

白菊也以傳音道：「公子，要不要問問他們？」

花無情明瞭白菊所說的問，是先制服他們，然後加以逼問。他却搖搖頭道：「這樣只會打草驚蛇，倒不如靜觀其變。」

白菊道：「好，咱們用千里追踪之法，不怕他會逃出咱們的掌握。」

花無情一怔道：「千里追踪，是怎樣追法？」

白菊道：「用蜂兒嘛，這是本谷新近訓練成功的，只要用一隻蜂兒盯着目標，他縱然遠出千里，咱們也能找他出來。」

花無情道：「黃蜂谷果然名不虛傳，誰要惹上了你們，他就會寢食難安了。」

白菊撇撇嘴道：「可是偏偏就有那麼多不知死活的蠢材！」

他們交談之際，那兩人正在會賬，白菊立即放出兩隻黃蜂，釘上那兩人的後面衣襟。

紅菊搖搖頭道：「不必。」

白菊撮口發出一聲輕嘯，那兩隻黃蜂如响斯應的飛回葫蘆，待鄰桌的兩人走遠，她才噘着嘴道：「爲甚麼？大姐。」

紅菊道：「那兩人不見得是咱們的仇家，如果是，他會來找咱們的，何必多費心力。」

這位年紀輕輕的姑娘，處事沉穩，頭腦敏捷，使得花無情對黃蜂谷又增加了幾分好感。

當晚竟然無事，翌晨早餐之時，紅菊詢問道：「公子，咱們的目標是那裡？」

花無情道：「我們是在陝縣附近被人逼入黃河，我想由落水之處沿岸向下游尋找。」

紅菊道：「黃河水流湍急，落水之人無論水性多好，也無法在附近登岸。就算能够獲救，必然不會待在岸邊，依小婢之見，咱們不如先到洛陽，沿官道尋找下去。」

花無情道：「好吧。」

次日他們沿贛西北上，擬經鄂東入河南，行前紅菊放出一隻神鷹，報告他們的行止。

花無情盯着那隻一聲長鳴、冲霄而起的巨鷹，道：「黃蜂神鷹，武林雙絕，在下總算開了一次眼界。」

白菊道：「這沒有甚麼稀罕，咱們谷裡多的是，公子如果喜歡，趕明日稟告谷主，送兩隻給公子就是。」

花無情道：「君子不奪人所好，姑娘的好意，在下心領了，咱們走吧。」

他們一路北上，貫穿整個贛西，沿途風平浪靜，並未發生甚麼意外。

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上高」縣城，待投店清洗之後，再到食堂進食。白菊忽然哼了一聲道：「大姐，我實在忍不住了，讓我治治他們。」

紅菊面色沉重的道：「咱們的責任是保護公子的安全，四妹不要節外生枝。」

黃菊道：「大姐，四妹沒有錯，保護公子的安全，最要緊的是弄清敵人在玩甚麼把戲，前面就是九嶺山區了，咱們人單勢孤，不能不防着點兒。」

紅菊道：「我知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在沒有進入山區之前，必然可以與本谷的人馬會合，可能他們早已摸清敵人的一切了，所以妳們不必太過擔心。」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白愁飛在「金風細雨樓」裡，不但實力雄厚，而且功力也高，所以他可以替人決定大事，隨着權力的增長，凌駕人上，極權的人，都自以爲是，見八大天王直斥其詐，揭穿其奸計，跟着唐寶牛、張炭也來「發黨」總部示警，白愁飛將全部怒火加在八大天王身上，只用一指便殺了他，繼而唐寶牛、張炭也倒地，這就是白愁飛的「驚神指」……



溫瑞安・文
可　飛・圖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金風細雨樓

引來操刀屠夫　代爲殺人滅口

白愁飛站了起來，舒然地拍了拍衣上的泥塵，抑不住有些得色。這四指就連畫家的一幅精品，畫出來之後連他自己都忍不住要喝一聲采：神來之筆！剛才便是他的「神來之指」。

是以他有點得意地拍打着手上的泥塵，笑問地上的何小河：「你是不是開始有些後悔了？嗯？」他揚起了眉毛：「你是不是有些害怕了？」

顏鶴髮忽然上前一步，道：「樓主，這幾人，恐怕都留不得。」

白愁飛臉色一沉：「誰說我要把他們都留下來？」

顏鶴髮忙垂手道：「是。是屬下多嘴，樓主高瞻遠慮，料事如神，早已胸有成竹。」

白愁飛目光閃動，向祥哥兒和歐陽意意瞥了一眼，道：「你們的功力，實在還不足以……」

話未說完，遠處人影一閃。

人影一閃的時候人已走近。

當發現人已走近的時候人已到了眼前。

至少「快到極點」，完全是顏鶴髮在這一剎間的感受。

來人着實是太快了。

——如果那人不是驀然停了下來，要看清楚這兒發生的是什麼事，大家就不一定看得清楚來的是什麼人。

來的不只是一個人。

但只有一個人在施展輕功。

這人背上還有一個人。

一個受傷甚重、重得快要死了的人。

＊　＊　＊

來的人當然就是方恨少和天衣有縫。

倉惶奔逃的方恨少以及垂危的天衣有縫。

＊　＊　＊

方恨少看清楚情形，「呀」了一聲，詫道：「怎麼你們都在這裏！」

唐寶牛、張炭都是他的朋友。

好朋友。

他見到他的好朋友倒在地上，他就不能不停下來。

可是他一時竟忘了背上還有一個朋友。

也是好朋友。

——背上的好朋友已傷重，是決不能停下來的。

白愁飛也「咦」了一聲，道：「『六分半堂』的人，怎麼也送上門來了！」

方恨少怒道：「是你下的手？」

白愁飛負手看天，道：「也好。」

方恨少倒是一怔：「什麼也好？」

白愁飛毅然道：「我早就想把你們這幾個阻手礙脚的東西剷除，偏是小石頭當你們如兄如弟，現在正好，我就來個一網打盡。」

方恨少忿然地道：「原來你跟天下第七都是一丘之貉，趁人之危，算什麼英雄，有種，要顯威風，就到『發黨』葉府救人去！」

白愁飛眉毛一軒，眼神一閃，顯得有些急躁，「哦，你們是從葉枯發壽宴處逃出來的。」

天衣有縫自方恨少背後有氣無力地道：「他……就是這次陰謀的策劃人。」

方恨少戟指怒道：「你……」

白愁飛笑了：「世上除了意外和體弱多病的人很難養命之外，還有三種人，也不易上壽。」

方恨少天生好奇，在怒忿中仍忍不住問：「那三種人？」

「第一種是多管閒事，不識時務的人。」白愁飛道：「第二種便是蠢得不能在弱肉強食的時勢裏活下去的人。」

方恨少偏了偏頭，倒是用心的聆聽着。

「還有一種便是聰明得讓人忌恨，使人不想他活下去的人。」白愁飛指着天衣有縫笑道：「你是第三種人，打從你一入京城，我就知道你志不僅在六分半堂，而是另有目的。」

方恨少忽打斷道：「等一等。」

白愁飛軒起眉毛看着他。

方恨少指着自己的鼻子：「那我是那一類人？」

白愁飛道：「你？」他抱肘哂道：「第一和第二種，都有你份。」

方恨少想了半天，勃然大怒。

天衣有縫却無力地道：「所以你不容我活下去。」

白愁飛深表同意：「像你這種人，一是爲我所用，否則，足以教我寢食難安，非殺不可。」

方恨少忘了生氣。近半年來，他跟天衣有縫常在一起，也不覺得對方有何可疑，怎麼白愁飛如此忌之？當下便道：「他有什麼目的？他是要在暗中保護溫柔罷了。」

白愁飛看着他，直搖首，道：「我錯了。」

這句話倒是令場中諸人一詫。

「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方恨少有點不好意思的道：「聖人都有錯，你倒是不必介懷。」

白愁飛道：「我是看錯你了。」他頓了頓，接道：「你完全是第二種人，蠢到已不能活下去了。」

方恨少怒極，白愁飛灑然道：「天衣有縫跟你在一起已多時，你却一點也看不出他的底細，不是呆瓜蠢材，又是什麼？」

方恨少強忍怒忿：「好，你說來聽聽，他到底是誰？來京師做什麼？」

白愁飛道：「他是洛陽溫晚的手下大將。」

方恨少嗤然道：「這有誰不知道！」

白愁飛反問：「你可知道溫晚是誰？」

方恨少一怔，道：「他……他是大官，也是武林名宿。」

白愁飛道：「不管在官場還是武林，他的撐腰者都是諸葛先生。」

方恨少這倒沒聽說過，但他就是死撐着臉皮，一副尋常事情的樣子，道：「這也不出奇。名俠自然幫着大俠，好官自然護着清官，難道還跟你這種欺世盜名無惡不作之輩同流合污不成。」

白愁飛索性不去理他，只向着天衣有縫問：「你既志不止於六分半堂，也不只是爲了溫柔，你混入六分半堂的目的，是不是要把六分半堂納入諸葛先生的旗下？」

天衣有縫想笑，但笑容方展，血都湧到喉頭來了，他隔了好一會才說：「正如蔡京一黨人，早就想引發『六分半堂』、『金風細雨樓』及『迷天七聖盟』作出殊死戰，他們才來收編勝利的一方……你也不是給他們收爲己用、助紂爲虐嗎？」

白愁飛眼色更厲：「除此以外，你還另有所圖。」

天衣有縫道：「我還有什麼圖謀，你說說看。」

白愁飛厲色道：「你無法說動狄飛驚投效諸葛先生，按道理你早就該把溫柔劫回洛陽去，便一了百了，但你仍留在開封，是不是……」

天衣有縫反而饒有興味的問：「嗯？」

白愁飛厲聲道：「……你是爲了調查一件事！」

天衣有縫有趣的道：「你說說看。」

白愁飛道：「你在辦案。」

天衣有縫道：「一點也不錯，我查的正是『翻龍坡』和『長空幫』的慘案。」

白愁飛倏然變色：「果然。」隨即又疾色問：「你是在查……」

天衣有縫無力的語言但却出口如刀：

「你！」

＊　＊　＊

白愁飛仰天長笑。

方恨少嘀咕的道：「是不是所有的奸人，在說話之前，在狡計得逞之際，都得要奸笑幾聲到數十聲不等，以示奸險？」

他這種話白愁飛當然不會去理會他。

天衣有縫也無力答腔。

倒是仆在地上動彈不得的張炭却應和了他的話：「白愁飛還不夠奸。」

方恨少奇道：「哦？」

「你幾時看過一個眞正夠奸的人會讓你知道他是奸的？」張炭雖然躺在地上，一副窩囊得到了家的樣子，可是神氣就像在品評天下雄豪而奸人又盡在他手中似的：「更何況是奸笑，連笑也裝不出一點誠意，不如不笑，要當奸人，他？還差得遠哩！」

白愁飛也不生氣，只說：「你們錯了。」

方恨少道：「剛才你才認錯，怎麼現在反倒是我們錯了？」

白愁飛道：「你們故意岔開話題，

拖延時間，想等人來救，這叫白費心機了，拖延只對你們不利。」

只聽一個毫無生氣的聲音道：「確是不利。」人就在棗樹林裏。

方恨少一聽這個聲音，內心裏打了一個突，低聲向背上的天衣有縫道：「是……他來了？」

「他」當然就是天下第七。

沒有人應他。

方恨少覺得背上更加濕濡。

淌下來的血水愈多。

——天衣有縫到底是已失去說話的力氣還是昏了？甚或是死了呢？

方恨少已感到後悔。

他後悔自己爲何要停下來。

他停下來，天衣有縫就死定了。

甚至連自己的性命也難保。

——一個天下第七已夠可怕了，何況還加上了個白愁飛。

可是當他看見張炭、唐寶牛倒在這兒，又教他怎麼不留步呢？

——一個人可以爲了自己的私利，眼睜睜的看着朋友兄弟去涉險遇禍，自己都可以不關心不理會的，這樣的朋友兄弟，就不叫朋友兄弟了。

——江湖上的漢子通常管這種人叫做這種烏龜王八蛋。

方恨少當然不是那樣子的人。

他一向認爲，朋友可以用來煎的炒的炸的烹的，但就是不可以拿來出賣的；兄弟平時可以去激去逗去打罵，但就是不可以在他落難時有一絲輕侮。

因爲人生一世，可以相交滿天下，但可以刎頸相知、共患難、同富貴的生死兄弟，能有幾人？只今餘幾？

冲着這一點，他明知只要他放下背上的人，以他絕世的輕功，說不定就可以逃得過天下第七的追擊，甚至連白愁飛也不一定攔得住他。

可是他不能放下背上的包袱。

因爲那是一份情義。

一份心裏的良知。

但他也不能捨棄地上的人。

那是他的兄弟。

他的好友。

他的手足。

只是現在只剩下他一人能戰。

其他的人都失去了戰鬥的能力。

而他面對的敵人竟有：天下第七和白愁飛。

就算是歐陽意意和祥哥兒，他也未必能勝得過他們。

在這種局面之下，方恨少可以說是毫無希望。

連他自己也毫無指望。

他是個讀書人，但又偏是那讀書而不上京應考的書生，只爲爾雅風流而讀詩書，爲人一向都有點心無大志、不以爲意，而今被這一逼，反而激出了豪情，雙眉一振，捲起袖子，抽出摺扇，撥呀撥呀的撥了幾下，好整以暇的道：「好，你們有種的都一起上來吧，姓方的要是怕了，就不姓方！」

白愁飛倒沒料到這一介文弱書生居然不但有點膽氣，而且還極有義氣，點點頭道：「有志氣，可惜爭强鬥勝，決死定生，憑的是實力，而不是志氣。」

那棗林中的人道：「這兩人的命是我的，誰也不許碰。」

白愁飛雙手一攤，表示並不搶着動手殺人，道：「好，好，你要殺，便歸你殺……」他心念一動，道：「不如，這另外四人，也歸你老哥送他們一程好了。」

那冷冷板板的聲音靜了一會兒，才沉沉木木地道：「反正殺一兩人不過癮，多殺幾人又何妨。」

白愁飛一笑道：「好，那就有勞閣下了。」他情知非要殺死眼前這些人滅口不可，但唐寶牛和張炭畢竟跟他有些交情，而且這兩人戇直可愛，他私底裏對這兩人也有好感，要親手殺他們，難免有點不忍，現下正可假手於人，他日就算是王小石問起，也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當下他道：「那我們就先行一步了。」於是便與祥哥兒及歐陽意意直撲「發黨」總部葉府。

* * *

方恨少自忖必死，情知不是天下第七的敵手，但見白愁飛走後，心想總有一拚的餘地，反正已激起了豪情，一切都豁了出去，公然的叫陣：「天下第七，你這陰陽怪氣的縮頭殭屍，還不給你爺爺滾出來，咱們大戰三百回合再說。」

只聽那個聲音道：「誰跟你打。」

方恨少幾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錯以爲是對方在輕侮他，叫道：「我早知道你沒種，不敢……」

只聽那聲音喝道：「噤聲！」

方恨少也聽出那聲音有點「走樣」了，那語音却是越聽越熟，竟變成另一個人的聲音：「還不快過來替我們解除穴道？」

——那竟是張炭的聲音。

方恨少「啊哈」一聲，怪叫道：「原來是你……」

張炭臉部仍伏在地上，叱道：「你大呼小叫做什麼？要把那個鬼見愁叫來看你麼！」

方恨少這才明白過來：張炭是裝扮成天下第七的聲音，在棗林裏發聲，終把白愁飛引走。他哈哈笑道：「怕什麼？看那隻鬼見愁走得這般匆忙，會回來才怪呢！不過……」他心中倒是一悚，因爲想起那出手毒辣、武功高絕但又人不像人、鬼不似鬼的天下第七。

他背後的天衣有縫說話了。

但語音甚是微弱。

「你……先去替他們……解穴……」語音欲斷還續：「白愁飛的驚神指，閉穴手法奇特……你照我的……話……以『牡牛打穴』的技法才可以……解穴……」

方恨少喜極叫道：「原來你還沒死。」

當下天衣有縫口授方恨少替張炭、唐寶牛、何小河、八大天王解穴之法。

方恨少一面聽着，一面却抑壓不住奮亢：「黑炭頭，你倒有本領，怎麼人伏着，聲音却可從棗林裏傳來，還跟天下第七忐眞的一樣，連鬼見愁都給你瞞過去了。」

「我瞞過他的東西還多着呢。」張炭得意非凡，連臉上的痘子都似有了光彩：「我的八大江湖術可是浪得虛名麼！我以腹腔發音，可從不同角度傳聲，不到你不服。」其實，當日他被「殺手員外」追到廬山，幾乎吃了大虧，幸好雷純假扮成「桃花社」主持人賴笑娥的語音，把殺手員外罵走，他才保住了性命，這一來，使他痛下苦功，大爲反省，在「八大江湖」術精修「雜技」中的「口技」一科，仿聲渡音，維妙維肖，加上他當日曾在酒館裏跟天下第七有過遭遇戰，暗中把他的語音記下了，今日才能解這大險惡危。

方恨少聽出他的口氣好像還有什麼靈藥法寶，便問：「你還把那鬼見愁欺騙了些什麼？」

張炭這次却只說：「欺騙他還不容易。」

四人中只有唐寶牛沒被點穴，只是被擊暈過去了，一經推宮活血，便即震醒，他一張眼便跳了起來，一巴掌往方恨少刮去，叫罵道：「他奶奶的，司馬不可司馬發，暗算人不是好漢。」

方恨少險些吃了他一記耳光，對張炭長嘆一聲，無奈地道：「看來，他剛才不是暈過去，而是睡着了。」

唐寶牛這才省起，思索半天，才訕訕然道：「對不起，不好意思，我一時打錯了，還以爲是在鐵劍將軍和萬人敵那一役裏。」

鐵劍將軍楚衣辭對萬人敵那一役自是名動江湖，但跟這眼前可說是毫無關聯，司馬不可和司馬發兄弟的確也給過唐寶牛一些苦頭吃，但也跟這兒一切無關。方恨少早知唐寶牛爲人冒失，也不以爲怪。

倒是張炭，却笑不出來。

因爲他發現八大天王傷勢嚴重。

八大天王的穴道一旦解開，立即盤坐運功。

可是他傷在要害。

白愁飛一指射穿了他的胸腔。

——要不是八大天王碩壯過人，早已活不下去了。

何小河躭憂得已哭不出來了。

她的淚流到頰上，既流不下去，新的淚也不敢再淌出來。

張炭怒火中燒，向天衣有縫問：「那鬼見愁究竟涉的是什麼案子，他……你……」

他終於看清楚了天衣有縫的傷勢。

那不只是傷勢。

而是傷逝。

天衣垂死。

一襲垂死的天衣。

所以他問不下去。

「只怕……我辦不了他了……」天衣有縫吃力地道：「我告訴你們知道，你們要替我……查下去。」

「一定。」

張炭大聲道。

「你說的不準！」唐寶牛一把推開張炭。這些日子以來，他跟張炭相交，知道這人雖講義氣，但有點藏頭畏尾、寡諾輕信，於是當仁不讓，虎虎地站在天衣有縫的面前：「我一定會替你對付白愁飛！」

却聽一個森冷的語音，自冬棗林裏傳來：「對付？你們活得過眼前再說吧。」

* * *

方恨少一聽，心都涼了。

這正是天下第七的語音。

這回連張炭都變了臉色。

他那張本來就黑忽忽的臉，現在變得黑堂堂，無論怎樣變，還是一張不討人好感的黑臉。

——只要爲人正直眞誠，黑臉白臉又有何干？如果爲人狡詐陰險，縱長有一張美臉又如何？

* * *

「你背着許天衣，阿牛扶着高大名，小河掩護你們，」張炭以最低最低得只有何小河、方恨少、八大天王、天衣有縫能聽得見的語音道：「我說衝字，便會纏住天下第七，你們趕快跑，跑去找王小石，找蘇夢枕，找狄飛驚，告訴大家，白愁飛的陰謀。」

天衣有縫、何小河、方恨少、唐寶牛、八大天王一齊答道：「好！」

張炭覺得有點安慰。

他覺得自己很「偉大」。

但「偉大」得來未免又有點若有所失。

可是這局面已不容他多作細慮。

他一挺胸（他本來就不是大塊頭，可是這一挺胸，卻感覺自己如同巨人一般）、一抬頭（他本來長相就不見得太神氣，可是此刻這一昂首，彷彿是英風俊朗神光四射一般），一擺戰姿（他本來以「神偷八法」對敵手法成名江湖，對方越不提防，他就越易得手，可是如今一擺架式，「反反神功」運聚，凜然一副武術宗師的樣子），向着冬棗林傲然（其實也頗有點懼意）笑道：「你就是那個人不像人鬼不似鬼的天下第七？我知道你爲甚麼叫做『天下第七』了——」

他不待對方答話已說了下去：「因爲你怕八大天王，何小河、方恨少、唐寶牛、天衣有縫，還有我張老炭大爺，所以屈居第七……」

這回他的話未說完，天下第七便已出現了。

他就是要天下第七現身。

他的目的是激怒天下第七。

——激怒天下第七，好讓他對付自己，好讓他的朋友們能趁機逃離。

他是這種人。

「這種人」就是平時跟朋友鬧得臉紅耳赤，如火如荼、沒半句好話可說，不過一旦大禍臨頭，他就會挺身而出，當仁不讓，誓死不退半步。

他曾經結交過一個朋友，是爲「七幫八會九聯盟」的高手「火孩兒」蔡水擇，曾爲知交，平時嘻嘻哈哈的大魚大肉，歡聚暢叙，但俟他平生第一次聯同「桃花社」的義士冒險犯難，遠赴邊疆，幹爲國爲民，捨死忘生的大事之際，那位朋友卻袖手旁觀，坐觀虎鬥，別說在生死關頭出手支援，連精神意志上也沒半點激勵支持，那時他就深痛地明白：

一，他要變成蔡水擇那種人，明哲保身，置身事外，坐而言不等於起而行，變成一個聰明而擅於自保以功利爲進取的人。第二，他是還當那個傻乎乎楞懣懣的爲義氣敢踔厲取死爲交情可榮辱不計的張炭。

最後，他還是決定當張炭。

因爲當別人，他當不來。

——他曾經受那位朋友的影响，做了一段時候的「縮頭烏龜」，可是他並不快樂。

——反正當張炭，死了那麼多年，死了那麼多次，結果還是死不去，倒不如一直當張炭下去，萬一眞的死了，至少可以做一個舒舒服服痛痛快快、過癮極了的自己！

就算犧牲也無悔！

* * *

人要是這樣，還有甚麼事不可爲？

有。

以張炭的武功，遠不及天下第七，就算他硬拚，也硬拚不過對方。

結果當然只有死。

在武林裏，實在沒幾個人像冷血，他憑了一身血氣一股拚勁，對方武功愈高，愈是激出了他的鬥志，甚至可以把武功高過他五、六倍的敵手打倒。

不過張炭並不怕死。

當一個人不怕死的時候，死，是再也感覺不到他的心志了。

對他而言，死，反而是一種求仁得仁的結果。

他一見天下第七自棗林裏行出來，立即把一物塞到唐寶牛手裏，低聲疾道：「記得拿去葉府……」

唐寶牛莫名其妙，正待問他，但忽然笑了起來，笑得彎腰捧腹，幾乎站不直身子。

張炭也如在五里霧中，仔細一看，也禁不住笑得前仰後俯。

來的果然是天下第七。

眞的天下第七。

一向森冷、可怖、深沉、陰鷙、令人不寒而慄的天下第七。

——可是今兒卻是塌了鼻子的天下第七！

這一來，使得天下第七原來沉着可怕的形象，完全毀碎。

白布裹着鼻子的天下第七，就像一個小丑。一個白鼻小丑。

誰都看得出來，天下第七傷得不輕。

* * *

天下第七徐徐解下包袱。

那又舊又黃又破又沉重的包袱。

他的包袱一解，衆人的笑意就凍結在臉上。

只剩下一個聲音在笑。

輕微的笑聲。

大家這才發現，原來笑的是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笑得很有點艱辛，帶點喘息。

天下第七見是天衣有縫在笑，反而不生氣，眼裏還流露讚佩之色。

傷鼻和這眼色，反而使天下第七第一次看來像一個人。

像一個有感情、有情懷的人。

——一個沒有感情、沒有情懷的人，不如不做人。

他饒有興味的說：「你還笑得出來？」

「人呱呱墜地就是哭，」天衣有縫奄奄一息笑着道：「人能笑時，焉能不多笑笑？」

天下第七道：「對。笑着死，總比哭着死的好。」

天衣有縫道：「不過，與其跪着跟人陪笑的話，不如躺着歡笑的死。」

天下第七道：「不管哭笑，反正你是死定了。」

天衣有縫道：「到頭來誰又能逃得過這個『死』字？」

天下第七道：「但死有遲早，能定勝負。」

天衣有縫反問道：「你倒來得很早。」

天下第七道：「那黑炭頭在說謊的時候，我已趕到了，他說的，我都聽到了，要不然，白愁飛怎會深信不疑。他也一早發現有人到了棗林。」

天衣有縫道：「你爲何要等白愁飛走了之後才出現？」

天下第七道：「第一，我不喜歡殺全無還手之能的人；第二，我不喜歡那姓白的。」

天衣有縫眼光一閃，出現了疑惑的神情：「你不喜歡殺無還手之力的人……莫非你跟……那件事無關？」

天下第七眼神轉爲悲憫：「你已是將死之人，這裏的人，既無一能活，我又何必騙你。」

天衣有縫喃喃地道：「難道我……弄錯了？」

天下第七道：「對一個快要死的人來說，還爭甚麼對、錯？」

唐寶牛忍無可忍，叫道：「你們在打甚麼啞謎。」

天下第七居然也一笑道：「聰明人說的平常話，對蠢人而言，都是謎。」

唐寶牛火氣上頭：「你聰明！」

天下第七倨傲地一點頭。

唐寶牛更氣，指着自己的鼻子叫道：「我笨？」

天下第七乾脆不理他了。

唐寶牛氣呼呼的道：「好，你聰明我笨！要是你眞的聰明，有本事就回答我。」他一口氣不停地道：「你公公的爸爸的小姨子的情夫要是娶了給我媽媽的外公的孫子的義妹而又把他的女婿入贅我家，那麼，他跟你和我怎麼箇稱呼法？」

天下第七倒是一楞。

這一楞，居然楞了箇半天。

半天他才問：「怎麼稱呼？」

唐寶牛這次可威風了，鼻氣一吐，哈地一笑，兩眼反白，負手看天，十足一副白愁飛傲慢時的神態。

可是方恨少和張炭心下盤算半天，也都來問他：「怎麼箇稱呼法？」「快說，快說。」

唐寶牛給催急了，搔搔頭皮，雙手一攤道：「第一，我不知道答案。第二，我說過就忘了。第三，他家跟我完全扯不上關係。第四，瞧他那副死人樣，怎配跟我家拉上關係？第五，我問他，誰叫你們也想？第六，你們問我我問誰？第七，不如你們去問天下第七。」

唐寶牛這一番話，無疑是把天下第七訌了一場，兜了一個大圈子。

天下第七冷笑道：「好，你可玩夠了？」

唐寶牛肅容道：「玩夠了。」

天下第七又問：「玩完了？」

唐寶牛正經八百的答：「玩完了。」

天下第七一面在解開他的包袱，一面說：「那你們總該死了吧。」

他這句話一說，張炭就大吼了一聲：

「衝！」

* * *

「衝。」

這行動就是衝。

這行動就叫「衝」！

一定要有「動」，才能「衝」。

但「衝」的結果，「動」的後果，往往是「死」。

張炭的「衝」，目的就是要：他一個人死，大家都可以逃脫。

——結果又如何？

——是不是死？

* * *

結果是他一聲衝，他眞的衝了過去，但也沒有任何一個人逃，人人都衝了過去。

衝向天下第七。

* * *

沒有人願意逃離。

唐寶牛一向都不是棄友無義之人。

他一向都讀書不多。

書讀得少對唐寶牛而言也有個好處：就是多做事、少理論，沒有讀書人平時滿口仁義道德，事到臨頭溜之大吉的弊病。

方恨少更加不是背友棄義的人。

因爲他書讀得多。

他只記住書裏說的忠孝節義，而一心一意响往和摹擬這種人格的光輝，而從來不去理會書裏常常展示了的另一面：如何冠冕堂皇凜然大義，但暗裏卻行一己之私見利忘義的事。

他不走，天衣有縫更不能走。

天衣有縫就算要走也有所不能。

何小河和八大天王也沒有走。

這次不比王小石替他們頂住了那兩個飛棋和文士的敵人。

那次他們知道王小石應該可以吃得下來。

這次卻不一樣。

他們肯定張炭截不下來。

所以他們也不走。

張炭詫異極了，不忘了問：「你們幹嗎還不走？要一起送死不成？」

唐寶牛罵他：「死黑炭，這種流芳百世爲義赴死的事，你居然想要獨霸！」

方恨少也罵他：「死炭頭，你以爲只有你大仁大義，咱們都是膽小求生的鼠輩麼！」

張炭給他們罵得無辭以對。

也不知怎的，他心理反而平衡了。

——反正他願意爲大伙兒犧牲，大家也肯跟他一齊死，誰也沒欠誰，誰也沒比誰偉大些。

* * *

天下第七本來要先殺張炭。

因爲張炭倏然搶近他——而目標不是他，卻是那包袱！

——那包袱是不能碰的。

天下第七不會允許任何人沾及他的包袱。

所以他要殺張炭。

——立斃張炭！

他要殺張炭，可是他反而衝向方恨少。

方恨少大驚。

因爲勢。

天下第七衝過來時的氣勢，使他心膽俱寒。

他腳步一錯，立即想避。

但天下第七是衝向他，但不是冲着他。

而是冲着天衣有縫。

他向天衣有縫發出了攻勢。

千個太陽振起一道光。

劍光。

劍取天衣有縫。

天衣有縫傷重。

天衣有縫無法行動。

天衣有縫是他們之間最弱的一環。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仙子把高峯押回江邊，途中却被屠山遇上，他輕易地便將仙子制服，高峯死裡逃生，卻沒有殺掉仙子，他要仙子繼續押他往江邊，意欲引勾上天上當，結果高峯此計得逞，砍下勾上天的人頭；屠山把高峯送往呂祖道觀療傷，高峯從段玉口中得悉梅子自殺身亡後，決定不再回茅屋，寧願在山洞居住；三船幫手下請白可染替勾上天超渡，白可染整理法器，把雙刃尖刀也帶上……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辛棄疾·文　可飛·圖

天才小刀

船上冤家路窄　行刺功敗垂成

白可染對身邊的小道童道：「你等我走了以後，立刻趕到江對岸，你進城，去到南街的『龍記客棧』找朱掌櫃，你知道嗎？」

白可染又道：「見了他你甚麼話也別說，只叫他爲你找工作，你在客棧有工作，這一輩子也餓不着。」

重生道：「甚麼時候才能再見師父呀？」

白可染道：「人生就好像天空飛掠的一片雲，聚散分離是緣份，今日我師徒分了手，小徒兒，有緣自然會再相聚的，是不是？」

重生點點頭，道：「師父，你的話有道理，到頭來萬宗歸大海。」

他指着大江又道：「師父常常對我說，人生本是一模樣，生老病死混一場，不管你土葬火葬或天葬水葬，最後都化爲枯骨與雲煙，飄飄悠悠的化成灰，血肉變成一灘水，順着江河流入海，骨頭留在土裡面，到後來免不了夢一場，是不是？」

白可染大笑，道：「師父就知道這麼幾句經文，全數被你學了去，眞成材，好徒弟！」

重生嘆口氣，道：「可惜師父不要我了。」

白可染道：「誰說的？你住在龍記客棧裡，師父若是命大不死，咱們仍然在一起。」

他的話令重生吃一驚，但見師父一副金剛怒目的樣子，他不敢多問了。

他匆忙的也去換了俗裝穿在身上。

白可染已經往山坡下走了。

重生沒有再喊叫，他幽幽的站在道觀門口望，心中酸酸的可就是沒流出眼淚來。

於是，他把道觀的門鎖上了。

他走幾步一定會回頭看一看，他已經在這兒住了五年多，七歲那年他來的，如今已是十二歲出頭了。

小道童緩緩的走向江岸邊，他找船過江進城去，重要的不是他自己，白可染的行動才是他過江的主要原因。

*　　*　　*

白可染提着個包袱，他特別穿了一套新的道裝——閃着金光的道裝。

白可染走得很從容，他揹着包袱下山崗，走呀走的，一直走向江岸邊。

江邊上停了一艘大船，三支桅杆好像插上了天，有兩個年輕漢子站在船下面。石堤岸只有三丈寬，往岸上接的却是石頭蛋，人若走在上面，總是搖搖晃晃的。

白可染走到石堤邊，一個年輕漢子已伸出手來攙，還笑呵呵的道：「道爺，你小心，你好走。」

白可染伸出一隻手，緊緊的拉着年輕漢子，另一人已把白可染的包袱接在手上了。

白可染一聲「謝謝!」他也晃着雙肩上了船。

這艘船還眞夠大，艙房就有四大間，這時候頂上大艙中已有幾個出家人在打坐。

白可染只看了這些出家人一眼，立刻認出有六個是關聖帝廟來的老和尚。

江陵城附近最大的廟便是關帝廟，相傳三國時代這裡是荊州，關二爺獨當一面坐鎮在荊州，後來不幸走麥城被害，關二爺也是被人把頭給切去了。

二爺的人頭還眞靈性，當奸人把二爺的人頭獻上曹操的時候，二爺的鬍子猛一翹，就這樣，眞把曹操嚇死了！

*　　*　　*

白可染認出幾個老和尚，他便往另一間艙門走過去，他發覺艙裡面還沒有人，便自己坐進去垂目歇着，早有個漢子把他的包袱送進來，素食茶點也端出來了。

白可染看這大船上的人，一個個均在腰上纏白布，這是戴孝——爲勾上天而悲哀。

他心中暗暗在思忖，不知道能否遇上水龍。

他就是爲了想同水龍一搏而來的。

*　　*　　*

終於，這艘大船啓航了，三根桅桿上裝備了帆，沿着大江駛去。

白可染看看這大船，艙中坐了七個老道士，但七個道士不開口，單掌稽首垂着眉，誰也不理誰。

白可染早就是這個表情了，所以也沒有人來問問他。

船行至江心已近午，有人在船桅下敲着鐘，大聲吼：「開飯了!」

不旋踵間，七個漢子分四批，各自用木盤端着素齋分往四大艙內送去。

好像是一人一份餐，另外還有四兩酒——有些出家人是喝酒的。

白可染也喝兩盅，因爲他不是眞的出家人。

*　　*　　*

這頓飯菜看起來簡單，吃起來眞慢，尤其是第三個艙中的十八位尼姑，好一陣誦經之後才開動——其目的當然是先唸上一段金剛經。

大船破浪而行，遠遠的江岸邊一片山坡，那一道好長的陡峭山壁上，好大的兩個石刻字「赤壁」。

誰都知道，這兒是當年火燒戰船的地方，然而，如今這兒又集結了不少的船。

白可染看一遍，四周的風帆船有兩百多，當中大船共八艘，八條船鎖一起，大船上西邊紮着白色的彩牌，那長條白旗迎風飄，帶着無限的哀愁聲傳過來，唔，還眞有人披蔴戴孝的跪在一張長方形大桌前哭得慘悽悽的。

白可染見跪着哭的有男也有女，還有幾歲大的小娃娃三四個，想都是勾上天的家眷了。

*　　*　　*

大船從一個缺口處駛進去，「咚」的一聲靠到那八艘大船邊，有個漢子高聲叫：「出來啦，大師、道長、師太，你們這就辛苦了!」

就在這聲吼叫中，大船上來的衆位出家人，一個接一個的走出大艙來。

早有兩個管事的走上去，引着一衆出家人往中央的平台大船上走過去。

白可染看了一下，立刻道貌岸然的左手拿定招魂鈴，右手擧着桃木劍，那寬大的袍袖甩呀甩的上了那個大而方形的大木船上。

大木船上兩邊放着供桌與長櫈，中間放的是個檀木棺，想是勾上天的屍體就陳放在裡面了。

靈柩前面跪了大小九個人，五女四男全都是垂着頭，白衣裳，蔴面鞋子哭喪棒。

*　　*　　*

出家人很有秩序的分在兩邊坐，一個個口中不住的唸唸有詞。

到底他們唸的是甚麼玩意，天知道！

白可染也唸經，他唸的經可眞難聽，好像綿羊叫一樣，只不過他唸的可並不是經，他唸的是「水龍快出來，白大爺送你上西天！」

*　　*　　*

就在一陣唸經聲中，忽見有個白髮蒼蒼的老和尚，走到靈柩前，他手上抖着水，洒着洒着的還大聲叫：「喪家叩首，叩首，再叩首!」

緊接着，他又唸得很淸楚，道：「西天王母開瑤池，屈死的寃魂飄然來，十八羅漢兩邊站，極樂世界萬萬年!」

就在他的一撮香灰揮洒下，所有的和尚便大聲唸起金剛經來了。

唸經的聲音眞莊嚴，所有的人面上均露出悲忿之色，如果此刻高峯在，我的乖，這些人非宰了他熬湯喝……

*　　*　　*

高峯雖然沒有來，白可染來了。

白可染坐在第三排櫈子上，他正在暗中仔細看，忽然間他猛一楞，因爲他發現了洪百年。

洪百年乃是三船幫的三當家。

洪百年曾經栽過觔斗。

那是一個多月前，洪百年押着他搜刮來的銀子往洪家堡運——洪家堡就是在襄陽城外三里遠處。

當時發現洪百年突然把他船上養的四個大力士也帶在身邊，所以段大姐立刻加派了人馬。

除了高峯與白可染，路通也駕着他的破車趕到了。

那一伙殺得眞過癮，洪百年的四個大力士一個也沒逃，全被宰在半路上。

洪百年幾乎被高峯把頭切掉，他銀子不要了，抱着自己的頭往回逃。

白可染想着那時候他與高峯是聯手，一個師父一個徒弟走在大道上，直到快到地頭上，二人才在林子裡匆匆換上俗裝。

想起這件事，白可染就想笑。

他可不能在這時候笑，三船幫請他來唸經，他若是笑出聲，一定免不了一頓揍。

只不過，白可染心中想，如今身穿道士裝，姓洪的不會認出他了吧。

他如此心中嘀咕着，不覺又看過去，不料正與洪百年的目光碰在一起。

白可染眞的吃一驚，因爲他發覺洪百年在注意他。

洪百年爲甚麼要注意他？

難道他被洪百年認出來了？

* * *

白可染忙低垂着頭，口中唸唸有詞，他再也不敢去看洪百年了。

便在這時候，白眉老和尚已牽領着他的和尚羣緩緩的繞着勾上天的靈柩轉着走。

銅器敲得叮噹响，唸經之聲好悲壯，死者家眷哭作一團，這情景還眞叫人傷感。

一陣折騰之後，立刻又換了一幫尼姑上場了。

尼姑一共十二人，她們的聲音像唱歌，敲着法器有板有眼有段落，只不過除了唱，聲音好像沒有抑揚頓挫，聽久了會乏味。

白可染就不聽，他想着別的事，當然他也想着洪百年，如果……

他一想及洪百年，不由得又抬頭去看，好像伙，洪百年好像往他這兒走來了。

可也眞是巧合，便在這時候，七個道士接場了，白可染不唱獨脚戲，他也跟着七個道士出場去。

別以爲白可染不是眞道士，擺個譜還是蠻像那麼一回事兒的。

看吧，他老兄唸經還眞的字正腔又圓。

有道是——和尚法事忙一陣，道士唸經半時辰，尼姑作法沒得準，洋和尚只會叫阿門。

那年頭可沒有洋和尚，三船幫只請來和尚道士尼姑四十八個人。

白可染這一番足足折騰了半個時辰，大熱的天上面用皮搭的凉篷，他老兄早已累得滿身汗，心中直在罵：「他娘的，道士看着清閒，眞正幹起活兒來還眞叫人惱火！」

就算他折騰半個時辰，可也總有休息的時候，八個道士法事一完，下面的輪着由尼姑在靈前超渡亡魂了。

白可染拭着汗水走回座位，他猛一看，還眞的嚇一跳，椅子上正坐了一個大漢。

這大漢不是別人，正是他不願見到的洪百年。

白可染心中「噗通」的跳，只差一點沒有叫。

他只是一楞之間便木然的往一邊坐下來。

這時候大船就在正中間，大船外面是八艘大船連環圍繞着，再外圍，二百艘大小風帆船不動顫。

白可染心中在想着，今天是來玩命的，當然目標指向水龍了，怎麼這天不從人願，偏偏來了個洪百年。

洪百年的傷已經好了，高峯在襄陽城外的野林子給了他一刀，只不過洪百年逃得快，他連銀子也不要了。

那時候他與路通二人分別堵截上四個大力士，殺得可也悲壯慘烈。

想到這兒，白可染眞想看一看一邊坐着的洪百年脖子傷口甚麼樣。

他當然不敢伸頭引頸去看，他只是低垂着頭，口中唸唸有詞。

身邊的洪百年便在這時候開口了。

「道長，那座道觀卓錫？」

白可染半轉頭，他面無表情……

因爲這時候他不能有表情，如果在正常時候，首先他得露出個笑臉來，可是此時此地他不能笑。

道士在爲死者超渡作法的時候，有誰看到他們哈哈笑的，就算想笑也憋在肚皮裡。

白可染雖不是眞道士，這一點他還是清楚的，所以他只是半苦半酸的看了洪百年一眼，道：「貧道呂祖道觀的住持。」

「呂祖道觀……」

「小神小廟，而非古殿大刹。」

「呂祖道觀在甚麼地方？」

白可染低聲道：「江陵城對岸半山上的呂祖道觀，只有兩間房那麼大小。」

洪百年的聲音不大，但字字鏗鏘，道：「道長，你卓錫呂祖道觀多年了吧。」

白可染道：「前幾年住持西歸道山，貧道才下得武當來接掌，唉，只是香火不盛，很是清閒。」

他要把話題岔開，不能老是圍繞在他身上。

「施主，勾四當家是好人吶，他是怎麼被人害死的，這個人也太狠毒了，將來一定下十八層地獄。」

洪百年道：「道長，我們老四身首異處，是死得慘，請問道長，用甚麼法事才能叫我們老四永登極樂，不受那閻羅殿各種酷刑煎熬。」

聽說人若被砍了頭，死後要受各種刑，至於是誰傳言的，誰也不知道。

白可染當然更不知道，但他此刻不知也要知，因爲他是幹的人神鬼魂之間的架橋工作。

乾乾的一聲輕咳，白可染道：「四

當家斷頭沒關係，只要唸七七四十九天金剛經，紙人紙馬金元寶燒上他個一百斤，宰殺七頭老黑狗，狗血洒在墳頭上，甚麼樣的妖魔也躲開，四當家就魂安天國極樂了。」

洪百年點着頭，忽然坐在附近的一個老道士回過頭來，他看看白可染，雙目露出不悅的樣子。

只不過白可染却對這老道士輕點着頭。

* * *

洪百年側過臉來雙目精芒厲視，他看着白可染。

白可染可不敢多看洪百年，因爲如今是在洪百年的三船幫地頭上。

如果洪百年是水龍，白可染早就出刀了。

白可染雖然不看洪百年，但他的心中可在罵，他罵洪百年狗操的王八蛋，爲甚麼坐在他身邊。

洪百年看個沒完沒了，他還在想着甚麼。

他的四個大力士死得寃，他當然還記得那件事。

他這一輩子也不會忘了那件令他心驚又惱恨的事。

如果白可染不是穿着道裝，洪百年早就認出來了。

洪百年看了白可染一陣，低聲的道：「眞像。」

白可染側面看向洪百年，道：「眞像？施主是說……」

「你很像一個人，唔，這面孔，這身高……」

白可染淡淡的道：「世上有許多長得像似的人，貧道像誰？」

洪百年忽然忿怒的咬咬牙，道：「像一個該死一百回的惡徒。」

白可染怔了一下，道：「施主，但願貧道不像那個可惡的人，善哉也。」

洪百年道：「那人就是與殺我們老四的凶徒一夥的傢伙，上一回還搶去了我不少銀子。」

白可染面色一寒，道：「施主，你看貧道像個土匪强盜嗎？」

洪百年道：「我只說你像。」

白可染怒道：「施主，貧道是來超渡四當家的，可不是來叫你比相的，你請一邊站，我休息以後還要做法事。」

洪百年點點頭，道：「對，你要做法事，我不在此地說你一些不愛聽的了。」

白可染不開口了。

他垂目唸着經，手上的桃木劍豎在面前直顫抖。

他如今全身在流汗，比他作法時候流的汗還多上好幾倍……他裡外都熱呀。

* * *

洪百年起身走了。

他雖然走到前面人叢中間，但他還是不時的轉頭直視着白可染。

白可染當然知道洪百年在注意他，有時候白可染故意抬頭看向天，但眼的餘光已發覺洪百年在盯着他。

白可染以爲自己的麻煩一定快來了。

他很想看到水龍，如果水龍出現，白可染就不虛此行，他的目的就是要水龍死。

段大姐的殺手都有一個信念，絕不放棄任何可以刺殺水龍的機會。

雖然段大姐已死了十幾個殺手，他們也都死得悲壯，但每一次便也提醒水龍的小心防範。

水龍早就明白這些，他已經體驗到多次遇刺的過程，所以他總是處處小心，隨時謹愼，這幾年甚至不在陸上走動，而一直住在大船上。

他連家眷也搬上了大船。

* * *

超渡已達到高潮，所有的和尚道士尼姑齊聲高誦經文，那聲音忽高忽低，直入霄漢又降下來，於是鑼鼓之聲驟起，鞭炮十丈長的放起來。

江面上一片喧鬧聲，三船幫的人全都單膝跪在自己站的船上不稍動，這光景還眞有點凄凄凉凉好悲傷。

* * *

白可染的心中想，當年你們這一羣王八蛋血洗壩上的時候，殺得段老當家雞犬不留，你們可曾想到帶給壩上的悽慘模樣？

他娘的，江湖就是這個樣，誰的刀快誰厲害，別看你們今天的人多，早晚咱們拆你的台。

白可染心中想着，可是說的却是送葬經，他的嘴巴嗡動，天知道他在唸的是甚麼金剛經。

* * *

就在衆人垂着首肅靜的時候，斜刺裡從一艘大船上躍來九個奇形怪漢。

白可染只一看就知道是「三江十大水妖」，本來是十個水妖，其中姓水的已經死了。

九個水妖眞會站，九個人站在靈柩大平船的四邊。

不旋踵間，忽又見一人走出來，那人竟是阮啓川，三船幫的二當家。

阮啓川走到靈柩前，先自對跪在那兒的喪家眷屬一個個的安慰一番，然後他站在右邊垂首而立不開聲。

便在這時候，那一長串鞭砲也放完了，江面上附近傳來有人大吼：「爲四當家報仇呀！」

「爲四當家報仇！」

「我們絕不放過兇手，報仇！」

這吼聲還眞高吭，好像平地打滾雷，轟轟轟的久久不絕於江面上。

二百多條船上的人直喊殺，氣勢上就叫人有些害怕與頭痛。

白可染就有點頭痛了。

他以爲只是小場面，那想到一傢伙來了上千人。

只有在這種場面上，方才看出三船幫的勢力大了。

＊ ＊ ＊

白可染雖然頭痛了，但他的決心是堅定的。

他來此就抱定必死的決心。

一個人連死都不怕，這世上還有甚麼令他擔心的？

敵人的人多，那正表現出他的更悲壯，更勇敢，更忠心於壩上。

所以當白可染聽得江面上一陣狂叫的時候，他忿怒了，他的雙目中隱隱的露出了厲芒。

他的心中在吼……來吧，你們這羣狗……

終於，當六個大漢緩緩的走過這艘特製的平面大方船上時候，四週的人羣不叫了。

四週船上刹時靜得連放個屁也會以爲是放炮。

＊ ＊ ＊

沉靜只是一瞬間的事，當一個大頭漢子，身披着緞子白花藍底的人突然站在方船上的時候，四下裡，又立刻傳來另一種喊叫。

「幫主好。」

「幫主萬歲……」

這聲音叫了好一陣，大頭漢子舉起雙手，他轉而左又轉而右，面上一片肅煞如喪門神一般。

是的，這個人正是三船幫的龍頭老大水龍。

水龍終於出現了。

他的外罩似披風，寬寬大大的却帶着似孝服的樣子，他的頭上纏着一圈白紗布，灰蒼蒼的鬍子上面有淚珠兒，想是經過一陣悲傷才出來的。

於是，又是一陣鞭炮聲，只見三船幫的人全都垂首合什的肅立着。

水龍就在炮聲中走到靈柩前面，他的樣子眞滑稽，那顆巴斗似的頭直搖晃。

接着他突然一聲大喊：「上天啊，你怎麼就這樣拋下老哥哥走了啊。」

「嗚……」四週傳來哭聲，如果仔細看，全是來自丹江子弟，因爲勾上天本來是在丹江橫行十多年的江面半强樑，後才與水龍幾人共創三船幫。

＊ ＊ ＊

丹江子弟們哭得兇，一個個眼淚鼻涕順腮流不停。

水龍也哭，他的哭聲像貓頭鷹。

就在這時候，唱祭的人站在靈柩一邊，他高聲大叫：「勾四當家開祭大典開始。」

他的南方音調實在難聽，好像他叫的是「狗屎大餐開始大量開席」。

白可染就聽得想發笑。

然而他不但不能笑，而且緊張起來了。

他全身每一根神經都在緊張。

自從水龍出現以後，白可染就緊張得滿臉沁汗。

他也看向洪百年，不料洪百年的目光還在盯着他。

白可染楞了一下，他心中在罵洪百年：「這個老狐狸眞可惡，好像他不是來祭勾上天的亡魂，而是來專門監視我白可染的。」

當然，白可染多多少少也有孤單的感覺。

殺手本來就孤單，段大姐的殺手是不容易走出孤獨的，就如同高峯一樣，如果他不去山洞中孤獨，他一定會發瘋，別以爲醇酒美人會令一個殺手忘了孤獨，其實並非那麼一回事，因爲當酒醒了，美人也走了，那種孤獨就多少含着痛苦，一個人就這樣折磨久了，能不發瘋？才怪。

＊ ＊ ＊

高峯在山洞中雖然孤獨，但他可以冷靜的多思考。

白可染此刻的孤獨，却是另一種無可奈何，他處在這種場合早已忘了自己的存在。

白可染開始找機會了。

祭典在進行着，四週的和尚、道士、尼姑，一個個卯足了勁的猛唸經。

白可染當然也大聲的唸。

行三跪大禮，又讀祭文，唔，祭文寫得眞噁心，勾上天好像是個大善人，甚麼好事都集在他一身，差一點他成了個大賢人。

祭文當然是三船幫人寫的，天下誰也不會把祭文寫成死者是個大惡人。

如果數一數勾上天這一生殺過多少人，他百分之百是個大惡人。

這年頭，死人也不會承認自己是惡人。

這年頭好人與惡人早已難分了。

勾上天的祭文就是好惡難分，在三船幫的人們當然說他勾大老爺是好人，因爲勾上天爲他們掙銀子。

白可染心中不是滋味，那祭文上有一句好難聽……妖女段玉害人精，偃下殺手謀人命。」

白可染就在心中罵，壩上又怎麼說？

祭文讀完又上香，獻上三牲與八菓，水龍的眼淚還眞多，滴滴往下落，他老兄還眞會做作。

＊ ＊ ＊

等到水龍叩了三個大响頭，他忽然高聲厲吼：「老四，你安息吧，把亂子擱在大哥的雙肩上，大哥若不把姓高的那小子活抓在你靈前一點一點的割他的肉剝他的皮，老四，你找大哥我是問。」

「報仇！」

「找那小子報仇！」

這聲音就是四週的和音，還眞的聲震九霄雲外。

水龍緩緩站起來，一步步的走近幾個披蔴戴孝的人面前，他的動作是悲苦的，他拭淚，好像死的是他親兄弟。

沒說話，但行動却是令人感動。

有時候當個領袖人物也眞不簡單

，那得要在甚麼場合作甚麼樣，對甚麼人物應甚麼說法，該笑時笑得比別人要好看，要自然，該悲的時候便滿面愁雲掃不去，總得叫對方覺得你是發自心眼裡關懷。

喪家人一齊頭碰船板，哭得聲音更悽慘。

水龍抬頭四下看，三船幫的人都直直的看過來，他的心中眞踏實，因爲他是這些人的頭上一片天，他說了算數，這些人只擁護他一個人。

看着，便不由得露出一絲得意。

他對四下裡點着頭，他也往四下裡走着，「三江八怪」有六個坐在他身邊，就好像拱衛着一座神。

四方大船邊，還站了九個水怪，這些都是三船幫總舵的人物。

這種護衛眞的是太週密了，也難怪水龍四下裡在點頭，他的神情也輕鬆。

＊ ＊ ＊

此刻，和尚、尼姑連帶道士，一個個垂眉在誦經，那法器敲得叮噹响，配合着一陣鞭炮聲。

水龍已轉向一排道士面前了，他的面上無表情。

便在他舉手往外圍的船上打招呼時候，猛下一陣衣袂飄飄聲，有一團金黃影像直往水龍的懷中衝去。

人已快撞進懷中了，才有聲音發出來。

「殺！」

是的，白可染發動了。

他的雙刃尖刀九十九刀化爲一道紛飛的電芒，那麼兇狠的衝殺過去。

水龍的動作看上去與不動並沒有分別，他的身子好像只左右晃了一下，右掌已自下方橫切過去。

只不過他的反應快，但另一個人的反應更快，好一把尖刀，宛如西極流電一般那麼不可思議的橫殺過來，就在白可染的雙刃尖刀幾乎沾上水龍的右掌時候，那把尖刀已攔了個正着。

雙刀沾上，發出沙沙刺耳之聲不絕。

守在水龍身後的六個大漢，也正是「三江八怪」中的六怪，又齊齊往白可染圍上來了。

六般兵刃齊揮舞，水龍已退到三丈外。

「捉活的，活祭四當家。」

這是水龍的聲音，充滿着忿怒的聲音。

當然，這也是命令，因爲他眞的忿怒了，敵人無孔不入，便在大江中祭亡魂，也會冒出敵人來。

＊ ＊ ＊

三船幫的人鼓噪的大聲吶喊：「活捉刺客，活祭我們四當家。」

白可染看清楚了，出刀攔他的正是洪百年。

他想不到洪百年會如此之快，洪百年距離他至少也有四丈遠，而他出刀指向水龍只有兩丈。

洪百年與白可染交上手，洪百年已怒吼，道：「你娘的老皮，初來我就覺得你有問題，襄陽城外你劫殺老子四個大力士，今天你個狗操的送上門來了。」

白可染一聲也不吭，他揮刀不只是對付洪百年，也對付迎面撲來的「三江八怪」中的六個人。

左後面，「俏漁郎」何無痕的巨網已往白可染罩來了。

另外，「黑頭」勞三太的鈎刀已自下盤橫掃過來。

「江怪」李大山的旋刀一個勁的往白可染的脖子上殺旋過去，他的口中還發出惡狠也似的吼聲。

白可染長嘯一聲彈起四丈高，半空中他見巨網自他脚下溜滑過去，七八件兵刃都落了空，他橫肩，彈腿，斜着身子往側面飛。

「攔住他！」

「截殺！」

就在一陣狂叫中，白可染噗通一聲落入江水中了。

白可染心中當然明白，他今天能逃過這一關，少說也要蛻層皮，因爲江水中乃是三船幫人的天下，尤其是平面大船邊上還有九個水怪在虎視眈眈的等着侍候他。

＊ ＊ ＊

白可染猜得不錯，當他剛入水中，緊跟着從大小船上一古腦的躍入水中四五十個青衣勁裝漢子。

這些人的水性好得很，一個個比水中的魚兒還靈活。

白可染躍入水中往深處潛，他發覺四處都有灰影子。

影子出現就是人，他的心中吃一驚，因爲好像來了一大羣人。

這光景他也明白，大約人多對他有利，因爲大家都在水下面，一時間誰也分不清那一個才是他白可染，除非是二人面對面。

＊ ＊ ＊

白可染的水下功夫雖沒有三江十大水妖那麼厲害，但一般人還是鬥他不過的。

他在水中潛往深處，然後由江底往岸邊的方向潛，直到他憋得非換口氣不可，方才慢悠悠的把身子往水面上冒出來。

他好像運氣並不怎麼樣，因爲他只剛一冒出水面，也眞有那麼巧，恰好有個人也在此時冒出水面來了。

這個人並非別人，乃是「三江十大水妖」老大齊大正。

姓齊的反應也眞快，他發現對面一丈處冒出來的人正是行刺幫主的兇手，忘了叫人來圍捕，狂吼一聲，道：「你奶奶的。」

他手中的分水刺乃是水中兵刃，貼着水面猛一攔。

白可染也吃一驚，想不到還眞的有人追來了。

他發覺水面銀光一閃，來不及左右閃，只得伸手去擋，然而水中太滑了，他沒有擋住那一刺。

「啊……」

白可染這一傢伙挨了一刺，不由得他不叫喊。

齊大正的分水刺細細尖尖的二尺半，穿過了白可染的肩胛有一尺半。

白可染是幹甚麼的？他是殺人的，能白挨嗎？

他的雙刃尖刀在水下削，而且他還往敵人的身上靠，這樣，敵人的分水刺也不易拔出來再刺，而他的雙刃尖刀已着實的送進對方的肚皮裡去了。

「唔……啊……」

齊大正那一聲叫就好像野豬叫……聲音還帶着一點刺耳的感覺。

白可染的聲音是低沉的，只因爲他很明白自己身陷重圍，又是在江水之中，叫的聲音雖然不自主的脫口而出，却還是壓得很低。

齊大正就不一樣。

他老兄是個大光頭，頂着日頭像葫蘆，那一聲痛苦的大叫簡直就像在拉警報，就怕江面上的人聽不到。

果然，遠處有人叫：「在那兒，在那兒。」

三船幫露在水面的哥兒們，立刻往白可染這面飛一般的游過來了。

看上去宛似游來一大片食人魚一般，水花四濺，破浪疾游，氣勢好不嚇人。

白可染拚命推，他要把齊大正摟抱住自己腰上的一手鬆開來。

他知道齊大正死了。

齊大正的一對眼珠子白多黑少不會轉動，直不楞的怒視着白可染，嘴角在溢血，那抓得很緊的另一手鬆開了，但摟着白可染腰的一手却用力了。

他好像是把全身上下所有的最後一點力氣全用在摟抱白可染的那一條臂上了。

他要拖住白可染同歸於盡，臨死找個墊背的。

他的分水刺仍然穿透在白可染的肩胛上，鮮血並不多，但很痛，白可染咬着牙。

* * *

海潮似的上百人往他這面游來了，白可染急中生智，他的雙刃尖刀切在敵人摟抱他腰的那條手臂上。

齊大正沒有反應，他不再叫了。

人死了不但不會叫，而且也沒有感覺，只不過齊大正還在流血，鮮血紅紅的漂在水面上。

水面上也有白可染的血，紅紅的像漂着一條紅帶子。

「噗！」

齊大正的臂被切斷了，白可染噗嘟一聲又潛入水中去了，他感到痛苦不堪，但痛苦中也輕鬆，因爲敵人摟住他的那條宛如鐵箍的手臂沒有了。

水面上嘩嘩啦啦響成一堆，水底下也有不少人在摸索，只因爲江水是混濁的，距離一丈就看不見水下的人。

白可染帶着敵人的那支分水刺，就在水中往岸邊猛潛着，他如果要換氣，也免了，乾脆就在江底下喝口江水了。

他已喝了不少的江水，却也潛了不算短的距離。

白可染已是精疲力盡了。

他好像就要昏死在水下了。

就在這時候，江的下游出現一艘渡江小船。

別看是小船，搖船的倒有三個人，船上併肩坐着兩個大姑娘，一看都是鄉下人，因爲大姑娘的面前放着藍布包袱，那是當地的女人串親戚模樣。

這兒距離赤壁五浬遠，也是江面窄的地方，雖說江面上船不多，可也沒人去注意它。

如果有人注意這小船，你就會發現小船來回搖了已經有了五七遍了。

船上男女五個人，一個個瞪大了眼注視着江面上，那模樣宛似在看着江中的魚兒一樣。

* * *

江面上沒有魚，魚兒早就嚇跑了，赤壁前面的江面上還在鬧翻了天，五浬地的下游，水面上突然冒出一條紅絲。

那是鮮血冒上水面來了。

血也是水，爲什麼會冒到水面上？

這是實情，只因爲血是鹹的，所以血比江水輕，就好像江海交口處一樣，河水入海立刻往海底流，你若不相信，不妨試一試。

* * *

小船上一個漢子看看坐在船上的女子，他向那女子點頭。

女的也在點頭，她淡淡的道：「下去，看看是不是，若不是，快上來。」

那人向下看一眼，泥鰍也似的溜下了船，雙肩只一壓，人便消失在水下了。

小船行得慢，緩緩往下漂蕩，江面上今天無風浪，坐在船上不晃蕩，舒服得很。

雖然舒服，但小船上的人均很緊張。

小船上的人不時還會遙望向江上游，怕的是三船幫的快船散開找過來。

就在一陣漂流中，有個女子指着上游叫道：「看，他們成排找下來了。」

小船上的人眞是急壞了，眼看着三船幫的快船沿江而下的快，順風順流船似箭，幾浬遠眞簡單，一會兒就會追來這一邊了。

就在小船上的人急得在冒汗，水面上忽見那漢子抓着一個人冒出來

了。

小船上的人立刻叫道：「快！」

水面上的人眞有一套，抓個人就像抓個水鴨子似的，一個側游便到了小船邊。

他抓着小船不上來，怕的是被別人看見。

那小船上拋下一根繩子來套在那人的手腕上，於是，小船匆急的往岸邊搖去。

看吧，兩個搖船的眞拚命，屁股翹腰肢扭，吱呀吱呀的把個小船搖得飛一般的到了岸邊上。

岸邊一道柳樹林，林邊是一道斜堤，小船一靠岸，姑娘二人先上岸，兩個漢子一彎腰，架起水下的血淋淋漢子就往岸上奔。

只不過奔到堤後面，那兒已見姑娘上了大車上。

兩個漢子把救回來的漢子往大車裡面塞，眞怕被別人發現。

這位昏迷的血漢，當然就是白可染。

他的命眞大。

有道是：閻王叫你三更死，絕不會留你到五更。

白可染不該死，所以他被救了。

他的不死也是有原因的，他的小道童重生投奔到「龍記客棧」朱掌櫃處，當朱掌櫃問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之後，朱掌櫃吃驚了。

他暗罵白可染眞混蛋，一個人去闖龍潭，他這是稱得那門子英雄好漢！

罵歸罵，朱掌櫃還是飛快的把消息送到段大姐的手上去了。

段大姐也以爲白可染不該冒如此大的險，但她十分感動，便派出這條小船，希望打探到白可染的屍體，因爲段大姐也以爲白可染是去與水龍同歸於盡了。

白可染既如此忠烈，段大姐就得設法子弄回白可染的屍體。

如今……

白可染還有一口氣在，只不過白可染的肩胛骨上穿透着一支亮閃閃的分水刺。

* * *

大車飛一般的上了大道，趕車的好像在追鬼魂也似的害得兩匹拉大車的馬猛挨皮鞭。

「叭叭」之聲响上半邊天，大車「嘮哨」一聲進了江陵城，車上的人都舒了一口氣，白可染才被大車震得一聲叫：「哎唷！」

叫着，便也睜開了眼，他的眼珠子充滿了血。

「我……這是上那個……閻王殿……呀……」

傳言淹死鬼上閻王殿總是坐在大車上，白可染也信這一套，所以他問自己上什麼殿。

車篷內傳來一聲細腔調，道：「白爺，你不認得我姐妹二人了？」

白可染看了一陣子，他哈哈笑了。

也難爲他這時候還笑得出來。

他笑着一皺眉，道：「朱……掌櫃……的兩個姑娘。」

是的，朱掌櫃只有兩個女兒，她們住在「龍記客棧」後大院，老大叫朱白，老二叫朱紅，也是老天會逗人，老大長的紅嘟嘟，老二白得沒血色。

姐妹二人分別扶着白可染，朱白道：「白爺，就快到，到了你就有救了。」

白可染道：「妳姐妹……是……」

朱白笑笑，道：「時間來不及，我爹命我姐妹上船到江面上碰碰運，果然找到白爺了。」

白可染苦兮兮的一笑，那模樣就如同水溝裡拖出一條死狗一樣狼狽。

他只稍稍看看那一身濕叭叭的鮮血，就覺得自己連個死狗也不如。

一身道裝變了樣，頭上的道髻也散了，兩隻道靴是在江底弄掉的，穿着靴子不方便。

只不過朱家姐妹可並不把他當死狗看待。

朱家姐妹分坐在白可染的左右，又是安慰又是擦拭，她姐妹把白可染當英雄。

她們也把高峯幾位當英雄，如果叫她姐妹去侍候高峯，她二人一定很高興。

* * *

大車馳往街後，有一條寬巷可過車，那條巷直通江陵府衙後，那條巷也通「龍記客棧」的後門口。

大車剛剛停來，「龍記客棧」的後門便被人拉開了。

朱掌櫃急急的掀起車簾子，他嚇得一瞪眼。

「快，快下車。」

白可染又昏過去了，太累了，也傷得太重了，這時候他已力氣放盡，立刻便痛昏了。

他早就該昏死的，只因爲他要堅持到眞的安全地方，他才鬆散了那一口憋在心口的氣。

是的，白可染安全了。

他被扛進「龍記大客棧」的後院廂房，那間廂房也是高峯曾經住過的地方。

這時候劉大夫急匆匆的走進來了。

他進了門關上門，坐在床邊直搖頭。

劉大夫把朱掌櫃叫在一邊，道：「三船幫的人有一大羣進城來了，好像在找白老弟呢。」

朱掌櫃道：「我去應付。」

劉大夫道：「姑娘安排在門口坐，做做女紅繡衣衫，千萬裝得什麼也不知道。」

朱掌櫃道：「你老放心，一切包在我身上，只不過白老弟的傷你看怎麼樣？」

劉大夫看了一眼，點點頭，道：

「差一點他就沒命了，他很幸運。」

朱掌櫃道：「也算老天有眼吶。」

他說着轉身出了門，房門口他把兩個姑娘叫在身前，只見他指指左右低聲吩咐着，兩個姑娘直點頭。

於是，朱掌櫃匆匆的走出去了。

他走的是「龍記客棧」的前面兩進大院，那兒有騾馬，也有許多客人，吃飯的地方就在前面大廳堂。

第三進院子是朱掌櫃的內眷住的地方，他老兄在走道上豎了一塊大木牌子，「內院內眷，客人止步」。

* * *

劉大夫眞內行，什麼樣的傷也難不倒他，只不過他對於白可染肩胛骨上這支分水刺有些頭痛。

他爲了怕白可染叫的聲音太大，引來三船幫的人，便找來那個專門跑腿的伙計。

劉大夫叫伙計用力按住白可染的嘴巴，千萬別叫他吼出聲音來。

白棉布、黃藥粉、一把小刀半尺長，劉大夫示意他要動手了，那伙計主動按緊昏迷中白可染的大嘴巴。

只見劉大夫一咬牙一緊臂，雙手往外猛一抽。

「啊……」

白可染痛得醒過來了。

他厲叫出來的聲音就好像被人壓在十八層地獄般令他難過。

只見他左手猛一揮，那個專門跑腿的伙計倒了楣，被白可染推得就地滾，若非墻擋住，一定摔出八丈外。

「啊……」

伙計也叫了一聲，他的頭撞在墻上起了個大肉包。

白可染又要叫，劉大夫忙示意他別叫了。

白可染果然不再叫，他還看看摔痛的伙計直抱歉。

* * *

分水刺拔出來了，白可染免不了又流了一灘血，所幸劉大夫的黃藥粉專止血，撒上去就不流了。

白可染大喘氣，道：「謝謝。」

劉大夫可忙了，調藥包紮一齊來，直忙得他喘大氣，却沒有抱怨白可染。

因爲，白可染是爲墻上而玩命，眞烈士也。

* * *

劉大夫低聲的對白可染道：「想闖龍潭入虎穴也得找大伙商量呀，憑着你一人幹？」

白可染滿面汗水流，痛得……

他咬咬牙，道：「我幾乎殺了水龍，可恨啊。」

劉大夫道：「我們每次都幾乎殺了水龍，總是功敗垂成死了人。」

白可染道：「我這一回大不同，實在是好機會呀，唉，我的運氣……」

劉大夫道：「有什麼不同？」

白可染道：「三船幫要在赤壁江面祭勾上天的魂，他們把江陵附近所有的和尚道士尼姑都找了去，當然，我也被他們找去了。」

他的面上不愉快，咬咬唇又道：「我到了江面他們的大平船上，眞他媽的倒霉，偏偏被一個人盯上了。」

劉大夫吃驚的道：「誰會認識你？」

白可染道：「就是那家住襄陽城郊洪家堡的洪百年，那個老小子的眼眞尖，他竟然沒把我的模樣忘掉。」

劉大夫驚訝的道：「可是你已換穿道士裝，結上個道士頭髻，他還認得你？」

白可染道：「姓洪的沒有戳穿我，我也裝做不知道，我還對他說，天下長得像的人很多，這老小子也點頭，但他從公祭開始，就死死的盯住我不放。」

劉大夫道：「如是我，就不會輕舉妄動了。」

白可染道：「水龍出現了，水龍距我兩丈遠，這眞是我刺殺他的千載難逢好機會。」

劉大夫道：「所以你就出刀了？」

「是的，我聚集平生最大功力，一舉飛撞水龍，然而……他媽的！」

劉大夫道：「姓洪的出手了，是嗎？」

白可染道：「怎麼不是，他的尖刀比我的雙刃尖刀還快幾分，他擋住我的刀救了水龍，令我痛失大好機會，我操他奶奶！」

劉大夫道：「你別操他奶奶，你快逃吧。」

白可染道：「四週守着三江九水妖，水龍身邊的六個老怪齊向我殺過來，我能不逃？」

劉大夫道：「你能在重重包圍之下逃生，眞幸運。」

白可染道：「我跳入江中往水底跑，可眞巧，偏偏在我冒出水面的時候，與十大水妖之首的齊大正面對面，他眞他娘的狠，分水刺朝我的胸口扎，我一偏身，就中了他的這一傢伙。」

劉大夫淡淡一笑，道：「你也把齊大正殺死了，是嗎？否則他的兵器不會還留在你身上。」

白可染一笑，道：「算他倒楣，他死在我的尖刀下，還臨死一聲叫。」

劉大夫道：「他們又圍攻你了？」

「我也逃掉了，哈……」

傷得如此重，他還笑得出來，眞也難爲他。

* * *

白可染當然笑得開心，因爲他死裡逃生。

一個人若是由死神手中搶回一條命，這個人當然會高興，而白可染雖然沒有害了三船幫龍頭老大水龍，但還是殺死了齊大正，三江十大水妖死了一個少一個，前些時死了個姓水的，如今又死了齊大正，算一算只有八水妖了。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谷飛雲往白關山看熱鬧，却在石窟內聞一老者聲音着他午夜再去，谷飛雲剛欲離去，竟與項中英遇上，兩人糾纏，項中英右眼忽被銀針擊中，谷飛雲亦感手腕一麻，被項中英逃脫；午夜，谷飛雲再往石窟，依循老者聲音來至石室，老者欲收他為徒，谷飛雲知老者非正派人物，雖想拒絕，但却不懂如何離開石室，正感徬徨，一名小女孩出現，把他帶離石室，往見崑崙派掌門岳維峻……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飛・圖

東風傳奇

欲重振邪教聲威　老魔頭招攬人才

「哈，那就對了。」岳維峻朗笑一聲，道：「無怪小兄弟還會葛前輩的捉雲手法。」

谷飛雲望着他，問道：「前輩……」

岳維峻沒待他說下去，指指身邊大石，說道：「小兄弟心裡一定有許多事想問，對不？你且坐下來，咱們慢慢的說。」

谷飛雲依言在他右首的一方大石上坐下。

岳維峻指着紫衣女孩說道：「她叫珠兒，從小拜內子為師，武功還不錯，只是調皮了些。」

「師公。」珠兒叫了起來，說道：「你老不能這樣，和人家一見面就說我壞話呀。」

岳維峻笑道：「谷小兄弟不是外人，以後江湖上有什麼事，師公會差妳去辦，所以要和谷小兄弟介紹清楚才行。」

珠兒聽說師公以後有事會差遣自己，不覺眨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喜道：「師公，你說了要算數。」

岳維峻含笑道：「妳個子小，沒人會注意，像這次妳潛入通天崖洞窟，沒人發現妳，就是一例。」

谷飛雲忍不住問道：「前輩，通天崖洞窟中的老和尚，究竟是什麼人？」

岳維峻道：「此人昔年原是一個獨腳大盜，犯案纍纍，無法在江湖上立足，竟然薙度出家，西去天竺，回來之後，自稱西方教主，開山立派，專和各大門派為敵，連少林方丈無塵禪師都傷在他掌下。」

珠兒道：「師公，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三十年前。」岳維峻道：「但後來不知怎的，江湖上又突然失去他的踪影，前幾天我經過此地，聽說通天崖山崩，露出一個石窟，傳言活佛出世，我就懷疑又是他弄的玄虛，因為三十年前他創立西方教之時，曾在四川萬縣演過同樣的把戲。」接着問道：「小兄弟是怎麼進去的？」

谷飛雲把下午自己因一時好奇，參觀石窟，老和尚以「千里傳音」約自己初更前來，以及今晚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岳維峻頷首道：「他重出江湖，缺少親信，所以要吸收武功已有根底的江湖上人加以訓練，這是最快最有效的方法了。」

珠兒搶着道：「他以『通天寶笈』為餌，所以有不少人趨之若鶩，一旦發現他是騙人的，還會有誰相信他？」

「通天寶笈倒是並不騙人。」岳維峻微微一笑道：「他化了三十年時間，把天竺學來的武功和中原各大門派的功夫，融會貫通寫出來的，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秘笈。」

珠兒奇道：「師公怎麼知道的呢？」

岳維峻含笑不言。

珠兒哦了一聲，說道：「師公一定也進去了，你老有沒有把它毀了？」

岳維峻道：「人有邪正，學無邪正，他寫的這部『通天寶笈』，化了三十年心血，毀了豈不可惜？」

珠兒咭的笑道：「師公果然進去過了。」

岳維峻感慨的道：「此人心術不正，但偽裝得很好，三十年後重出江湖，不知又要如何掀起一場大風暴呢，小兄弟今後行走江湖，務必多加注意。」

谷飛雲應着「是」，一面抬目望着岳維峻道：「晚輩有一件事，想請教前輩。」

岳維峻含笑道：「小兄弟但說無妨。」

谷飛雲道：「前輩知不知道，武林中可有外號東風的人？」

「東風？」岳維峻聽得一怔，說道：「沒有聽說過，哦，你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問題呢？」

谷飛雲道：「這是南山老人給晚輩的兩句指示：『欲尋父母，須問東風』，連醉道人都想不出來。」

「葛前輩遊戲風塵，就喜歡跟人打啞謎。」岳維峻微笑着問道：「小兄弟的父母失踪了嗎？」

「不是。」谷飛雲就把此次從西陲回來，醉道人交給自己父母存留之物，南山老人要他交給自己一個密柬，柬上就是這兩向話，詳細說了一遍。

「唔。」岳維峻一手撚鬚，微笑道：「照葛前輩的意思，這東風二字，應該並不是作人名解釋。」

珠兒眨動眼睛，問道：「師公，那麼作什麼解釋呢？」

岳維峻笑道：「東風就是東風。」

珠兒不依道：「師公，人家谷大哥是誠心跟你請教，你老人家怎麼也打起啞謎來了！」

岳維峻道：「師公幾時打啞謎了？」

珠兒道：「那你怎麼說東風就是東風？還不是打着啞謎？」

岳維峻含笑道：「你怎不仔細想想？」

珠兒道：「這樣的啞謎，怎麼想得出來？」

谷飛雲也想不出來，但他沒有開口。

岳維峻含笑道：「妳再仔細想想，一定會想出來的。」

珠兒偏着頭想了想，搖頭道：「我一點也想不出來，哦，師公，這樣吧，你老再提一點啓示好不？」

岳維峻問道：「東風是怎麼吹的？」

珠兒道：「東風是從東方吹來的風咯，哦，我知道了，葛老人家的意思，是要谷大哥到東方去找了？」

岳維峻含笑道：「東風是從東方吹來的，那是沒錯，但要谷小兄弟向東方去找，就不對了。」

珠兒道：「難道東風會到西方去找？」

「不錯。」岳維峻笑道：「葛老人家可能就是這個意思。」

珠兒不服的道：「為什麼？」

岳維峻笑道：「東風是從東方吹來的風，但它是往西吹的，譬如東風吹起一片樹葉，它飛落的地方，應該是在西方了。」

珠兒咭的笑道：「聽起來好像蠻有道理。」一面回頭朝谷飛雲道：「谷大哥，師公已經指點你朝西去找尋了。」

岳維峻正容道：「谷小兄弟，你知不知道葛老人家為什麼要和你打啞謎嗎？」

谷飛雲道：「晚輩不知道。」

岳維峻道：「打啞謎的原意，通常只有兩種因素，一是對某一個人或某一件事，有所顧忌，不好明言；一是不想讓人很快知道，要你慢慢去想，葛前輩這東風二字，顯然不是前者，而是希望你不要很快就想到，讓你慢慢的歷練。」

珠兒偏着頭問道：「這又為什麼呢？」

岳維峻道：「谷小兄弟跟尊師從小練的是佛門金剛禪功，這種禪功，至大至剛，練到最高境界，可以水火不侵，刀劍不傷，成為金剛不壞之身，但佛門禪功，愈到後來愈難，練上數十寒暑，未必練得成功，如果用在武功上，只要有三成功力，就可使金剛掌了。」

他不待谷飛雲開口，接着又道：「所以葛前輩要醉道兄和你回轉桐柏山望仙觀，轉授太清心法，這是玄門正宗，修練的是先天眞氣，只要勤加修習，容易精進，他所以要和你打啞謎，就是因你功力尚未有相當火候以前，不可貿然找去，務必痛下苦功，方有和令尊令堂重聚之日。」

從他口氣中，可以聽得出來，好像他隱約已經知道了一些什麼。

谷飛雲道：「多謝前輩指點，晚輩會永遠記住的。」

岳維峻站起身道：「好了，時候不早，咱們該走了，谷小兄弟後會有期。」

說完，牽着珠兒的手，翩然行去。

珠兒回頭道：「谷大哥再見。」

谷飛雲目送兩人身形在樹林間消失，自己也就匆匆下山，一路朝宣化店趕去。

回到宣化店，還不到三更時份，離天亮還有兩個更次，只好在鎮外一棵大槐樹下，倚着樹身坐下，閉目假寐。

正在恍惚入睡之際，耳中忽然聽到幾聲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疾然在自己四周飛落，心頭頓生警兆，人也立即清醒過來，睜眼看去，只見四個黑衣勁裝漢子，圍着自己走來。

正面一個冷然喝道：「谷飛雲，你

還不站起來，跟咱們回去！」

谷飛雲站了起來，目光環顧，望着正面那個漢子說道：「兄台是什麼人？找在下又有何事？」

正面那人道：「廢話少說，快跟咱們走！」

谷飛雲道：「在下和朋友素不相識，朋友要在下跟你們走，要去那裡？究有何事？也總該和在下說個清楚才行。」

正面那人嘿然道：「谷飛雲，你少裝腔作勢了，你從那裡逃出來的，就該回到那裡去，你自己心裡不明白嗎？」

「在下從那裡逃出來的？」谷飛雲怔得一怔，忽然輕哦一聲道：「朋友說的是通天崖石窟了？四位原來是老師父的門下？」

「你終於想起來了？」正面那人冷笑道：「你既已投入通天敎，豈可出爾反爾，敎主念你初犯，只要跟咱們回去，自可從輕發落，好了，你現在總明白了吧？」

谷飛雲含笑道：「老師父大概弄錯了。」

正面那人沉喝道：「你敢對敎主如此不敬？」

谷飛雲正容道：「在下並未如朋友所說投入通天敎，只是老師父約我初更前去會面，要我拜他爲師，在下沒有答應，就循原路退了出來，怎能說在下逃出來的？還要在下跟你們回去，當眞荒謬得可笑！」

正面漢子大喝一聲：「大膽叛徒，還敢狡辯？拿下！」

他喝聲出口，站在谷飛雲左、右、後三方的黑衣漢子陡然欺上，各自揮手攻到，這一攻之中，左首一個使的是掌，出手之際，呼然有聲，一聽就知他練的是開碑手、鐵砂掌一類外門功夫。

右首一個使的爪功，五指勾曲，宛如鋼鉤，練的是鷹爪、螳螂門的武學。

身後一個使的是拳，搗來的拳風，有如石破天驚，壓力奇重。

谷飛雲不期一怔，這三人簡直無一不是高手！不，應該是四個。正面那人喝聲出口，却並沒有立即出手，直等其他三人出手之後，才突然揚手迎面抓來，使的是大擒拿手。

他要等三人出手後才出手，是要其他三人吸引分散谷飛雲的注意，他才能一擊奏功。

其實在四人之中，也以他的武功最高，這出手一抓，雖然比其他三人慢了半拍，但他出手如電，又準又快，幾乎和其他三人的掌、爪、拳同時攻到。

谷飛雲怒聲道：「朋友，你說什麼？」

身形一個輕旋，從四人合擊的一招中脫身而出。

但這四人武功極高，反應也極快，谷飛雲堪堪從左首那人身邊閃出，他已聽風辨位，迅疾轉過身來，右爪閃電橫掃而出，不過毫釐之差，就可劈上谷飛雲的肩頭。

其餘三人也因第一招落空，第二招迅疾無儔的追襲而至。

正面那人手先人後的直欺過來，口中喝道：「難道你不是叛徒？」

「你們這些人簡直不可理喻！」

谷飛雲身形疾側，左手同樣揚起五指，一把扣住左首那人橫掃過去的右掌，輕輕一帶，把他朝正面那人抓來的擒拏手中送去，同時右手也五指一探，扣住右首那人箕張的右手，趁着側身之際，把他朝身後那人撞去。

他這一記，雙手同時施展「捉雲手」，當眞奇妙無比，那兩個人被他扣住手腕，糊裡糊塗的帶出，還弄不清是如何被人捉住脈腕的，但他們終究是身手不弱，警覺不對，立即收手，擰身躍退，才沒自相殘殺。

四人才一躍退，又快若旋風，一下落到谷飛雲左右前後，依然把他圍在中間。正面那人獰笑道：「小子，你逃不掉的！」

雙手齊發，一連三式，招使「縛虎擒龍大擒拏手」，十指箕張，忽上忽下，取的全是身前大穴。其他三人同時撲攻而上，拳掌爪分從三面攻到。

這四人聯手圍攻，聲勢着實凌厲，谷飛雲展開身法，避招還擊，但對方四人身手俐落，他縱然閃避得快，他們反應也不慢，他剛剛閃出，他們也立即變招，追擊而至，這樣一來，以一敵四，就漸漸感到吃力起來。

剛打到十四五招左右，瞥見正面那人左手箕張，快要抓到肩頭，心頭一怒，冷哼一聲，右掌突發，迎着擊出。

正面那人左手忽然一縮，收了回去，右手直立，及時迎出。

這十幾招中，雙方從未正面交擊過，這一掌還是第一次硬打硬接，雙掌擊實之際，但聽「砰」的一聲！

谷飛雲使的是一記「金剛掌」，登時把對方震得往後摔出一丈來遠，但他在雙掌交擊之際，陡覺掌心似被極細的尖銳之物刺了一下，隱隱有些刺痛，不，隱隱有些發痲！

這時其他三人已急攻而至，一時無暇察看，身形一個輕旋，堪堪閃開攻勢，陡覺整條右臂業已痲木不仁，失去知覺，心頭不由大吃一驚，急切之間，連使身法，脫出三人包圍，縱身掠起，那知才一個起落，就感到眼前一黑，砰然跌倒地上。

三個黑衣漢子因爲首一個被谷飛雲一掌震出，跌倒下去，沒有站起來，自是傷得不輕，分出一人奔了過去，其餘兩人却長身掠起，朝谷飛雲撲來。

兩人身形堪堪落地，突覺右眼如中流矢，劇痛無比，不約而同大叫一聲，以手掩目，往後暴退！

這時從黑暗中閃出一條纖小人影，俯身抱起業已昏迷不省人事的谷飛雲，低頭疾奔而去。

她是面蒙黑紗，一身青綢勁裝，肩頭披一襲黑色披風的女郎，這一陣奔行，手中又抱着一個大男人，自然使得她胸口起伏，嬌喘不已！

現在總算奔回宣化店了，她急步朝橫街上的興隆客店大門奔入。

一名正在打盹的伙計矇矇朧朧剛叫了聲：「姑娘……」

青衣女子脚下沒停，口中說道：「他是我大哥，負了傷……」

話未說完，人已衝入後進，一手推開房門，進入房中，把谷飛雲放到床上，回身掩上房門，然後晃亮火摺子，點起油燈，照着仔細看了一遍。但見他雙目緊閉，臉色發青，嘴唇色呈紫黑。

心想：「這情形極似中了劇毒，但怎會找不到傷處的呢？」接着低「哦」一聲，忖道：「他曾經和一個賊黨對過一掌，莫非對方練的會是毒砂掌一類功夫？」

一念及此，立即伸手取起谷飛雲的右手，果見掌心發黑，稍偏有針尖般一點黑血凝結成珠，心中不禁一呆，忖道：「這是甚麼暗器傷的？自己身邊雖有解毒藥丸，不知管不管用？」

當下立即從身邊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三粒藥丸，一手揑開谷飛雲的牙關，用茶水灌下，另外又傾了三粒藥丸，在口中嚼爛，敷在谷飛雲掌心，然後就在床前一張木椅上坐了下來。

這一陣折騰，天色已現魚白，但服藥後的谷飛雲依然沒有醒來，連手掌上的黑色也絲毫未褪，由此可見，餵他服下的解毒藥丸並不管用。

這下可把青衣女子看得十分焦灼，自己把他救回來，總不能棄之而去，但他中的毒藥暗器，自己又無法替他解毒，而且這類毒藥暗器，多半是獨門煉製，沒有對方的獨門解藥，恐亦無濟於事，這該怎麼辦好？

她看着中毒昏迷的谷飛雲，當眞一籌莫展，想不出辦法來，忽然聽到房門上响起剝啄叩門之聲，只當是店伙，起身拉開房門，只見門口站着一個十二三歲的紫衣小女孩，舉步走了進來。

青衣女子還來不及問：「妳找誰？」紫衣女孩已經眨着一雙明亮的眼睛，含笑道：「我沒打擾妳吧？」

青衣女子被她問得臉上一熱，以身攔着她，問道：「小妹妹，妳有事嗎？」

紫衣女孩伸手指指躺在床上的谷飛雲，問道：「他是甚麼人？」

青衣女子生氣的道：「他是我大哥，有病在身，小妹妹，妳沒有事就請出去。」

「咭！」紫衣女孩輕笑一聲，才道：「他是妳的大哥，那麼妳就是他的妹子了，這就奇了，他明明是谷大哥，我怎麼沒見過妳呢？哦，姐姐，妳把面紗拿下來給我瞧瞧可好？」

青衣女子後退半步，看着紫衣女孩，問道：「妳究竟是甚麼人？」

「我是給姐姐開玩笑的。」紫衣女孩笑吟吟的從懷中取出一顆核桃大的蠟丸，說道：「我是奉師公之命，給妳送這顆藥丸來的，谷大哥中的劇毒，除了對方的獨門解毒，只有百草丹能解。」

青衣女子並未伸手去接，問道：「妳師公是誰？」

紫衣女孩道：「救人要緊，我沒時間和妳多說，不會是毒藥的，妳快拿去吧！」

迅快伸過手來，把蠟丸塞到青衣女子手中，接着哦了一聲，道：「我忘了還有一句最重要的話要告訴妳呢！」

話聲一落，迅快的跨上一步，用手遮着嘴唇，附在青衣女子耳邊，低低的道：「百草丹要妳先在口中嚼爛了，再哺給妳大哥服下，否則藥效就差得多了，好了，我走了。」

說完，輕快的連蹦帶跳，走出房去。

青衣女子看着她出門，一時不禁怔怔出神！

因爲她方才以身阻攔紫衣女孩，自然對她存有戒心，但紫衣女孩伸手把蠟丸塞到自己手中，然後又附着自己耳朵低聲說話，這些看去好像十分自然，實則自己幾乎毫無半點戒備，任由她把藥丸塞到手中、任由她附着自己耳朶說話，來不及有半點抗拒的時間。

由此看來，這紫衣女孩的武功，不知高過自己多少！

她說要自己把藥丸嚼爛，哺他服下……

直到此時，她才感到耳根一陣燥熱！

自己和他毫無瓜葛，這個怎麼可以……

不，他總是對自己有惠在先，何況他此刻中毒昏迷，確實無法吞嚥，而且除了自己，確也沒有第二個人能救他。

自己哺他服藥，就算是酬他的人情好了，此後人欠欠人就兩訖了。

想到這裏，就舉步走去，閂上了房門，然後捏碎蠟殼，鼻中已可嗅到一股濃馥的異香，裏面是用紙包着的一顆藥丸，紙上有硃書「百草丹」三個細字。

打開紙包，就把一顆烏黑有光的藥丸迅即納入口中，嚼了好一回工夫，才把藥丸嚼爛，但覺滿口生津，香沁肺腑，心知這顆「百草丹」決非尋常解毒丹藥！

抬頭望望床上的谷飛雲，心頭小鹿止不住一陣亂撞，但到了此時，已經顧不得男女之嫌，急步走近床前，俯下身去，一手迅即捏開谷飛雲牙關，低下頭把櫻唇緊緊合在他的嘴上，

然後緩緩吸了口氣，把嚼爛的藥丸，連同滿口津液，一齊哺了過去，再用眞氣逼下他的咽喉。

這件事說來簡單，但青衣女子却宛如費了吃奶的力氣，不但連自己的一顆心都將從口腔裡跳出來，還全身顫抖不已，香汗浹背，哺完藥，心慌意亂，趕快替他合上牙關，直起身，退回木椅上坐下，一個人好像作賊似的，全身癱瘓了一般，只是不住的喘着大氣。

同時也聽到谷飛雲肚中咕咕作响，敢情藥力已經迅速發散了。心中暗自忖道：「他劇毒一解，很快就會醒來了，自己該早些離開才是。」

* * *

谷飛雲醒來時，已是午牌時光，他緩緩睜開眼睛，發覺自己躺在床上，這間房，像是客店的房間！

一時感到十分迷惑，自己幾時住進客店來的？心中想着，人已翻身坐起，一面思索着昨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是什麼人送自己到客店來的呢？

他從初更趕去通天崖石窟想起，老和尚聲音要自己拜他爲師，後來如何關閉石室門戶，如何由紫衣女孩領着自己離開石窟，在小山頂上見到崑崙派掌門人岳維峻，後來自己在一棵大樹下休息，來了四個黑衣漢子，硬指自己叛離通天教，要自己跟他們回去，就這樣動起手來。

後來……自己和正面那人硬接了一掌，掌心好像被針尖刺了一下，手臂就感到痲木不仁！

後來……沒有了，以後的事情，自己竟然一點也想不起來！

那麼自己一定是中毒昏迷，有人救了自己，送來客店的，這人會是誰呢？

谷飛雲擧起右手，攤開手掌，凝目看去，掌心果然有一點極細針孔，敢情就是受傷之處了，再試一運氣，全身氣機通暢，毫無負傷的感覺。

這就披衣下床，開門出去，口中叫了聲：「伙計。」

店伙聽到聲音，趕緊答應着趕了過來，陪笑道：「客官貴恙痊癒了？小的給你老去舀臉水。」

谷飛雲道：「伙計，慢點，我有話問你。」

店伙道：「客官要問什麼？」

谷飛雲道：「這裡是什麼地方？」

店伙道：「咱們這裡是宣化店。」

谷飛雲又道：「昨夜是什麼人送我來住店的？」

店伙覺得他問得奇怪，答道：「這間房本來是一位女客人住的，昨晚四更光景，她抱着客官回來，說是負了傷，要休養一二天……」

谷飛雲問道：「不知這位女客人是怎樣一個人？」

店伙臉有驚奇之色，說道：「她說客官是她大哥，客官不認識她嗎？」

谷飛雲搔搔頭皮，笑道：「我有三個妹子，還有兩個表妹，都很淘氣，不知是那一個？」

店伙道：「這個女客人可沒有說呢！」

谷飛雲含笑道：「不，我是說，她的長相如何的？」

店伙道：「小的沒有看清她的面貌，因爲這位女客人，臉上一直蒙着一方黑紗……」

谷飛雲心中一動，暗道：「會是全依雲？」一面急急問道：「她人呢？」

店伙道：「她今天一早就走了，連房錢都已付清了，臨走吩咐小的轉告客官，好好休養。」

「果然是小表妹！」谷飛雲含笑道：「沒事了，謝謝你。」

店伙退去之後，谷飛雲想起昨天，自己在對面茶樓上看到的苗條人影朝客店中走入，自己當時就覺得十分眼熟，原來就是全依雲。

哦，還有，昨天傍晚，自己在白山關附近，明明已經拏住項中英，他忽然「啊」了一聲，右眼流血，同時自己右腕「曲池穴」上也被一支細如髮絲的銀針打中，拏不住項中英，才被他逃走，這銀針莫非是全依雲打出來的？

全依雲分明是追踪項中英下來的，她用銀針打瞎項中英右眼，再用銀針打自己「曲池穴」，這是告訴自己，她要親手對付項中英，不要自己插手了。

她被項中英強暴，是因自己而起，自己不能幫她什麼忙，她却救了自己性命！

正在思忖之際，店伙已經端着臉水走入，說道：「客官洗臉了。」

放下面盆，退了出去。

谷飛雲盥洗完畢，到櫃前退了房間，掌櫃果然說房錢業已付清，走出了客店，一脚來至對面茶樓。

小廝看到谷飛雲，連忙哈着腰陪笑道：「客官昨晚去了那裡？你老的牲口！小的昨晚，今晨都加了料。」

谷飛雲含笑道：「昨晚我去朋友家，喝醉了酒，很晚才到對面客店休息，多謝你了。」

小廝道：「不用謝，客官請上樓吧！」

谷飛雲走上樓梯，找了一張空桌坐下，放眼看去，偌大的一座樓廳，已經有了八成座頭，這些食客之中，幾乎有半數以上都是赳赳武夫，細聽他們所談的，幾乎又全是通天崖出現活佛和「通天寶笈」之事。

心中暗想：「每天有這許多江湖上人聞風趕來，老和尚只要稍加挑選，把身手較高的人引入石窟，收爲門徒，不需多久，就可形成一股極大勢力，稱雄江湖了。」

伙計過來，谷飛雲要了一壺清茶、一碗鹵肉麵和一盤包子，伙計剛剛退下，瞥見樓梯口走上一個青衫佩劍

少年，目光掃視全堂，似在找人模樣。

這人生得眉清目秀，看去不過十七八歲，哦，這人眉目之間，似曾相識！

就在此時，那青衫少年也已看到谷雲飛，不覺欣然一笑，急步朝谷雲飛走來，喜形於色，說道：「谷大哥，總算找到你了。」

谷飛雲一怔，慌忙站起，含笑道：「兄台……」

青衫少年白了他一眼，壓低聲音道：「谷大哥怎麼連我也認不出來了，我是荆月姑呀！」

谷飛雲看着她，口中哦了一聲，笑道：「原來是荆……」

荆月姑怕他說出「姑娘」二字來，連忙接口道：「兄弟。」

谷飛雲又噢了一聲，點頭道：「是的，荆……荆兄弟，妳一個人？來，快坐下來。」

荆月姑喜孜孜的在他橫頭坐下，說道：「我是和老仙長一起來的，不然，爹才不肯讓我出來呢！」

谷飛雲喜道：「老人家也來了，他人呢？」

荆月姑粉臉微紅，說道：「老仙長還在望仙觀，沒來。」

伙計過來問荆月姑要些什麼。

荆月姑道：「給我來一碗火鷄麵好了。」

伙計退去，谷飛雲望着她，說道：「妳一個人偷跑出來的？」

荆月姑輕嗔道：「人家是找你來的，你好像一點也不……」

她暈生兩頰，沒有說下去。

谷飛雲看她眼中流露出來的幽怨神色，底下的話，想也可以想得出來，那一定是「關心人家」了。

她要跟着南山老人到桐柏山來，就是爲了要找自己，看她看到自己的一刹那，何等欣喜，自己眞的一點也不關心她，這就難怪她要生氣了！

想到這裡，不覺湊過頭去，低聲道：「對不起，妳生氣了？」

荆月姑道：「才沒有呢！」

谷飛雲問道：「妳怎麼會找到這裡來的？」

荆月姑嫣然一笑道：「這一路上，大家都傳說着通天崖活佛出世的事，好多人都趕來看熱鬧，我想你離開桐柏山，一定也聽到了，可能也會趕來，所以就來找你，沒想到眞的會在這裡遇上你，谷大哥，吃過飯，我們也去瞧瞧好不？」

谷飛雲低聲道：「待回我再告訴妳。」

荆月姑睜大一雙妙目，好奇的問道：「谷大哥，你是不是已經去過了，到底是不是眞的？」

谷飛雲壓低聲音道：「這裡人多，待會再說吧！」

荆月姑點點頭，正好伙計送上兩碗麵和一盤包子。

兩人匆匆吃畢，谷飛雲會過賬，走下樓梯，小廝連忙牽着馬匹過來。谷飛雲接過繮繩，又賞了他幾文制錢。

荆月姑道：「大哥還有牲口？可惜這裡買不到馬匹，那怎麼辦呢？」

谷飛雲道：「沒關係，我這匹紫駒善解人意，我們在前面走，牠會跟着來的。」

說完，就把繮繩圈了幾圈，掛在鞍上，用手拍拍馬頰，說道：「我們走吧！」

兩人並肩走着，紫駒果然亦步亦趨的跟在兩人身後。

荆月姑喜道：「啊，這馬兒眞乖呢！」

忽然偏頭問道：「大哥，你去過通天崖石窟沒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

她本來還叫他「谷大哥」，現在連「谷」字都省去了。

谷飛雲就把昨天經過這裡，在茶樓上大家爭說着通天崖活佛出世的事，自己也因好奇，趕去瞧瞧，聽到一個蒼老聲音以「傳音術」說自己是有緣之人，初更再來等事說了出來。

「好啊！」荆月姑擧手掠了下被風吹亂的鬢髮，說道：「大哥去了沒有？」

「自然去了。」

谷飛雲接着把昨晚初更趕去石窟，經蒼老聲音一路指引，來至一間石室，蒼老聲音如何要收自己爲徒，後來發現石門已閉，幸有崑崙派掌門人岳維峻派珠兒領着自己出來，詳細說了一遍。

荆月姑聽得一怔，說道：「這麼說，這個老和尚野心極大，可能又要創立甚麼教了。」

「正是如此！」

谷飛雲道：「不然，他爲甚麼要到處散佈傳言，說要把『通天寶笈』贈送有緣人，來吸引武林中人？」接着歎了口氣道：「看來江湖上又會從此多事，這叫做天下將亂，必有妖孽，我眞想不通眞會有這許多無知愚民，盲目崇拜，如蠅附羶的被人牽着鼻子跑。」

荆月姑道：「大哥好像很感慨！」

「我是聽珠兒說的，已有幾十個江湖人士拜老和尚爲師了。」谷飛雲接下去道：「這些江湖人士中，多的是地痞流氓，但其中也不乏知識份子，就是因爲利慾熏心，才泯滅了他們的良知。」

「好了，我們不談這些。」荆月姑道：「大哥現在要去那裡呢？」

谷飛雲沉吟道：「這個……我還沒決定，也不知道要去那裡。」

荆月姑偏臉問道：「那你本來要去那裡呢？」

谷飛雲道：「我本來要去西峯山莊找項中英算賬，現在已經不用去了。」

荆月姑看着他，說道：「你好像有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的，你說給我

聽好不好？」

谷飛雲笑道：「說來話可長着哩！」

荊月姑道：「你慢慢的說好了，人家愛聽嘛！」

「好，好，我說……」

谷飛雲拗不過她，只得從隨同醉道人前來望仙觀說起，一直到目前為止，原原本本的說了一遍，只是沒有把馮小珍和自己同行的事說出來。

荊月姑啊了一聲道：「原來大哥遇上了這許多事。」

他們邊走邊說，只是沿着大路走下去，不知不覺走了二三十里光景，經過定遠店，已是未牌時光。

谷飛雲道：「我們要趕到羅山城裡，才能買到牲口，這裡離羅山大概還有幾十里路程，荊姑娘，妳還是騎着牲口走吧！」

荊月姑偏頭問道：「那你呢？」

谷飛雲含笑道：「不要緊，我趕得上的。」

荊月姑脚下一停，凝眸望着谷飛雲道：「這裡沒有甚麼行人，不怕被人聽見，我心裡一直把你當作大哥，所以也叫着你大哥，你還叫我姑娘姑娘的，被人聽到了，怪不好意思的，你應該叫我……」

谷飛雲沒待她說下去，搶着道：「好，好，妳叫我大哥，我以後就叫妳妹子好了。」

荊月姑粉臉驟然紅了起來，心裡感到一陣甜蜜，口中却「不」了一聲，低低的道：「人家現在穿着男裝，你怎好叫我……叫我……妹子？我……是你……兄弟咯！」

「好，好，兄弟就兄弟。」谷飛雲連連點頭，接着又抬抬手道：「賢弟請上馬吧。」

荊月姑朝他嫣然一笑，依言跨上馬鞍，回頭道：「大哥，還可以坐得下，你也上來吧！」

谷飛雲笑道：「算了，我趕得上的，妳只管走好了。」

荊月姑只抖了一下韁繩，紫駒立即洒開四蹄，不徐不疾，得得的朝前奔行，谷飛雲也立即展開輕功，不即不離的跟在馬後，果然沒有落後半步。

荊月姑回過頭來，咭的笑道：「大哥，你累不累？」

谷飛雲含笑道：「馬跑得並不快，我自然也不會累了。」

傍晚時光，趕到羅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叫羅山老棧的客店下榻，兩人要了兩間上房，盥洗完畢，谷飛雲在房門口叫道：「兄弟，我們上街去吃飯吧！」

荊月姑梳洗走出，她雖然男裝打扮，却顯得滿面春風，容光照人，嬌柔一笑道：「大哥，走吧！」

兩人相偕走出，剛來至店堂，就看到一名青衣漢子陪着笑臉迎了上來，連連拱手道：「二位之中，不知那一位是谷飛雲谷少俠？」

谷飛雲看他模樣，像是一位管家，但自己並不認識他，這就跨前一步，頷首道：「在下谷飛雲，不知有何見教？」

那青衣漢子連忙拱手道：「在下奉我家公子之命，特來奉請谷少俠二位駕臨敝莊一叙，門前馬車已經備妥，就請二位少俠上車。」

谷飛雲問道：「你家公子高姓大名？」

青衣漢子為難的道：「這個……公子沒有交代，在下就無可奉告，要請谷少俠原諒，其實谷少俠二位到了敝莊，和我家公子見了面，不就知道了嗎？」

荊月姑看他言詞閃鑠，連主人是誰都不肯說，不覺輕哼一聲道：「你連你們主人是誰都不肯說，我們如何能相信你的話呢？」

青衣漢子陪笑道：「在下人微言輕，說的話二位少俠自然不會相信，但谷少俠有一位義弟，已在敝莊作客，就可証明在下說的不假了。」

「我義弟已在你們那裡作客？」谷飛雲怔得一怔，問道：「你說的是誰？」

青衣漢子深沉一笑道：「馮少俠馮自珍，他說是谷少俠的義弟，應該不會錯吧？」

谷飛雲又是一怔，馮自珍不就是易釵而弁的馮小珍？那天晚上，她不肯跟她爹回去，負氣走了，從此不知下落，原來一直沒有回去。

荊月姑低聲問道：「馮自珍是誰呀？」

谷飛雲沒有答她的話，就朝青衣漢子道：「好，我們走。」

青衣漢子連忙抬手道：「二位少俠請。」

谷飛雲道：「兄弟，你去櫃上結賬。」

青衣漢子忙道：「谷少俠二位的賬，在下已經結過了。」

谷飛雲道：「這個怎好由管家代付？」

青衣漢子道：「這是我家公子吩咐的，谷少俠不用客氣。」

谷飛雲和荊月姑走出客店，果然有一輛雙轡馬車停在客店門口，青衣漢子急步趨上，打開車門，說道：「二位少俠請上車。」

谷飛雲道：「我還有一匹牲口……」

青衣漢子忙道：「谷少俠的牲口，已經繫在車後了。」

谷飛雲看他辦事週到，點了下頭，就和荊月姑一起登上馬車，青衣漢子立即關上車門，爬上前座，和駕車的坐在一起，馬車就轆轤起程。

車內相當寬敞，坐墊又軟又厚，極為舒適，車身兩邊有窗，可以閒眺景物。

荊月姑還是第一次和大哥並肩而

坐，心頭小鹿因有些緊張而跳動，她想着和大哥一起去作客，總不能說自己叫荊月姑，這樣，不就告訴人家自己是個女子嗎？這就偏過頭去，低聲說道：「大哥，你看我叫甚麼名字好呢？」

谷飛雲輕唔一聲，道：「妳有沒有想好？」

荊月姑道：「就是沒有咯，所以才要你替我起一個。」

谷飛雲想了想，道：「有了，妳叫月姑，月光最是明亮，妳就叫荊飛明好了。」

「荊飛明，這名字取得很好。」荊月姑高興的道：「你是我大哥，我也是你義弟了。」

說到這裡，忽然問想起了甚麼，口中輕「哦」一聲，問道：「大哥，那個叫馮自珍的，是甚麼人呢？」

谷飛雲昨天雖把此行經過都告訴了荊月姑，但和馮自珍相識經過，就略過沒提，在女孩子面前提起另一個女孩子，總是敏感問題，能不說，總是不說的好，誰知道這回會碰在一起的？

荊月姑這一問，可把谷飛雲問得臉上不禁一熱，但差幸中間已經有一段時間的緩衝，(方才沒上車前，荊月姑已經問過一次)總算有了準備，這就湊過頭去，低聲說道：「我沒告訴妳的原因，是我和她認識不過一天就分手了，說不說無關重要……」

荊月姑道：「認識只有一天就和他結為兄弟了？」

谷飛雲尷尬的道：「她要這樣叫我，我又有甚麼辦法？」

荊月姑問道：「你們怎麼認識的呢？」

谷飛雲道：「我不是告訴過妳，那天早晨，趕到信陽城門口，在豆漿攤上認識的，在路上就遇上全家莊十幾個莊丁，這樣一同去了全家莊。」

荊月姑又問道：「你們既然結伴同行，又怎麼會分手的呢？」

谷飛雲道：「當天下午，我中了羊角道人的子午陰掌，全身發冷，找到一處破廟落脚，運功逼出寒氣，因天色已晚，我出去找食物……」

他把在三官堂一段經過，大概說了一遍。

荊月姑嗤的輕笑一聲，道：「原來她是位姑娘，難怪大哥瞞着我不肯說了。」

谷飛雲紅着臉道：「我不是有心瞞着妳的。」

荊月姑撇撇嘴道：「不知道大哥還有幾個粉紅知己的義弟，沒跟我說呢？」

谷飛雲用手輕輕碰了她一下，低聲道：「前面有一座莊院，大概快要到了！」

此時天色雖漸漸昏暗下來，車窗外還可看到道旁兩排整齊的參天古柏，像行雲流水般往後馳去，迎面矗立着的一座覆蓋極廣的莊院，却越來越近！

荊月姑輕咦一聲道：「方才我們只顧說話，沒看清楚怎樣來的，這裡究竟是甚麼地方？」

谷飛雲淡然一笑道：「既來之，則安之，管他甚麼地方。」

說話之時，馬車已經越過一片廣場，漸漸緩慢下來，在接近莊院大門前面之際，完全停住。

先前的青衣漢子迅快下車，替兩人打開車門，陪笑道：「到了，二位請下車。」

谷飛雲、荊月姑相繼下車，才看清莊院大門前面，高挑八盞氣死風燈，左右兩邊雁翅般站着八名青布勁裝的佩刀漢子，一個個身形壯健，看去身手不弱！

就憑這一點，已可推想得到他們的主人，決非尋常之輩了。

青衣漢子朝兩人抬抬手道：「我家公子已在花廳恭候多時，兩位少俠請進。」

谷飛雲摸不透這莊院主人是友是敵，一面抬手道：「管家不用客氣，只管請走在前面。」

青衣漢子道：「在下替二位少俠領路。」

話聲一落，就走在前面領路。進入大門，就折而向東，經過長廊，來至東花廳。

剛到廳前，只見一個身穿錦袍的青年從裡面迎了出來，含笑拱手道：「谷少俠遠來，恕兄弟有失遠迎，請到裡面奉茶。」

這青年看去約莫三十來歲，兩道劍眉生得極濃，眼神極足，只是鼻尖下鈎，是個極具心機的人。

谷飛雲連忙拱手道：「在下兄弟辱承寵邀，還沒請教兄台高姓大名？」

「此處不是待客之所，二位請。」

錦衣青年抬手肅客，把兩人延入廳中，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只見一個青衫少年迅快站起，奔了過來，喜孜孜的道：「大哥果然來了。」

他，正是那晚獨自離去的馮小珍！

谷飛雲含笑道：「賢弟怎麼會到這裡來的？」

馮小珍道：「今天中午，是這裡公子把我接來的，說大哥也快到了……」

錦袍青年笑道：「兄弟沒騙馮兄吧？」

馮小珍不認識荊月姑，何況荊月姑又穿了男裝，她總是姑娘家，不便向荊月姑打招呼。

谷飛雲指着馮小珍，朝荊月姑道：「他就是我義弟馮自珍。」一面又朝馮小珍笑道：「他也是我義弟，叫荊飛明。」

馮小珍聽說荊月姑也是大哥的義弟，口中寒暄着，一面忍不住仔細朝荊月姑打量起來。

（未完．八）

上文提要：小羅被歐陽芳菲糾纏脫不了身，買條臭魚藏在身下，裝有性病，使歐陽芳菲聞臭罵不絕口掩鼻而去。不久又遇常有慶來挑衅，說他泡在表妹軟軟身邊，非懲戒不可，小羅詭計多端，先軟後硬，常有慶當場出醜，自己趁機跑掉。遇到司空展，略施小計，救走七個女人。無意中從老婦、少女中救出葛三刀……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乳虎雛龍

感恩圖報　事成告退

小羅A、K兩對，輸給了對方的三條小九。

這工夫忽然有人起鬨道：「由此可見，這小子以前在各大賭場中贏錢必是詐賭，我們要爲輸錢的人討回公道。」

在這情況下必然是一呼百應，立刻就有人要出手。

原來這些人本就是一些著名大賭場中的重要人物，還有他們請來助拳的人，非抓住小羅不可。

開賭場的人那還有甚麼好人？他們是專門吃人的，別人吃他們怎麼可以？

「葛三刀」大喝聲中使出了七星刀，逼退二人在小羅身邊低聲道：「小羅，你現在的情況如何？」

小羅道：「很不妙，有機會就走人。」

這工夫四面八方的人像潮水般地往上湧來，可是，小羅此刻的應敵能力和葛三 刀差不多，如何能應付這種場面？

二人勉强擊退十七八人第一撥的攻擊，葛三刀暴喝一聲道：「住手，我有話說！」

衆人果然停下來。

葛三刀道：「各位，你們大概也知道，我這位兄弟的武功有時高得沒有邊兒，就連『風、雷、雨』這等人物，都被他擊敗了兩個。」

人羣中傳出驚「噫」聲。可見這三個人的身份地位之高了。

但也有人發出噓聲，自然是以爲他吹牛。

葛三刀道：「我這位兄弟之所以有時武功高得出奇，有時又低得出奇，是因爲他過去不小心傷了不少的無辜，不得不忍耐。」

常有慶道：「各位，這兩個小子一搭一檔，到處招搖撞騙，吃喝嫖賭，樣樣精通，誰會相信這塊料子能擊敗『風、雷、雨』這等人物？」

這麼一說，果然大多數的人都不信了。

葛三刀大聲道：「各位別聽這小子的話，他叫常有慶，他才是吃喝嫖賭抽，坑騙拐帶偷無所不來。由於去年他在北京相公堂子裡作『生意』，被我們弟兄看到，所以他是賊喊捉賊，反說我們是無惡不作，招搖撞騙。」

此言一出，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常有慶的身上。

由於常有慶人品很是不錯，長得細皮白肉，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睛睛，有些人就信了幾分。

加之猛然聽葛三刀說他是個幹過「相公」的人。不由臉紅且有點忸怩，就不免娘娘腔了，於是引起一陣大笑。

常有慶大怒「嗆」地一聲拔出劍來就要撲向兩人。

葛三刀大聲道：「且慢！」

常有慶持劍的手有點微顫，任何

人憑空被誣爲「相公」也會無法忍耐的。

葛三刀道：「常有慶，老實說，幹相公也不是甚麼丟人的事，總要有足夠的本錢才行，對不？你長得貌似婦人，笑起來一口白牙，所以在那『相公』堂子中的藝名叫『小白兔』。」

又是一陣爆笑，常有慶也知道小羅不好對付。

只不過如果他知道小羅現在的情況，是不會讓他們拖延時間的。

常有慶又要動手而被葛三刀阻止道：「那時候你在那相公堂子中掛二牌，『開盤』十兩『關門』三十兩，『過夜』五十至六十兩……」

常有慶忍無可忍揮劍刺向葛三刀。

葛三刀的前三刀往往連名家都會吃癟。

在第二刀上，常有慶被逼退兩步，第三刀肩衣被挑破。

葛三刀大呼停手，且疾退三大步。

這使人認爲他有意息事寧人，而非恃技凌人。

常有慶不能不停手，照這三刀看來，他絕對不是敵手。

葛三刀喟然道：「在下自幼跟『神刀聖母』學藝，藝成下山之日，恩師再三告誡，刀法殺氣太重，不可隨便傷人。所以在下一再忍讓，希望別誤解在下的心意。」

在場中人似乎無人聽說過「神刀聖母」的大名？

但這並不重要，小葛剛才這三刀一出，風雲色變，眞不是蓋了。

「所以……」葛三刀道：「各位如果跟着常有慶起鬨，引起紛爭，豈不是和他是一樣貨色了？」

和常有慶一樣的貨色，那還得了？

一干人正在猶豫，因爲他們是中原十個大賭場中請來的人，不能放過小羅。

「葛三刀」的反應很快，接着又道：「在下聽說常有慶常大『相公』有幾位『同行』在場，希望他們不要衝動，以免造成親痛仇快的場面。」

這麼一來，誰動手就是常有慶的「同行」了。

所謂「同行」，也就是幹「相公」出身的人。

再說得明確點就是「玻璃圈」中的「圈圈」。

誰願沾上這個「圈圈」。

於是一干人眼看小羅和「葛三刀」揚長而去。

* * *

二人出了賭場，疾行十餘里。

小羅道：「老葛，眞沒想到你是『神刀聖母』之徒。」

「葛三刀」道：「你聽過『神刀聖母』之名？」

「沒……沒有，想必是很少行走江湖。」

「甚麼聖母、豬母的，武林中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甚麼？沒有『神刀聖母』其人？」

「當然，要不怎能把他們唬得一愣一愣地，你看不出來，躍躍欲上的人，都是過去在賭場中常見的人。」

「我當然看得出來，不過你那三刀還眞有威力。」

「小羅，這話眞叫我臉紅，三刀之後就稀鬆了。」

「但能招架你前三刀的人還眞不多。」

「快別爲我臉上擦粉了……」忽然發現四個人由東、南、西、北四個方向，向二人掠來。

此刻二人走也來不及了，況且一時之間也不知往那個方向走才是正確的，必須弄清那個方向的人較弱些？

現在，四個人已分別站在二人兩丈外。

仍然是四個方向一邊一個，居然一個也不認識。

這四個儒、道、釋都全了，另一個必是窮家帮的頭子。

小羅抱拳道：「不知四位前輩有何見教。」

儒士打扮的四十出頭，岸然道貌，一副道學先生模樣。

和尚五十出頭，黃袈裟，手持沉重的禪杖。

道士也差不多五十左右，一身道裝一塵不染。

這位窮家帮的人指指他自己的鼻尖，道：「老夫高清風，是窮家帮的首席長老。大和尚是了因大師。這位是『天機子』道長，那位文士就是武林中最有學問的『季聖』萬世師！」

好狂的口氣，他的名字有「萬世師表」之意。

小羅道：「但不知『季聖』二字有何深意？」

高清風道：「至聖和亞聖千年來已被公認，不可冒用，但萬兄的學問稱之爲『季聖』是當之無愧的人了！」

「葛三刀」道：「以高大俠的學問及名望，『殿聖』之頭銜，實在非你莫屬了，高大俠以爲如何？」

高清風訕訕地道：「小子，你少在老夫面前油嘴滑舌的。」

「葛三刀」道：「前輩誤會了，晚輩說的是眞心話。」

高清風道：「你們二人是乖乖地跟我們走，還是要我們動手？」

小羅道：「晚輩與四位素無過節……」

「對，咱們沒有過節，」高清風道：「你小子壞事作盡，武林中人人喊殺，不除去你們，武林永遠無寧日。」

「葛三刀」道：「這麼說四位也是受人之託了？」

高清風牛眼一瞪，大聲道：「受何人之託？」

「葛三刀」笑笑道：「中原大賭場有

百餘家，在這百餘家之中資本最雄厚，胳膊最粗的只有十二家。」

「小子，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葛三刀」道：「有人肯出錢，就有人肯賣力。」

「呸！你少在這兒滿口噴糞！」高清風道：「老夫先把你這小子拏下！」一杖掃向小葛。

「葛三刀」掄刀一格，腕一翻，「葉底藏花」反攻過去。

高清風比之常有慶自然高明多多。

接下這淩厲的一刀，心頭也不禁暗驚，差點看走了眼。

「葛三刀」大喝一聲，一連兩刀，竟把高清風逼退半步。

接着疾退一丈，道：「高前輩，大俠風範的確不凡！」

高清風正自老臉微熱，道：「甚麼意思？」

「葛三刀」道：「若非前輩讓我，第三刀根本就遞不出去。」

「天機子」道：「羅少俠請接我幾招。」

小羅道：「四位都是當今武林中的頂尖高手，我以爲動刀玩槍，對四位來說未免有貶身份。」

「天機子」道：「你的意思是……」

小羅道：「交手時勝負關鍵，主要在出招，除非雙方的內力和臂力相差太鉅，我以爲以口頭出招即可見高下了。」

「天機子」哂然道：「也好，貧道持劍攻出一招『左右逢源』，而且是在你騰身剛落地樁步未穩之時，你該如何？」

小羅道：「先使眞氣下沉，如我用刀劍則出招『神龍擺尾』，如我是赤手的，就用『乳燕繞樑』。」

「這是身法不是招式。」

「是的，道長，有時身法就可以取代招式。比喩說剛才你施展的『左右逢源』，原是趁我樁步未穩之時，只是身法快，談不上招式。」

了因大師道：「如果老衲此刻反擊以『落日揮戈』，少施主以何招應付？」

「『分花拂柳』中加上一式『小開門』！」

了因一懼，如此搭配，果然厲害。

這四人的身份雖然比不上「風、雷、雨」「三絕」，但比之了塵、江濤及姜開基等人，自是高出多多。

有沒有兩套，一聽出言過招的反應和搭配也就知道了。

這工夫「季聖」萬世師道：「萬某就領教小友幾招。」

萬世師未拔劍，雙掌交拍，「上下交征」。

小羅此刻絕對不能出手，閃退中出招應付。

他出的招自然沒問題，怎奈內力不足，直接影响速度，甚至小羅的武功不是以正常方式「師傳徒受」學成的，說得玄些，是在夢中得到的。

別人信不信他不在乎，他却知道這是千眞萬確的。

所以，當他左手心的粉紅圈圈完全消失時，連頭腦也不很清晰了。

小羅連接三四招。

論力道，他差得太遠，被震得搖擺不定。

若論出招之配搭，却又比對方高一些。

可以這麼說，如果對方如此出招，不過三五招就可以擊倒小羅。

也正因爲雙方各有所長也各有所短，已打了三十招。

這工夫高清風出了手。

「葛三刀」道：「人老了之後，最顯著的現象就是皮變得厚了。」

「葛三刀」的前三刀又把高清風逼退兩步，但三刀之後就沒甚麼噱頭了。高清風道：「原來你小子只有三刀——」

「葛三刀」心道：「要不怎麼會叫『葛三刀』？」

「天機子」忽然也出了手，「葛三刀」大叫道：「你們要不要臉，兩個加起來有五十公歲。」

「蓬」地一聲，「葛三刀」中了一脚。

「葛三刀」大聲道：「原來你們也都是一些下三濫，僞君子，只要有人出錢，叫你們吃屎你們也幹！」

「劈啪」聲中，「葛三刀」又中了一掌和一杖倒了下去。

小羅一焦急，先被萬世師掃了一掌，繼被「天機子」戳了一指，退了三步倒地不起。

「無論如何……」「天機子」道：「這個年輕人有點怪！」

「何止一點點怪？」萬世師道：「他的內力如此之弱，却能配出如此淩厲的招式來，豈不是怪事？」

了因和尚道：「這年輕人必然受過名家指點。」

這說法另外三人都信。

「天機子」上前看了小羅一會，伸手試了他脈搏一會，忽然「噫」了一聲道：「這年輕人竟是——」

三人齊聲道：「有病？或者受了重創？」

「不，可能是先天的『五陰鬼脈』，他可能活不了三五年，若非如此，他的武功之高，只怕……」

下文雖未說出，三人都能猜到了「只怕我們三人聯手也未必成。」

所謂「五陰鬼脈」大概就是如今的先天性的心臟病，有指甲發紫及唇部呈現紫色現象，大多活不久。

當然，這是以前，目前手術可以治療。

只不過在以前，也有極少數的名醫也可以治，如華陀可以開腦即爲一例。

腦比心臟複雜多多，能開腦治病，自然可以開心。

「這就難怪了！」萬世師道：「原來，這小子有此絕症，這樣也好，反正他也活不久了，把他交給『中原十二賭坊聯盟』，對他來說，不過是早死幾天而已。」

小羅和「葛三刀」二人雖被制住穴道，也不過是軟痲穴，能看能聽只是不能動也不能說話而已。

兩小對人性又深入一層瞭解。

黑、白兩道之劃分是沒有甚麼道理的。這正如有些人詬病「韓非子」一書，(因該書倡人性本惡)之說。其實「韓非子」一書是針對那些口蜜腹劍，言行不一致，暗地裡專作見不得人的勾當的僞君子寫的。

從某一角度去看「韓非子」，那是一本警世之作。

當然懂這道理的人却不多，正如一位考生把「韓非子」的考題答案答成：韓國不良少年。

「走吧！」高清風提起小羅，「天機子」提起「葛三刀」向南馳去。走出半里光景，路邊大石上躺着一個蒙面人忽然坐了起來。

這四人在一起，可不怕有人找岔，裝着沒看見繼續前行。

大石上的人「喂」了一聲，四人不由駭然回頭。

因爲這人一聲「喂」聲音不大，到了他們耳膜上好像炸開似的。

四人本已走過，一齊廻身，看出這人很年輕。

高清風道：「你叫我們？」

「這兒除了我之外，兩條腿的還會有誰？」

高清風道：「小子，客氣點！如果你知道我們是誰……」

「怎麼樣？」

「你的小腿肚會抽筋！」

年輕蒙面人道：「如果你們知道我是誰，你們可能要馬上換條褲子。」

「小子。」高清風丟下小羅，道：「小子，敢不敢讓我們看看你的長相？」

「不敢。」

高清風「哈哈」笑道：「你大概知道我們是誰？」

「不知道，我只知道你們一個是禿驢、一個是牛鼻子，一個要飯的和一個假道學酸丁。」

高清風厲聲道：「你爲甚麼不敢揭下面罩！」

年輕人一字字地道：「只是怕嚇壞了你們——」

高清風暴喝聲中，竹杖呼嘯掃到。

「唏」地一聲掃個正着——石頭。人却不見了。

別人當然看得很清楚，這蒙面年輕人在高清風身後。

那是一種奇特輕功身法，高清風未看清，另外三人却看清了。

但他們說不出這是甚麼身法。

他們當然未見過「乾坤大挪移」身法。

不待高清風二度出手，了因大師一抖沉重的禪杖，「嘩啦啦」聲中當頭砸到，眞像一座山壓下一般。

似乎又和剛才一樣，「轟」地一聲，地上砸了個小坑。

蒙面人又在了因和尚身後。

了因和高清風心知肚明，單打獨鬥只怕差得太遠。

於是二人齊上。

有所謂：好利者害顯而淺，好名者害隱而深。

這是因爲好利者逸出道義之外，其害顯而淺；好名者竄入道義之中，其害隱而深。

像這四個人即爲一例，素日岸然道貌，專說些好聽的，背後的所作所爲又如何？其實他們是又好名也好利。

了因的禪杖雖重，由於臂力過人，「噹噹」的響，速度却不慢。高清風的竹杖輕靈，可近可遠，更是密不通風，兩根杖已織成杖網，想把這人封成一個繭。

換了另一個對手，眞能使他變成一個繭。

只不過這蒙面年輕人絕對不一樣。

兩個人的杖不斷地拉出光絲纏繞於年輕人四周。已過了四十招，看不出何時能使他成爲一個繭？却發現光亮的絲往往拉出一半就斷了。

年輕人道：「你們這四個人本來頗有點小成就，也有點名氣，但經不住利誘，就爲中原十二賭坊聯盟賣命！這和在賭場中抱枱脚的大鱸鰻有何分別？」

「天機子」悄悄撲上時，年輕人道：「還有一個爲甚麼不上，四個和三個又有多大的分別？」

這三個人聯手，連躺在地上的小羅和「葛三刀」都爲他躭心。

只不過三個人又打了三十來招，高清風的竹杖上忽然傳出破裂之聲。又打了一會，竹杖裂成三片。

了因更慘，不知爲甚麼，幾乎抓不住沉重的禪杖，好像禪杖上塗了一層油。

的確，如果杖上塗有油脂的話，稍一用力可能就會滑出手去。

是怎麼回事？手上只會出汗不會出油，汗和油是不同的。

這工夫「季聖」萬世師道：「算了！三位，如果咱們繼續打下去，這位小友還眞以爲咱們和中原十二賭坊聯盟有關連呢！」

高清風比較滑些，立刻停手道：「對呀，天機子、了因，咱們不能再打了，咱們犯不着沾上這嫌疑。」

三個人立刻停手。

見風轉舵，臉不紅氣不喘。

年輕人也不揭穿他們的虎頭蛇尾，色厲內荏，却冷冷地道：「把兩人留下，四位請吧！但願四位和『中原十二

賭坊聯盟』眞的沒有任何瓜葛！」

「當然不會。」高清風道：「我們四人是何等身份！」

四人走後，年輕人解了兩小的穴道。

小羅抱拳道：「多謝這位仁兄援手，大德不言謝——」

年輕人手一揮，道：「本就不必謝我！」

小羅道：「不謝怎麼成？」

年輕人說：「你該謝的不是我。」

「是誰？」

「是一個很厲害，而我也沒見過的人。」

「葛三刀」道：「朋友，別開玩笑成不成？你都沒見過，又怎知他很厲害？這不是打哈哈？」

蒙面少年攤攤手說：「有句話說出來你也不信。」

「請說說看！」

「我是在夢中跟他學成的，夢中見過的人能算是見過嗎？」

小羅忽然抓住蒙面年輕人的手臂道：「請問你所見過的夢中人是什麼樣子？多大年紀？」

年輕人說：「大約五十左右，儀表堂堂——」

小羅心頭大呼：就是他，就是這個人。

但是他並未說穿，因爲這件事非同小可。

小羅說：「仁兄可否讓在下望望你的面貌？」

「我看不必！」

「仁兄救弟之恩不能不報，不知仁兄尊顏怎能報恩？」

「我說過，你不必謝我，可以感激那夢中人。」

「話是不錯，但親手救小弟的還是仁兄。」

這人道：「看了不如不看。」

「葛三刀」道：「如果兄台長得太醜，就不必看了！」

小羅說：「葛兄不可這麼說，人生得醜俊，無關宏旨，還請兄台以本來面目相見。」

「看過之後，反而多事。」

「不會的。」

年輕人伸手一扯，面罩應手而落。

羅、葛二人不由同時驚呼。

的確，看過之後必然多事。

這年輕人和小羅一模一樣，至少「葛三刀」看來如此。

但小羅却看出，二人有很多地方不像之處。

「請問……」小羅吶吶道：「近來我已發現，有兩個我，也可以說爲兩個你，請問我們有無血統關係？」

「沒有，絕對沒有。」

「沒有會如此相似？」

「本來我們就頗似，你是知道，世上面貌酷似的還是大有人在，後來又經面部整容，就更像了。」

「爲什麼還要整型？」

「自然是要人相信我就是你，你就是我。」

「這是爲什麼？」

「這理由我也不知道，知道也不會說，有一天你也許會明瞭。」

「葛三刀」說：「一個人眞能在夢中學到工夫？」

「當然，但大多數人不信，其實不信也好。」

「這話怎麼說？」

「如果都信了反而麻煩。」

小羅抱拳道：「兄台貴姓大名？」

「羅天。」

小羅和「葛三刀」又是一愣，連名字也一樣。

這當然可以猜到，有人如此安排，定有深意。

「葛三刀」道：「我懂了，你們二人名字也一樣，行爲却不一樣，大概要造成一個共同的印象。」

假羅天道：「什麼印象？」

「壞印象！」

假羅天道：「也許如此，但我身不由己。」

小羅道：「兄台這話是什麼意思？」

假小羅道：「我不能不如此，不然的話就會不適。」

小羅道：「兄台說的是不是和五個小妓女，以及水月庵的小尼間的事？」

「正是，但最少我不會採花強暴，我和所有的女人，都是她們自願的，接近女人只是我的一種需要，也可以說是一種病態。」

「怎麼說是病態？」

「因爲我和女人交接不論多久，不會『走馬』，也正因爲如此，才能連續和幾個女人而無疲態。」

的確，除非如此，就算是鐵的也被吸乾了。

「葛三刀」道：「這是不是有點像是『房中術』？」

假小羅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總是不洩。」

小羅道：「如果你不斷地吸取女陰而不洩，這是不是會造成溢滿而爆的後果？這似乎是反常現象。」

「所以我說過，這可能是病態。」

「羅兄，你今年貴庚。」

「十八歲零三個月。」

「你比小弟大一歲，我該叫你一聲兄長。」小羅道：「由於某些巧合和酷似，我們二人應該是友非敵，所以兄台一定要給弟一個機會來報答你。」

假小羅想了一下，道：「羅兄弟一定要報嗎？」

「有恩不報豈是男子漢大丈夫。」

假小羅嘆口氣說：「只怕這恩你不能報！」

小羅道：「只要羅兄說出來，小弟義無反顧。」

假小羅道：「如果說出來而讓兄弟爲難，弟更會不安。」

小羅道：「相信不會如此。」

「萬一兄弟答應之後，又以爲無法達成怎麼辦？」

小羅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兄台請說。」

假小羅道：「既然如此，小弟就說了，我有一位女友，她曾因我受傷爲我治療救我一命，我的傷癒後，我們成爲好朋友，我知道她對我已是心有所屬，今生不會嫁給別人，但她很希望有個孩子……」

小羅和「葛三刀」互視一眼，雖不知他要說什麼，似也能隱隱猜到少許，假小羅道：「這本來並不是一件難事，她救過我，我理應報恩……」

「葛三刀」道：「是不是她長得很醜？」

「不，她很美，只不過，她的雙腿癱瘓，要坐在輪椅上……」

「這不結了！你嫌她是個殘廢的女人？」

「不是！你不要侮辱我！」假小羅大聲疾呼。

小羅道：「老葛，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假小羅喃喃地道：「因爲我不能洩，所以我不能……」

的確，要父精母血的搭配（事實上是父精母卵）才能成孕，假小羅不能射精只有暗暗興嘆。

小羅道：「令女友想要個孩子，也是人情之常，只要多加開導，要她再等幾年，反正你們都還年輕，她會合作的，到那時候，你也許就可以了……」

「不，她不能等，她怕我變心，再過幾年，怕我找到更好的女人就不要她了，所以她提出了一個十分令人激動什至賺人眼淚的條件。」

「葛三刀」道：「什麼條件？」

「只要能使她有個孩子，不論男女，就不再要求我作任何事，甚至我可以和其他女人成親，她絕不惱我。」

小羅和「葛三刀」的確十分同情這位不幸的女郎。

只不過，他們也猜到了假小羅談話的主題。

似要小羅「李代桃僵」。

「羅兄，這件事是不可以的……」

「羅兄弟，你聽我說，第一，你我酷肖，她絕對看不出來。其次，你的人品比我還好，我只不過是經過整型後才更像你。第三，事後她並不要求白頭偕老，第四，她崇拜的是你眞小羅，我是假的。」

「可是我並不想佔一個可憐少女的便宜。」

「這不是佔便宜，這是大慈大悲成全別人。要知道，她的目的是要個孩子，其他一無所求，能使她生孩子的人，她即視爲恩人，即使你不想居恩，至少也絕對不是佔她的便宜。古人說：金從礦出，玉從石生，非幻無以求眞；道得酒中，仙遇花裡，雖雅不能離俗。意指人在世俗之中不墜入世俗就是高人了，不必拘泥形勢。」

小羅仍然微微搖頭。

假小羅道：「事先兄弟說不會爲難，且稱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但不旋踵……」

小羅大聲道：「對那位姑娘來說，這等於欺騙。」

「不！這不是欺騙，這是慈悲，第一，你不是好色之徒，其次，你是眞正的羅天，我雖也同名，却是影射你的，所以你是眞的羅天，我是假的，你才是她心目中所希求播種的人，第三，她對我有恩，她提出起碼的要求，我羅天却不能補報，也就等於你不能報，試問你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

小羅無言以對，但仍然微微搖頭。

「想不到兄弟看來豁達，却是個食古不化的人。」假小羅道：「算了！兄弟。儘管如此，我也不怪你！」

假小羅似要離去。

「葛三刀」道：「你的毛病也許不久就會改善的。」

「即使我能，身上的疤痕却無法去掉。」他撩開衣衫，腰上及丹田穴處都有很大的手術疤痕。

這是潘奇和「狂風」秦萬年解剖他所留下的疤痕。

解剖，表面聽來頗新潮，說穿了就是割切人體，以活生生的人體作試驗，沒有人能保証不發生危險。

假小羅之被解剖，却是爲眞小羅揹了黑鍋。

秦、潘二人本是要解剖眞小羅的。

顯然假小羅目前已知他自己作了替身，挨了好多刀。

只不過，他一直沒有抱怨，所以小羅大爲感動。

「兄台代我挨刀，我衷心感激，這件事我……」

假小羅道：「記住，你作的是好事、善事，你對她是施恩，吃虧的是你不是她，因爲你的寶貴童貞給了她，這也是我對不起兄弟之處。」

小羅忽然抱住了假小羅，兩人摟得很緊。

「兄台，我一定代你去作這件事，也算報答兄台的救命之恩以及代我受解剖之苦之情。」

假小羅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他說出了那殘廢少女龍仙蒂的住處，及她的生活起居和習性等等。

分手時小羅問他何時可再聚首，假小羅說也許不久，只不過也有些事他目前還不便多說。

* * *

山坡上一片松林，林中有一幢樸拙的小屋，屋子不大，花圃却不小，至少比屋子大百倍。

林後有奇峯二、三座，坡前有蜿蜒而過的清溪。

正是：與閑雲爲友，以風月爲

家。

讀易松間，談經竹下，活脫脫的人間仙境。

月尚未正中天，松林中松濤盈耳，伴着悠揚悅耳，偶爾又帶點淒涼韻味的琴聲。

只有造物者才能創造出這般悽楚美的潑墨畫。

小羅以爲，人雖殘廢，却是個極不俗的人。

小羅在柴扉外敲門五下，學了兩聲鷓鴣叫。

琴聲「嘎」然而止，餘音嫋嫋。

「小羅……小羅……我知道你今夜會回來的……」

「我當然要回來。」小羅推開能自外面開閉的大門，一個輪椅已自舖設得平整的通路上滑出來。

明月在天，自松林隙縫中瀉下，仍可自斑爛的陰影中看清她的面部輪廓，假小羅沒有說謊。

龍仙蒂果然很美，美得根本不使人去注意她的腿。

「小蒂，讓妳久等。」

「怎麼忽然間客氣起來了？」

小羅下了戒心，她和假小羅之間必然是不客套的。

「小蒂，吃過飯沒有？」

他推着她的輪椅入屋中。佳屋只有三間，其餘是浴室、廚房、花屋及練武室等。

原來龍仙蒂也會武。雖無假小羅高明，武林中一般高手三兩人也非敵手，所以小羅下山也很放心。

小羅把帶回的酒和菜放入盤上擺在桌上，這桌子是照她的輪椅高度製成的，小羅端起杯子。

「小羅，你這次下山才半個多月稍稍胖了些，嗓音也偶爾有河南口音。」

小羅心頭一驚，笑笑道：「妳是知道，我別無所長，對語言的學習能力却很強，近來交了兩位河南籍的朋友。」

「小羅，你每次下山，我好寂寞！」

「我知道，所以事一辦完，我儘快回山。」

「如果我能有一個孩子……」她忽然甩甩頭，淒然一笑，自嘲地道：「這句老得沒有牙的話題，我不知說了多少遍了！對不起！小羅。」

小羅下意識地望着她。他以爲造物者眞的太不公平。像這樣一個美妙而又善良的女人，却要她殘廢。

「小蒂，妳……妳會有一個孩子的……」

「是嗎？那一年會有？」

「小蒂，也許不久……也許十個月以後或以內……」

她忽然警覺地抬頭望着小羅，像剛才小羅打量她一樣，這句話太陌生，也是她期待太久太久的一句話。

由於她說過太多次，假小羅總是支吾以對或拏話岔開，她已不再奢望。

她自然十分自卑，儘管她美得出奇。

「小羅……你剛才……說什麼來？」

小羅端起酒啜着，道：「我是說妳不久也能有個孩子。」

「小羅，誰會在我這個殘廢女人身上播種？」

「我很感激造物者，祂使妳行動不便……」

仙蒂面色微變，吶吶道：「小羅，你希望我殘廢？」

「小蒂，妳聽我說，以妳的絕世之美，如果不殘，到處走動，我怎麼放心？我憑什麼能擁有妳而不會被人搶去？」

仙蒂愣了一下，道：「噢……小羅，我願意爲你剛才的話去死！小羅……」太激動身子向小羅處一偏，輪椅倒下，但小羅及時抱住了她。

小羅的身子在痙攣，仙蒂也在顫抖。

一個是緊張，另一個是久已期盼的願望突然實現時所帶來的驚喜，至使她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小羅……我覺得……就是立刻死了也知足……」

「不要說死！我要你活得更久更快樂，如果能使妳快樂而長壽，我倒願意早死！」

「小羅，你怎麼可以說這些喪氣話？」

小羅心想：我本就活不久了。以行將離開這世界的無用之身來作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還是值得的。

「小羅，你剛才是不是說過，我會在十個月以後……」

「我是說過，甚至在十個月以內。」

「怎麼會那麼快？小羅，你可知道這句話對我有多大震撼？」

「小蒂，不算快呀！如果現在開始，十個月內不就有個寶寶了？」

龍仙蒂忡怔了一下，忽然抱住他淌着興奮的淚水，再也說不出半句話來。小羅緩緩地移動脚步，抱着她進入她的卧室。

多少個夜晚夢中，她發現這卧室變成爲洞房。

每次醒來都會陷入現實的痛苦中。

一個美好而殘廢的女人，要個屬於她自己的孩子，說容易也眞容易，說它難却也眞難。

總不能敲鑼打鼓或到處貼廣告說她要個孩子吧？

熄了燈，月光仍然自窗上瀉入卧室中。

小羅是有生第一次，仙蒂自然也是。

儘管小羅見過小五子的胴體，對女人的胴體他根本不陌生，但是，今夜擁抱仙蒂這種幾乎無法描述與體會

的感受，揭開了他新生的第一頁。

這第一頁不是和小五子，也不是和軟軟。

居然是和一個以前從未見過，但爲了報恩，爲了道義，也爲了成全一個可憫的少女而翻開這第一頁的。

她渾身溫軟如棉，膩滑如脂，幽香醉人。

她雖殘廢，却發育良好。

有彈性及韌性的胸部和那豐隆的臀部，襯配上渾圓而纖細的腰肢，小羅像發現了瑰寶。

松濤陣陣，夜涼如水，但室內却是熱浪奔騰，一撥接一撥地，顯示了青春之火的烈熾。

爲了感激小羅的成全，仙蒂忍着初夜的痛楚，像驟雨狂風中的一株小花，搖曳着迎向風雨。

付出的是半苦半甜和逆來順受，換回的却是無盡的愛憐。

情感的風暴過去，還繼續着無盡的溫存。

小羅發現她的腿並未萎縮，和一般人的癱瘓不同。

「小羅，謝謝你……」梨花帶雨，半喜半羞。

樂極或悲極往往是難以分別的。

「小蒂，今夜不是該笑嗎？選個吉日再補辦喜事。」

「小羅，你是知道這淚水代表什麼？小羅，只要我懷孕生下孩子，如果你不想和一個殘廢厮守一生——」

小羅把她的雙唇捂住道：「妳是我的妻子，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妳怎麼可以說這些話？」

仙蒂伏在他的胸膛上，喜極而泣，道：「小羅，世上是不是眞有喜歡殘廢女人的男人？」

「妳是不是把我當作男人？」

「小羅，你只不過是可憐我罷了！」

「不要侮辱我們之間的情感。妳要記住，從今以後，我是你的丈夫，妳是我的小妻子。」

仙蒂伏在他的胸前，他的胸膛上濕了大片。

* * *

第三天，「葛三刀」出現。

小羅爲龍仙蒂介紹，說「葛三刀」是河南人。

「葛三刀」不是河南人，但在河南躭過很久。

「葛三刀」不知小羅爲什麼要說他是河南人？但相信必有原因，也就默認了。「葛三刀」對龍仙蒂的美好，溫柔和善良感到十分驚奇。

因而「葛三刀」不能不想：假小羅眞沒有艷福，到口的鴨子成全了小羅，還要再三地求小羅才幹。

小羅眞是世上最有艷福的人了。但仔細一想，假小羅的出現，就是爲了成全小羅及仙蒂。

本來男人能作到精不洩最是難得，只不過永遠不洩，却又變成了缺憾，要生孩子就不成了。

「葛大哥。」仙蒂敬他一杯酒，道：「爲什麼你的綽號叫『葛三刀』？」

「葛三刀」道：「說來慚愧，我的刀法只有前三刀還湊合，後面的都不夠看了。」

「是葛大哥沒有學好，還是令師沒有教好？」

「葛三刀」道：「學藝時我才十二歲，整天貪玩，而家師是位遊方的道士，只在舍下住了兩天半，教了我一套刀法共二十一招，可是家師走後，我只能完整地記住三招，後面的有的記住一招四式中的三式，或二式，或者只記得一點模糊的影子。」

仙蒂道：「能在武林中混出『葛三刀』之名來也不容易。」

「葛三刀」道：「龍姑娘一定也是一位武林中人。」

仙蒂道：「我會點武，但不能算是武林中人。」

「葛三刀」道：「只怕不是一點點吧？」

「怎見得？」

「如果姑娘不會武或者只會一點點，小羅離開妳下山，妳一定會害怕的。」

「我是害怕。」

「妳的怕和一般婦女的怕一定不一樣。」

在這兒住了三天，「葛三刀」發現這是一對恩愛逾恒的小夫妻，小情人，他們互相關愛，誰也離不開誰。

但是，小羅畢竟不能永遠留下陪她。

小羅在外闖蕩，是在找他父母的死因或仇人。

只不過這件事太難，莽莽武林，不知自何處下手？

雖然困難重重，却又不能不去調查。

他的父母一夜之間無疾而終，一點徵兆也沒有。

若是一般普通人，還可以解釋爲急病（如心臟病、腦中風等）而死，但武林高手這種可能性似乎沒有。

正因爲二人身上沒有絲毫傷痕，就變成件武林疑案。別人雖也想不通，却無人出頭調查。

人們有時是很健忘的。羅寒波夫婦在武林中俠名之隆，遠超過「三絕風、雷、雨」三人。

只不過人在人情在，世間事一向如此。

小羅問過很多人，都說被人暗算的成份居多。

「葛三刀」也以爲如此。想想看，就算是急病，會有那麼巧夫婦二人都有急病一齊死亡嗎？

當然，還有個可能，那就是雙雙自殺。

羅寒波夫婦絕對沒有理由自絕。

如果是自絕，他們夫婦那有不預先安排獨子的道理？

可見這是突發事件。

小羅對龍仙蒂說明必須離開她的原因，仙蒂道：「小羅，你當然可以離開，況且是爲了伯父母的事。」

「葛三刀」道：「仙蒂，不要再叫伯父母了。」

仙蒂道：「我事先說過，小羅能給我個孩子，我已感激萬分，絕無奢求。要是他會要我，那必是前世修來的。小羅，只可惜我行動不便，不能助你。」

「仙蒂，有妳這句話就夠了！我和老葛三天內就下山，但我一定要找個可靠的女人陪伴妳侍候妳。」

「小羅，我可以照料我自己。」

「不，我請老葛下山，去請位能作家事，粗通武功的女人。」小羅道：「老葛，你是不是說過，認識一位大嬸，她故去的丈夫是位鏢師？」

「不錯，這位柳大嬸四十左右，武功平平，但身胚結實，最重要的是心地善良，她是個接生婆，爲貧困人家接生非但分文不收，往往還會倒貼。」

「老葛，就偏勞你把柳大嬸請來，待遇從優。」

「葛三刀」道：「放心，只要她肯來，絕不會計較待遇，我馬上動身，成不成三天內就知道了。」

「葛三刀」走後，小兩口自然是整天廝守在一起，一分一秒都不分開。有所謂：少年夫妻老來伴，少年夫妻就是這樣，晚上粘在一起，白天也是一樣。

第三天午後，小兩口交頸而眠。

小羅先醒，見她睡得正熟，想要她多睡一會。因爲年輕人在一起，玩得起勁，追求刺激，自然會大量消耗體力。

小羅打量着仙蒂的睡態，他發誓，今生不負仙蒂，今後和其他少女，也該有個分寸。

他輕輕地移開她那隻搭在他身上的右手，正要下床，突然，他被一個非常不尋常的現象震懾了心身。

會是眞的嗎？不會是看花了眼吧？

據他所知，有這現象的人已有兩個，那就是他和假小羅。

他小心翼翼地再俯下身子，仔細看她的右手心。

三個粉紅色的圈圈扣在一起，當然這要有心人才能發現。

小羅呆呆地站在床前，好像瞬間他的小妻子變得陌生起來了。

仙蒂是什麼人？她知不知道自己的手心有圈圈？

凡是手心有圈圈的人，都有上乘武功。

這就難怪她一個人在山上一點也不害怕了。

她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伸出手想叫醒她，但他又縮回手。

他以爲以後遇上假小羅，問問他比問她好些。

小羅不問仙蒂絕非不信任她，而是怕傷害了她。

這世界上任何一件足以傷害小仙蒂的事，小羅都不會去作。

至少，有一位忠心的柳大嬸陪着她，他可以放心下山。

就在這第三天傍晚，「葛三刀」帶回柳大嬸，果然是一位可以託付重任的婦人，小羅和「葛三刀」第四天下山而去。

＊　＊　＊

「小羅，仙蒂眞是個小仙女。」

「老葛，這可能是自我們認識以來你形容一個人最恰當的一次。」

「可惜小仙女行動不便，天妒紅顏這話一點不錯。」

「我要試試看，能不能醫好小仙蒂的雙腿。」

「她癱了這麼久，只怕……」

「老葛，我看過也摸過她的腿，雖然略瘦些，却不像一般癱瘓的人，雙腿短小而太細那麼畸型。」

「葛三刀」道：「果眞如此，說不定武林名醫潘奇可治。想想看，他能解剖活人，治腿絕對難不倒他的。」

小羅激動地道：「對！我要去找潘奇。」

「葛三刀」道：「可要小心！他本要解剖你的。」

「是要小心！」小羅道：「如果他發現有兩個小羅，必然又要解剖我。」

二人坐在一座小橋上休息，坡下來了四人。

有時眞的會寃家路窄，這四人正是「季聖」萬世師、了因和尙、「天機子」和窮家幫長老高清風。

高清風忽然「嘎嘎」大笑道：「這小子的運氣眞壞！」小羅看看左手，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

「葛三刀」低聲道：「小羅，能不能戰？」

小羅道：「戰不得也，除非拖延半個時辰以上。」

「葛三刀」站起來迎上抱拳道：「眞是幸會。」

萬世師道：「不要再動手了吧？」

「葛三刀」道：「動手自然還是要動的，不知四位到底哪一位的功力最高？可否告知？」

四人雖都已過了不惑之年，說自己比別人高當然不可，如果長他人的威風，說別人比自己高，却又不太甘心。

四人互相觀望一下，都沒有出聲。

小羅心想，兩個出家人都沒有修出一點涵養來，看來古人說的一點也不錯，坐破幾百幾千個蒲團也是白費工夫。

這位「季聖」和這位首席長老就更談不上了。

「葛三刀」笑笑道：「萬大俠既爲『季聖』，想必文章和武功都是高人一等，可能是四位中的……」

另外三人面有鄙夷之色。

「葛三刀」道：「『天機子』前輩道法高深，在武功方面必然是四位中的佼佼者是不是？」

另外三人把頭轉到一邊，自是表示不屑。

所謂方外之人，起碼要能擺脫名韁利鎖，看來這一點也作不到。

「葛三刀」道：「了因大師，修習有素，道行高深……」這工夫萬世師忽然打斷「葛三刀」的話，對高清風道：「這天氣既悶又熱，眞受不了！」

毫無疑問，說高清風是四人之冠也同樣會被嗤之以鼻。

「葛三刀」道：「如果要自四位當中選出一位技藝較差者……」

四人忽然有點緊張起來。

他們不能承認別人比自己高，也不甘承認自己比別人低。

到底他們高到什麼程度？低到什麼程度？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葛三刀」道：「我看高清風高大俠……」

高清風道：「高某是窮家幫的首席長老。」

「葛三刀」道：「萬大俠名爲萬世師，又有『季聖』的綽號，顯然是文事高人一等，武功嘛……」

萬世師急忙道：「萬某十五年前在武林大會上曾創下九連勝的紀錄。所謂『季聖』和『武聖』沾上點關係。」

「葛三刀」道：「武聖據說是關公和岳飛。」

「對，關公爲『武聖』，岳飛爲『亞武聖』，在下爲『季武聖』，簡稱『季聖』可也……」

「葛三刀」道：「說的也有點道理。」

這工夫「葛三刀」望着「天機子」，還沒開口，「天機子」就道：「貧道爲崆峒派的護法，又豈是等閑？」

了因和尙頌了一聲佛號道：「老衲是出家人，不便談當年在東海連斬海上大盜二十九人的壯舉，空門中人是不便誇耀的……」

口說不誇耀，骨子裡却旨在告訴別人昔年連斬二十九大盜的壯舉。

「葛三刀」道：「要自四位前輩中選出最高明的一位固然不易，選出一位稍差的也不容易，只有一個辦法可以當場証明。」

高清風道：「什麼辦法？」

「葛三刀」道：「聽說了因大師一脈相承少林的剛猛的外家工夫，較爲成名。而『天機子』前輩出身崆峒，自然以內家工夫見長。當然，少林並非就不重視內功。」

這說法了因自是不服。

了因是福建莆田少林分院的長老，只能說少林是內外並重，不能說少林只重外家工夫。

「葛三刀」道：「武林中如此傳說，但兩派之差別，非比過無法知道。」

小羅這才開了腔，道：「據在下所知，一般同道則認爲，少林還是比崆峒的名望稍高了些……」

「葛三刀」道：「小羅，莆田分院可要差得多呀！」

小羅道：「同爲少林一脈，應不會有太大的差別。」

「葛三刀」道：「少林的大力金剛掌，要是對付崆峒的『棉裡藏針』，其後果不知又會如何？」

小羅道：「據說，硬功（外家）三成可擊敗三成內家……」

「天機子」冷冷地道：「末學後進，胡說八道！」

小羅搔搔頭皮道：「只是聽別人說的，這種事要使人相信，非親眼看到不可，空穴來風，能說無因？」

「天機子」道：「了因大師，咱們似有印証一兩手的必要。」

了因合什道：「老衲也不反對。」

兩個人立刻放下劍和禪杖。

萬世師道：「兩位應該知道，這兩個小子是唯恐天下不亂。」

「天機子」道：「萬大俠，我們是自己人，只是印証一兩手，淺嚐即止。」

一開始，了因就是一記大力金剛掌。

尤其是以雙撞掌發出，絕非淺嚐即止的架式。

因爲二人的勝負關係兩派的身價，現場上有六個人之多。

「天機子」也以「欲拒還送」這一招注入了內家精華「棉裡藏針」的工夫。

想想看棉花裡藏了一根針，一拳或一掌擊下會有什麼後果？

「呼嗤」一聲，了因和「天機子」各退了一大步。

本來二人只要不再出手，就算平手之局，即使打下去仍可分出高下，此刻停手二人的面子也都好看。

只不過此刻是很難停手的。

在乎手的情況下，雙方都會以爲自己未出全力。

如果出了全力，必能擊敗對方。

作「至聖」當然比「亞聖」好，「亞聖」比「季聖」也高那麼一點點。

這次「天機子」主動攻擊，於是二人沒完沒了打了起來。

「葛三刀」道：「萬大俠，剛才在下提起你的文章一流，技藝也是頂尖時，你猜高清風是什麼表情？」

萬世師不出聲，他不便出聲，但也能想到高清風可能有表情。

高清風大聲道：「小王八蛋，你又要挑撥。」

「葛三刀」形同未聞，對萬世師道：「當時高清風面帶輕蔑不屑，這還在其次，他曾經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這話萬世師絕對相信。

由於他在四人之中經常賣弄學問，而三人的讀書底子的確比他差得很遠，尤其是高清風，斗大的字不識一擔，經常吃味。而武功方面，萬也以「武季聖」自居，也高人一等。

高清風不信這份邪。（未完・五）

上文提要：金雷要拯救金陵仙女，金船船主要求不要管他們的家事，在座的蘇藥王想將金雷捉回百毒門，追查地底之城在何處，金雷先將金陵仙女救出，將碧血劍交她帶走，到少林找他的師父，自己詐作中了毒倒地，任由蘇藥王擺佈，藉機探查百毒門，但金陵仙女不知他的用意，暗中跟在篷車後面，伺機救金雷，但被蘇藥王、侯判官等發覺……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江湖情仇恩斷消

擬入毒門探秘　橫來小子架樑

蘇藥王朝侯判官一瞥，道：「金船船主的姘婦……」

侯判官嘿地笑道：「既是老金的姘頭，咱們又何必得罪！」

蘇藥王壓低聲音，道：「老侯，你不知道，此女已經和老金鬧翻了，她不但知道老金的一切秘密，身上還有一柄碧血劍，本藥王欲奪下碧血劍送給夏門主……」

侯判官道：「碧血劍是大理國的國寶，當年我也曾隨門主去尋找這柄寶劍，當時若不是不空禪師運氣好，碧血劍恐怕早已在我們手中！」

他瞥了金陵仙女一眼，道：「碧血劍在那裡？」

蘇藥王道：「恐怕藏起來了……」

侯判官身子微動，問道：「喂！你是誰？」

金陵仙女冷冷地道：「不要你管！」

侯判官嘿地一聲道：「你不要在本大爺面前耍狠，我姓侯的見過的狠人太多了，他們那個不乖乖的聽話……」

「呸！」金陵仙女冷笑道：「你是甚麼東西？」

侯判官怒聲道：「百毒門的查爺判官便是本大爺，你今夜既然遇上大爺，便乖乖的把碧血劍交出來，否則本大爺定要使你生死不能！」

金陵仙女眸光直轉，只見圍繞在身邊的全是百毒門的白衣人，這些人手段毒辣，翻面無情，自己孤身一人，欲退已是不及，此時此刻只有以死相拚。

她暗中一咬牙，道：「碧血劍乃是武林聖劍，與你們沒有關係！」

蘇藥王冰冷的道：「你只要交出碧血劍，便放你一條活路！」

金陵仙女冷笑道：「碧血劍我已送給一個朋友了！」

侯判官身子一震，道：「送給誰？」

金陵仙女冷冷道：「送給一個你們不認識的人！」

侯判官一揮手，道：「拿下她！」

那數個白衣人身子一動，自各個不同的方向朝金陵仙女身上撲來，這些人俱是身負極高武功之士，出手之快無與倫比，金陵仙女若是以一對一，或可立於不敗之地，但若是以一對四五個，那情形便完全改觀了。

一個意念有若電光石火般的掠進她的腦海之中，忖道：「我要設法衝出去！」

她怒吼一聲道：「你們最好通通上來！」

她狠命的攻出數招，一晃身子，直朝黑影之中隱去，那些白衣人一見她欲逃離此地，俱隨後追去。

侯判官和蘇藥王躍身而去，同時道：「不要放過她！」

當這些人俱將全副精神投注在金陵仙女身上之時，那篷車裡的金雷却借這個無人看守的機會一躍而出，他隨手撕下一塊黑布，蒙在臉上，掠身直奔而去。

路上，他忖道：「我必須要以最快速的手法殺死那些白衣漢子……」

他飛奔到黑暗中隱藏起來，只見金陵仙女朝這裡迅速的奔了過來，她身後的那些人也緊緊的跟着不放。

只聽蘇藥王在暗中沉喝道：「不准她再跑了，否則施攻毒……」

金陵仙女喘氣道：「姓蘇的，有本事自己來！」

蘇藥王大笑道：「你還不配！」

金陵仙女此刻身子已漸不支，踉蹌地差點倒了下去，那四五個白衣人急追不捨。

突然，黑暗中傳來一個冷厲的輕哼。

「嘿！」

隨着那聲輕哼，接着又响起一聲低嘿，那些白袍人只覺心弦一顫，不自覺的全停下手來。

侯判官大叫道：「那個龜兒子！」

話聲未落，叭地一聲輕响，一片綠葉擊在他的嘴皮子上，只覺一陣火辣辣的疼痛，雙唇登時腫了大片！

「哈哈！」金雷冷笑道：「滿嘴不長毛的東西，這是給你點教訓！」

蘇藥王顫聲道：「你是誰？」

金雷道：「無魂人！」

他站在黑暗中，臉上幪着一片黑巾，僅有兩隻眼睛炯炯生寒的露在外面，使那些人更覺恐怖。

蘇藥王喃喃的道：「無魂人，無魂人……」

突然那怪客朝金陵仙女一瞥，道：「你還不快走！」

金陵仙女精神一振，道：「多謝！」

她此刻雖然不知道救自己生命的怪客是誰，但從那犀利的眼神中總覺得非常熟悉，身形一弓，直奔而去。

侯判官厲吼道：「攔着她！」

四下白影晃動，那數個白袍漢子奉命之下，揮劍追去，但當他們身形甫動之時，那怪客突然笑道：「不怕死的東西！」

「砰！」

只聽一聲重擊响過，一白袍漢子身子平空的被那怪客擊飛出去，身子一落，七孔流血而死。

蘇藥王顫聲道：「百步神拳！」

那怪客哈哈笑道：「你還曉得少林寺的百步神拳！」

侯判官大叱道：「百毒門和少林寺無怨無仇，閣下爲什麼和我們過不去！」他和蘇藥王併肩行去，雙雙躍了過來。

那怪客道：「百毒門雖然和少林寺無怨無仇，却和我有着深不可解的大仇，回去告訴百毒門門主，我在幾天之內便要去百毒門清算總帳！」

他目光朝前面一瞥，只見金陵仙女已奔得無影無踪，曉得此刻百毒門高手就是要追也無法追上，身子陡然一晃，有若幽靈樣的閃晃而去。

侯判官一掌劈去，道：「不要逃！」

那怪客回手一掌道：「你差得遠呢？」

「砰」地一聲大响，侯判官雙臂發痳，蹬蹬地連着退了五六步方始穩住身子，面上刹那蒼白一片。

蘇藥王問道：「侯爺，怎麼樣？」

侯判官長嘆一聲道：「不要追了，此人功力比我們高明太多了！」

長夜中傳來那怪客的大笑，任誰也不會想到那個令百毒門喪膽的怪客，竟會是篷車中的金雷。

* * *

江湖上的消息是傳得最快的，金雷中毒，被百毒門擒去的事情，不但是使整個江湖都爲之轟動，連那些平常不談江湖中事的黑白兩道高手，都震動不已。

這樣轟動的大事像風樣的吹到每一個地方……

此刻，最感焦急的是小藍，她自從得到這個消息之後，坐立難安，淚若泉湧，不時去向血影人和碎心客打聽消息。

她一個人在屋子裡偷偷低泣，忖道：「我必須連夜去百毒門！」

可是當她想起自己僅僅是個弱女子時，心中登時產生了一股畏懼，雖說自己的武功還過得去，但若和百毒門那些凶神相比，着實還差了一大截。

另一個意念又湧進她的心中忖道：「要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

她略略的收拾了一下簡單的行李，配上長劍，留下了字條，一個人藉着稀疏的星月，溜出那幢屋子。

當小藍舉步方動的時候，只聽一個聲音道：「藍姑娘，你要去那裡？」

小藍心弦一顫，道：「孤月，你在這裡幹什麼？」

那小僧人孤月合什，道：「奉血影人和碎心客兩位老前輩的命令，在這裡守着藍姑娘，不要藍姑娘輕易冒險，務必留在這裡！」

小藍略怒道：「你怎麼知道我要走！」

孤月道：「藍姑娘身背包裹，配着長劍，一定是要下山！」

小藍道：「你不准我下山！」

孤月道：「職責所在，無法違抗！」

「哼！」小藍哼了一聲道：「我偏要下山！」

孤月道：「貧僧不能讓妳這樣走！」

小藍怒道：「要你管！」

孤月道：「職責所在，不能不管！」

小藍長嘆道：「孤月，你留點情面好不好！」

孤月道：「吾心如靜水，無情無慾，掌門之命，一言是金！」

小藍怒聲道：「那我硬闖了！」

孤月道：「貧僧只有勉力一拚！」

小藍此刻只覺孤月太過於無情和固執，心中一怒，無名火起，身子輕輕一晃，揮掌照着孤月劈去。

孤月高喧佛號，道：「姑娘還是三思而行！」

小藍揮掌攻去，怒聲道：「誰要攔我，我便和誰拚命！」

她此刻腦海中所旋轉的全是金雷的影子，一見孤月出手相攔，心中那股憤怒當眞是無法遏止，大怒之下，招式施出，全是置人於死的地方。

孤月心存顧忌，只有閃避挪移，偶而揮出一掌，抵抗小藍攻來的狠招，但小藍此刻是存心拚命，無不是精絕詭秘之招式，沒有幾招，孤月已大感支持不住。

孤月額上抹汗，大叫道：「姑娘，你如果再不停手，貧僧便要高呼了！」

小藍怒道：「你敢！」

她心中大急，出手更加狠辣，不容孤月有喘氣的機會，孤月嘴中想叫却叫不出來，不禁暗暗叫苦。

突然，一個沉重的叫聲道：「小藍，妳這是幹什麼？」

小藍心弦一顫，停手而退，顫聲道：「師父！」

只見碎心客滿面寒霜的站在一棵古樹之下，雖然病容未去，但依然是仙風道骨，給予人一種不敢仰視之態。

碎心客輕嘆道：「妳要去那裡？」

小藍嚅嚅的道：「我……我……」

碎心客黯然的道：「但憑一時之勇，逞自己之能，妄想不告而別，這是妳的不智，爲師看到妳這種不智之舉，心中着實難過……」

小藍道：「可是……他……」

碎心客道：「不論發生何等大事，妳都要逆來順受，決非一意孤行所能解決，還好我來得快，否則你不明其中是非，獨自去了，叫爲師如何找妳？」

小藍苦澀的道：「金雷此刻已落進百毒門的手中，定當凶多吉多，師父，萬一他有個三長兩短，教我怎樣活下去……」

碎心客道：「這個你不要擔心，金雷並非落進百毒門手中，而是故意投進百毒門去，他佯裝中毒，百毒門的蘇藥王一點都沒有看出來！」

小藍一怔道：「他難道是自尋死路？」

碎心客道：「如果你這樣猜測便大錯特錯了，金雷爲了替他爹爹報仇，只好這樣混進百毒門，小藍，你放心好了，金雷決不會出事！」

小藍搖頭道：「我不相信。」

碎心客凝重的道：「爲師的難道還會騙你，這等大事不是三言兩語所能叙述完的，如果有機會我再將詳細經過告訴你！」

小藍惶恐的道：「請師父准我去百毒門！」

碎心客道：「回屋去……」

* * *

那輛篷車一路上遠遠行去，車上插着一枝三角小旗上面閃現着蜈蚣、蜘蛛、毒蝎、青蛇……稍有點經驗的江湖漢子，一看便知道是百毒門的標誌，各自遠遠停下身子，讓這輛象徵着死亡的車子過去。

長長的大道盡處，是一片荒涼的野外，僅有一條小道盤旋而去，那輛篷車便是朝這條小道奔去。

金雷在車中呼呼大睡，依他個人的算計，此刻恐怕已進入百毒門的範圍之內，因此他養精蓄銳的等待那個盼望的日子來臨。

「嘿！」侯判官低嘿一聲，道：「再過去六里路，便是本門總舵了……」

蘇藥王道：「是呀，這次咱們回門怕不又是大功一件……」

侯判官笑道：「這都是你蘇兄的功勞呀！」

蘇藥王淡淡的道：「那裡，那裡！」

他想起那個幪面怪客的武功，心中便湧起一絲絲陰冷而顫動的寒意，那怪客所給予的威脅極大，使他處處留意，唯恐那怪客會驟然出現。

突然，半空中閃過一枝響亮的利箭朝着他們疾射而至，他們身形一閃，躲了開去。

篤！地一聲，那枝箭簇已直直的釘進車轅。

侯判官伏身雙指揑着箭羽，把那枝長箭自車轅拔出來，仔細一看，但見那枝長箭金光閃閃，箭身是以黃金和一種不知名的金屬打造成的，這種箭，世上不但少見，就是使弓之人，若沒有超人的膂力和功夫，斷不能將這等長箭，射至這麼遠的地方。

侯判官嘿地一聲道：「他媽的，這枝箭倒是很古怪！」

蘇藥王凝重的在一旁沉思，道：「這地方，終年不見人跡，怎會有人在此！」

話語之間，半空裡已响起一連串清脆的銅鈴之聲，兩人抬頭一望，只見一個高大的黑影，跨在一匹白灰若銀的馬上，低壓着帽沿，朝這裡奔來。

侯判官道：「他媽的，一定是這小子！」

那雄偉的騎士霍地一抬頭，兩道銳利目光，閃射在侯判官的身上；侯判官經歷過無數的大場面，見過不少江湖上的大人物，但不知怎地，當他被那怪客的目光一掃之時，全身竟不自覺的在顫抖，心底裡剎那間漾起一股寒意。

那怪騎士冷冷地道：「是你在罵人？」

他的聲音好低好沉，低沉得使人懷疑這話聲不是發自他的嘴中。

侯判官嚥了一下口水，道：「不錯！」

那騎士道：「你爲甚麼要罵我！」

侯判官拾起那枝金箭，道：「因爲你用箭射我……」

那怪客道：「我的箭長眼睛了麼？」

侯判官一呆，道：「沒有！」

那怪客哼了一聲道：「既然箭上沒長眼睛，它怎會知道你們站在這裡，不要說這枝箭沒射着你們，就是射了也只怪你們命運不濟，碰上死神的箭！」

蘇藥王嘿地一聲道：「朋友，這是甚麼話？」

那怪客的目光淡淡的掃了他一眼，道：「這裡沒你插嘴的地方！」

蘇藥王嘿地一聲道：「侯兄，看樣子咱倆碰上世上最不講理的人了！」

那怪客哈哈大笑道：「不錯呀，我從不和你們這些小輩講理！」

他左袖輕輕一抬，三道白光倏然之間射將出去，侯判官身後那幾個白衣人悶聲不吭的突然倒了下去！

「嘿！」

侯判官怒笑一聲道：「你這是找碴子！」

那怪客道：「我對百毒門的毒子毒孫向來沒有好印象！」

蘇藥王一掌拍了出去道：「在這地方有誰敢和百毒門的人過不去！」

那怪客身子微微一移，道：「我……」

這怪客的滿身功夫當眞是不可思議，僅僅是一晃身，一移步，便瀟洒飄逸的避過蘇藥王的一掌。

侯判官一寒，道：「朋友，你是誰？」

那怪客笑道：「亡命徒！」

蘇藥王聞言大驚道：「閣下便是一手金箭，雙掌翻天，亡命天涯，專找人拚命的金七郎？」

怪客大笑道：「不錯。」

蘇藥王道：「你我素無往來，從無糾葛，今日半途相截，不知閣下甚麼意思？」

金七郎道：「留下篷車，速給我滾！」

侯判官一楞，道：「你要篷車幹甚麼？」

金七郎道：「我要的是車上那個人！」

侯判官道：「朋友，車上只不過是一個中毒已深的人，如果不經過我等解救，他只有死路一條，所以我勸閣下還是放手的好，况且，百毒門在江湖上也非泛泛之輩！」

金七郎陡然一聲大喝道：「給我滾！」

侯判官道：「要滾可以，只是篷車不給。」

他是個見風轉舵的人，一見苗頭不對，只好軟硬兼施，但金七郎的名氣在江湖的確是太大了，此人武功出自何方，無人能識出他的師承，但由他那狠厲的手法上，幾乎無人不對他畏懼三分。

金七郎哼了一聲道：「只怕你倆沒這個本事！」

他的身子在電光石火間掠了起來，一掌橫空掃去，勁疾的掌力，重重疊疊，有若巨濤般的湧了過去。

侯判官和蘇藥王都是識貨的人，一見對方露了一手，心頭一寒，急閃而開，意欲避開那層層疊疊的掌影。

突然！亡命徒嘿地一笑道：「那裡逃！」

他那神幻的手掌迅快無比的一翻而去，砰砰兩聲，登時將侯判官震得狂吐鮮血，軀體一顫，立即死去。

蘇藥王駭然的道：「你！你使的可是翻天掌？」

亡命徒點了下頭，道：「不錯，你也留下命來吧！」

蘇藥王顫聲道：「你我無怨無仇，何苦逼人太甚！」

金七郎略一沉吟道：「留下你，回去告訴貴門主，就說金雷我帶走了。」

蘇藥王大聲道：「本門在三日內定當報回此仇！」

金七郎大笑道：「我等你！」

蘇藥王怨毒的瞪了亡命徒一眼，拔腿飛逃而去。

金七郎冷笑的道：「諒百毒門三個月也找不着我！」

他轉身朝篷車行去，道：「這姓金的當眞笨得要死，居然會着了百毒門的道兒！」

當他將那篷車的幕帘輕輕一掀之時，突然呆在當場；只見篷車之內空空無物，根本沒有金雷的影子。

他怒聲道：「他媽的，這裡根本沒有姓金……」

他覺得被百毒門愚弄了，憤怒地一掌朝那篷車揮去，轟然聲中，那篷車片片碎裂而飛。

突然，一個冰冷的聲音道：「你找姓金的幹甚麼？」

亡命徒聞言大驚，回身望去，但見一個面容冷肅，而態度莊嚴的青年，威武凜然的站在那裡，他心中楞了一楞，道：「自然有事。」

陡地一個欺身，上前問道：「你是誰？」

那青年道：「在下姓金！」

金七郎道：「你是金雷？」

金雷道：「不錯，閣下不惜和百毒門動武，而在此搶救在下，這份盛情，在下心領了，只是……」

金七郎哼道：「你不是受傷了麼？」

金雷微笑道：「那是過去的事！」

金七郎身子一轉，大笑道：「好，咱們又有戲唱了！」

* * *

金七郎的笑聲有若海浪般的響了起來，那沉宏的笑聲歷久不絕，激盪在空中，嬝嬝散去。

金雷的心中陡然一沉，由金七郎

的笑聲中，他立刻判斷出此人內功之深，已達揚聲傷人的地步，從對方這種氣勢上已知道此人端非好惹。

他雙目一寒，道：「閣下笑甚麼？」

金七郎道：「笑我自己糊塗。」

金雷一怔道：「這句話頗耐人尋味，不知所指何意？」

金七郎道：「在我沒見你之前，我想碧血劍的傳人一定是個身材魁梧，虎背熊腰的年輕高手，那知今日一見，哈哈，原來你竟是那麼斯文！」

金雷淡淡一笑道：「令你失望？」

金七郎道：「使我覺得你並不如傳言那樣威風！」

金雷頷首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焉知我……」

金七郎道：「不是我誇口，不論如何高手，只要我輕輕瞄上一眼，便可知道有沒有眞才實學，是不是空殼子！」

金雷嗯了一聲道：「你看我呢？」

金七郎道：「虛名在外，其實你不值得我這樣出力！」

金雷淡淡一笑道：「你不知世上有種人是深藏不露的麼？」

金七郎冷笑道：「憑你還沒有那麼高的道行，這不是我瞧不起你，事實上你確實使我失望，我亡命徒曾行遍天下，到現在還沒見過所謂眞正高手……」

「嗆——」

金雷斜跨半步，碧血劍嗆地一聲拔了出來，但見一溜劍光衝天而起，冷灩的劍鋒，顫閃着條條白芒，金七郎望着他手中的那柄長劍，冷冷的笑了笑，道：「劍是好劍，可惜！」

金雷雙眉一皺，道：「可惜甚麼？」

金七郎道：「可惜有許多人為它而死，而你亦將不例外！」

金雷一怔道：「難道有人還想謀劍奪命！」

金七郎冷笑道：「這可說不定，武林中為了這柄劍已經鬧得天翻地覆，江湖上只要玩劍的人，那個不想獨得碧血劍，你揹劍東行，我看你是殺機四伏……」

金雷道：「你便是第一個奪劍的人？」

金七郎搖頭道：「你錯了。」

金雷楞了一楞道：「不會吧。」

金七郎道：「我不奪碧血劍，可是我要毀掉這柄劍！」

金雷心神一顫，忖道：「碧血劍和他又有甚麼糾葛？他為何要毀掉此劍，難道此人是父親的仇家，特地尋自己晦氣……」

他淡淡的一笑道：「憑你也配！」

金七郎凝重的道：「這是勢所難免的事，我不毀碧血，決不回頭！」

金雷嗯了一聲道：「當眞是俠士豪情，頗令人欽敬，然而在我金雷眼中，也只不過和那些江湖跳樑小醜一樣，只會說大話吹大氣，唬唬那些老實人，遇上我，這一套便不行了……」

亡命徒面上一寒，彷如乍然間罩上一層寒霜。他輕輕捋着頷間短髭，冷煞的目光驀然間逼視在金雷的臉上，緩緩的道：「我敬重你是條漢子，才耐下心來和你談談，金雷，現在我要告訴你，碧血劍如果不毀，對我將是一種銘骨錐心的痛苦！」

金雷冷笑道：「又有一個動人的故事了！」

金七郎點頭道：「確實是一個故事！」

他斜睨了身旁的一塊大石筍一眼，移身過去坐了上去，那種沉穩的樣子，着實使金雷心中愈來愈沉重，因為一個高手最難得的便是這份沉穩功夫，所謂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武家最難練的就是這種修養功夫。

金七郎坐下之後，仰首望着空中千朵浮雲，像是沉思在那無涯的往事裡，眼裡泛射着一股沉迷之色！

金雷依石而立，長劍支在地上，道：「我是這個故事的聽衆了！」

金七郎鼻孔裡透出一聲輕哼道：「當然，如果你把這個故事聽完了，就曉得我要毀掉碧血劍的原因了，這個故事雖然並不動人，却亦是武林間的一段秘事！」

金雷道：「看樣子，我是非聽聽這段秘事不可了！」

金七郎吸一口氣，緩聲道：「十年之前，在魯南之地，有一景陽村。景陽村環河而建，河岸四處長滿了青青細柳，山明水秀，風景怡人；景陽村村民皆是務農為業，誠樸簡潔。有一天，景陽村前的這條河，突然發生大水，河水衝上岸來，刹那之間，景陽村的數百戶人家，全被洪水所吞噬，許許多多村民被洪水沖去，這時，呼救之聲不絕，悲慘之情，難以想像……」

他話聲低沉，娓娓道來，確有幾分悽慘。

金雷不耐煩的道：「你這是和我講神話？」

金七郎冷冷地道：「你急甚麼？事情總要說個明白！」他繼續道：「正當景陽村的村民在洪流中掙扎之時，突然，有三個外鄉客從那邊搖舟而來，這三個外鄉客都有一身好功夫，利用小舟搶救這些村民，可是終究是僧多粥少，有許多人還是被洪水沖走。等洪水退了之後，村民為感激這三個外鄉客的仗義，欲留下他們好好款待一番，這三個外鄉客却不聲不響的走了……」他吁了口氣，又道：「這三個外鄉客，沿着小河而下，他們乘着小舟順風而去，無意之間，這三個外鄉客突然發現從河床中冲上一塊長長的石棺，他們一時好奇心起，三個人搖舟登岸，只見那石棺棺蓋已不知去向，棺材裡臥着一個全身紅衫的少婦……」

金雷一楞，道：「紅衫少婦？」

金七郎面上一片木然，道：「這個紅衫少婦死得無傷無痕，像是壽終正寢一樣，那三個外鄉客一見紅衫少婦這身打扮，立刻認出這紅衫少婦竟是當時名震武林的『紅姑』……」

金雷哦了一聲道：「原來『紅姑』已死在那裡！」

他愈聽愈覺得好奇，本來還覺得平淡中並無出奇處，可是經亡命徒這一描述之後，他陡然覺得事態嚴重，尤其是這三個外鄉客能一眼認出「紅姑」之人，當係武林中佼佼者，因為一般人多未見過「紅姑」其人……

金七郎斜睨了金雷一眼，道：「這三個外鄉客怎麼也想不出『紅姑』何以會死在這石棺裡面，他們江湖經驗雖然非常豐富，也無法看出死因……」

金雷突然拍了拍亡命徒的肩頭，道：「等一等！」

金七郎怒聲道：「甚麼事？」

金雷道：「那三個外鄉客可是武當三劍？」

金七郎冷笑道：「想不到你的見識不少。」

金雷淡淡的道：「武當三劍名聞天下，有誰不知。」

金七郎聽了這話，彷彿十分高興，道：「武當三劍對紅姑心儀已久，見她曝屍荒野，十分不忍，三人商量將紅姑就地埋葬，當他們還在商量的時候，一道强光從那紅姑身下泛射出來，照得他們幾乎睁不開眼睛，三劍客正感奇怪，不知所以時，突然發現一道人影凌空而來，朝着石棺飛下，三劍客驀然發現有人攻來，同時一晃身形，分頭截下……」

金雷一怔道：「何人有此膽量，敢和武當三劍動手？」

金七郎道：「令尊……」

這話一出，立時使金雷大感訝異，他作夢也沒想到金七郎今日所告訴他的故事，竟包含了自己的父親在內，是故他呆了一呆，一時竟楞在地上。

金雷啊了一聲道：「我父親！」

金七郎冷哼道：「你沒想到是他？」

金雷喃喃自語道：「家父怎會在那裡！」

金七郎怒聲道：「令尊別有所圖呀！」

金雷怒吼道：「胡說！」

金七郎冷漠的道：「我這話傷了你的自尊是麼？」

金雷冷冷地道：「我希望你不要滿嘴胡說。」

金七郎哼了一聲，道：「我暫時不和你爭吵，你聽完了我的故事後，你便知道不是我胡說了……」他沉思了片刻接着道：「那時武當三劍同時出手，將令尊逼了回去。」

金雷只覺滿身熱血沸騰而起，一股豪情塞滿胸中，他彷彿看見父親力拚三劍客時的情景，輕笑道：「我爹以一抵三，雖敗亦榮……」

金七郎哼了一聲道：「如果你爹以一對三，恐怕死無葬身之地……」

金雷正要反駁，只覺亡命徒所言並非完全無理，若以武當三劍的身份和武功，爹爹無論如何也不是他們的對手。

他微微笑道：「武當三劍聯合出手，已經失了正派劍客的身份！」

金七郎裝着沒有聽見，道：「三劍客一看這個人是令尊，倒是一楞，正要問話，令尊却乘他們尚未完全停下身子之時，突然出手攻擊，然後朝紅姑身旁的發光之處撲去……」

金雷詫異的道：「我爹要幹甚麼？」

金七郎道：「奪劍呀，令尊所以要冒這大風險和武當三劍為敵，所為的便是紅姑身下的那柄劍；三劍客見令尊奮不顧身，搶紅姑身下的長劍，也躍身搶奪，刹那間，四個人的手掌全落在那柄劍上，這四大高手的功力是何等高强，那柄劍突然凌空飄了起來，說也奇怪，這柄劍原是脫出劍鞘之外，不知怎地竟會歸進鞘中，令尊隨劍而上，終於抓着劍柄，可是三劍客的老二也抓着劍鞘，兩人同時一運勁，爭奪不下……」

金雷焦急的道：「我爹奪着沒有？」

金七郎道：「武當三劍乃是江湖上德高望重之士，一見老二和令尊較上了力，自然是不好三人齊上，可是怪事就發生在這裡，令尊功力，本來和三劍客都在伯仲之間，可是今日不知怎的，令尊居然以壓倒之優勢，逼得老二連扳回頹勢的機會都沒有，其餘二人一見情形不妙，顧不得身份，欲助老二一臂之力，同時運勁按在他的左右肩頭，運功輸進他的體中，此時是以三對一，按理，令尊是非敗不可！」

金雷哼了一聲道：「當然囉，三對一，家父是非敗不可！」

金七郎苦澀的道：「正相反，武當三劍雖然集合三人之力，硬拚令尊一人，可是怪就怪在這裡，令尊不知何來神力，居然還能保持優勢，始終不敗！」

金雷心頭狂喜，忖道：「一定是爹爹的功力，高出武當三劍太多……」

他拍手道：「好呀，堂堂武當三劍居然連我爹也鬥不過！」

「嘿！」金七郎低嘿一聲道：「你不要得意，那不是令尊的本事！」

金雷一呆道：「甚麼？難道家父贏了不算？」

金七郎冷冷地道：「憑令尊那點德行，還不敢和三劍客為敵！」

金雷怒聲道：「三劍客是你甚麼人？你替他們吹牛！」

金七郎道：「那是我三個師叔！」

金雷大笑道：「說了半天，原來你

們是一家人，怪不得你那麼吹噓呢！」

他難平心中之憤，口齒亦刻薄起來。

金七郎停了一下，道：「你先聽下去，再作定論。」他吸口氣道：「三劍客見合三人之力猶非令尊之敵，心中當眞羞不可忍，三兄弟幾乎欲抽身自盡，但在此時，三劍客老大眼角突然瞟見有一隻手掌在令尊身後遙遙揮舞，他啊了一聲，方待叫了出來，只覺一股大力衝將過來，三劍客同時狂吐鮮血而退，令尊手握長劍，被眼前這幅情景所震懾住了，他彷彿不相信自己能輕而易舉的連敗三個武林矚目的高手……」

金雷喃喃自語道：「是呀，我爹的確沒有這麼高的功力！」

金七郎慘笑道：「令尊還在發楞之時，三劍客俱怒目瞪着令尊的身後，令尊驀然一個回頭，也是呆若木雞的楞在那裡。」

金雷詫異的道：「莫不是又有怪事發生？」

金七郎道：「原來站在令尊身後的竟是紅姑！」

金雷驚訝的道：「紅姑？她不是死了麼？」

金七郎道：「說的是呀，紅姑明明死在石棺之中，怎曉得竟會活活的站在地上，令尊心中一陣發寒，正待發話，紅姑已大笑道：『金兄眞好本事，居然連武當三劍都不是你的敵手。』令尊倒也是個英雄，苦笑搖頭道：『我慚愧得很，如果以我的本事，斷非武當三劍之敵……』」

金雷聽至此處不禁爲爹爹暗暗喝采，忖道：「爹爹心胸光明磊落，豈是一般人可比！」

金七郎停了片刻，繼續道：「紅姑却哈哈大笑，口口聲聲在誇獎令尊的武功，三劍客僅是身受重傷，耳目靈敏，字字句句飄進耳內，只氣得雙目圓睜，怒髮沖冠，更可恨的是紅姑冷諷熱譏，將三劍客挖苦個夠，把令尊却又捧上了天，在這種情形下，武當三劍拚了老命也要和令尊再較量，看看到底是令尊行呢？還是他們武當三劍行？」

金雷長嘆了口氣道：「武當三劍上了紅姑的當了！」

金七郎怒聲道：「說的是呀，當時令尊拒不再拚，武當三劍却非拚不可，這節骨眼上，紅姑又加油加醋的，說武當三劍空負盛名，手下招式稀鬆平常，令尊拗不過三劍客和紅姑的刺激，拔出奪過來的長劍，便和三劍客動上了手，誰曉得令尊奪的那柄長劍乃是一柄切金斷玉的寶劍，三劍客甫和令尊動手不過十招，三人長劍俱被削落地上……」

金雷道：「這又怪我爹的寶劍！」

金七郎道：「武當三劍平生沒遇過這種事，劍刄一斷，認爲這已是畢生的奇恥大辱，當時忍下了這口怨氣，發誓要毀去令尊手上這柄劍，以洗雪此次之仇，否則永不出江湖……」

金雷搖頭道：「想不到武當三劍心量也這樣窄小！」

金七郎道：「三劍發完誓言後，又覺得後悔了！」

金雷一楞道：「他們後悔甚麼？」

亡命徒道：「他們都是聰明之人，說出話後立刻警覺到，這一切全是紅姑一個人設計的陷阱，他們和令尊無怨無仇的結上了仇，豈不是太過於寃枉！」

金雷一拍手道：「對呀，眞正的禍首是紅姑……」

亡命徒道：「可是像他們這等人話一出口，便永不更改。當時一聲不吭的便欲離去，誰想到紅姑這時竟要武當三劍死在當地！」

金雷大惑不解的道：「紅姑和他們有仇？」

「沒有仇。」

「有怨？」

「沒有怨。」

金雷奇道：「那到底爲甚麼要置武當三劍於死地呢？」

亡命徒長嘆道：「只爲一個『名』字。」

金雷哦了一聲道：「結果呢？」

亡命徒道：「結果令尊出手了！」

金雷跳了起來，道：「胡說，我爹豈會是那種人，他雖非靠眞本領擊敗武當三劍，但也不會和紅姑爲伍，聯合起來殺害武當三劍！」

金七郎冷冷地道：「如果令尊眞是這樣做，現在你恐怕早死在我的手裡了。」

金雷冷笑道：「這麼說，閣下是對我客氣了。」

金七郎道：「不錯，這全是令尊當年一念之仁！」

金雷道：「你把事情說明白點，咱們再討論誰是誰非的問題。」

金七郎道：「紅姑欲置三劍客死地，令尊拔劍而起，攔在紅姑的面前，保護三劍客，紅姑當時似乎是沒有料着這一招，楞了一楞，便和令尊動上了手，令尊這次倒是存心拚命，紅姑雖然驍勇善鬥，到底是個婦道人家，本領再高，奈何令尊手中所持的乃是一柄犀利無比的寶刄，紅姑只好罷手而退，却和他們約好，如果他們欲要報回此仇，定要先把令尊手中那柄寶刄毀去，否則……」

金雷拍手道：「好毒呀，好毒呀！」

金七郎道：「如何毒法？」

金雷道：「紅姑唯恐三劍客報仇，故意把家父也牽連在內，武當三劍若不先把家父擊敗，自然不好找她，而她却坐收漁翁之利，眼見兩虎相鬥必有一傷……」

金七郎冷漠的嗯了一聲道：「武當三劍都是當代之雄，說出的話素來不更改，明知紅姑歹毒無比，亦願意去上當，是故，三劍客便和令尊……」

金雷道：「他們可是尋找家父……」

金七郎搖搖頭道：「他們要毀去碧血劍！」

金雷冷笑道：「要毀碧血劍，可不是件簡單的事！」

金七郎道：「如果不毀碧血劍，武當三劍如何找紅姑報仇！」

金雷瀟洒的道：「你的故事已了，在下要告辭了！」

金七郎一個旋身，道：「金朋友，你這樣一走，不是太便宜了麼？」

金雷一怔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金七郎道：「很簡單，今日欲請閣下留下碧血劍……」

「嘿！」金雷冷笑道：「留下碧血劍給你？」

金七郎道：「不是給我，是給武當三劍！」

金雷怒聲道：「要討碧血劍也得武當三劍來討，而你算得了甚麼？」

金七郎冷冷的道：「我是武當三劍的傳人！」

金雷不屑的大笑道：「原來繞了半天圈子，你竟是武當的傳人，哈哈，亡命徒，久仰了，碧血劍在我手上，只要你有本事，盡可將碧血劍拿去！」

這話頓時把要狠善鬥著稱的亡命徒給觸怒了，他在江湖上雖然出道稍晚，僅僅三兩年間，可是憑他那絕頂高超的武藝，在江湖上已闖出了相當的萬兒，提起「亡命徒」三字，當眞是白道皺眉，黑道喪膽，誰不敬畏三分。

可是今日和碧血劍的傳人金雷相遇，情形突然有着相當的改觀，金雷不但不加理會，甚至於連他「亡命徒」都沒瞧在眼裡，這在他來說，還是頭一遭遇上。

「嘿嘿！」金七郎大聲而笑，道：「好，好，咱們便看看苗頭！」

金雷斜馭長劍，道：「但憑閣下指教！」

「嘿！」金七郎冷嘿道：「便宜不了你！」

這個人當眞是狂得可以，並不使用任何兵器，赤手空掌，在空中虛虛的晃了一下，兜起一股勁狂的聲浪，斜斜的朝金雷拍來。

乍然看去，這一掌平淡無奇，可是對金雷而言，無異是重逾千鈞，一股渾厚的力道直推而至。

金雷凝重的直皺眉頭，道：「這是『翻天掌』。」

金七郎道：「眞沒想到你居然還能識得這千古絕掌……」

他嘴中說的輕鬆無比，手底下却絲毫也不放鬆，但見一溜掌影在空中響着尖銳長嘯，劃空而去。

金雷不敢大意，身形像隼鷹般的掠空而起，迅快的換了個方位，正是那七星方位的巽位，輕靈而迅捷的避過了金七郎這致命一擊。

說時遲，那時快，金七郎突然斷喝道：「好個漁翁拋鈎。」

一道掌影斜空而去。

這種攻勢，淩厲至極，簡直不給金雷有絲毫喘息的餘地；他遇上這樣高明的對手，心湖中泛起一連串興奮的浪潮，欲借此次機會，一展自己身手，亦乘這機會測驗一下自己的實力到底有多少。

金雷晃身又是一移，忖道：「我暫時只求自保！」

果然，亡命徒的招式愈顯愈絕，愈絕愈狠，愈狠愈辣，幾乎逼得金雷有點招架不住，而金雷持劍不發，僅憑着虛晃的身影，避過連環的追擊。

突然，金七郎一移身形，道：「金雷。」

金雷一楞道：「甚麼事？」

金七郎怒聲道：「你爲甚麼不動手？」

金雷道：「這還需問麼？」

金七郎怔了怔道：「說來聽聽！」

金雷知道這年輕高手已動了眞怒，他深知此時若乘機拿話一激，亡命徒定是心浮氣燥，無法專心一志的對付他。

他冷冷地道：「只因你不是對手。」

「胡說！」

這聲大吼，有若空中霹靂一般，震得金雷耳中嗡嗡直鳴，亡命徒像個瘋人似的，雙目睜得像個銅鈴，滿面蒼白，恨得咬牙切齒，顯然此人當眞被激怒了。

金雷淡然一笑道：「難道不是眞的……」

金七郎喘聲道：「我若敗在你手下，便……」

金雷接着道：「就飲劍自絕是不是？這種話，我已不知聽過多少次了，多少江湖俊彥英豪，自以爲了不起，大有眞正蓋世英雄似的，可是，當他們眞正遇到高手之時，他們在一刹那，又覺得自己的生命是何等的可貴，竟會厚顏的討求饒命！」

「放屁！」金七郎斜跨一步，大聲道：「你看我可是那種人？」

金雷冷冷地道：「雖然高明，也差不了多少！」

金七郎恨得仰天大笑道：「姓金的，你眞是目中無人呀！」

他怒不可遏，在憤怒之下，抖手揮臂，一溜金光自他袍袖之中飛瀉出來，耀眼奪目，光輝燦爛。

金雷脫口道：「金星鈎。」

金七郎得意的道：「不錯，不過這是單手金星鈎！」

「金星鈎」在江湖上輕易不現，亡命徒出道至今，亦只不過是使用了兩三次，今日被金雷激怒了，才揮鈎而出。

金雷凝重的道：「久聞金星鈎是江湖一絕，金星鈎輕易不現，沒想到在這裡能見這有名的金鈎！」（未完・十八）

《通訊》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騎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甚麼呢？就是——天安 851 超級營養液。
天安 851 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 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每瓶 500 毫升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 77 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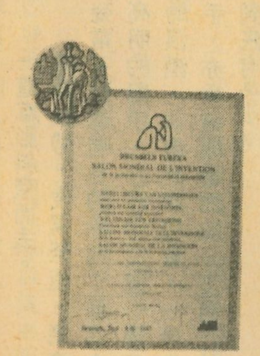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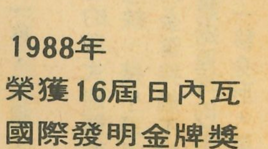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中國衛生部認可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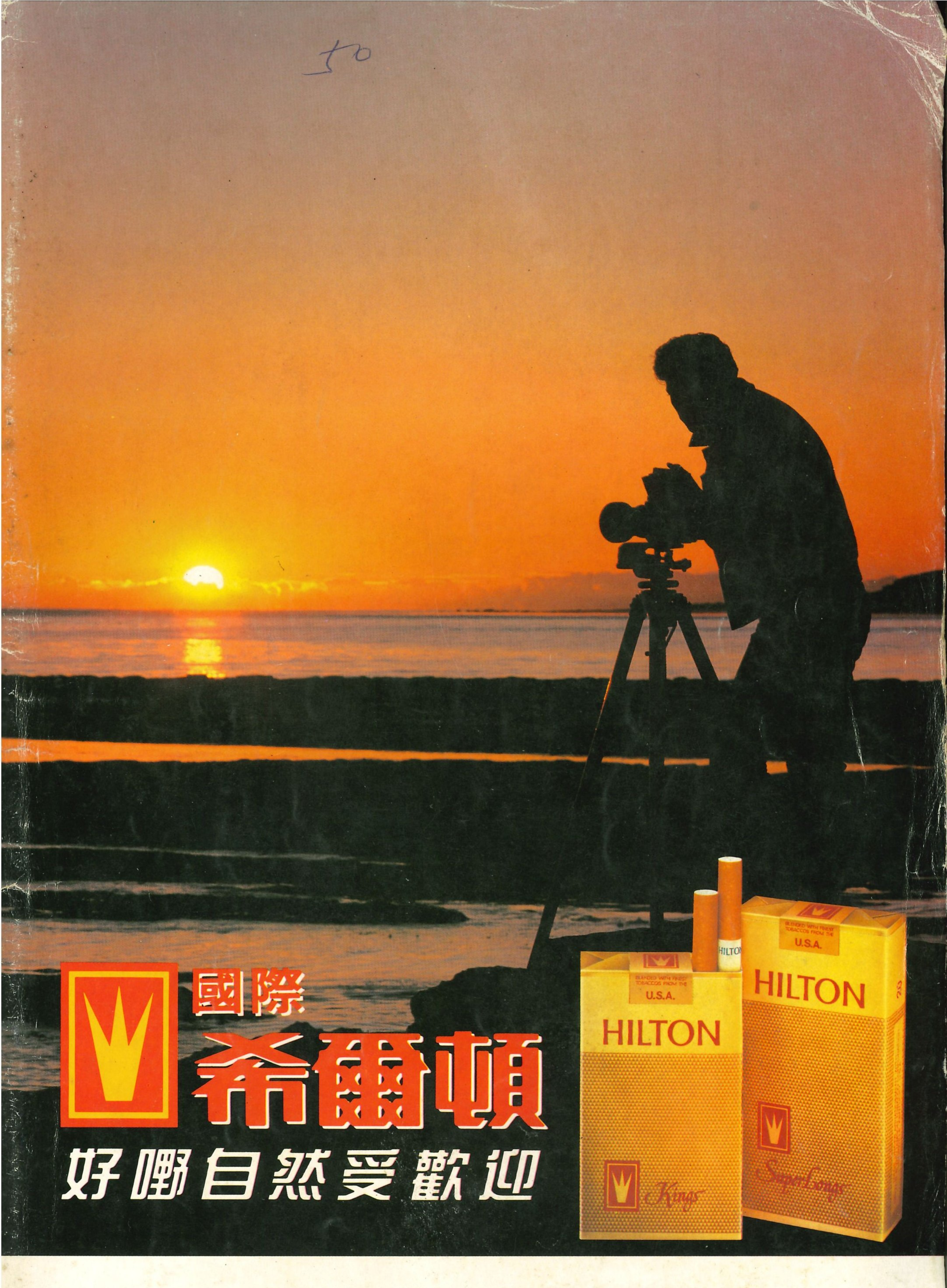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 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號
電話：(852) 0-6015715
圖文傳真：(852) 0-6918344



50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U.S.A.
HILTON
Kings
U.S.A.
HILTON
HILTON
Super Longs